下
柳生英雄傳
五味康祐著
安紀芳譯
全國唯一全譯本
名家譯筆不同凡響
設計／沈臨彬
黑白原稿／李男
彩色／沈臨彬
時報週刊
李男插圖60幅
LEE MAN
武陵出版社

愛書人文庫
A071

五味康祐著
安紀芳譯

柳生英雄傳 下

武陵出版社

●根據岩波書店『廣辭苑』（1975年第二版第九刷2213頁）

【柳生宗嚴】戰國時代土豪，創新陰流劍道，號石舟齋。居大和國柳生莊，臣屬於筒井順慶及松永久秀，後任於德川麾下。

【柳生宗矩】江戶時代初期劍客，新陰流高手，宗嚴之子，但馬國首長。（但馬，舊國名，屬兵庫縣，即今神戶西北。）關原之戰時，投效德川家康。後受祿大和國柳生莊二千石，大和國一萬二千五百石。

【柳生十兵衛】江戶時代初期劍客，宗矩之子，名三嚴，從新陰流。巡歷諸國，深受德川家光寵信。後於大和國正木坂開館授徒，門下一萬三千人。

【柳生流】即新陰流別稱，織田，豐臣時代，上泉秀綱（神陰流）門人柳生宗嚴所創。

●本書作者五味康祐，爲早稻田大學之退學生，一九五二年以「喪神」，獲芥川獎，開劍客小說獲獎之先河。又以「柳生連也齋」再度造成文壇高潮，譽爲劍客小說之鬼才。

●「柳生英雄傳」由稻坦浩執導，拍成電影，三船敏郎，鶴田浩二共挑大樑，轟動的情況，不下「宮本武藏」「丹下左膳」。

本書作者五味康祐，日本早稻田大學肄業，現代日本小說家之奇葩。其人長髮亂髯，經常頭戴麥桿斗笠。有二大怪癖，一：喜蒐集高級音響。二：喜有意無意中把當前一些名女人的影子套入小說情節中，雖造成不少議論，然不以爲意。又偶爾在東京街頭擺攤，爲人看相，用以自娛。

柳生英雄傳

武陵出版社

柳生英雄傳

武陵出版社

（黃華成）封面素描：江戶時期的太刀典型

[illegible]

愛書人文庫

柳生英雄傳

武陵出版社

柳生英雄傳

双刃劍，單刃刀。

日本武士刀的專門用語，非一般用語。

一、種類

太刀：刀身60公分以上，佩帶時刃朝下。（不足60公分稱小太刀，古代的直刀叫大刀）

刀：別名打力。同樣超過60公分，但刀身彎度比太刀小，佩帶時刃朝上。

脇指：30公分以上60公分以下，佩帶時刃朝上。40公分以下稱小脇指。

短刀：30公分以下。

二、各部名稱

長度：AB直線距離。

彎度：CD最長距離。各朝代不同（腰彎、華表彎、尖彎、內彎）

刀背：與刃相反，鈍。

刀鋒：刀尖。分為小中大三種。

小鋒（平安末期鎌倉初期的太刀）

中鋒（其後各朝普通刀）

大鋒（南北朝、桃山、江戶時期的刀）

刀紋：在刀身上，又稱鍛紋。

有木紋、斜紋、直木紋、梨子紋（無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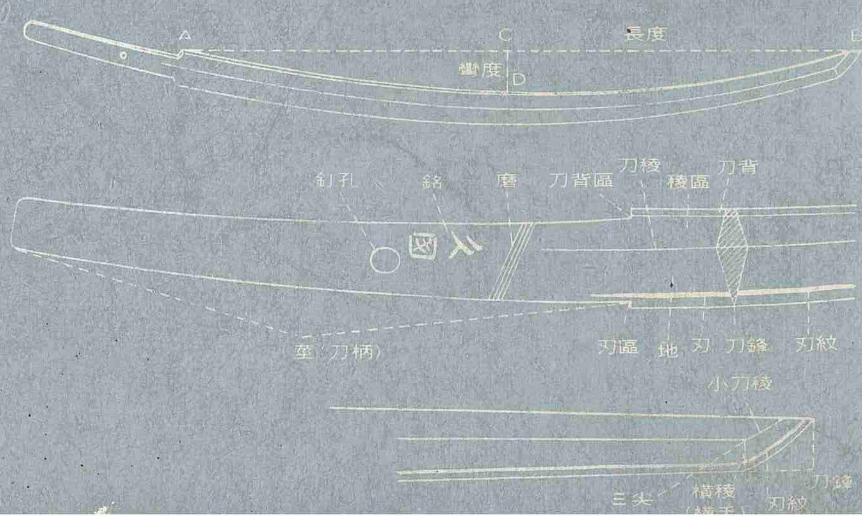
燒刃：又稱刃紋，有直亂兩種。亂紋又分小亂紋、互紋、丁子紋、丁子互目紋、叢紋、大波紋、濤浪紋、全燒紋

刀身一再鍛練，在刀刃與刃口間會出現「沸」與「匂」，美觀繁複，是鑑別名刀的要點。

莖：刀柄。其上有釘孔及銘，可分為生莖、磨上莖、大磨上、區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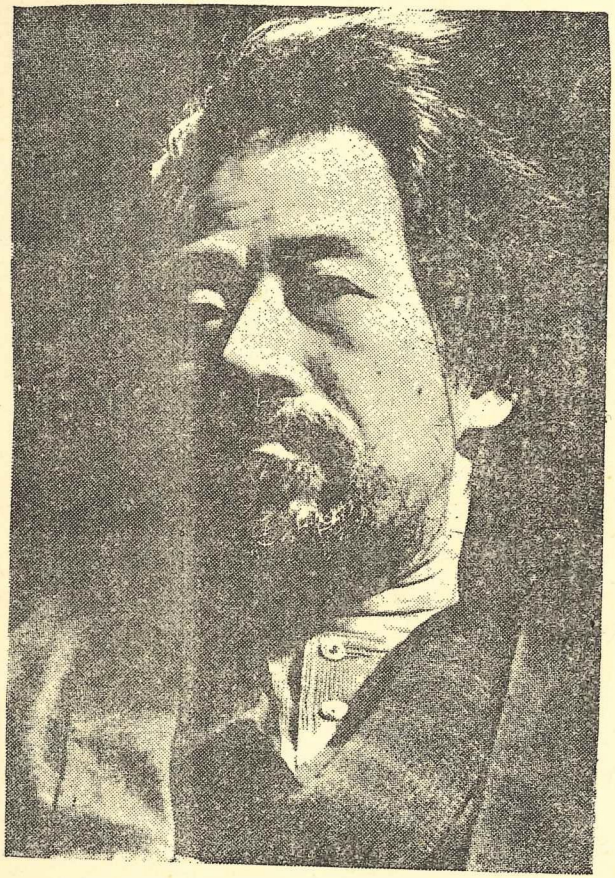
雕刻：刀身雕刻始於平安朝，表現刀匠的信仰與願望。

三、收藏武士刀，是世界性的偏好，要記住初一十五祭刀才好。



柳生英雄傳（下）

武陵出版社印行



本書作者五味康祐近照

目錄

渡湖 7
一葉浮水 12
袖裡乾坤 18
草蕨餅 24
先驅 35
倒立 41
妙安寺 46
所司代(一) 51
所司代(二) 57
六十六部 62
六劍客(一) 69
六劍客(二) 75
京都代官 81
玉蟲 86
七騎落 92
寒夜聞霜刀 99
密使 105
仙洞御所(一) 110
仙洞御所(二) 116
柳馬場 121
嗣長卿邸 126
花詩 131
宇治橋 136
拐杖 142
仁醫道安 146
眼疾 151
紅色的鯉魚 160
癩 166
右腋下 171
火箸 175
解謎(一) 181
解謎(二) 186
洞窟 192
伊達政宗之死 197
菊花 202
千鈞一髮 207
蚊帳 212

泳術 218
白襪子 223
圓塚 228
義足 234
老鷹與麻雀 239
出師表 245
廢足 250
愛妾(一) 255
愛妾(二) 259
左少將 265
一天一流 271
大蜻蜓 276
騎馬過隅田河 283
僉議(一) 289
僉議(二) 295
梅霖 301
夢一般的心境 306
駕臨尾州邸 311
盲人長屋(一) 317
盲人長屋(二) 324
血漬 329
串刺 335
靈岸島 341
豪商 346
慈悲 353
鵪鶉像 358
麝香(一) 363
麝香(二) 367
垂髮 370
間諜 374
內宮 377
白酒 38?

渡湖

後水尾天皇從柳生宗矩（寬永六年三月，被任命爲從五位但下馬守，在此之前，他只不過是位普通的兵法家而已）所秘密提出的名單中，找出了佐佐木左門。

左門的祖先——佐佐木甚兵衞隆之，原是明智光春的一位家臣，使用菊池千本矛是第一高手。後來投向蒙有叛臣罪名的明智光秀的幕下。

明智光春是當時的一位名將，原是明智光秀的家臣，後來娶了他女兒，號佐馬助。另一種說法是：他是美濃地方一位油漆匠的孩子，眉清目秀的，因而被光秀收做書僮。他秉性耿直，智勇雙全，又對光秀忠貞不二，所以後來當了光秀的乘龍快婿，由書僮一躍成了一名大將。

他常在所穿着的白色上衣上面，以水墨畫的龍爲標幟，並且頭上還帶着二谷鐵胄。經常是由他爲明智光秀打前鋒，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

天正九年，被封爲丹波福知山的城主（根據當時丹波天寧寺所收藏的文書上記載，他的名字是明智彌平次光滿。同年十二月四日，他管轄區的老百姓所貢奉的米糧徵收書上，也印有光滿的字樣，所以他原來的眞正名字是叫光滿。由於他與明智有姻親關係，因此在細川氏家譜裏記載着的是佐馬助光春，在這裏我們也就叫他光春）

天正十年六月一日，明智光秀邀集了光春手下的重臣們，聚集在丹波龜山城，此時方露出要襲擊本能寺的陰謀。齋藤道三立即告訴他，時機不對。可是光春却認爲，秘密既已洩出，很快就會傳開，再不動手，到時候恐怕就要後悔莫及了，所以要立即採取行動。光秀因此下了決心，與光春兩人，在第二天的一大早突擊本能寺，殺掉織田信長。

光春進入本能寺，割下信長的頭，然後隨着光秀一起進攻信長的近江城，收復了安土。就在這時他們獲悉豐臣秀吉帶了三萬多大軍來支援，他們知道無法以區區的兩千人守住安土城的，於是和光秀共同轉向上京都，途中光秀戰敗陣亡，光春便帶着軍隊回到光秀所屬的城——坂本。回坂本的途中要涉水渡過琵琶湖。同月的十四日，軍隊回到坂本城後，他殺了光秀的妻子，自己也自殺成仁。這時候他才不過四十五歲。

話分兩頭。明智光秀是美濃地方土岐氏的一個分支，

父親叫玄蕃頭光綱，他本身小名叫十兵衞。原先他是齋藤道三的一名部將。當道三爲他的部下——義龍殺害後，他就避難到越前，遍遊諸國。之後他又回到越前，成爲朝倉氏的一名部下。離開朝倉氏後，又到細川幽齋從政。永祿九年，他離開細川後，投效於織田信長。在信長進攻京都轉戰各地時，他爲信長立了不少功勞，因此受封了近江滋賀郡的十萬石地。之後信長又令他經營丹波，他以龜山城爲其根據地，消滅了附近的一色、波多野各諸侯。但在他攻入上城準備消滅波多野時，並不很順利。於是以他母親爲人質與波多野講和，然後捉了波多野的兄弟到信長那兒，可是織田信長却把波多野兄弟活活給釘死。波多野的軍隊，一怒之下殺死了光秀的母親，光秀由此開始懷恨信長。

在本能寺殺掉信長之後，光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與毛利氏簽訂盟約。接着他想殺掉在大阪遊覽而毫無武裝的德川家康，但結果失敗了。家康能够幸免於難，完全是靠着伊賀派的忍者。第三天光秀就攻下了近江，開始統治這個地方，五天後派光春收復了安土城。九天後班師回京都，向天皇獻上五百兩銀子，同時堅持也給予五山一百兩銀子，大德寺兩百兩銀子。對於北野、祇園、御靈的各寺廟，也都捐給香火、油燈費，對城外的各寺廟也都有捐獻。

除此之外，他還弔祭了那些戰死在本能寺的人，免除了城中的土地稅，救濟貧困的人。而且設置所司代專門維持京都的治安，極力收攬人心。一方面他還邀請他的女婿細川中興，以及中興的父親幽齋、大和郡山的城主筒井順慶加入他們的陣容。然而細川父子非但拒絕，甚至剃光頭，以示對信長哀悼，而順慶也抱着觀望的態度。明智光秀謀取天下的計劃就此失敗了。

這時候豐臣秀吉已經開始反攻。本來秀吉是要攻毛利氏，却偷偷的又與毛利氏談和。和談一度因信長突然的死而失敗。不過秀吉運用手段，要毛利氏購買西國的米糧，毛利氏由於本身的米糧不豐，所以不得不與秀吉講和。因此秀吉得有機會帶着兵馬，在山城國山崎的地方，與明智的軍隊一決勝負。不過兩小時光景，明智光秀就吃了敗仗，逃進勝龍寺。後來他趁着月黑風高時，準備逃回近江，料不到在途中，爲小栗栖當地土族所殺，年五十五歲。

這個時候，幾乎是個目無法紀的時代。因爲光秀缺乏實力，加上私人恩怨而殺掉信長，此後他聲望掃地，不但走上悲慘結果，還背負了叛臣的罪名。

明智光秀除了具有一位武將應具備的風範外，同時也是位兵法家對劍術亦有獨到研究。使用矛，在當時是堪稱天下第一高手。除了精通武藝外，還懂詩、詞、茶道，是位風雅之士。左門的祖先——佐佐木甚兵衞，就是被光秀看中，而成了他的麾下豪傑。

甚兵衞的孩子就是彌右衞門春尙。在光春渡湖時，由於他殿後做保護，光春才得以安然返回坂本。

那時候光春的軍隊差不多只有二千人。從栗津原向北走，在將接近大津時，遇上了豐臣秀吉的前鋒——堀秀政的軍隊。由於光春這邊人少，交戰沒多久就敗了，到處充斥着堀秀政的人，光春手下的人，只好騎馬跳入湖中，堀秀政軍隊在湖畔大笑道：

「看吧！他們會溺死的！」

這時光春所穿的上衣，仍是那畫有龍的白色上衣，戴着二谷鐵冑，騎着一匹叫大鹿毛的名馬，安全地到對岸的廣崎濱。他之所以能够安全過湖，是因他長年居住在坂本，深知湖底深淺程度的緣故。

上得岸來，每匹馬都是濕淋淋的，堀秀政軍隊，藉此機會沿着湖畔追殺，而阻擋追兵的就是佐佐木彌右衞門。

「主人！你快回坂本吧！這裏由我來應付，來日冥府再見了！」他大聲叫着要光春逃走，自己帶着一百多人抵抗追兵。在殺了七位敵人後，接着和對方的主將和田伊賀守惟做徒手搏鬪。

因爲雙方實力相當，過了好一段時間，彌右衞門終於把和田打倒，正要割掉他頭的時候，和田的部下——木村小太郎衝過來，用長矛刺向彌右衞門的腋下。這時儘管彌右衞門身受重傷，但仍然不忘要割和田的頭，却被和田突如其來的一個翻身，猛刺一刀血流如注而死。木村小太郎因此反割下彌右衞門的頭，準備與主人同返，却沒想到被從後面猛衝過來的彌右衞門的家臣辻七右衞門殺了，辻自己也受重傷死亡，此時彌右衞門年廿八歲。辻四十一歲。左門也就是彌右衞門的孩子。

本能寺事變時，左門的父親那時候才七歲，住在福和山的家鄉，名叫彌三郎。在流浪各國後，終於在播州平福村定居下來，做莊稼漢。事實上，他這位莊稼漢是靠編織稻草做的馬蹄套過活的，偶而也會有附近的老百姓來請他做劍術指導，他便就地取材，以地上的木棍，給予很親切而詳細的講解。

在那個諸侯混戰不休的時代裏，許多莊稼漢都學習一點武術，使身具武士資格，而受僱於諸侯。不過他們所學的都是基本而淺顯的，只能在戰場上與敵人稍做比劃，了不起割下敵人的頭而已，並沒有做很專門的鑽研。彌三郎那時也許因殘廢了的關係，他並沒想到要再去侍奉別的君主。左門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長大的，並不像馬木家六傳說中那般地複雜。左門之所以成爲柳生宗矩的門徒，

就是靠着澤庵和尙從中介紹（有關澤庵事跡另外介紹）。

原來在平福村內有一座小寺廟。有一天佐用城主——池田右近大夫輝興的家臣，路過寺廟想來討杯水喝，寺廟的主持答應他說：「你隨便喝吧，多的是井水！」

這位名叫中間的家臣，馬上用了吊桶要汲取井裏的水，哪知這口井非常深，汲了幾次都沒水。

「這口井究竟有多深嘛！」中間惱怒着自言自語。

「只不過五十二尺而已。」

此時中間猛然回頭一看，答話的人竟是位十歲光景的小孩。碰巧這時候澤庵聽到了這孩子所講的話，於是就問寺廟主持：

「這孩子就住在附近嗎？」

「是！喂！你這小鬼，又想來偷橘子嗎？不行的！還是趕快回去吧！」主持一面回答澤庵的話，一面揮着手叫那小孩走。

這孩子離開時，嘴裏不停的嘀咕着：「哼！這麼吝嗇！」。澤庵這時由寺廟內，叫住孩子：

「你並非本寺廟子弟，如何知道水井深度呢？」

沒想到這孩子竟很輕鬆的回答：

「嗨！這問題太簡單了。雖然和尙們常常罵我，但我照舊常來寺廟內捕蟬捉蜻蜓，也經常看和尙們汲水，所以我會知道。」

「爲什麼你只看汲水就知道井的深度呢？」澤庵實在好奇，這孩子是用甚麼方法量出這五十二尺深的水井的深度。

這孩子回答澤庵：

「因爲我看到主持，每天用來栓吊桶汲水的繩子是不變的。他用雙手交替操作繩子和吊桶，只要算他每次操作的幅度，再乘以操作次數就可以知道了。」

澤庵與主持相視無言，這孩子就是後來的佐佐木左門。

澤庵和尙和細川幽齋的關係很親，而他的妻子又是明智光秀的女兒。因爲有這層關係存在，又基於他是過去名武士的後代，如今却以編織草跡過活，於是把這孩子收到自己身邊，然後介紹給柳生宗矩爲門徒。

就像馬木家六時一樣，宗矩也把左門寄託到柳生村的松吟庵。因此當家六被任命在月瀨觀梅當警衛時，左門也是其中的一位。不過有關左門的事，後代留傳的並不多。比起眉清目秀的家六，左門是個皮膚黝黑，却不英俊的男孩。論武術，家六與左門不分上下，只有在使用眞劍比武時才分得出高下來，馬木家六具有一套特殊的「明身劍術」的功夫，而左門有「一葉浮水」的獨家招式。

寬永三年，當佐佐木左門廿六歲時，出仕蜂須賀家。每年的薪奉只有二百石米，是屬於下階層的徒士組。在被列入柳生秘笈的人物中，只有左門一人不是兵法家。

有關「一葉浮水」的招式，有如下的傳說。

左門出仕蜂須賀蓬庵不久，在他們藩中的田宮派高手——濱田隆右衞門，就向他挑戰。

原來他的藩主——蜂須賀蓬庵，在山崎會戰中擊敗了光秀，立下汗馬功勞，被封在播州左用郡，並授予三千石的薪奉。因此他由柳生宗矩所推薦的高徒中，選了左門，以予任用。但是蜂須賀蓬庵，怕引起家族中人的騷動和不滿，並沒有任命左門爲兵法指導，而左門也沒有因此感到不滿，仍然在徒士組上班。可是他却無法隱藏住，他那一身柳生新陰流的眞傳。濱田隆右衞門就因此向他挑戰。

龍右衞門，於是向蜂須賀蓬庵提出報告，準備與之挑戰：

「聽說新陰流，以拔劍快速而聞名於武林，而我却未見過他們的招式，請准許我與柳生宗矩的高徒——左門，比個高下。」龍右衞門這時卅二歲，他所習的田宮派劍術也是名聞全國的，所以比賽時，也因此用眞劍來比。

蓬庵注視着龍右衞門回答：

「龍右衞門，別花寃枉功夫了，你勝不了對方的。」

「藩主這麼說，我就更好奇了，而且爲了蜂須賀武士的面子，更要和他比個高下！」

蓬庵稍事考慮後，很嚴肅的說：

「既然如此，那你就試試看吧！不過你要當心哦！很可能你劍一出鞘時就輸定了。」

一葉浮水

濱田隆右衞門似乎不懂蓬庵的意思。「你是說我會輸嗎？」濱田看着他的藩主。

「對！你會輸！你要認清這件事才可與他比劍。」

「藩主，既然你這麼說，我更想要領教一下佐佐木左門的武功了！否則我這身爲武士的面子也掛不住。請你現在就准我們在院子比武。」龍右衞一認眞時就會翻白眼。也許他本人很認眞的要表示出他的勇氣，但在旁人的眼裏看起來却是滑稽而可笑的，沒有人當他這是勇敢的表現。

蓬庵聽了，微笑的叫着侍候在一旁的書僮：

「伊之助，你去叫左門過來。」

龍右衞門已得到藩主同意，馬上表示出他的決心：

「謝謝藩主！我這就去做準備了。」他叩了一個頭後，站起來就要離開。

「不！還不一定！」

這時蜂須賀蓬庵已經六十九歲。早年追隨其父——小六，都是豐臣秀吉的部下，爲秀吉屢立戰功。到了德川時代，受封了阿波十七萬三千石的領地。慶長五年出任幕府，號蓬庵。由於他的孩子——至鎭，在卅五歲時就死了，致使他不得不再親理朝政。他的元配是豐臣的家臣——生駒八右衞門家長的女兒，也就是柳生松吟庵的表姐妹。

左門隨着書僮進來後，站在蓬庵面前。

「左門！濱田先生很希望和你比武，你願接受這項挑戰嗎？」蓬庵一臉嚴肅。

左門立刻拒絕了：

「我年輕小輩豈敢與他比武！」

蓬庵不禁點頭表示同感。可是這時候龍右衞門臉色一變：「這無異是輕視我們田宮派，不行的！」緊跟着他又向前走近一步：

「剛才我說了，柳生兵法是以拔劍快速而名聞天下。所以與別派的人比武，練習自己劍法，應該是武士份內的事，藩主請別受佐佐木左門虛僞的謙虛困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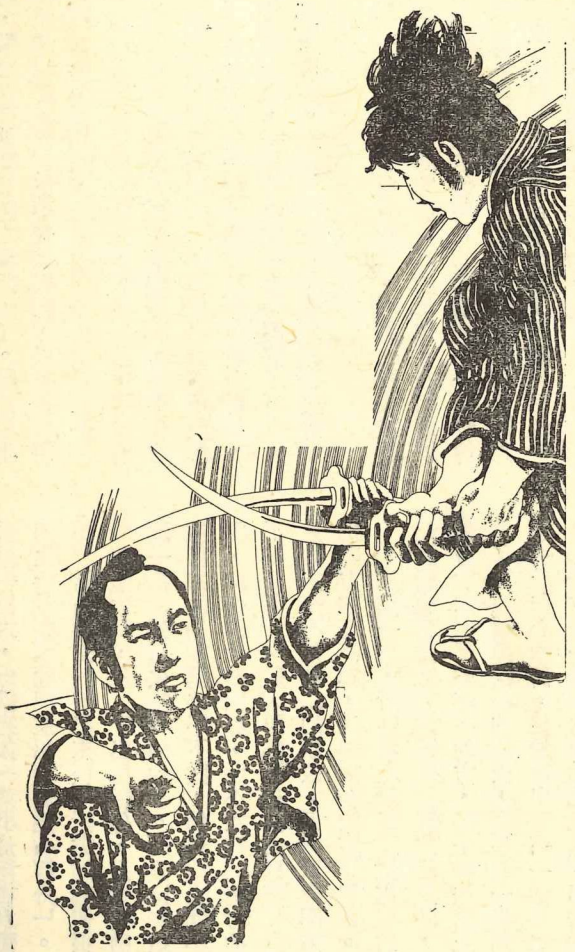
「好！你別說了！我知道。」蓬庵沒等他說完就下令：「你是知道了龍右衞門的要求了。當然你可以拒絕接受。不過你也知道蜂須賀武士的作風，決定要做的事，就會不顧一切的幹到底。所以你也別客氣，充分發揮你的劍術吧。」

因爲是藩主下的令，所以左門不得不與龍右衞門比武

分高下。根據當時日誌所載：

「這時代很盛行比武，也因爲如此，寃枉地死了不少武藝高超的武士。所以藩主們都禁止武士比武。不過左門受制於當時的情況，情非得已。」

誠如龍右衞門所希望，比武地點就在庭院中。兩人先



向藩主一鞠躬，隨卽朝左右分開，保持一段距離後對峙着。劍術比賽，勝負的關鍵，就在於劍出鞘的那一剎那。只要劍一拔出，就不管彼此的拼個你死我活，非得分個高下不可。也許左門要讓龍右衞門先拔劍，如果對方拔劍時，沒有立刻出鞘的話，那就是左門勝了。相反地，如果讓對

方看出心機時，那麼左門就要被龍右衞門殺了。雖然柳生新陰流，有獨家的拔劍秘訣。但不管怎麼樣，只靠拔劍術就想勝龍右衞門也是不容易的。

蓬庵本身以及圍在他周圍的衆臣，對於比武，也都有相當心得。有些人在旁邊看着，下公平的判決，是不會有甚麼偏差的。不管左門用甚麼招式，他要勝過龍右衞門的話，就必須躲過拔劍時那第一招。換句話說，雙方勝負，就在於能否躲過第一劍，一切都決定在這一瞬間，所以大家摒息、靜觀情勢發展。這時左門與龍右衞門漸漸接近了。

龍右衞門一手持劍，一手握着劍鞘。所謂「飛快拔劍」，是指雙手一致地在一瞬間完成拔劍的動作。左門則以自然而穩健的步伐，漸漸地縮短兩人的距離。他一步步地走近。當他的手放在劍柄上時，圍觀的人叫了一聲！因爲左門的手是放在一把短劍上，而且不知爲了甚麼，短劍一出鞘，他就把短劍擲到龍右衞門的前面。

在新陰流裏，有一招叫「浮舟」的招式，始終是把劍舉在眼睛前方的正中間，等對方揮劍過來，再用這架勢打掉對方來劍。由於使出這招式時，眼神專注於劍上，很容易被對方乘隙打進來。就在這時候，手上的劍成了水平狀。「浮舟」這一招就是趁着水平時，刺向對手的。由側面看這一招式，劍就宛如一葉小舟浮在水面上，柳生宗矩與柳生十兵衞因此把這招命名爲「浮舟」。

當「浮舟」使出來後，對方的劍便很快地被打落。不過劍墜地時，除了發出聲音外，還會滾動的話，這表示將這一招練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若是達到這一境界時，對方被打掉的劍，呈水平下墜，掉到地上就不再動了。換句話說，浮舟的最高境界，並不在打掉對方的劍，而是使對方不寒而慄。一般人認爲浮舟招式只在於打掉對方的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原故。但話又說回來，在比武時，若把對方的劍打掉，也等於是決定了勝負。

更進一步，新陰流還想出了更厲害的一招。這一招緣起於柳生石舟齋在與疋田文五郎練武時，好幾次他雖然把對方的木劍都擊落在地方，却是無法眞正地分出勝負。他爲了想在擊掉對手的劍後，能再進一步刺殺敵手，於是經過一段苦心鑽研，終於練出了「一葉浮水」的絕招。

像方才一樣，當左門把短劍擲出去的那一剎那，正是浮舟招的完成，而正要進入「一葉浮水」的招式。在場圍觀的人，除了蓬庵以外，沒有人知道這一新招式的開始，當然龍右衞門也不知。儘管龍右衞門擅長於田宮派的拔劍術，很技巧地縮短雙方的距離。但這一切都爲左門看破，爲了分散龍右衞門的注意力，他於是把劍擲到他面前。

以一定的步伐慢慢走近的龍右衞門，看了這把短劍，呆滯地望着左門，額上不斷地冒汗。

左門用他的左脚，一步步的靠近龍右衞門在他面前繞圈子。兩人的距離愈來愈近了。

「對不起啦！」左門的手已握住腰間的劍柄。

說時遲那時快！龍右衞門的眼前好像出現了一道彩虹，圍觀的人都吃驚地瞪大眼睛。先拔劍的是龍右衞門，而大叫「我輸了！」的，竟然也是他。

龍右衞門狼狽的後退倒坐在地上。據當時日誌所載：打倒龍右衞門的劍，並不是左門腰間的劍；而是當短劍擲到地上時，就已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勝負。日後龍右衞門常告訴他的門徒這種可怕的劍法。必須要想辦法破了這一招才能打敗新陰流。當天在場圍觀的人，未曾見過這麼輕快凌厲的招式，所以也沒有人能喊出這招式的名稱。

到後來才曉得，這「一葉浮水」的招式，是左門所學習的新陰流劍法中的最高境界。同時也才知道，左門當時是由下朝上斬傷了龍右衞門的脚脛，使得濱田龍右衞門，除了白眼外，也成了跛子。龍右衞門也因此成了德藩島上的一位特殊人物。經過這件事後，蓬須賀的家臣們，都對左門敬而遠之，從此也沒有機會再看到左門精湛的武功了。

經過了兩個多月，左門仍然照常在徒士組工作。寬永五年三月間，他向藩主蓬庵提出請假要求。他的理由是，每年從五月上旬到秋季時，在江戶八重洲柳生家的練武場，有一個門徒總聚會習武的機會。左門因爲很久沒有練武了，所以很想趁此機會參加。

蓬庵聽了之後，先是默不作聲。天黑時，才對臉色黝黑而略帶緊張的左門說：

「秋季結束時你一定要回來，若能給我這個承諾，我就准你去。」

左門和蓬庵約好了，秋季時一定回來，數日後他整理行裝由德島出發，七月時回到了江戶。但是他回到江戶後，並沒有到德島駐江戶的邸宅去，而直接回到柳生家裏。所以許多人認爲，他已經辭掉蓬庵那邊的差事回到江戶了。上面所講的，就是有關左門的經過。

其次我們要講的是：加州前田家的兵法指導家——笠間又兵衞的有關事蹟——

笠間的祖先，是大和笠間鄉一支古老遺族的後裔，又兵衞的祖父叫十左衞門定輔。定輔是郡山城主——筒井伊賀守的家臣，以豪氣名聞於鄰閭間。

筒井伊賀守有個怪癖，在他的妻妾中，如果有姐妹關

係的，就把她們賞賜給親戚或部下，甚至賞賜給自己的兒子。因此引出了一樁事件——

原來伊賀守是，有五十四萬石俸祿的筒井順慶的養子。他的元配就是織田信長的女兒，與伊賀守生有三子——大兒子叫右近，次子叫三四郎，小兒子叫若狹介。

慶長十二年時，伊賀守五十六歲，大阪方面的大野治長，送給他一位美人，這名女子叫於天留。伊賀守十分寵愛這名十八歲的美少女。在於天留爲他生下一位兒子後，伊賀守對她更是寵愛有加，甚至不管元配夫下與那三位兒子，而公然宣佈這小兒子是未來的繼承人。

本來這種事情，別人是無庸置啄的，然而他竟然要把於天留的姊姊於希，送給自己兒子右近作側房。

右近就以已有元配爲由，婉拒其父，因爲，如果於天留的幼兒（國松丸）繼承藩主，那麼右近就必須稱呼於天留爲母親，母親的姊姊就是姨母，無論如何，姨母與侄兒成親，這是很荒謬的事，這是右近拒絕的眞正理由，但是公開表示的話，就等於責備父親罔顧人倫。

伊賀守知道右近的眞意後，非常的生氣，因爲國松丸的生母並不是右近的生母，他大可不必顧慮這些，伊賀守認爲右近把於天留當成母親是出於一種嫉妒國松丸的心理，於是就重新壓迫右近一定要娶於天留的姊姊爲妾，並叫家臣向右近說：

「你違抗父命，不把父親放在眼裏，就是不孝。」

右近仍然拒絕了，並向家臣說道：

「我拒絕父命，一定會遭到嚴重處置，不過我心中已經決定，願意接受任何後果。」

家臣向伊賀守報告後，伊賀守氣得七竅生煙，終於把右近廢了，還把他幽禁在一個房間裏。

對於這個處置，最感不服的就是伊賀守的重臣——笠間十左衞門。

一天，十左衞門要出仕時，叫他的妻子們過來說：

「你們知道我家是以武勇傳世，若不講信義，武勇也形同虛無，今天，我要向有怪癖的主公進諫，說不定我會切腹自殺，所以你們心裏要有準備。」

他交代後，從家中出來，進城後就要求覲見藩主。

伊賀守早就有預感十左會來這一招，馬上拒絕說：

「若有事情，改天再來。」

然而，十左不顧一切闖入內殿，在廊上碰到伊賀守，就雙膝跪下大叫：

「藩主！我有話向你報告。」

十左衞門就勸着伊賀守。

伊賀守一句也聽不入耳，並大罵：

「你說得太過分了，再如此犯上，就要嚴辦，你快滾吧！」

十左仍然很端正的跪在走廊上滔滔不絕的說。

伊賀守忍不住，叫一聲「住口！」就拔劍砍向十左，但是因爲念在他年紀已大，只傷及肩膀。

十左衞門乾脆把身邊佩帶的劍丟在地上說：

「我如此勸你，你仍然不聽，我們再也談不到主臣的情份，若想把我殺死，你就請吧！」

伊賀守示意一個家臣到十左衞門背後，把他殺死。

「混蛋！」

他回過頭用白眼瞅着伊賀守，當伊賀守要砍第二刀時說：

「你要很冷靜才能將我殺死。」

十左逕自走到劍下，垂下頭，伊賀守揮下第二刀、第三刀。十左衞門當場就斃命了。

笠間又兵衞就是十左衞門老么的兒子。

袖裡乾坤

又兵衞自從他的祖父橫死以後，與他的父親，從郡山被放逐出來。有一段時期，他們父子寄居於親戚聶津家，他的父親門大夫受到淺野幸長的賞識後，就在他的藩國中出仕大番組知行，俸祿爲一百五十石。

門大夫有許多軼聞，當他住在郡山藩時，門大夫從小就很喜歡舞刀弄槍，還曾拜西鄉市郎右衞門爲師，學習劍術，當時有一位西鄉很寵愛的門徒，雖然經過數年的勤練，武功仍然無法勝過門大夫。

西鄉爲了讓他的門徒有勝利的優越感，就趁每一次門大夫比劍時，特別把這位寵愛的弟子叫入另一武場指導竅門。

門大夫在勝利時，任何事都無所謂，可是比賽三劍的時候，却漸漸的，有時會輸掉一劍，有時輸掉兩劍，這個時候，門大夫忍不住說了：

「師父，我也是跟隨你日夜苦練功夫，爲何在比賽時，要特別指點別人，我的父親與你一樣，是一個很頑固的老人，爲了我父親的面子，我想與師父直接比武。」

「怎麼？你以弟子的身份，想贏過我嗎？」

「這是不得已，請師父現在就指教我吧！」

當時，門大夫是一個年方廿一歲，血氣方剛的青年，並且有過人一籌的臂力。

起初，門大夫要到西鄉門下作弟子時，西鄉已好幾次對門大夫的父親說「你的孩子門大夫賦有用劍的潛能，如果到我的道場練武，相信會達到很高的功夫。」他的父親就來勸他，門大夫却說：

「我想我不需要接受西鄉的劍術指導，就是現在比劍，我也會贏過他的。」

「你有信心嗎？如果你輸了，就要拜西鄉爲師。」

十左衞門馬上叫門大夫到西鄉道場比武。

「如果我輸了，我就作你的弟子。」

門大夫一進去就這樣說着，隨即舉劍向西鄉挑戰，門大夫漸漸的把西鄉逼到八個榻榻米大的道場角落，想用木劍橫掃西鄉的雙脚，說時遲那時快，西鄉飛越門大夫的頭頂，從背後抱住門大夫說：

「怎麼樣？」

西鄉飛躍的輕功，實在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達到的。這是陪門大夫去比武的高岡彌五右衞門，看了他們的比武後，告訴十左衞門的。

當然，門大夫當場就心服了，他們的師徒關係就是這樣結成的。

「門大夫啊！你儘量使出來好了。」

「好！我不客氣了。」

門大夫一步一步的靠近西鄉，像上次一樣把西鄉逼到練武功的角落，當時是盛夏，門大夫滿臉都是汗水，而西鄉却非常的冷靜，經過一回合的比武後，門大夫大叫一聲，揮劍就要掃過西鄉的雙腿，西鄉用力一躍，飛過門大夫，站在門大夫的背後，不知爲何，西鄉突然把刀丟到地板上說：

「我想起一件急事了。」

他就像要辦急事的樣子，跑出道場大門。

門大夫跺着脚說：

「眞該死，又上當了。」

後來有一個門徒問西鄉爲什麼要跑出去，西鄉回答說：「上一次，我飛過門大夫而勝了他，這次，他又把我逼到道場角落，並用同樣的劍法橫掃過來，這就表示他雖然練了新功夫，却沒有練成，而再次的使用失敗的招式，他的膽量勝過他的百練功夫，所以我想我無法勝過他，還是以走爲上策。」

——又，

門大夫與西鄉絕斷師徒關係後，就進入中條派木村彥左衞門的門下，日夜勤練功夫。在同門中，丹羽七郎兵衞與他的武功不分上下，有一天，丹羽很不悅的對師父說：

「師父，你是否將把大事託給門大夫呢？」

丹羽感到門大夫的武功已經比他進步，因而懷疑師父對門大夫傳授秘訣。木村回答說：

「你的懷疑是當然的，不過請你看這裏吧！」說着就脫下上衣說：

「這是日前我教他武功時所受的傷。」

丹羽看到師父木村的肩頭到手臂，有一條木刀砍過的黑色傷痕。

——又

門大夫出仕淺野幸長後，當值時，經常帶四個飯糰於衣袖中，有人問他這是什麼緣故，他就說二個是萬一時，給主公吃的，二個是自己要吃的。而且，當藩主召見時，他都帶着一雙草鞋與乾糧去見藩主，有人又問，他就說：

「不知何時藩主令下，要到藩外，所以常作出發的準備。」

——又，曾有這種傳說：

有一次，福島左衞門正則拜訪淺野幸長時，隨從的家

臣就住在門大夫的鄰室，因等得太久而感到無聊，就到院子檢些竹枝，在房間玩弄比武的遊戲，不料，竟刺破了隔鄰門大夫的紙壁。

看到這種情形的淺野的家臣告訴福島的家臣說：

「隔壁是住着一個有怪癖，而且很難侍候的人，我想你們還是趕快過去打個招呼吧！」

福島家臣池田，平時就是一個腦筋靈活的人，聽了這話，隨口就說：「由我來辦好了。」就一個人走到門大夫的房門口大聲說：

「我們是左衞門正則的家臣，今天一早，就來拜訪你們藩主，因等得太無聊，就玩起竹茅遊戲，不想，竟刺破了紙門，請你原諒。」

門大夫跑出來說：

「你們太客氣了，而且也太多禮了。」

門大夫說畢，就送了三斤酒，給他們用以消磨時間。

門大夫出仕淺野時，是經過別人的推薦，他的家人告訴他應該設宴款請推薦人，他却說：「我是因藩主的賞識而受聘的，並不是介紹而得着這個工作。」

後來，門大夫與同事們共同招待推薦人，在他家二樓只滕出一片小地方舖上榻榻米，其餘的地方僅攤些蓆子，讓客人坐在上面，於是，自己就擺出上班時間所需的工具，然後向大家說：

「本人這次承大番組雇用，爲了完成我的任務，我準備了需用的工具，若有準備不週，請大家多多原諒。」

大家對他作事的敬謹態度都非常佩服，同聲說：

「不缺任何東西了。」

門大夫開口說道：

「蒙惠厚愛，且敬大家一杯酒。」

他這樣說着，就從酒瓶倒了酒，向衆人舉杯。

可是因爲沒有下酒菜，就有人說了：

「沒有一點菜餚，就叫人乾喝嗎？」

「雖然沒有菜餚，但是有長茅一枝、劍一把，這已經足够了，乾一杯吧！」

門大夫很悠然的喝下一大碗的酒。

被大家公認爲吝嗇鬼的門大夫，突然贈送三斤酒給其他藩主，眞是破天荒的事。

又有一次淺野宅邸發生火災，當火撲滅後，大家都聚在上司家中喝酒，並脫掉剛才的消防服，祇有門大夫不願脫下，仍然繼續穿着。

「門大夫！你怎麼了？如果就你一人如此穿着，害得大家都無法放鬆心情，現在，火已撲滅，你趕緊脫掉衣服吧！」

他的上司殷殷地勸着他，門大夫不得不脫下來，說：

「請大家別介意！」

他脫下了上衣，這才知道他裏面穿着戰服，大家都楞住了，其中有人問：

「你爲何如此小題大作？」

門大夫心平氣和地說：

「滅火工作是屬於下層武士所做的事，我們則必須保衞主公，所以應防備於萬一。」

笠間又兵衞就在父親的教導下，逐漸成長。又兵衞出仕加州家時，也是由他擔任淺野家的使者，因派往前田利常的封地而發生機緣。

此時，門大夫臥病在床，原先要請門大夫擔任使者的職務，但在生病期間，祇好由自己的兒子又兵衞代理，並曾得到藩主的許可。

又兵衞分發至加州家前，門大夫由家臣扶着雙腋，坐在病床上，對又兵衞說：

「此行由你代理，說不定凶多吉少，但是利常（筑前守）已下定決心，故而，你必須表現淺野家特有的武士精神。」

由於他與幸長二人曾任豐臣家的重臣，所以大家公認德川家康勢必要攻擊大坂，而且加州家一定與豐臣家站在同一陣線上。

又兵衞的使命就是要求前田利常再一次地爲豐臣家效忠，所以，他生還的希望很渺茫。

又兵衞不愧是門大夫的兒子，同樣是個性剛強、固執的人，聽到父親這樣說，連眉頭也沒有皺一下，只是朝着他父親說：

「請父親自己保重身體，我走了。」

他說完後，頭也不回，單槍匹馬地向伏見的加賀邸宅出發了。

他到了加賀邸宅的時候，站在玄關上，就把此行的目的朗聲述說了一遍，加賀的總管橫山山城守，出來告訴他說：

「我們藩主筑前守有事情要交待，請你上來吧！」

又兵衞當時雖然愣了一下，但是他還是很從容的跟着這個人走進去了。

他被帶進一個很狹窄的房間，這種房間並不像是用來招待像淺野藩這樣大藩的使者的地方，看起來，倒像是接待小藩家臣的所在。

稍等了片刻，橫山山城守拉開了紙門，進來說：「對笠間門大夫高強的武藝，我們藩主早有所聞了。你是他的兒子，相信你的武藝，不會比你的父親差。剛巧，今日得

這個機緣，你來到此地，我們藩主的意思是希望你能露一手，好讓我們開開眼界，就請你表演幾招，同時給我們指導如何？」

又兵衛昂首答道：「在下今日是奉主公之命，代表淺野家來作使者的，並不是來比武的。所以，這件事情恕難遵辦，還請貴主上原諒。」

「你說得也是！但是，我們藩主無論如何也要請你指教，你就勉爲其難的表演幾手吧！」

又兵衛仰視山城守說：

「如果一定要這麼做，我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說着，就把帶在腰間的短劍拔出來，丟在一邊。這個時候，山城守趕忙說道：

「別這麼客氣，帶在你身上好了，祇不過是大家練練武而已，不是眞正的比賽。」

他被引進一間練習長矛的屋子裏去，藩主前田利常已經端坐在上，他的身邊圍坐着加州家的重臣村井飛驒守、富田甲斐守、成瀨內藏之助等人。要跟他比武的是一個看來五十歲左右，留着長長頭髮的中年男子，在這人的腋下，已經夾抱着一支將近三公尺的長矛，正襟危坐地等在那邊。

又兵衛毫不動容，筆直地走進練武場的中央，拿起已經準備好的一支木劍，在藩主利常四周這麼多的重臣圍視之下，絲毫沒有異常的神色，面向着指導武師說：

「在下是以使者身份來到貴藩，不料尚未得到筑前守的承諾，就命在下與你比武，實在遺憾。但是，我既無法拒絕貴藩主的厚意，更何況這也關係着一個武士顏面，所以我現在也顧不得使者所應遵守的禮節，冒昧地和你交手比武，請原諒了！」

「言重了！那我也就不客氣了。上吧！」他說完，就站起身來，走到又兵衛的面前，拔起了長矛。

同時，又兵衛也跳開來，把木劍舉在他兩眼之間。雙方都小心翼翼地想乘隙襲擊對方，經過片刻的對峙後，這個武師突然間把長矛刺向又兵衛的手，在那一瞬間，又兵衛的木劍也揮了過去，打到對方的肩頭。

「我的矛先刺到你的手。」武師叫囂着。

「沒有刺到。」又兵衛答。

「不，刺到了。」

「沒有！」

「分明刺到你的手，你還狡辯。」

又兵衛聽了他這句話，忽然間，拔出他的短劍，劃破自己的袖子說：

「難道刺破袖子，也會致人於死嗎？以你所受的武術訓練，好意思說這是刺到了?!」

這個武師聽了勃然色變。

坐在上位的利常也不高興的站起身來，兀自進屋去了。接着，村井飛驒、富田甲斐守等人也紛紛離座，四下頓然成空，連剛才比武的對手，也隱入隔壁房間。

最後，只剩下又兵衛孤寂的身影。

「有什麼了不起？」

又兵衛自己一個人微笑着。

「要殺就殺，哼！」

事實上，武師的長矛的確刺到了他的胸部。

草蕨餅

一

一種靜謐的懾人氣氛，充塞着練武場。

因爲，他在加賀百十萬五千石的大藩主面前，公然地辱罵他的武術總指導，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說不定，會有其他的武林高手，陸續衝入圍殺他。不過，又兵衞抱定決心，縱使無法突圍，至少也要令對方膽寒。讓他們知道，淺野家也有風骨超絕、武藝高強的武士，既使同歸於盡，也在所不惜。因此，又兵衞非常小心地環顧四周的動靜，嚴正地坐在房間正中央。

——可是，等了片刻，竟沒有人進來。

這間練武場，在向北的牆上，開着一個小窗，由這個窗子襲進的微風中，夾着外面樹葉被風吹動，所發出的沙沙細響。逐漸地，又兵衞開始不安起來。

就在這時候，一位武士打開隔壁的房門，進來了。又兵衞張大眼睛瞪視着他。

「你是淺野藩的使者，笠間又兵衞吧！」

「當然！在這個房間裏，只有我一個人，你是不是想問清姓氏、驗明正身後，就把我解決掉？」

又兵衞翻着白眼問道。

「你太衝動了。看情形或許，我們不得不把你殺掉。」

此人嘴角泛出微笑，坐在又兵衞的對面，以柔和的眼光看着又兵衞片刻後，說：

「你的確是被長矛刺到了。」

「什麼？你說什麼？」

「哈！哈！看你臉色大變，我的猜測不錯吧！」

「你究竟是誰？」

「就算我告訴你，你也不會認識的。我先傳個口信，我們總管橫山山城守叫我轉告你，剛才你所表現的武功，確實高明。但是，你說話太沒有分寸，我們藩主筑前守非常震怒。我們的事情，我們自己會做決定。所以，請你立刻離開此地，這些是山城守交待的。」

「我拒絕！」

「你再說一遍！」

「我不管你擔任什麼職務，但我是以一個使者身份來到貴藩，在沒有得到筑前守回答以前，我是不會回去的。如果你也是一個武士的話，你應當明瞭我的心情。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得到筑前守的親口回音，才會離去，請你轉告貴主上。」

他說完，就緊閉雙唇，把背脊挺得更直，而且眼睛也閉上了。

看到他這種以萬鈞之力都無法移動的氣勢，這個武士突然仰天長笑一聲，道：

「我從來都沒有遇到過像你這樣頑固的人，不過，你身爲使者，却有一個失格的地方。」

「此話怎講？」

又兵衞故意不睜開眼睛反問道。

「我告訴你吧！你以爲我是這裏的人，這就是你失格的證據。」

原來這個武士，是指導將軍秀忠的劍術師範柳生宗矩。

笠間又兵衞一聽到對方是宗矩，立刻轉變態度，照着宗矩的指示，當天他就回和歌山去了。宗矩很明白的告訴他說：「一個堂堂正正的武士，並非輕言捨命以表示武勇。一旦，前田家的總管告訴你，他會替你安排，就應該接受人家的誠意，告辭離去。這才不失一個使者的本份。如果有意殺掉你，前田家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安排他的武術指導跟你比武，大可以其他方法騙你上當，藉着其他的理由，公開地把你殺掉。因爲，對方認爲你既是笠間門大夫的兒子，才特別請你展露幾招讓他們瞧瞧。」宗矩這樣開導他，最後向他保證說：

「他們的回答，我一定代爲傳達給你的主公，絕對不會使你爲難。若你不相信加州家，總該相信我宗矩吧！」

果然，一兩天以後，前田家派來一位使者，帶着他藩主的回信，到淺野幸長的居城和歌山來。後來，又兵衞才知道跟他原先的看法有出入，淺野幸長與利常私底下，都想加入德川這邊的陣線。換言之，派又兵衞當使者的背後，存在着一個陰謀，這是爲欺騙大坂這方面的障眼術。由於深知又兵衞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才利用他來當使者。

在又兵衞當使者覲見前田利常的翌年——慶長十八年八月，他的主公幸長以三十八歲的英年而逝，又兵衞因此再度成爲浪人。此時，他父親門大夫也病故了。聽到又兵衞再度淪爲失業者的利常就派人來向他游說，希望他能接受僱用。但是，又兵衞拒絕了，利常還是不死心的派人來游說：

「利常很賞識你，如果你想再出仕的話，請務必到利常家裏來。」

最後，曾經差點成爲利常家刀下亡魂的又兵衞，低下頭來，終於成爲利常的家臣。這時又兵衞年當二十四歲，

也是大坂之役告一段落，德川已經取得天下的第二年。

利常給他俸祿二百石，並且告訴他說：「你可以自由選擇你中意的職務。」

又兵衞答道：

「我一向喜歡舞刀弄棍的，您可以派給我做類似的工作。」

「眞的嗎？」

利常微笑的告訴他：「這樣好了！你去投入柳生宗矩門下，再修練工夫吧！如果你能得到他的眞傳，我就任命你爲我們的劍術指導。」

在各藩的武士中，拿主公的俸祿而再投效爲別家的門徒，前後只有又兵衞一人，而具有此等氣量的主公，也只有利常一人。他表面上，裝出一種大智若愚的樣子，自己本身也像是韜光隱晦的隱世者，在衆藩主中獨樹一格。

話說一日，利常到江戶參覲將軍府，在殿中侍候的家臣，代他提出報告：

「今天，松平肥前守（卽利常）因爲身體不適，而無法參覲。」

當時，將軍府的總管大臣酒井讚岐守聽到這個報告，把眉頭一皺，嘴裏嘀咕着，利常怎麼又生病了呢？後來，利常從殿中出來，在走廊下，碰到了酒井讚岐守，酒井讚岐守在打過招呼後問說：

「聽說你因生病而沒辦法來，是不是心病啊？」

這樣笑着問他。

可是，利常聽後，臉色一變，說：

「噯！讚岐你豈可胡說，最近我的確是鬧疝氣，所以走路、行動都有所不便，你不相信的話，我讓你看看好了。」

他甫一說完，就拉下自己的褲子，眞的把那腫大的下部公開出來。所謂的疝氣，就是神經性腸痛，也就是睾丸炎。

讚岐守當場呆住了，滿座的藩主也忍不住大笑起來，大家認爲肥前守又犯了他的老毛病，年輕的藩主笑不可抑，連話都說不出來，利常更爲認眞的說：

「你們笑什麼？我並不是裝的，你們都看到了。」他這樣說着，就把褲子拉回來，一邊說，「這樣你們總該相信了吧！」一邊從容不迫地走開了。

加賀的前田家可稱作海內第一大藩，他所坐的合羽轎子還沒有離開金澤城下，他統領行列的先鋒，已經在十里、二十里之外了。他的行列可以排上三天至四天的路程，不愧是日本第一的大藩主。

一日，利常路過日坂，小憩時，他嚐了些當地名產草

蕨餅，由於味道絕佳，比他隨行厨師所做的，不知好上多少倍。所以，他就問道：「這到底是誰做的？」底下有人回答：「這是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太婆親手做的。」利常下令說：

「好！你馬上把這個老太婆找來，我要請她來專門製作點心。你現在就帶着放好製餅工具的長櫃，在上面舖置毛毯，然後請那老太婆坐在上面，跟我們一起走。」

因爲，加賀大藩的行陣早就名聞四海，因此，街頭巷尾人山人海，大家爭看浩蕩的行伍。等到他乘的轎子過去，抬着的衣箱也過去了，跟在後面的總管以及衆家臣們都通過以後，人羣中，忽有人嘆着，「眞的！那個老太婆已經坐在上面了。」這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果然威風凜凜，高坐在上。不知道詳情的人就問：

「那個老太婆是幹什麼的？」

「你還不曉得她嗎？她正是加賀藩主的母親。」

「藩主的母親會坐在長櫃子上面？」

「這當然是想顯示出她特別的身份。」

「你別胡說八道了。」

這些圍觀的人，鬧嚷嚷地爭吵着。

利常這一路上，並沒有叫她做過草蕨餅。一抵函根，他就僱了一頂轎子讓老太婆坐上，並且賞銀二十兩，叫她回去了。這個老太婆喜出望外地往回走，逢人就誇耀說：

「我這個老太婆做的草蕨餅，加賀大藩主不但欣賞，封作全國第一好吃的草蕨餅，還特地僱了一頂轎子請我坐回來。在旅店裏，我不但跟他平起平坐，又賞我白銀二十兩，我眞是老來運了！」

這個老太婆誇大之辭，遂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整條到江戶的大道上，加賀的好評，鄉民是有口皆碑。每個客人停轎之處、客棧、雜貨舖、茶室等地方，一看到加賀的行列，就忙不迭地獻上精心製作的食品、點心，就連一碗魚丸湯也都經過仔細的調製，熱誠款待加賀藩的人。因此，他們所得到的招待，是其他藩所無法比擬的。可以說，這是利常故意藉着遊戲人間的作風，成就他那巧妙、討好的待人處世的策略。

派笠間又兵衞投入柳生之門，學習劍術，與前面的例子，眞可謂無獨有偶的妙籌。

本來，前田和德川家康在問鼎天下時，雙方旗鼓相當，勢均力敵。因此，德川在創立幕府，統制天下以後，對利常仍相當禮遇。雖然，加賀藩列屬爲外藩之一，德川對他是頗爲寬大的。至少在表面上，利常仍稱海內第一，最有勢力的雄藩。莫論過去他曾是豐臣家的重臣，就是現在

幕府裏的重臣，見到他都得讓他三分。由此之故，利常不只一次地跟自己家臣講，他更需要韜晦於世。由此可見，利常聰明機敏，確有過人之才。他平常表現出大智若愚的憨態，也是爲了避免引起幕府的猜忌，而招來意外的殺身之禍。

又兵衞受利常僱用數年後，一年元旦，利常在殿上接受家臣們拜年，數百家臣魚貫前來磕頭。利常進到裏面房間，向一個叫中村的近臣訴苦說：「我煩透了。」中村很謹愼的回說：「難怪，你是坐的太久了。」

但是，利常說：「並不是長坐的關係，我只是想，一個人爲了要擁有天下，必須把大部份的俸祿、領地分封給這些不中用的庸祿之臣，感到很心煩。」

又兵衞拜宗矩爲師父之時，宗矩還沒有被任命爲大目付的要職，也沒有被列入一萬石以上的藩主之列，不過是德川家的一名普通家臣而已。雖然，後來有許多藩主前來請宗矩去擔任武術指導，但是，只有利常一人派出自己的家臣做他的門徒，而得到了他的眞傳。也許，他看出柳生新陰派裏潛藏有隱身術的功夫，或是看到宗矩具有異日擔任幕府重職的才幹，或是慧眼獨具屬意於又兵衞的異秉，想把他培養成武技超羣的名手，而派他前往柳生門。眞正理由，沒有人知道。另一方面，宗矩也不像對待他其他的門徒一樣，把又兵衞託給柳生村的松吟庵，而把他留在自己的身邊，花了兩年的工夫，將自己所學完全傳授給他。到元和四年，他又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利常，謂：「又兵衞已經具備兵法家的才學，足以仗劍行走江湖矣！」交給他這位得意門生帶回。這時的又兵衞年僅二十六。而根據柳生秘笈所載，他的高徒中，當時已逾不惑之年而被列入的，也只有笠間又兵衞一個人。

除上面所述之外，派往毛利藩的馬木家六，學成明身劍術，而回到江戶時，宗矩命他的弟子輪番上陣，向他討教，但是特別交待家六要讓對方一招的，也僅有又兵衞一人。

話說翌年春天，又兵衞迎娶嬌妻，回到利常身邊。

利常聽到又兵衞回來後，立即召見他說：

「怎麼樣？江戶的女人不錯吧！」

一開口，並未談及武術之事，就突然這樣問他。

列坐在旁的家臣，夙知又兵衞是一個很正派的武士，大家靜默地期待這個人的回答，而想看他的笑話，不料，又兵衞看着他的主公，立即回道：

「我學會作詩了。」

「哦？什麼樣的詩？」

「是這樣的……」

「別客氣，說來聽聽。」

「好！那我就獻醜了。」

又兵衞故意咳了一下，吟道：

「武藏野之花，朶朶盡嬌妍，奈何朝露濃濃，無法折取啊！」

他用一種特別的腔調，緩緩道出，在座的人哄堂大笑，但是，利常的眼裏反而現出強烈的神采，說：

「好，既然你這樣說，我就叫甲斐去替你物色一個新娘來。」

他說完，就站起來，進去裏面了。甲斐就是加賀藩家臣中，俸祿三千石的近藤甲斐守。

利常立即履行他的承諾。這一天，他召見富田重政，告訴他上面的這首詩歌，問道：

「你的看法如何？」

重政立刻回說：「這個人很有骨氣。」

因此，利常就進一步說：

「我看你再次試試他的武功吧！」

重政是中條派的高手，俸祿有一萬三千五百石，稱得上是武藝超羣的名家，名字就叫富田越後，也是佐佐木小次郎的師父。富田勢源因爲眼疾之故，把門派讓給自己的弟弟富田治郎左衞門掌管。左衞門只有一子，惜於天正十一年，二十五歲，在柳瀨之役中，壯烈成仁。所以，他替女兒招贅，進門的人就是山崎彌三兵衞之子，亦即富田越後。

重政稍作考慮後，道：

「好！我想辦法試試他的劍術。」

「什麼時候？」

「我想在他們行婚禮那天最好！」

「什麼？」

「行結婚大典那天！」

重政懷着深意，曖昧的笑，此時他已五十歲了。

利常看着他這種神秘的笑容，說：

「好吧！一切由你。」

翌年四月，利常將他在金澤森下町的宅地賞給又兵衞，又兵衞即在當地行嘉禮，迎新娘。

有一些流傳在江湖上，有關於名手越後（即重政）的掌故。

一天，主公前田利常問他：

「聽說你們家以一種空手入白刃的劍術傳世，你來試試看奪下這把劍吧！」

利常把自己佩戴的劍拔出來，舉到他面前說。

越後恭謹的回道：「空手入白刃是一種獨門武功，不能隨便讓外人見到。您背後的紙門裏有人窺視，請您叫開他們。」趁利常回轉頭的瞬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飛快奪下劍說：

「這就是空手入白刃。」

利常聽到他這樣的解釋，也不得不表佩服。這個軼事記載在「耳底記」這本書裏。柳生宗矩也有相類似的掌故傳聞下來，也許這是從「耳底記」中剽竊過來的吧！

另一日，越後讓家臣替他刮鬍子。這個家臣心中暗想，不管武功怎樣高強的名手，如果趁這個時候下手偷襲，恐怕也是萬無一失的了。他剛這樣想，越後就問道：「你的想法實在太殘酷了，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家臣聽了，嚇得全身發抖。從此以後，對他更加欽佩不已。

像這樣富有心機的越後，不知他要以甚麼花樣，去試得到柳生宗矩眞傳的笠間又兵衞，全藩的人都拭目以待，密切注視着婚禮的到來。

說實在的，富田越後並不是加賀藩的劍術指導，如前所述，越後是山崎河內守的孫子，彌三兵衞之子。在越前府中，十一歲時就被召見，後來成爲富田治郎左衞門的贅婿。當時，富田家的俸祿是三千四百石。以後，經過關東會戰、小松、大聖寺諸役等戰，因屢建戰功，俸祿增加爲一萬三千六百七十石，且被任命爲武士頭。慶長十八年，越後退休隱居。然而在大坂之役時，越後仍以退休之齡，還曾跟他的兒子下野守重康並肩作戰。重康的本祿是一萬石，也沒有當上劍術指導，而列名於徒士組組長。重康晚年罹患中風症，爲區別他與他父親名人越後，世人稱他爲中風越後。

當時，劍術指導又兵衞的俸祿是三百五十石。

婚禮舉行的當日。

媒人近藤田斐守介紹的新娘是藩士由比勘兵衞之女，年方十八歲，是一位皮膚白皙、言行舉止溫雅、柔婉的女子。由比勘兵衞的職務是掌管藩裏的船隻，俸祿四百石。因此，新娘的嫁妝必須依照領有四百石家臣的定規置備，計有：長櫃三個、衣物箱一隻、衣櫥一座、屏風一對、木盆一雙、衣架一對。但是，依他的身份，櫥櫃上禁止雕刻花紋。另外，由比勘兵衞必須送給女婿寶劍一把（限於新劍）。

按照當時習俗，婚禮要在半夜舉行。

正房外的玄關及厨房掛上光華燦爛的琉璃燈，屋內高懸紅燭，等待新娘來到。新娘坐在小椅子上，穿着白衣。

外面罩有麻織的袍子，由新郎背着進門。又兵衞必須在玄關迎接，並且用手摸一下小凳子。新娘的頭上蓋着一塊面罩，因此人們看不見她的表情，但是，又兵衞的臉色蒼白，神情緊張，却是衆所目睹的。不管擁有怎樣的蓋世神功，碰到娶新娘的場面，還是不由自主的手心冒汗，尤其是平日拘謹、憨直的又兵衞，更是手足無措了。等到他拿下新娘的小凳子，立刻有一些女娃兒，蜂擁着新娘進屋去了，稍待一會，才再度出現到禮堂來。

在禮堂的榻榻米上，新娘坐在下方，身爲一家之主的又兵衞坐在上方的客位。這種習俗大概是沿襲過去的婚禮——是丈夫到妻子家裏去，做妻子的排出各種酒食招待新婚夫婿，所留下的習慣。等到新郎、新娘並坐一起時，就要喝交杯酒了。然後才上菜，招待來道賀的賓客。這個時候，新郎、新娘退回房去換衣服。目前，只有新娘進去換衣服，過去新郎也要更衣的，並且必須換上岳父送來的外袍，才回到席上（新娘換的衣服則由男方準備）。而後再度交杯，並且新娘還要分送禮物給雙方的親朋好友，才算完成儀式，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後，正式成親。——就在他們換過衣服，再度喝交杯酒的時候。

參加婚禮，坐在上位的富田越後突然站起身，走到新郎又兵衞的面前。

（好戲上場了。）

大家睜大眼睛，屏息以待。

「新郎，我富田越後有一份賀禮，你要不要？」

越後盯着又兵衞說。

「不管是什麼，我都接受！」

「來，拿去吧！」

越後說着，就飛快拔劍，朝又兵衞的面前直刺過去。

這個時候，又兵衞大叫道：

「這可不行！」

列座的賓客，臉色全變了。因爲，越後是堂堂武士頭，領有一萬三千五百石的俸祿，也就是說他技藝出衆，官位高，而又兵衞只領有三百五十石。

即使是他師父柳生宗矩，在當時的俸祿也不過是二千石，隸籍旗下組。又兵衞對一個大藩的重臣，以叫罵的口吻大聲嚷嚷，連媒人近藤甲斐也嚇了一跳，神色恐慌。

可是越後反而不動聲色，輕描淡寫的問道：

「爲什麼呢？」

「你有沒有想到我只是前田家的一名武士，況且今天是我舉行婚禮的好日子，如果符合禮儀的贈物，就是白劍一把，我都會高高興興的接受。像你這種無禮的舉動，我又兵衞絕對不會接受的。」

「你說我無禮？」

「剛才你不是說『來，拿去吧！』這句話，在婚禮中，實在是不該說的，你這個笨蛋，連這樣簡單的道理都不懂，誰要接受？」

「怎麼？你罵我！」

越後微笑着，擋了回去。這個名人越後，說話確有疏忽之處。

因爲在婚禮當日，諸如「回去」、「送」、「別」、「拿去吧！」……這一類的字眼，都有所顧忌，不能隨口而出。這些字眼，直接、間接影射姻緣斷絕之意。越後不經心說出的這句話，正被又兵衞抓住當擋劍牌，應付他的挑難。依習俗，對於說出這種不吉祥話的冒失鬼，拒絕他的禮物，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尤其是能躲過越後那疾如閃電的劈空一劍，足證又兵衞絕非等閒之輩。

然而，越後還是神色自若地說：

「不錯！剛才是我失言，我鄭重向你道歉。但是，新郎倌你可一定要接受主公交待我送來的禮物。」

又兵衞朝越後看了一眼，說：

「好吧！我接受。」

「眞好，看這個——」

他把劍尖頂住又兵衞的鼻頭說：

「聽聞，柳生新陰流有一種叫『空手入白刃』的不傳之密，你現在就奪下這把劍，讓我們瞧瞧！」

又兵衞兩眼直視越後，聞風不動。

他毫不介意抵在鼻頭的劍尖，慢慢地挺起胸部，仰面跪了下來。這個時候，跟着他愈往後仰的身子，劍尖愈發頂得緊了。越後高高地站在上方，俯視着又兵衞的眼睛，雙方完全抑制住呼吸，圍觀的人也屏息着，全場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新娘雖曾一度被這個突發事故，嚇得抬起頭覷了一眼，隨即垂下眉來，一動也不動。她的雙肩微顫着，這表示眼前的人經過喝交杯酒的儀式，已經成爲她的丈夫。萬一，這個人有什麼意外，她自忖應該當場自殺殉節，她暗下這樣的決心。因爲，又兵衞在金澤舉目無親，所以由一位官拜御旗奉行，名叫上野作兵衞的人兼代主婚人，此時他也暗作決定，若有變故發生，自己身爲武士，按理也該砍上名手越後一刀後，同歸於盡。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各人心裏都已作好準備。

捱過緊張又無言的一刻。

「怎麼樣？不抓這把劍嗎？」越後催着說。但是，他的話猶未了，又兵衞已用雙掌夾住劍刃，沉聲說道：

「我現在就表演給你看！」

滿面通紅的把手掌裏的劍刃挪向自己的喉嚨。

「我看到了！的確高明。」

越後大叫。又兵衞貫注全力，以一種力足碎石的神功，夾住白刃往自己的喉頭移過來，似乎就要刺進去了。

柳生在他自着的兵書裏，有一項「奪刀之卷」，第一句話就明言，「奪刀非強取他人之刀」，而後詳述柳生派空手入白刃，其中述及——

「奪刀非強取他人之刀，而轉示威於人，以博他人讚譽。但爲空手入白刃之際，爲免制於人，乃奪強敵之具，切忌以奪刀爲誇示己身武藝之道。

一、奪刀非強取彼之不願被取。然不取彼之不願被取，亦已之無能也。我以不被敵斬爲勝，非以取人之刀爲能事。

一、奪刀者，非取人之刀，不足斬人，敵意則在斬，取之可也。初，不以取爲本意耳。不懼敵攻之道，將觸我身時，觸之可也。於刀觸我身之際，取之也，免被殺而取，宜。

一、奪刀者，使人執刀，我以手爲器，而相對也。然刀長而手短，非近敵身，將遭敵殺，則無所成焉。

上述，非近其身，無所取時，不可執着，但應機乘時而變。本門以此爲專一無刀之秘事也。架勢、刀法、場位之遠近，皆出諸無刀之念。故，簡要存於『山月之位』。今時，柴田某人賤，時竊本門之秘，既已被盜，不日將披露於世矣。彼之奪刀，實賤奴隨欲之所爲，非眞盜用奪刀之術也。——等等」

看了這一段記載，該可瞭解笠間又兵衞所學成的「山月之位」是何等招式，越後即可能已經看穿了。

第二日，登城時，利常充滿着好奇和期待問：

「越後，如何？」

越後只簡單答說：

「武藝精湛，有了這種程度，足以勝任本藩的武師了。就是派遣他到任何一藩出使，都不致辱及本藩的聲譽。」

接着，他降低聲量說：

「主公！可怕的是柳生。異日，此一門派定將控制天下武林。」

容許筆者多述一句，這時的柳生宗矩僅爲一介家士，越後能如此斷言，實不愧名人越後之名！

又兵衞婚後加祿五十石，共領祿四百石了。另外，賜領森下町他住家旁一座新建的練武場，從事訓練家士的工作。他們夫妻和睦，生活美滿，寬永十三年，緊追霞多三

郎之後，上京之前，育有一男二女。

他在練武場的壁上，貼着下述的「定」和「規」，以告誡他的門徒。我們可藉此窺知當時一個藩的武術指導的眞面目，這很值得參考，現在將其抄錄於後——。

定

一、練武時，勿有表裏之別，應辛勤修練。然用刀者，亦應深得養身之道。練武場內，勿言無益雜談，不行無禮之舉。

附：尤望避免批判他派。

一、架勢依小書之序示範。示範者，只限免許者。

一、目錄（武藝到達某一階段時，所獲之資格）之前者，切勿私自比武。平穩古、打太刀（均指比賽）限於目錄以上者。然此二項比試，若有免許以上者之指導，則另當別論。

如上規定，不得有違。

規

一、傳授目錄式須免許以上者聚商後，乃定。

一、有關免許之事，須有印可（學成准許獨立者）之會商，乃定。

（註：柳生新陰派號稱「御流」，不再濫發印可，乃宗矩身爲將軍家光之劍術指導後，方如此。）

一、若他派高手前來挑戰，須嚴拒。若對方執意比武，須向領有印可者報備後，方得應戰。

一、傳授弟子刀法，須經師家決議，始行。

上述規條，須嚴守、不違亂。且免許以上者當團結一致，若師家有過，當直言進諫。

先驅

現在我們說到柳生源太夫。

天正十八年，小田原之役時，藤堂高虎正攻打韮山城，他屬下有一個槍隊隊長若尾彌平次，是一個勇士。

高虎和森右近爭着打頭陣，攻進韮山城。這時，有一個謠傳，謂城中將有欲作困獸之鬪的敵人攻出來。此時，大軍正集合在旌旗下待戰，聽到這種傳言，引起一陣騷亂，爭先恐後地逃到後陣去。

只有彌平次寸步不移。

「我等奉主公之旨，必須在這裏打頭陣。若主公下令，我立即撤退。沒有主公的令諭，怎麼可以離開呢？」

仍堅持着不走。

屬下的足輕進言：

「但是，如果違背通令是要治罪的。」

他毫不理睬。

就在此時，附近一帶的駐軍，就像掉牙似的，走了一個人，走了兩個人，……終於，留在那個地方的除了彌平次以外，只有七個人。

彌平次說：

「我誓死不離此地。——大家聽着，就算敵人攻來，也不可後退一步。聽到我的口令，立即放槍。當我的長矛刺向敵人時，跟着後面撲上去。」

彌平次這樣下令，等待敵人來襲。此時，後面有人小聲地問道：

「那個人是誰？」

然後，輕輕地走上前來。

定目一瞧，一個剃掉前髮，剛完成弱冠儀式，威風凜凜的年青武士，在腰際提着一隻大型長矛，大踏步而來。

「我是若尾彌平次，你願意與我並肩作戰，就上前來吧！」

彌平次請年青武士坐在自己的身旁。

年青武士介紹自己說，他是藤堂軍一方大將忍田平左衞門的屬下，叫做分部太郎八。

「不知何故？人人都往後退，本來我也想跟着退，但是放不下心來，爲了愼重起見。我倒回來看看，那些退到旗下的同胞，到底是爲了什麼原因？」

彌平次答道：

「說的也是，不知何故？一個個驚慌竄逃，可是我沒有接到什麼通令，再說身爲槍隊隊長，沒有問清事由，也不敢就此而去，就這樣停下來了。——總之，就算敵人眞的攻來，即使不敵，也想搶個頭功，向敵人刺進第一支長矛，你也來幫忙吧！」

「好！」

兩人全神注視着前方，等待敵人的到來。彌平次突然把視線由脚底移向年青武士的臉。

「啊！你這樣拿着長矛，到底算什麼架勢，敵人一來，你想用你的矛絆倒我，而你去爭第一支矛的榮譽？這就怪了！原來佔據此地的是我，你只不過是來幫忙的。這種拿長矛的架勢，絕不是一個武士該有的，太卑劣了！把你的矛收回去！」

彌平次大聲地怒斥

「這眞是誤會，在下一點也沒有這個意思——」

「算了！不管怎麼說，把你的矛收回去！」

這個報名爲分部太郎八的年青武士，也眞的乖順地改變執矛的方式。

正在此時，又來了一個名叫各務兵庫的老臣。此老從不服老，說着：

「我方退得好！讓我來贏得頭功吧！」

便搖搖幌幌地來到了。

「噯？在那裏的是那一藩的勇士？」

說着，仔細辨認一下，又說：

「喔！這不是彌平次嗎？大事可不妙了。」

老武士完全洩了氣，有氣無力地頹然坐地。

他知道，無論怎樣不服老，碰到彌平次，這第一支矛的榮譽是無望的，他完全失去爭功的念頭了。

「唔！原來是老前輩。前輩愈老彌堅的勇氣，在下佩服之至。來吧！跟我們一塊。」

彌平次把身子挪一挪，招請老人坐下。

「那裏？我不累。」

這種打落牙齒和血吞的個性，正是各務兵庫的弱點。

他穿着一襲飾毛都褪了色的戰甲，聳聳肩膀，坐到彌平次旁邊，突然，看到了年青武士，叫：

「什麼？乳臭未乾的小子都來了。」

「原來是老爺爺，眞想不到，在這地方碰到您，在下是分部家的太郎八。」

「我早知道，可是我聽說你是忍田平左衞門的屬下？」

「是的，看到我方軍隊倉惶後退，認爲他們不該如此，我就上前來了。」

「你是想跟彌平次爭首功？」

「那裏？不敢！」

「唔！我相信。」

老人就此坐下，兩手叉着腰，緊閉雙唇。看樣子，如果前方廝殺聲起，他眞會衝出去爭首功呢！

若尾彌平次十八歲起，在戰場上就極負盛名，藤堂高虎曾頒給他兩張獎狀。除此以外，在九州之役時，因奮勇攻佔日向的目白城，也曾接受過大和大納言秀長的獎狀，被譽爲藤堂家無出其右的勇將。

另外那個遭到彌平次斥責說：「不懂武士禮法、卑劣」的分部太郎八，是御旗奉行分部權三郎之子。其實他是各務兵庫的女婿松宮彥左衞門的親生么兒，後被各務收做養子，當時年方十七歲。

各務兵庫在高虎的父親藤堂源虎高那一代，就參與爲旗下的老臣。相傳藤堂家的祖先是近江源氏的支族，興起於近江尤山郡藤堂邑的鄉士藤堂源助之時，高虎是源助的次子。元龜元年六月，姐川會戰時，十五歲的高虎也曾披掛上陣，當時出任輔助職務的就是各務兵庫。

自從弱冠之年，高虎即往來於千軍萬馬之間，武藝的造詣很深，非常傾心於領內民治的種種治績，咸謂他的成功，多少有賴於輔助人各務兵庫的薰育之功。

話說，各務、彌平次、太郎八等三人，雖然有着年齡上的差距，但是各自心懷鬼胎，虎視眈眈地注視前方。一等到敵人攻來，都想去搶那第一支矛的榮譽。一會兒，兵庫看見原先在城內濠溝邊悠哉悠哉停着的鳥兒，突然間，拍着翅膀，飛沖上天，他高叫道：

「看吧！來了。」

可是，城溝之內仍是一片死寂。不一會，城門大開，城兵大舉出動了。

彌平次下令諸軍：

「放槍！」

以如箭脫弦之勢，向前衝去。

「怎可落後！」

各務和太郎八一前一後地，跟上前去，各自舉起長矛與敵人廝殺成一團，步卒們也跟着向前推進。後方的藤堂軍看到這種情形，齊聲道：

「不能讓他們白死！」就高呼着：「大舉攻擊！」馬上進入了敵我不分的肉膊戰。彌平次不幸受了傷，所以首級功名拱手讓給了分部太郎八。攻城之前，高虎曾經下令說：「即使砍下了敵人首級，也要置之一旁，再撲向另一個敵人。」所以，每一個兵士殺敵後，只是割下敵人的鼻子或耳朵作爲證據。太郎八却愼重其事地，從鼻子割到嘴

唇，因爲他想如果不把鬍鬚一塊割下，有男女莫辨之嫌。有人聽到此事後，問他：「可是，世上總有一些不長鬍子的年青武士，這你可怎麼辦？」據說，太郎八莞爾笑曰：「他總不至於無物吧！若是如此，只消取下他跨間遺物便可。」

這個太郎八的兒子，便是源太夫。

有一次，太郎八曾跟隨他的主公高虎上高野山去剃髮，自從那次上山後，高虎又獲得他的舊領地。因此之故，太郎八並沒有回到故主家去，而浪跡天涯。一日，行到江戶小石川，當時號稱德川四大天王之一的榊原康正就招聘了他。慶長十一年，康政病故於居城舘林，太郎八再度成爲浪人。是時，加藤清正願意以五百石的俸祿收攬他，於是他投效了加藤。因爲，康政三子康義的妻室，是加藤清正之女，所以康政生前與清正過從甚密。

太郎八奉召前赴肥後的熊本，然而過了不久，加藤清正也意外身亡。太郎八很感慨，爲什麼自己與主公這樣沒有緣份，遂剃髮出家，道號閑齋，終身不仕。

清正死時，源太夫年僅四歲，因爲父親出家，而被送往母親的娘家小松氏去，在此長大成人。小松氏是久能城主榊原昭久的家臣，曾經拜柳生石舟齋的門人小栗仁右衞門爲師學藝，這人是小栗新陰派的用刀高手。

起初，源太夫是跟隨外祖父小松甚太夫習藝。甚太夫訓練這個可愛外孫的方式，非常嚴格，嚴酷的程度使其他的門徒看了都膽寒。但是源太夫咬緊牙關，接受磨練。一日，外祖父特地把源太夫叫到跟前說：

「老身沒有什麼可教你了。你只有到江戶去，就教於柳生宗矩之門，才有發展。雖然，乖孫，我多麼捨不得你，但是把你埋沒在僻地九能城，又多可惜呀！」

說完，就寫了一封介紹信，讓他帶到江戶，求見宗矩。當時源太夫十九歲。

他到了江戶，正想前去柳生家拜望，當行到橋頭時，只見前面擠滿了人，阻礙了他過橋。

「怎麼回事？」

他問着。

「喔！您是一位武士大人，自己瞧吧！」

有位百姓說罷，朝前一指。

他眞的從人羣後面伸長着脖子，定睛一瞧。只見一個瘋狂般的武士，掄起大刀，口裏不知嚷些什麼，手也不停地揮舞他的刀。當然，無人敢過橋，那瘋漢也不像要過橋，只是據着橋中央。

「哈哈！這倒滿有趣的。」

源太夫像是欣賞一齣笑劇。

「有什麼好笑？你笑得挺不在乎，爲什麼不替我們攔下那位武士呢？」

「不！我還年輕，沒辦法打過他。我就在這等着，等你們平安走過去，我再跟着過去。」

說罷，站在人羣後面，仍笑着觀賞。

「眞的！鄉下人總是這樣滿不在乎的。」

有人諷刺說，源太夫沒有理會。

一會兒，一位姑娘帶着婢女，朝這裏走來，知道過不了橋，臉上露出焦急的神情，可能是有什麼急事。

源太夫看了，大跨步走到她面前。

「你很趕嗎？」

「是的。……」

「那麼，我送你過去，其實我也在趕路。」

說罷，在那姑娘耳邊低語數句。

「到底要怎麼做？」

「就像我剛才告訴你的，我扮壞蛋，從後面追趕，你往前逃去。」

「……」

「你不必耽心，一定保你平安渡橋。」

姑娘一時不能下定決心，可是，也許她是眞有些急事，終於咬着下唇：

「那就請您幫忙了。」

「絕無問題。」

源太夫慢慢拔出大刀說：

「好了吧？我現在就要大聲嚷嚷了，妳趕快逃吧！」

把大刀舉在頭上，用他那足以傳到三百尺以上的聲音喊道：

「妳這莽撞鬼，看妳是個弱女子，不與妳計較，反而更胡來。看我再饒不饒妳，非把妳殺了不可。……往那逃？站住！」

一邊喊，一邊在頭上揮舞着大刀。百姓驚惶失措，馬上讓開一條路來。

年輕姑娘小跑步地穿過其間，已經到達橋的中央，

「站住！妳這女人……，站住！」

源太夫亦步亦趨地，在後追趕。就在同一瞬間，那瘋漢張口結舌地停頓下來，呆滯地看着。這時，那年輕少女和源太夫已經安然經過他的面前，過了對岸了。

這個年輕姑娘就是柳生松吟庵之女。

倒立

走過橋後，少女很誠懇地道謝。

「那裏，那裏，沒什麼值得道謝，倒是你受傷沒？」

「……承您幫忙，眞感謝。我正要趕路，就此告辭，請教尊姓大名。」

「區區之名不足掛齒，請原諒。」

源太夫搖了搖手。在橋的那端，許多百姓仍嘩嘩啦叫着，少女的隨從婢女，仍夾在人羣中。原先橋的這端也聚集着另一堆人，看到源太夫揮舞着大刀跑過來，驚慌之餘已作鳥獸散了。

橋上的瘋漢還不知道上當了，對着橋頭的百姓繼續叫罵着。

少女再向源太夫行了一個禮，轉身正想快步走時，源太夫突然叫住她：

「恕在下冒昧請教，妳是江戶人嗎？」

「？……」

少女嚴峻的表情，與剛才提議幫她渡橋時相比，像是換了另一個人。

「爲什麼問這個？」

「我是剛從越前來到江戶的鄉下人，外祖父曾教過我觀眼知心術，我看你像是習武者。」

少女擺出了架勢。

「果不出我所料，冒昧之處，請多原諒。剛才見妳跑過瘋漢面前的運足之勢，絕非等閒之輩，請問姑娘師事何門？」

少女被源太夫銳利視線盯住，不由自主的探手入懷，摸了一下懷劍，反問道：

「您是……」

「剛才說過，初臨貴地的鄉下人，微不足道。」

「……」

「——如果沒有不便，請你告知師門。能將你這樣一個女子訓練出如此程度，定是位卓然大家。」

源太夫本依外祖父之命，欲投入柳生宗矩之門，現靈機一動，想師事曾訓練這一位少女的人。

少女躭擱一會，說：

「我沒有拜師學藝，……只是跟隨家父練了幾招。」

聲音異常得低。

「令尊是何方英雄？」

「他在大和。」

「大和？——那妳不會是……」

說話竟有些口吃，向前進了兩三步。

可是，少女突然丟下一句，

「我正要趕路，告辭！」

頭也不回地穿過人羣，向前奔去，隨即不見人影。

「原來如此，她竟是柳生大人的千金——原來如此。」

源太夫神情肅然，嘆息而去，心想「外祖父所言不虛，連一個女子都能教出這樣的程度，拜他爲師，絕無不滿。我將專精於修練武藝，將來一定要練成超過外祖父的程度。」

不一會兒，源太夫走進柳生家大門，在玄關上說明來意，奉上外祖父的介紹書。

「請暫候片刻。」

應門的是一個二十歲不到的獨眼武士，瞥了一眼，即閃入內屋去了。

不久，該青年返回道：

「宗矩大人想先看看你的招式，請隨我到練武場。」

源太夫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便順從地隨着他。

不久，出現了一位五十出頭，乍見之下尚爲溫和的人物，說：

「我就是宗矩，想看看你的武功，準備吧！」

說完，也沒綁束帶，就從練武場的一角，輕步走到中央，手上沒執武器。

「也罷！——十兵衞，」宗矩回過頭，對剛才到門口應客的獨眼青年說：

「你下場領教！」

「是。」

四周沒有其他門徒，十兵衞自宗矩背後站起，問道：

「您大名是小松源太夫吧！希望用何種武器，長矛嗎？」

「閣下用何？」

「我以竹刀討教。」

「在下遵命。」

源太夫走向牆邊，從刀架上拿了一支新陰派所規定的袋竹刀，走到十兵衞面前。練習賽就此開始。

完全不合常理。

源太夫是他外祖父甚太夫的衣缽傳人，自信足以應付一個普通高手。但是，每次出招以爲必定打到了十兵衞，都僅是撲個空。甚且挨不近他的身，只是被耍得團團轉。不過幾回合，聽到源太夫慘叫一聲：「服了！」汗如泉湧，甘拜下風。

「甚太夫此信並無虛言，的確身手不凡。」

宗矩說完，與十兵衞交換一下視線說：

「好！准你入門。」

從這日起，小松源太夫就成爲柳生門下長駐道場的門徒。其他在此修習的，還有後來被伊達政宗所招聘的狹川新九郎，受細川藩收攬的田中甚兵衞等人，他們都是源太夫的同門師兄。在武藝上，源太夫遠落他們之後。時光荏苒，轉眼過了年半，其間源太夫進步神速。到第二年秋，他跟十兵衞再次交手，三擊中必有一擊的勝算。

一日，很難得地，宗矩沒有理會旁的門徒，親自指點源太夫幾招後，低語道：

「有些話告訴你，等會到我房裏來。」

說完就走進內屋去。

源太夫到井邊沖掉滿身臭汗後，隨即推門而入。

「站近一點！」

宗矩不似平日般莊嚴，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說。

「怎麼樣？你現在刀法不凡，想不想一起出去旅遊？」

「是以武會友嗎？」

「不，是當密探。」

宗矩開門見山地說，接着又道：「你也是個有技之士，對美和的那種行動，該不會陌生吧！」

宗矩嘴邊漾着冷笑，凝視着源太夫。

源太夫頓然失色，美和就是一年半之前，那個跑步過橋的少女，原以爲是宗矩之女。提及美和的舉動，源太夫倒有些感喟，他沉思着。

踏入師門不久，美和就離開江戶，回返太和。數日前，就是替他父親辦些差事，又到江戶。起先源太夫不知美和來此，二、三天後，當他漫無目的地從練武場沿着庭院走到宿舍去時，出乎意料的，看到一個少女倒立在地上。源太夫很想立刻躲到假山後面，避免看到她怪異的行爲，可是，視線又被吸引住，忍不住停下脚步。一個少女的倒立本不尋常，再仔細一看，她竟是握拳倒立，也就是說她以拳頭前端的指頭支持全身體重，而倒立着。更叫人驚訝的是，她用拳頭以一種可說是飄飄然的輕巧步法在地面行走。

當時，他帶着滿腹疑團走開了。

回到宿舍，做完該做的事，他不自覺地走回院子，漫

不經心地看了看剛才少女倒立的地面。怪得很，拳頭上的指痕，就如同狗足跡般地留在地上。如果她懷有企圖，利用她倒立的姿勢，潛入別人家的院子，查看的人，一定會以爲不過有一隻狗混進來過。源太夫雖然沒有目及過忍者的行動，也能推想忍者所爲何事。起先，他的確是納悶着，難道將軍家光的武術指導家族裏面，竟也會有忍者存在？納悶歸納悶，他還是把它放在一邊去了。

——可是，現在却由宗矩主動解開這個可怕的謎。

——源太夫心裏是這樣想的。

師父這樣做是有何用意？現在還不能立下斷語。不過，事關緊要，今後源太夫算是掌握柳生秘密的一個人了，不知何時會被暗殺掉?!宗矩所說的「你不會陌生吧！」也一定是促使自己做肯定的答覆，源太夫反覆思量，自己做這樣的解釋後，又經片刻沉思說：

「是的，的確看過美和小姐的舉動。」

「是嗎？」

宗矩不斷保持他的笑容，說：

「那麼，去作這事你是可以答應了？——地點在九州的薩摩藩。」

源太夫跟隨柳生十兵衛從江戶出發的這年，正是寬永三年十月。

「因事，暫且告退。走進山林，縱使非爲私故，然世人皆謂我爲遁世。」

十兵衛在他自著的『月抄』這本書裏，這樣記載着表面目的，實際則爲探查薩摩藩虛實。爲了這次西國密探之行，十兵衛耗費十多年的時間。爲追蹤忍者霞多三郎而回到江戶時，已爲寬永十二年矣。不過。源太夫從江戶出發後二年，就曾奉十兵衛之命，暫且回到大和國柳生村來——就在此地，他獲得一位意想不到的配偶，美和。

前章曾述及。松吟庵有個孫子，亦即次子喜七郎宗房的長子。後來自號杖師玄齋，名爲柳生源太夫。然而如今又招小松源爲婿，配給美和，讓他改姓柳生。源太夫隨自己感情所趨，找不出任何理由拒絕美和，只得順從對方所求，娶了較自己年長的美和爲妻，在岳父的庵室裏同住三月餘。寬永五年，因故主宗矩的薦舉，出仕於津藩的藤堂家。

這其間，他的名字也列入呈上朝廷的柳生秘笈裏。然而他是否眞爲參與儲君高仁親王病故而曾暗中活動過的人之一呢？這是無從查考的。自奉召到藤堂家做事，源太夫將美和也帶在身邊，住在城內家臣的宿舍裏。沒有設練武場，官名大小姓組，俸祿一百五十石。同僚們如何認識源太夫的武藝，曾有這樣的故事——

話說一次，他跟隨藩主高虎在江戶時。藩士小笠原三郎右衛門拔起自家珍藏波平所鍛造的大刀，瘋狂亂舞，而被關在自己家裏的二樓。

因爲三郎右衛門平日與源太夫私交甚篤，所以小笠原家的佣人，馬上跑到源太夫的家裏，報知他家主人發狂了。此時源太夫正在寢室睡覺，聽到家人所傳達的話，立刻說：

「把來報的人叫來。」

小笠原家的佣人來到牀邊，源太夫不由分說地扣住他的手腕，把他壓倒在地，吩咐自己的屬下：

「這個人交給你看管，直到我回來，好好看住！」

穿好衣服，即刻趕赴三郎右衛門的宿舍。果如來報者所言，他家手下們，滿身大汗，也無法應付樓上發狂的主人。源太夫告訴他們說：

「不用躭心，在此等着。」

若無其事地，大踏步走上二樓。

「三郎右衛門，殺我源太夫一劍吧！」

一邊說着，一邊從長劍下面鑽過去，立刻把他制服了。屬下們聞聲從樓下跑上來時，只看到三郎右衛門已像噩夢初醒般垂頭喪氣地坐在一旁，動也不動。右衛門的劍術，在東軍派中也算得上是頂尖高手。

後來，那些屬下們說：「有許多主人的同僚，聽到主人瘋狂，都前來制止，但總是力不從心，失敗而去。只有源太夫大人，毫無困難地制住主人，眞是高手！」

每個人都齊聲讚佩着。因爲大家都知道，想要制住一個發狂的人，即使去制服的人不受傷，發狂者也往往會刺傷自己。

妙安寺

話說，柳生眞傳的弟子中，第一個踏上京都之地的是笠間又兵衞。——這是寬永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傍晚之時。

第二天，毛利藩的馬木家六也到了京都，接着佐佐木左門和狹川新九郎陸續踏上伏見幹道，沿着加茂河進京。幾個時辰後，從京津幹道來的柳生源太夫也已抵達三條了。每個人都是旅行裝扮，走進京都市區後，不約而同地在他們劍鞘上捲上紙捻。

走過加茂河的堤防，到達七條大橋時，新九郎告訴左門說：

「似乎沒有追過來，等會一定會在我們前面出現——左門，不可大意！」

他指的是曾在木津河狙擊過他們的多三郎。

左門朝背後看了看，藉昭愼重。

「不會在市區鬧事吧！……你是不是要出發了。」

踏入京都後，就要採取個別行動了。他們早晨從奈良出發，現在，天已黑了。上弦月高掛在天邊，把兩人的影子清清楚楚地印在地上。

新九郎首先行一個鄭重的禮後，渡橋到對岸去了。左門目送着劍鞘上的白色紙捻，拖着着一條白絲，消失在夜色中。一時還竚立不動，窺探四周的動靜。

看來，沒有人以奇怪的眼光，注意到他二人的分手。

左門的左手將佩劍稍微往上推了一下，這是採取「一葉浮水」招式前的準備動作。雖然，現在附近沒有多三郎的影子，但是對方是忍者，不知何時，會像飛鳥般的從黑暗中施襲。左門搖着斗笠，慢慢走向東山五條街。

「喂！日下，你說你出生在九州，是嗎？」

「正是。」

「你認識大月多三郎？」

「大月？……不認識！有什麼事？甚左衞門。」

「嗯！……沒什麼。當我正要出門時，有個人叫住我，問我認不認識大月多三郎——這個人，是個女人耶！」

「女人?!」

「對！跟我們一樣裝扮成虛無僧。」

名爲甚左衞門的是個三十歲左右的瘦軀浪人。說着，慢慢地脫下斗笠。

這是京都池田町一角，妙安寺的庫房裏。有幾十個虛無僧，剛用罷早餐，正在打點行裝，分別到市區裏去沿門拖缽。

三五成羣的虛無僧開始走出山門，不過還有些仍留在寺裏。細究這些虛無僧，都是因爲犯罪，而逃到這裏，藉資庇護的浪人。本來，虛無僧是吹奏尺八（洞簫）而沿門拖缽的僧徒，屬於禪宗的一派，普化宗之下。許多亡命的武士或罪犯，爲逃離刑罰，遂投入此羣，他們多數都是留着長髮，頭上常年戴着斗笠，京都虛無僧的根據地，便是妙安寺。慶長十九年，幕府頒佈「虛無僧定書」，用以取締浪人，但也賦與了一些特權，准許他們擁有宗門組織。換言之，只要入門於妙安寺或關東小金的一月寺，以爲暫時隱身之處，就准許特別的寬待，藉以避免因爲主家的滅亡而四處流浪的勇士，有粗暴不穩的擧動——也就是准他們自由旅行，特許他們有佩劍之權。因爲不是武士，就不許入山門，所以這些人當中，往往有些大人物藏身於此，跟普通乞丐大相逕庭。

話說虛無僧之一正要邁出山門時，一個雖身爲虛無僧打扮，但一眼便可瞧出是個女人的人，問他有無一位名叫多三郎的九州浪人，寄身寺院。

「什麼？什麼？你是說有人查問多三郎？」

正在談論的這一羣人，稍許木板房間裏，有一個剛吃完飯的僧，聽到這話，就抓起佩劍走過來。

「問話的是個女人，此話當眞？」

抓住長劍的是右手，他的劍與平常武士的並無不同，可見他成爲虛無僧尚不太久，還沒有充足的準備。

「不錯！是個女人。但是你認識大月多三郎？」

甚左衞門衡量一下對方的裝束。

「不，我不認識什麼大月，只是女人——說不定我認識那個女人——她還在門前嗎？」

「很少在本寺見過你，從那裏來？」

這些社會的隱身者，就算問了，彼此也不會報出眞名實姓。不過，他們多半有個像符號的稱呼，所以通常互稱以「九州來的」、「備前來的」——等等以代替人名的稱呼。若非十分親近，原則上不叫「甚左衞門」這個名字，即使叫了名字，到底這是眞名抑假名，別人一概無從得知。不過，名爲甚左衞門的這個浪人，既然有了名字的話，毫無疑問的，他在妙安寺已是一個老前輩了。

「我嗎？……我是從江戶來的。」說完，立刻驚慌地拿起斗笠，劈頭戴上。有個人注意到了。

「啊！你的手？……」

他捧起斗笠的左手，齊腕斷掉。

「沒，沒什麼，只是有點微不足道的原因。……請問那個女人，是否還在門前？」

慌忙地點了個頭，走進泥地房間，穿上草鞋。推開了同時走出門的其他虛無僧的肩膀，嘴裏迭喊「請讓，……請讓一下。」穿過人羣，就往門外奔去。

「這傢伙是誰？」

一個留在原地姓日下的虛無僧，一面拿起斗笠戴上，一面滿臉不愉快的問甚左衞門。

「我也不認識，總之是個莽撞傢伙——」

這時，後面傳來聲音說：

「我知道那個新來的。」

他對着餐桌大叫道。

「他說他曾在江戶的大久保彥左衞門宅邸裏寄居過，這是他自己說的，當然不太可靠。」

「你說是大久保大人，他是旗本當中著名的豪傑，既然是他府邸裏的食客，又怎會到此地來，與我們爲伍？」

「我當然不清楚他的緣由，不過我確知他是前天來到本寺，跟一個小聰明模樣的浪人一起來的，據說是他以前的朋友。」

「他的朋友在不在這裏？」

「這就……」

一看，所有的人多已戴上斗笠，一個個都穿上鄉士的黑衣，披上架裟，背着偈箱（裝施捨物的小箱），帶上袖套和綁腿，這樣一來，誰是誰已難以分辨了。

「還是出去看看那個女虛無僧吧！」

嘴裏喃喃道，先打扮好的已先走出庫房。

——話說這個川野黎左衞門將沒有手掌的手插進懷裏，佩起長劍，就像抓一把薪柴似的抓起他的洞簫，跑步出門。眞的，有個化粧成虛無僧的女人，也許故意要讓別人知道她是女的，微挪起她的斗笠，垂下黑油油的秀髮。

看情形，她正專注地把視線游移在一個個陸續走出妙安寺山門的虛無僧臉上，正等着有人向她打招呼。

「果眞是你。——嗳！你忘了嗎？是在下，川野黎左衞門。」

說完，便脫下斗笠，跑上前去。

「啊！……您是？」

「不錯！在下川野黎左衞門，久違了。」

對方是個自己所認識的女人，黎左衞門很想讓別人都知道。他挺起胸膛，抬高下顎，環視一下左右。

但是對方似乎不太願意讓別的虛無僧，看到這種場面。儘管遇見了黎左衞門，她又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是誰，

一味地閃避着。

「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

「多三郎跟你在一起嗎？」

「當然在一起。來京都以前，你也知道我們是普通的旅行裝束，突然奉令做如此的打扮，哈哈！……不過，可眞是久違了。」

「請問，多三郎是否在裏面？」

「遺憾！只差了一步。」

「哦？」

「今晨一早，就出門了，說是傍晚回來。其實！他到何處我並非眞不知道。

「到哪？告訴我……到哪裏？」

陸續走出山門的虛無僧，以充滿好奇的眼光，看着他們二人，一個個離去，有些虛無僧却停住了脚。

黎左衞門戴着斗笠，女虛無僧看不見他的面孔，似乎不安起來。

黎左衞門不願透露多三郎的行踪，她似乎覺得不耐煩了，就抓住黎左衞門的手，把他拉到無人的圍牆邊。

妙安寺所在地的池田町，即在著名的三十三間堂的南門之外，由此再往前進一些，就是耳塚。文祿元年，朝鮮之役時，加藤清正無法將他所獲的敵人首級送回日本，遂割下敵人的耳朶或鼻子送回來。後來，將那些耳朶、鼻子埋葬在此處，建成耳塚。一個和他完全相同打扮的虛無僧，先他抵耳塚，但沒有離去的樣子，背他們而站，但是黎左衞門沒有發現到他。

「告訴我，多三郎到何處去了。」

「可是……他嚴厲叮嚀過我，叫我不可告訴任何人。」

「我如果知道還用得着問你，快告訴我他到哪去了。」

「不要這樣急嘛！我曾口頭答應他，不說出去。不過如果帶你去的話，想必他也不致怪罪於我。反正我也要去，這就帶你去。」

黎左衞門說完，戴上斗笠，就往耳塚的方向行去。那個虛無僧機警地移開幾步，自然地被他們超上前去了。

他一戴上斗笠，看來也是一個普通的虛無僧。

不過，個子是矮了些。

「你後來怎麼樣了呢？眞就心你。」

「你以爲我是誰？」

「那還用說，就是那一次——」

話只說一半，呵呵……輕輕晃着肩膀笑了一下。黎左衞門認爲他是夕姬，他想起曾經在接近知立小鎭的路邊草

叢裏，以爲虛無僧打扮的無疑是個男人，而說過要紙就給你時的應咎。

「你以爲我是誰？」女人又問了一次。

「就是說嘛！我不願讓你太難爲情，那個時候，你不也是扮成虛無僧嗎？」

「……」

女人無言。

因爲彼此都戴着斗笠，所以說話聲免不了提高些。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另一個虛無僧一直跟踪在後。

「我怎麼能忘得了。因爲你說要一個叫什麼麻生吉郎的下人背你去，拗不過你，不得不分手，就此一直放在心上。」

「……眞難爲你記得這麼清楚。」女虛無僧頭稍微低下了一些說。

「那還用說，你不要看我這副樣子，我沒有一天忘懷於你……眞的，我絕不虛言。」

走過耳塚後，這一條路迤邐向北。一會兒，不知不覺地已到了六波羅蜜寺前面。那個虛無僧仍保持着一定距離，緊跟在後。

「可是，你怎會知道我們在妙安寺呢？雖然我記得你曾說過，要上京來？」

「……我問了千四郎。」

「什麼？你知道千四郎的消息——爲何不早說？」

黎左衞門不由得站住脚，推起他的斗笠，急促地說：

「千四郎在那裏？」

「你這麼惦念千四郎？」

黎左衞門經她一問，一時也不知如何啓齒，環視周圍後，把嘴巴靠近女虛無僧的斗笠邊，壓低聲音說：

「我告訴你，可是你絕不能傳言是由我這裏聽到的——說實在的，聽說昨晚有個冒昧的歹徒，秘密潛入禁宮，又聽說此人受傷，被逮了。我在想，他是否就是千四郎……」

黎左衞門那能知道，這個時候，對方的斗笠朝後面跟過來的虛無僧點了一兩個頭，像是傳送什麼訊號似的。

所司代(一)

「你說千四郎被捕了！」

「不敢眞的確定，只怕千四郎這傢伙眞要落到獄吏手上，我們的策劃就要出差錯。」

「你們有什麼策劃？」

「嗯！這很難跟你講明。」

黎左衞門又慌忙地挺起胸膛，稍微離開女虛無僧——，其實看來這個黎左衞門也大有不知策劃爲何之勢。

「多三郎是不是潛進牢獄去了。」

「是，似乎如此。」

「那個牢獄？」

「我也不能確定，多三郎只說今晚酉時，在六角堂等候……噯，那個傢伙是什麼人？」

黎左衞門手指着前面的十字路口，發出怪聲。

那是剛好在建仁寺的土牆邊上，要走進祇園町的那個十字路口。

有個人，躲在十字路口的這一邊，似乎正等着要走過來的什麼人。從這裏，只能看到他的背影，不過一望可知，是一個穿着下袴都已褪了色的旅裝的武士，戴着一頂很大的深斗笠。

他在等誰？別人當然不得而知。看他跨開半步，拉出架勢，雖然並沒有明顯地伸手握着劍柄，不過只要有少許武術修養的人，一看便知，這是瞬間拔劍撲殺的準備姿勢。

黎左衞門深信是夕姬喬裝的女虛無僧，也望了一下十字路口。然而在此之前，她再度送過一個訊號給尾隨而至的神秘怪客，她看清後方的斗笠點了個頭，才回過來望着十字路口。

「奇怪，他好像是……」

黎左衞門向着十字路口移近一兩步，推起斗笠，瞪大眼睛看着。他越看越像當他沿着木津河進京的路上，多三郎從對岸所窺視的兩個武士中的一個人。

「……你認識嗎？」

女人的聲音格外低沉、穩重。

「說不定是與我們敵對的人，萬萬不可疏忽。」

黎左衞門竚立之處，和十字路口大約相距六十餘尺，在隔着相等距離的地方，另有一個虛無僧竚立着。那個神秘客在一座房子前面，竟悠悠然奏起洞簫。

埋伏的對方許久沒有動靜，四周也沒有過往的行人。黎左衞門如果有一雙銳利的眼睛，應該認出埋伏於此頭戴深斗笠的武士，體態完全像是曾在江戶寬永寺內，跟一個乞食法師說過話的井元庸之介富江。所以，如果他眞是在埋伏，被狙擊的一定是浮月齋一派的人。如果黎左衞門忠心不貳，眼前的人應是自己人，可憐，他竟然作了相反的解釋。

「這裏也許會發生一場血戰，你是個婦道人家，還是退到後面去吧！……既然那傢伙是敵，將要到此的便是我等一派，這可不能等閒視之。」

說到後來，變成自言自語，還在臍下丹田運功一番，向前又進了兩三步。

就在此時，忽然看見一個人從十字路口轉過來，戴着深斗笠的武士，肩膀顫抖一陣，同時，彎過十字路口來的人已一躍而起，退到另一邊去了。

「什麼人？報上名來！」

被襲擊的人，沉聲喝道。

同樣地，那人也是全身旅行裝束，看來三十歲左右，沒有戴斗笠，劍鞘上捲有紙捻。

深斗笠的武士似乎說了些什麼，距離太遠，聽不清楚。

須臾間，兩人仍然無言地對峙着。一步一步地，黎左衞門躡手躡脚走上前去。女虛無僧目送他走開，又回過頭來朝後看。那個謎樣的人物，仍然微微地搖着斗笠下的腦袋，吹奏他的洞簫。餘音嫋嫋，乘風而至，流佈到滿含殺氣的十字路口。

「……你眞有自信殺了我，而提出挑戰嗎？——報上名來！」

被襲擊的人，以姆指頂着劍護手，這樣問。

戴深斗笠的武士，默然不語，却加寬他兩脚間的距離。然後，徐徐地向前挪動右脚，左足後退，斜着身體，握住劍柄說：

「當然知道你是肥後的田中甚兵衞才挑戰，我乃鈴木兵庫嫡傳弟子井元庸之介富江，看招！」

「……說的也是，既然你是井元，也難怪你敢向我挑戰。好！我田中甚兵衞領教了。可是，比武之前，先脫掉你那難看的斗笠如何？」

隨着對手的逐步逼近，被襲擊者緩緩後退說。

雖然此地人踪罕至，不過這總也是通衢大道，十字路口再過去的一條路就是四條通。零亂路過的百姓，回過頭來，眼神中充滿疑惑。一些知道來龍去脈的人，都立刻閃身避開，可是却抑不住滿腔的好奇，越恐怖的，越引人入勝啊！許多人暫停下來，竚立不動，不一會工夫，四個路口都擠滿了烏壓壓的羣衆；有些附近的人，躲在自己家裏，把大門拉開一個細縫，窺視着。

黎左衞門看見騷動的場面越鬧越大，心想總不能在此比劍吧！一股血氣之勇油然而生。

幸而自己的面孔是藏在斗笠下面，這身虛無僧裝扮，別人絕對認不出來，思及此，一種奇妙的安心感，促使他挺身而出欲表演一招妙技的念頭。

「你就在這看着吧！」

黎左衞門附耳對女虛無僧竊竊私語一番後，挺起胸，昂聳雙肩，大踏步地走近相對峙兩者的身邊。

「唉呀！兩位，暫停——請暫停……」

一走過來，就扯着喉嚨大喊。

「無論如何！在此光天化日衆人環視下私鬪，日後恐會引起不良後果。況且突然地拔劍相向，也不是武者應有的風範吧！這個場面就交給區區在下吧！」

一個時辰後——。

「怎麼樣？那個時候我的舉動……不算太多管閒事吧！」

黎左衞門掀動鼻翼，回過頭來看看走在身旁的女虛無僧。遺憾的是不能讓她看到斗笠遮掩的表情，不過現在，他還陶醉在洋洋得意的狀態下，甚至鼻頭還冒着汗，滿臉興奮地透着紅光。

「你做得眞好！但是，你剛才不是說其中一個是你的敵人嗎？」

「是，是的。起先我是這樣猜想，不過聽他們對話後，我知道想錯了。……哈哈哈……不錯！他們馬上接受我的建議，撤手分開，眞痛快啊！——眞的，有人說化干戈爲玉帛者，乃神也。一點也不假！哈哈哈……」

他們此時已走過四條通，沿着濠溝，走向二條城。那一個虛無僧仍然隔着一定距離，緊隨在後。黎左衞門懵然不覺。

他們走過小橋時，女虛無僧突然靠到黎左衞門的身邊，不讓他發現沿着濠溝而來的跟踪者。

「京都這一帶你很熟吧！」

女虛無僧打着哈哈。黎左衞門要是能够警覺這個女虛無僧的行走姿勢異常地敏捷，不像是個普通女子，那就好了。

「不敢說很熟，只是自從除去備前的官職而成爲浪人後，浪跡天涯，求一容身之所。——前幾年，也曾在京都住過一陣子。」

「……」

「你怎麼樣？」

「我不知道。跟多三郎碰面的六角堂快到了嗎？」

「你說什麼？我剛才不是告訴過你，這裏就是六角堂嗎？——眞這樣忘不了多三郎？」

「討厭！」

「嗯！嗯？你看我川野黎左衛門和多三郎……」

他難以啓齒問她到底喜歡那一個，可是一看女虛無僧的斗笠搖幌一下，低下頭去了，就得寸進尺地說：

「對了！你不需要再掩着臉了。在東海道的路上，不是已經讓我看够了嗎？我一時也不能忘懷你……所幸，二條城就到了，城濠邊上，別人看不見的，側臉也好，到那邊讓我看個够，好不好？我愈來愈覺得你很迷人……」說着就拉起女虛無僧的衣袖，快步地走。

走了約莫十來尺，道路豁然開朗，到了二條城的濠溝邊，黎左衛門四下查看後，正想找個無人之處時……

「？……」這才發現另有一個虛無僧，一望便知，是從同一個妙安寺出來拖缽的虛無僧。

「偏巧有那傢伙在。」

嘴裏喃喃道。不過，愈是膽怯者往往愈喜虛張聲勢，他大聲喊：

「喂！什麼人在那裏？我叫川野黎左衛門——前幾天，才從江戶來，現正寄身寺院，你在那裏做什麼？」

原來不動聲色的虛無僧，這下大跨步地走到黎左衛門的身邊來。

「冒昧請教，閣下是否曾住江戶大久保彥左衛門之府？」

低沉地，經過武術鍛鍊過的聲音。

「是的。您是？」

下意識地保護着背後的女虛無僧。

「如果你眞是大久保家的食客，有一件東西要交給你。在下不是壞人，請兩位到這邊來一下好嗎？」

對方把他們引誘到濠溝邊去了。

「你要給我什麼？」

伸到背後的手仍拉着女虛無僧，隨着對方的要求走過去。突然，背後的手被掙開了。

「？」

吃了一驚，回過頭去，不對!!當他感到被抓住一隻手，身體輕飄飄浮上天空時，已被一記過臂摔，丟入了濠溝。

「啊！……你，你做什麼？」

張開唉叫的口，衝入一口水。嚥水聲，傳到站在濠溝

兩個人的耳朵。

兩個人只相對望了一下，就此頭也不回地走開了。可是，有一對異想不到的眼睛正注視着——所司代板倉重宗這時偶然出城，正好看到此一光景。

重宗是第一代所司代板倉勝重之子，咸認其父爲奠定幕府三百年安泰之基者，據云，他的氣量並不亞於乃父。

他的父親勝重是德川家未得天下前歷代之臣，後曾剃髮爲僧，住在尾張永安寺，道號宗哲。家康令他還俗，召返他繼承板倉氏。此卽一代豪傑伊賀守勝重的誕生。

勝重出生於緇林，通曉史書，且性深沉，有幹才。天正十四年出任駿府奉行，後歷任江戶地奉行及町奉行，在武藏之地，俸祿萬石。於慶長六年五月，就任京都所司代之職。

當時，戰亂之勢大致已平定，然而衆心尙不慣於和平。總是有些人藉口豐臣氏之偉業，高唱異議。尤其，大坂之役一起，豐臣氏的食客們多數潛入京都，或放火燒民家，或想狙擊家康，防患這些行動於未然的是武術家柳生宗矩，逮捕這一些人的便是勝重。

勝重將他所逮捕的人犯，都處以斬首之罪，將他們的首級展示於加茂河邊。雖然如此，平安通史仍認爲他對庶民極公平，並以寬容說服他們，通史又說：

「勝重之在職也，凡二十年，恩威並行，裁決如流，以此，府無滯案，亦無寃獄。」

可謂上下皆心服於新政。元和六年，他曾提出辭呈，秀宗以沒有繼任者爲由，未予批准，強要他推薦後任，方可離職，勝重說：

「若強要臣遴選一人，只有臣的兒子重宗。」秀宗大喜，馬上召來重宗。雖然，重宗也堅決地懇辭，但秀宗不睬，強要他承繼其父的所司代職位。

重宗同時兼代周防守，當他繼承職位時，又受封五萬石，晉階爲從四位上。重宗在職時，曾有過這種故事。

所司代的主要職務是京師的警備以及裁決訴訟，有一天，重宗問他的家臣茶屋某說：

「一般人對我的裁決有何批評。」茶屋答道：

「可以容臣據實稟報嗎？」

「說！」

茶屋告訴他說，因爲重宗在法庭上過於嚴肅，黎民百姓往往因此過懼，不敢說出實情。

據說重宗聽到茶屋的話後，大有所悟。後來，臨法庭聽訟，特別隔一道紙門，不與訴訟當事人照面，在裏面品茶、默坐沉思，完全捨棄一己愛憎，探實而斷曲直。

後來，庶民之敬愛重宗，宛如慈父一般。又有一次，家光爲了試探重宗和他的弟弟重昌之才，同時讓他們決定一件事。重昌立刻提出答案，重宗費了幾天工夫才說出他的看法，他們所提出的解答，完全相同。所有的人都讚賞重昌才思敏捷，只有他們的父親勝重一人，褒獎重宗的不凡——重宗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位居所司代要職三十年，一心一意爲德川氏圖謀。日本野史說：

「鎭京畿，撫綏庶民，治績斐然。然於朝廷則儘量壓制，創弱其權力，當時公卿皆竊惡之。」

簡而言之，全心全意只求幕府安泰，有一個時期，與柳生宗矩很合得來，然而對待皇室，却持相反立場。這一個重宗走出城門，剛好看到一個虛無僧被丟進城溝裏。

「菊三郎，停下馬來！」

重宗下令隨從之一，原田菊三郎，隨即在馬鐙上站起來，回過頭命左右的與力說：「將那兩個人逮下來。」

隨着又交待一聲：

「小心！非尋常人物，必須謹愼。」

所司代(二)

重宗的話還沒說罷，原田菊三郎等數人已經向溝邊跑去了。

從城門到虛無僧所立之處，大約有七、八十尺遠的距離。

兩個虛無僧聽到跑過來的脚步聲，回過頭來一看。當他們看到城門口，騎在馬上的所司代重宗時，聳了聳肩。

「不妙！你不要說話。」

剛才把黎左衞門甩進濠溝裏的虛無僧，很快地在另一個耳邊說着，把女虛無僧藏在背後，瞠大眼睛看着。就在此時，女虛無僧將雙手從耳邊伸進斗笠裏，動了幾下，看着有黑黑的東西沿着脖子滑下來。——是女人的長髮。黎左衞門以爲是夕姬的這個人，原來是一個假扮女裝的武士。

菊三郎跑到了。

「你們有可疑之處，必須調查，請隨我來！」

「來？……所謂來，是來到哪裏？」

「住嘴！在所司代板倉周防守大人面前，你竟敢以虛無僧的卑賤身份……」

一個與力（註）滿懷怒氣地想過來抓人。

（註：與力爲日本江戶時代管理治安的中級官員。）

「且慢！」

菊三郎還是從容不迫地。

「我是所司代板倉侯的家臣，叫原田菊三郎，你們的舉動有些可疑，奉命調查，請跟我們一起來。」

「這就怪了。根據什麼說我們行跡可疑。」

「你若不服，所司代大人會親自替你查明，我們只是奉主命帶你們前去。——如果不從，責之所在，只有逮捕一途了。願意束手就擒嗎？」

對一個虛無僧而言，所司代屬下的與力以這樣的口氣說話，算相當誠懇了。菊三郎深深地了解自家主人重宗穩重、厚道的人格——又因爲主人曾交待，非尋常人物，所以他也不敢等閒視之。

虛無僧沉默片刻，仍然把喬裝成女人的虛無僧藏在背後。

不久，他想到什麼似的，慢慢地脫下自己的斗笠說：

「沒做什麼犯法的事，就要被捕，氣煞人。事非得已，只好跟你們走。我一個人去，够了吧！」

看見他脫下斗笠的臉，膚色白皙，是個俊雅的武士，年齡約在二十四、五歲之間，唇邊浮起了譏諷的微笑說：

「……那個掉進溝裏的虛無僧也要一起帶走吧？」

所有的人都凝視着他的面孔，菊三郎更不用說。既然身爲虛無僧，應該是個狼狽不堪的浪人，可是他的臉孔剃得乾乾淨淨，從任何角度來看，若非將軍直屬的旗本，就是那個大藩的藩士。

一個聰明伶俐的同伴，立刻轉過身，走到溝邊去，看了一下溝裏。這個二條城並非以軍事上的要衝爲目的而構築成的，只是爲了將軍偶而住在京都時，充做行館所建的。雖然像個城廓，可是規模較小，城溝也較淺，就算掉進去，也不至於斃命。

也幸虧川野黎左衞很會游泳，尤其善於立泳，能够像走在榻榻米上面似的在水裏行動。他正靠着立泳的技術，游到城濠中央去，爲的是看看岸上的情形。

「喂！你們……那個傢伙不是好人，眞不懂禮貌，請抓住他，抓住——」

大聲地叫着。他頭頂上的頭髮很長，毫無疑問的是個眞正的浪人。

菊三郎回過頭來，叫一個同伴，立刻把黎左衞門救起來，再轉身向虛無僧說：

「詳細情形，請面陳所司代大人，我等的任務，只是帶你二人前去——來吧！」

就在此時，虛無僧突然轉過身去。

「他媽的，就因爲你這傢伙太放肆，所以我才要去見官。你還有什麼話好說，死掉算了。」

大叫着，就用手上的洞簫打上去。

對方飄然地閃了過去，身法乾淨俐落，若非下過相當深的工夫，是不會如此機敏。

「眞沒料到你竟然動粗，本來應該在此與你一決勝負，現因官府有示，我就先走一步了，改天一定跟你做個了決。」

說完，也不理會菊三郎拼命地喊着，

「請等一等！」

他快速地後退：

「請轉告所司代，本人不便在世上露面——失陪了。」

行過一禮，就壓低斗笠，一溜煙跑走了。有兩三個同心從後追趕，可是距離越拉越遠。

看他和黎左衞門走在一道時，所表現出的優雅的態度，完全不能想像到目前的快速、敏捷。

一個時辰後。

兩個虛無僧被帶到二條城北鄉的所司代官邸裏的大庭院中。

其中一個是落湯雞的川野黎左衞門，另一個是以巧妙方法男扮女裝遁逃的又十郎的哥哥友矩。

重宗拉開紙門就座，背後立有六曲一雙的屏風，不知有何用意，特地脫下禮服，穿着家居服。獨具慧眼，號稱所謂裁下神明的所司代，對友矩來說，越看越古怪。

重宗就座後，友矩馬上抬着頭，直視重宗的眼睛。當時板倉重宗四十九歲。另外還有佑筆（紹興師爺）茶屋六左衞門，據著一張桌子，在板廊上，原田菊三郎陪侍在旁。

重宗首先讓陪在黎左衞門和友矩兩旁的下人，退下去。

然後，整整儀容說：

「兩人都抬起頭來。」

溫文儒雅的低沉聲。

友矩仍將脖子向後傾，只有黎左衞門從額頭上，掉下一滴水，冷得發抖，抬起頭來，嘴唇都變紫了。

「你是那裏人？什麼時候加入普化宗？」

先問黎左衞門。

「……小的出生於備前，原爲池田宮內少輔家臣川野黎左衞門——因爲某些事情，離開主家，成爲浪人。二年前，在江戶大久保彥左衞門大人府邸充當食客——」

「這些事都不用提，我問的是何時進入妙安寺。」

「是，是的。去年秋天，因事離開江戶大久保彥左衞門大人府邸時，有人介紹進入下總一月寺，舊曆年底，又有朋輩勸我，」

「來到京都嗎？」

「是的。」說完還挺了一下胸膛。

重宗嗤之以鼻，像是貓玩弄老鼠的嗤笑着。——可是

「你呢？」

他注視着友矩，目光炯炯有神。

「小的是美濃的浪人，名爲大崎十左衞門，家父侍於結城氏，名爲嘉左衞門。」連眼也不眨一下，低聲答話。

「是嗎？」

重宗注視着友矩片刻後，再轉問黎左衞門。

「你爲什麼會掉進城濠裏，有什麼原因？源源本本照實說。」

「是的。」

黎左衞門看到重宗滿臉堆着笑容，因此勇氣百倍，話也很順暢地自口中流瀉而出。

「小的從江戶到京裏來的路上，在東海道知立小鎭附近，認識了一個打扮成虛無僧的怪異女子，可是在半路上分開了。今晨，她到妙安寺來找我，小的跟她走到城濠邊時，就是這一個冒失鬼，突然將小的摔下濠溝裏去，所司代大人，如此無禮的傢伙，請——」

「你是說曾經認識一個扮成虛無僧的女人。」

「是的。」

「不錯嗎？」

「絕對不會錯！」

重宗的視線掃過了板廊上的菊三郎。

「你說剛才逃遁的虛無僧，就是那個時候的女人，絕對不錯嗎？」

「是的。」

「有何證據？」

「還用什麼證據，特地到妙安寺來找小的，便是最好的證據，小的還跟她說過話哩！」

「知道了。再問一次，你知道那個女人的身份嗎？」

「這就……」

「只要從實招來，立刻釋放你們。這不是公開審案，只是秘密調查。私自潛入將軍府邸，如果公事公辦的話，該處極刑……怎麼樣？還是要庇護那個女人，被處極刑嗎？」

「我說！我說！她曾經親口告訴小的，是服侍永井信濃守的女官。」

重宗乍聽之下，臉色大變。

點了一個頭，像呻吟般的說：

「好！那麼再問你最後一句話，只要回答這一句話，就立刻釋放你，好吧！」

有一種武士的職位稱禁裏御附，是隸屬於守護京都的所司代之下，以與力十騎、同心（註）四十八人所組成，下面有廚師、總管、帳務以及買辦等職。另外高槻、膳所、龜山等諸侯，以及淀藩永井信濃守的家人也組成一個隊伍，充任皇宮的警備及消防之責。

（同心爲江戶時之下級治安人員。）

重宗當然不知黎左衛門所說的，只是夕姬信口雌黃之語。不過對於永井信濃守之女清姬，却略有所聞。加上江戶的松平伊豆守和所司代密關係切，伊豆守曾經送來情報說，柳生一門爲了武藝帳，正在暗中活動着，重宗尙不知何謂柳生武藝帳。可是昨晚有人潛進禁宮，被警戒的武士逮捕了，經過拷打、逼問，仍沒有透露他的姓名、身份，所以他爲了何種目的潛入宮中，至今不明，很值得懷疑。現在又突然出現一個很可能跟武藝帳有關的清姬之父的名字，所以重宗才變了臉色。

「川野黎左衛門，好吧！再回答我一次問話，你爲何帶了那女虛無僧到二條城來？妙安寺在三十三堂附近，如果是久別重逢後的散步，路途不是太遠了嗎？何況，如果只是談談心，其他還有更多的好地方，你到底爲何目的來到本所附近，從實招來！」

語調和剛剛開始時，一樣地溫和而低沉，嘴角仍掛着微笑。可是現在黎左衛門所最怕的，就是重宗的微笑，這幾乎令他喪膽。

「沒，沒什麼目的。所司代大人也知道，我們虛無僧總是沿門托缽到處流浪，所以當然——」

你說在不知不覺間，就走到城濠邊了嗎？」

「是的。」

「原田——」

重宗慢慢回過頭去。

「看來，變會裝蒜，不得不把他交給二條城城代處置，把他綁上！」

「是！」

「請，請等一下……」

黎左衛門驚慌地臉色蒼白，竟想站起來。

「不許胡來！靜下來。」

重宗大聲地吆喝，聲音之大，紙門都因此而顫動。

「一開始就很同情你，問話也極客氣，現在不能再原諒你了，退下去。」

「請等一下，小的照實說，小的其實是……」

黎左衛門大聲地嚷，想要陳述下去，可是菊三郎毫不客氣地走到後面，抓住他的兩臂。

「再鬧也沒有用，走吧！」

冷靜、無情地說着，不管三七二十一，從院子裏離開了。

這其間友矩只是沉默地坐着，氣定神閒，始終冷眼看着重宗如何處置黎左衛門。

「茶屋，端杯開水來。」

重宗又恢復原來溫和的口氣，交待正在執筆的茶屋。

一開始，茶屋就假裝在記錄他主人與黎左衛門的一問一答，其實只是在桌上塗鴉而已，這是重宗預先安排的。

茶屋爲了端茶離座後，此時只剩下重宗和友矩兩人。

「在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又見面了。你還記得我嗎？」

友矩爲這一句話，深感意外，睜大眼睛，屏息凝視一陣後。

「啊！」發出了小小的驚叫聲。

六十六部

正是二天前的事。

友矩在奈良三條通的杖師玄齋家裏，被千四郎逃脫後，來到京都不久。

他到著名的清水寺去膜拜一番，向「勝軍地藏」、「勝毘沙門」祈求達成自己的心願，走出寺院時，突然看到五、六十尺前方，有一個老六十六部，正從二王門走出去。

所謂六十六部，原來是苦行僧抄寫法經六十六部後遍歷日本六十六國，每個靈場獻一部經，而得來的稱呼。後來，轉而爲所有巡廻的修行者，都叫做六十六部了。有時這些六十六部，爲自己身後冥府祈福，就背着裝有佛像的袋子，敲着鐘、搖着鈴，挨家挨戶去要錢、要米，不斷巡廻旅行，也通稱巡禮。——友矩注意到那六十六部的背影。

友矩的眼睛在斗笠下發着亮光，跟踪六十六部背後而去，突然加快步伐，追至他的身後。

「冒昧請教……您？」

用帶有黑色臂套的手，拍了一下六十六部背上的竹箱。

「你是不是從熊野來的？」

友矩雖然這樣問，其實他也不知什麼熊野，目的在於能自然地看到對方的容貌。六十六部戴着斗笠的頭，慢慢地轉過來。

「不錯！剛從熊野頂禮膜拜回來，——你是……」

毫無疑問，他以武士的口氣說話，也不向友矩隱瞞。

「你從江戶來嗎？」

「是的。」

友矩點了點頭，毫不大意地保持兩人的距離。

老人的一個眼睛已經失明，失明的眼睛用一條繃子綁着永樂錢貼住了，年齡約有五十來歲。從後面看還不覺得，可是從前面看時，可看到他那經過鍛練，異常魁武的體型。

「不錯！在下的確是從江戶來的。」

「要找人嗎？」

「嚇！你知道得眞清楚。如果能順便告知在下要找的人住在何處，更感激不盡了。」

友矩看得清清楚楚六十六部所帶的拐杖，不像普通巡

禮所帶的拐杖，又粗又大，當然，這也不是裏面裝有刀身的拐杖。

面孔上的皺紋都集中到那已經失明的眼睛周圍來，六十六部浮起譏諷的微笑說：

「看來，你似乎查出我的眞面了。可是，你却是個傻子。」

「什麼？」

「爲什麼一看穿，就脫口而出？傻瓜，看穿可以，爲什麼不裝着什麼都不知道，就此分手。你一說看穿了我的身份，我當然也會發覺既然有此能耐，一定是柳生的兒子，連這點應變才智都沒有，你可能不是十兵衛吧！——那麼就是友矩了。」

聲音雖低沉，無疑的是貫注內力的聲音。

「你……你是誰？」

友矩按奈不住地問道。

他要上京之前，父親宗矩一再告誡他，只要身在京都，絕不能讓人認出是柳生之子，還說不得已時，可殺人滅口。哥哥十兵衛也叮嚀過他，在大事未成之前，柳生一門都會蒙受死罪的。

他看這個古怪的六十六部，很可能就是跟山田浮月齋同樣地學過疋田陰派劍法的鈴木兵庫。爲了隨便探問的意圖而打個招呼，現在連對方的廬山眞面目尙不知曉，就讓對方猜出自己是柳生宗矩之子。事已至此，只有訴諸武力一途了，就以腰間的佩劍解決吧！

「你究竟是誰？」

友矩慢慢地拉起下袴的衣襬，伸手摸着劍柄。

一開始，兩者間就有充份的距離，可能是考慮到避免有人看到他的面目，所以還沒有脫下斗笠。如果對方眞是鈴木兵庫助，他應該早就知道友矩是何等的高手——通常一個凡庸的劍客，是不會戴着斗笠比劍的，因爲採取上段架勢時，斗笠總會妨礙出手。可是，現在的友矩却故意地仍戴着他的斗笠。

香客一個個下石階，走出三王門，大家睜大眼睛看着友矩和六十六部的對峙，有的駐足，有的被同伴拉着衣袖，快步離去。

自從友矩擺出架式時，老人的拐杖就很自然的垂在脚邊。

老人突然竊竊地笑。

「聽說你的身手不凡，的確不錯！按你的伎倆，也許能够殺上老身一刀……可是，只能殺得很淺。」

「——」

「友矩，我不知道你以爲我是誰，才打了招呼。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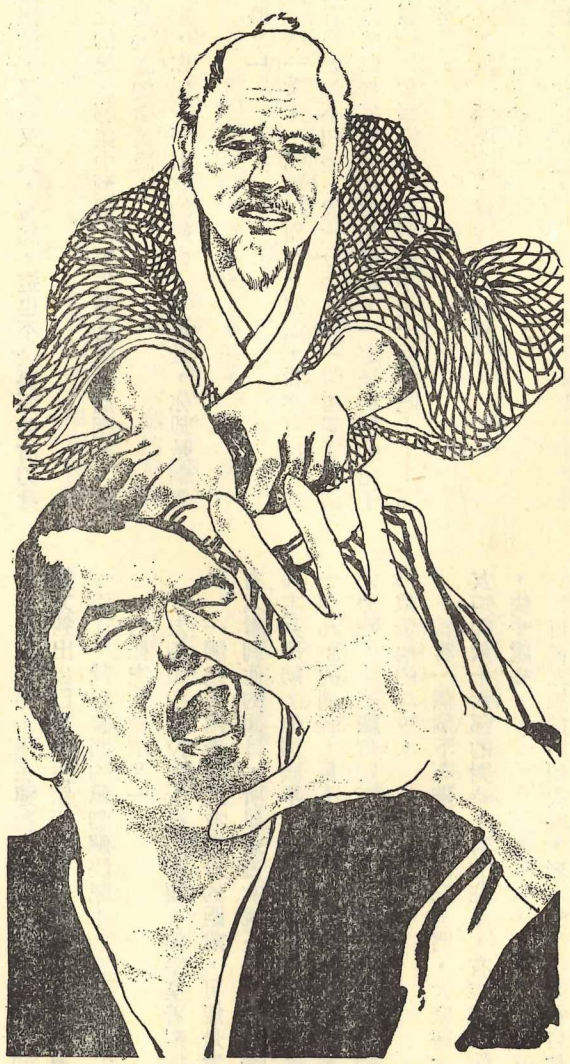
，我以慈悲的胸懷告訴你，你所要尋找的人，正藏身於妙安寺，你去看看吧！……但，不會是大人物。」

「報上名來！你究竟是誰？」

「你這麼想知道，——目夏蓮眞。」

「？」

「沒聽過？也難怪，好吧！回到你落脚的旅店，去問十兵衞。」



他不再往下說，也不知道他想到什麼，突然轉過身逕自走下坡。

友矩好像要向前傾倒般，往前進了兩三步。他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否該喚住他，向他挑戰；還是任他離去，以免引起四周的喧嚷。

對於哥哥十兵衞的指示，他似有什麼顧忌般的悶在心裏，可是對方既然識破自己的身份，就不能放過他了。

結果，友矩下定了決心。

「六部，還有話要說。——請等一等。」

因爲友矩意識中，還顧慮這麼多雙的眼睛，所以故意用隨便的口吻喊着，從後面追過去。這個時候，跟一個騎馬的武士擦身而過。現在想起來了，原來那人就是眼前的板倉重宗。

對友矩而言，與其說是因爲全神貫注於那個自稱蓮眞的對手，所以沒有太深切注意到馬上的武士；不如說他看見了一個騎馬武士，後面跟有三、四個隨從，馬上知道是一位高官，遂立即低下頭，讓開了路。如果重宗沒有忽略友矩的逼視，這可說是友矩的失態。

友矩在並排的土產店一帶，追一上了六十六部。

「只報個名字叫蓮眞，還不能使我了解你，知道我所要找的是誰嗎？」

六十六部用力地以拐杖拄地。

「你要找的是唐津藩的武術指導山田浮月齋——是嗎？」

「你何以知道？」

「所以，我才叫你去問十兵衞。」

「……」

蓮眞並沒有放慢脚步，踏上石階，就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繼續說：

「我再告訴你，我並不是你父親宗矩的敵人。……當然也不想幫助你們，你們現在所做的事若眞能成功，柳生一派即可稱霸武林，可是你知道浮月齋此人嗎？他的武藝很高強……。也許，鈴木兵庫、猪上惣之助以及安藝的寺澤半平都會跟浮月齋站在同一條陣線。我還不知道你們想動用幾個大人物和諸侯，據我看，若是勸不動寺澤，就功虧一簣了。安藝藩是個大藩啊！」

「……」

「友矩！」

「是。」

友矩聽了對方不可思議的卓見，所有的疑惑頓時雲消霧散了，甚至還油然產生崇敬之念，措詞因此都有所改變。

「你們什麼時候舉事？——」

「這，這是……」

「不知道嗎？哈！哈！哈！……」

陰陽怪氣地喉嚨深處嗤笑着，突然，

「友矩離開！」

語調敏銳，壓低聲音下令着。

友矩一怔，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江戶的大久保彥左衞門已經率同二個浪人，快走到面前來了。

「……閉嘴，我彥左年事雖高，還會爬不上京都童子所能爬上的坡嗎？你們才不要拖拖拉拉的，快走！」

所穿的下袴，被太陽晒得有些褪色了。一看便知，剛剛從江戶來到，隨從和浪人都是在江戶的食客。

其中一個浪人眼光掃視過，剛離開的六十六部和戴斗笠的武士。

爲什麼大久保彥左衞門拖着老年之軀，不辭辛勞特地上京來呢？——一眼就識出來者是大久保彥左衞門的這個自稱目夏蓮眞的六十六部，又到底是何方人士呢？

友矩現在勃然湧起新的不安，如果正如蓮眞所言，寺澤半平竟也站在浮月齋一邊，對於自己的父親以及哥哥十兵衞來說，的確是個不容忽視的強敵。

寺澤半平是肥前藩主寺澤志摩守廣高的次子，疋田文五郎逗留唐津時曾跟山田浮月齋在一起，他師事文五郎，修練疋田陰派之學。後來，浮月齋做了唐津藩的武術指導，心想自己身爲藩主的親戚，實在不好教導藩士們。而且，像唐津這種小藩，是不需要同時擁有兩個高手的。思及此，自己就周遊列國，修練武藝去了。及後，淺野但馬守長晟很屬意他，錄用他爲弓頭，領祿千石。有人謂，他之所以會仕於長晟，是因爲長晟娶了家康之女振姬，將軍秀忠也直接邀請，才答應下來。

曾有這樣的故事，證明半平武藝的高明。

話說一年，他留守在江戶藩邸裏。當時主公不在，他有空閒時，就招呼一幫朋友練劍，輸的人要結「負髻」（即一種代表失敗的髮髻。）同時用麵條、饅頭等爲獎品。半平常用的武器是一把紙扇，讓對方拿着竹杖，可是每次都獲勝，從沒有陷入危險過。

有一次，一個使雙劍的武士，到安藝廣島來謀個差事，藩主長晟叫半平去考驗他。

半平把這個武士叫到自己家裏，聽他談話過後，告訴他：

「聽你此言，不需再試你的武術了。你就打斷此念，休想在本藩求得一官半職。既然你是個浪人，在這毫無希望之地逗留，是無益的。我應該說一些好聽的話，請你在此多玩幾天，然而如此一來，顯出我的虛假。我這完全是爲你好。」

雙劍俠滿懷怒氣說：

「你不看我使劍，怎能測知我的實力？總得請你看我一招。」

半平回過頭來，向一個剛好到他家來的門徒說：

「只比一招，恐怕對方仍不服氣，我就跟他比劃二招，你想看我那一個招式，隨你說，我就照你說的方法去勝過他。」

門徒躊躇一下，不敢說，半平強要他說出來，門徒囁嚅道：

「那麼一次請空手抓住他，另一次打掉對方的劍。」

半平說，這太簡單了，就下場比試。使雙劍的武士一劈過來，就閃了個身，抓住他，把他摔倒在地，笑着說：

「這是柔道。」

再次交手，雙劍俠把手上的短劍當做飛鏢擲過來時，半平用左手接住，又用竹劍打下對方右手上的長劍，雙劍俠面紅耳赤地離開了。後來，半平對門徒說：

「你們心中也許替我捏了把汗，所謂劍術，只要充份熟練，就能心身合一，進入忘却彼我之境，所以能在未交鋒前，得致勝先機，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有人以爲那個使雙劍的武士是宮本武藏，這也就是說寺澤半平的劍術造詣已達出神入化了。不過，寺澤半平似乎有一種名門子弟玩世不恭的心理，臨比劍時，他可說是一位視生死於度外的練達之士。

話轉回友矩這方。友矩自己和父兄所學的劍，是正派而嚴謹的。若眞正面臨生死之際，到底有幾個人能保持這種飄逸之心，屈指算來，即使是哥哥十兵衞恐怕都不容易獲勝了。

走下五條坡大半，想到再也看不見彥左衞門時，就往六十六部身邊靠過去。在此之前，友矩會不斷地沉思，也是當然的。

其間，也許重宗派了他的心腹跟蹤在後，因爲一個堂堂武士和六十六部這類的人邊走邊談，看在所司代眼裏，認爲是奇異之舉，也是理所當然的。

正下完了五條坡時，蓮眞說：

「走到哪裏都是一樣的，隨你興之所至去吧！」

此言甚爲通情達理。

「後會有期！」

友矩暫停下來，行了一個禮，目送對方離去，片刻後，自己也彎進另一條路去了。

——友矩看出現在把自己叫到庭前的重宗眼神，意外地深沉，似乎知道什麼實情似的。

——儘管如此，他的答案仍然不變。

「你說我曾經遇到過大人，這眞是意外——小的一點也不記得曾經聽到所司代大人隨從的吆喝聲。」

「是嗎？」

重宗唇邊的冷笑仍未消失，片刻後。

「那個時候，跟你走在一起的六十六部，你也不知道他是什麽人囉！要是眞的不知道，我倒可以告訴你……」

六劍客(一)

重宗所說的話，是友矩想像不到的。六十六部蓮眞原來是越前忠直卿的幕後人物。

蓮眞的師承不明，只知道他是個修習過中條派劍法的武術家，以前名爲元日夏勘解由左衞門（或簡稱勘解由）仕於越前忠直卿。有一次，一個姓高倉的武術家來此地，忠直的許多家臣都跟他習武，忠直甚爲不快，召集門下六個頂尖高手，下令他們跟高昌比武。並派了個使者通知高昌，請他第二日登城，高昌也承諾了。

當天，六劍客登城勿論，其他許多參觀的武士也都登城了，只是不見高昌登城，遂再派使者前去催駕，只見他已潛逃無蹤了。忠直說，很想看看中條派的短劍劍法，就叫六劍士之一，和蓮眞——勘解由左衞門比試。可是，蓮眞托詞已年邁，而推辭了。忠直其實是爲了讓登城觀戰的武士們不致掃興，才做如此提議。但是勘解由拒絕說，我沒有那種雅興，讓滿中之士見到自己的劍法。

忠直心裏深以爲恨，遂下定決心親手殺掉勘解由。一日，對勘解由說：「你敢跟我過招嗎？」就拔出劍來，勘解由沒有用短劍，只是以木劍防守。不管忠直如何發狠招攻擊，總是殺不到他，最後恨恨地把劍摜到地上說：「你的武藝已達出神入化之境，這把劍給你。」就這樣把劍送給他，從此之後，不論諸事，對待勘解由都大大地改變了態度。

本來忠直是越前宰相結城秀康的嫡子，秀康是將軍秀忠的哥哥。慶長十二年，父親秀康過世，他繼承了家業，領越前六十七萬石。在大坂冬之役時，曾跟隨祖父家康戰於玉造口。第二年，元和元年夏之役時，於天王寺茶臼山前面與眞田幸村交鋒，經過一番激戰後，斬了眞田。

家康對他這次的戰功，非常激賞，當場賜給他一襲戰袍，並答應日後追加他的領地，忠直也答應加祿効忠他的有功家臣。可是，後來忠直只管任參議從三位而已，家康沒有再給他什麽賞賜。因此，他大爲失望，對自己的家臣也難以交待，自尊心嚴重受損，遂經常懊惱、不滿。

正如上述，他的父親是秀忠的兄長，應該繼續家康之後而爲將軍，但是將軍職却落入叔父秀忠手中。所以，自家康歿後，歷年都稱病而很少到江戶參覲將軍，對秀忠也常有不敬的行爲。幕府當局早就等着忠直發生紕漏，剛好發生一件永見一族滅門慘案，遂趁勢奪了他的封地，將忠

直放逐到豐後。

所謂的永見一族滿門抄斬事件，是常常被引用來比喻忠直的暴虐無道。

秀康急遽身故後，所殉死的家臣中，有個名叫永見中務的，中務（殉死時二十四歲）有個遺兒右衞門尉。可是忠直看上了中務的未亡人池鯉鮒殿的美貌，想收爲側室。在未亡人的立場來說，對方雖是主人，却是亡夫所殉死的人之子，再怎麼說也不能接受忠直的寵幸。她下定決心說：「因爲有黑髮，才有人來拉我的袖子，把頭髮剃掉以弔念亡夫吧！」抱定決心，遂削髮爲尼。

這反而觸怒了忠直。

本來的日子就快快不樂了，此時更怒氣冲天地說：

「竟敢違逆主人的意思，你如果說有先夫的遺子而不能遂我的意，爲什麼不把那孩子右衞門送僧門，接受主人的愛寵？爲什麼不如此以表忠心？甚至以爲我的作法不合人情而拒絕！乾脆一死了之算了，何必大聲地說要落髮爲尼，裝個貞節烈婦的樣子，絕不能原諒！」

說完就召集藩士宣判道：「對主人無禮的言語行動，不能原諒，立刻前去刺殺右衞門。」

這一句話傳到了永見家裏，所以永見一族的人都集合在大廳裏，準備長矛、槍、刀、劍等，以資抵抗。忠直更加生氣道：「既然如此，派軍隊去，把他們所有人的頭都砍下來。」下了這樣嚴厲的一道命令，福井城正要因此而騷動時，老臣本多丹波守立刻快馬加鞭趕赴永見府邸，表露赤膽忠心以鎭撫衆怒，才暫時無事。這一個丹波守來到永見府時，固守府邸的一個族人，曾大聲喊叫：

「哎呀！來得好喲！既然如此，就掀起丹波守大人的腦袋，再切腹自盡。比起殺死幾萬軍隊，還有趣得多！」

忠直聽說過這一件事，就在元和八年這一年，過年當天的傍晚，突然派遣兩三百騎兵，將永見家大大小小連僕人都無一倖免的殺光了。忠直以爲這並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因爲當時手刃家臣，並非一定是昏君之所爲。他又看到秀吉之對松丸殿，以及不久前，祖父家康對他幾個愛妾的情形，他絕不以爲自己有非禮的念頭。的確，在當時要家臣的妻子，只是一種極其普通的倫理關係。

但是幕府就責備他了。第二年元和九年，終於把忠直流放在豐後國萩原，給祿五千石，命他剃髮修行。忠直自此號一伯，捨棄了紅塵。

——這個時候，勘解由正出門旅行，不在福井城裏。當忠直被流放時，他也正抵達江戶，想要立刻回到福井，秀忠制止他，下了一道指令，把他羈在侍從永井信濃守尙政府裏。年餘之後，終被獲准到九州豐後去見忠直。後來，勘解由也剃髮，號蓮眞。這是大約十二年前的事。

——過去的忠直，現在的一伯，仍蟄居於豐後。友矩也知道，秀忠臨薨前，三代將軍秘密下令柳生十兵衞，赴九州爲密探，其使命之一便是查看忠直卿的動靜。本來德川家的武將就有兩種類型，其中之一爲越前宰相秀康，另一爲將軍秀忠。秀康身爲家康第三子，因爲生母阿萬出生卑賤，所以一直是在三河國產見長大成人，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家康沒有對外承認他是親生子。秀康的幼名叫做於義丸，一次，幸賴哥哥岡崎三郎信康和忠臣本多家次的忠言，才被父親家康抱在膝上。

十歲時，被送到豐臣秀吉家充爲人質，後被收做養子，跟猛將福島正則和加藤清正一起玩耍，時常稱他們的小名市松啊、虎之助啊！十二歲時，正名爲三河守羽柴秀康，後來又做了東國望族結城氏的義子，繼承結城姓。許多人常將這個秀康比擬爲伊達政宗，他們說：

「秀康若非德川一門，或非家康之子，怎會將天下拱手讓給秀宗？」

換句話說，連同他的兒子忠直、岡崎三郎信康、薩摩守忠吉、紀伊賴宣等，都是屬於同一系列的勇將。反之，第二代將軍秀忠、尾張義直、水戶賴房等，說來算是溫良的領主。德川氏的系統中，我們常常會發現勇猛與溫良，截然不同的兩面。置身幕府，輔佐天下政務之士，除了必須知悉諸侯的動靜外，尙須充份留意這剛柔血統的交遞。但馬守宗矩有他自己的見解，所司代也有所司代的立場。那麼，現在自己眼前的板倉重宗胸中所盤桓的事和父親所意圖的，在根本上，是否沒有什麼兩樣呢？友矩突然生出這種念頭，心想也許沒有必要和眼前這個人物相敵對。況且，現在號稱一伯的越前忠直卿，怎麼看也不像是個甘於終身腐朽於西國僻地的人，要是忠直卿沒有失去他過去英年的覇氣，有關秘笈的這一場與浮月齋一派的龍爭虎鬪，正是他趁勢而起的最佳良機。現在操縱着安藝藩淺野長晟屬下寺澤半平的人，也許不是浮月齋，可能是蓮眞其人，也不得而知呢！

友矩思潮起伏，面上逐漸現出紅潮。

可是他在江戶時，被嚴格叮囑過，什麼都不可透露，也許所司代重宗之意，究極還是希望天下安泰，不過對於禁宮的態度，却和柳生一派有所不同。

「您說了許多，我一點也聽不懂，眞無法判斷！」

說着，還露出白白的牙齒。重宗也始終微笑着，「眞的嗎？」倒乾脆地點個頭，回身下令道：

「原田，本以爲是個非等閒人物，不過爾爾，完全是

我看錯人了。眞是上當，爲了個如此無冠的虛無僧，竟耗費我寶貴時間，不妨釋放了他。」

幾乎使友矩在心中「呀！」地驚叫起來。重宗毫不留戀地結束問案，說：

「正是結城家浪人大崎十左衞門，一點也不錯，沒事了，站起吧！」

下令釋放後，就頭也不回地走進內屋去了。所謂的曾仕於結城氏的美濃浪人大崎十左衞門，是查案時，友矩自己所報的名字。他毫不認識過去結城藩武術指導日夏勘解由，所以早已露出馬脚，重宗却故意釋放了他。

重宗問過案後，就到下京櫻之町誓願寺去了。他本來是爲了見大久保左衞門一面，才出二條城的，現在爲了審問行跡可疑的虛無僧，而耽擱了些時間。

誓願寺與目前的完全不同，當地佔地達六千三百餘坪，是一座非常繁華的寺院，也是秀吉爲愛妃松丸殿所建造的。松丸殿是京極氏之女，當初嫁給若狹豪族武田孫八郎爲妻。但是，在本能寺之變後，孫八郎被秀吉在近江的梅津附近暗殺了。松丸殿的本名叫龍子，是一位風華絕代的美人，所以秀吉爲了得到她，才設計誘殺她的丈夫。後來，淀殿雖然得秀吉的專寵，那是因爲淀殿爲秀吉生下了獨子秀賴，才獲得他的寵愛。如果同樣以一個妃子的立場來比較，龍子所獲得的寵愛比她更多的。並且，松丸殿的天賦美貌，也遠勝於她。文祿三年春，伏見城修築完成時，因爲秀吉將城內的松丸閣賞給龍子，後世遂稱她爲松丸殿。秀吉身亡後，她也就落髮爲尼，一直活到寬永十一年九月，因病逝於京西的洞院邸。其間，這個誓願寺，還從德川氏那得到寺祿十七石。寺內植有紅梅數株，每當滿月之時，大家都雅集於此，欣賞未開紅的艷色。另外，塔頭長仙院的庭院，也是著名的佳境。寺裏的竹林院，有小堀遠州侯的離宮，稱爲遠州八窗。如今彥左衞門下榻的竹林院，便是此一風景絕佳的所在。

重宗一到，方舉手叩門，便馬上被引進去了。

鄰房休息室裏，有昨天的那兩個浪人，因爲他們都知道來者是所司代，遂規規矩矩地行禮，但總是避免視線的交接。

彥左衞門的臉色並不開朗，心裏似乎有什麼疙瘩。寒喧過後，重宗在他對面坐下。

「喂！所司代大人親自來見我這老頭，這種粗茶算什麼待客之道，該遵循正式的茶道，泡上好茶。」

彥左衞門厲色罵着身邊的女人，其實是在譏諷來客。可是，重宗一點反應也沒有，像是一滴水潑在青蛙身上罷了。

「那天，因爲突然在路上邂逅，沒有下馬致意，很抱歉。」

重宗鄭重地低頭行禮，接着說：

「如果說您老是來觀賞祇園的櫻花，季節未免太早了些。您老上京來，是否只爲了遊賞呢？還是主公有何密令交待您，上京後，不便讓我重宗知道——」

「十三郎！」

彥左衞門把唇咬成一字型，從齒縫發聲。十三郎是重宗就任所司代之職以前的名字。

「神君（德川家康）曾封我彥左衞門爲國策顧問，你對我還有何建議？」

「不，我毫無建議，只是因爲職責所在，必須向您查明一件事，所以到此。」

「你是說我有什麼可疑之處？這可就怪了。隨便你問，可是你要知道，現在你以所司代的身份問話，等一下老夫也要以江戶御旗奉行的立場，究明一些事情，有這種心理準備，你再問！」

「尊老取笑了，當然不用您吩咐，我早有心理準備了。」

「好吧！想查問什麼？」

彥左衞門有點惱怒地朝前挪了一步。

重宗從容不迫地：

「好的，那麼請問您老在江戶府邸裏，曾經收容過的浪人中，有個名爲川野黎左衞門的，是否當眞？」

「什麼？什麼？……」

彥左衞門眞有一些洩氣了，眨了幾下眼睛。在清水寺石階下，邂逅這個在京都最不願意見到的人物，且知道這人嚴謹刻板，是有名的老頑固，當即曉得，不太好過了。他就心的一點沒錯！對方不僅查問投宿的地方，還問上京的理由，連自己所照顧浪人的姓名都被提出來了。人數多時，家裏曾高達三百多名食客，怎麼可能一個個記清楚他們的姓名。

「記不得了嗎？川野黎左衞門——說起這個人，雖是小人物，不過人還不錯。」

「那個川野怎麼啦？」

「剛才掉進二條城的濠溝裏了。」

「什麼?!」

「他扮成一個虛無僧，因爲有些可疑，把他扣留在町奉行所裏，以待查證。」

彥左衞門突然發出如同由腦門衝出來的奇聲。

「這麼說你特地來，是向我大久保查問那個被抓到奉行所裏的卑賤浪人嗎？這眞是奇怪！如果是個身份不明的

人，還有話說。現在人已經抓到奉行所去了，難道說你不親自來見我的話，就解決不了一個窮酸浪人的事嗎？我想不會吧？所司代大人！你可眞令人佩服，今天老身偶而從江戶來此，如果我不來，你又準備怎麼辦？跑到江戶去嗎？再說，我彥左怎麼能够一個一個記住我家裏照顧的浪人呢？」

「我再請教一次，記不記得川野黎左衞門？」

「不知道，絕沒有一個姓川野的浪人，不認識他。」

這個時候，休息室裏傳來聲音，一個浪人說：「老主人，老主人……如果提到黎左衞門，我們的確——」

「閉嘴！」

彥左衞門大聲地斥喝。

六劍客(二)

「你們所謂的詢問就這些嗎？」

彥左衞門對着休息室裏的浪人大聲吆喝，一會兒又像變了個人似的浮出滿臉的笑容。

「這麼大年紀了，多少有些老糊塗，也許是曾經在江戶府邸那裏照顧過的那叫川野的人，不過你說這又怎樣呢？」

「如果眞是尊老所照顧過的浪人，你一定記得他的容貌吧？」

「可能如此，我彥左雖容易忘記別人的名字，但總不會認錯他的德性，就是一對雙胞胎也能分得清清楚楚，懂了嗎？連雙胞胎都分得清楚。」

「原來是……要是眞認識雙胞胎浪人，話就好說了。」

重宗再把手上的扇子拿好。

用膝蓋又向前移近了一步。

「那麼就單刀直入地請教了，有人說去年夏天您照顧過一對雙胞胎兄弟，這是眞的嗎？」

「誰說？」

「神矢悠之丞——」

「？」

彥左衞門原本滿臉笑容的表情突然僵硬下來。

「你，你是什麼都知道了才問嗎？」

「您這一句話又太見外了，我板倉重宗現正以京都所司代的職位跟您見面，我的職務在究明事情的曲直，不是知與不知。」

「什——什麼……」

「我現在並不問神矢悠之丞的盧山眞面目，不問他爲何許人，我掛慮的是那對雙胞胎兄弟，您是不是眞記得他們的面貌，再說那叫川野黎左衞門的人，如果眞在江戶寄居過，那他們什麼時候逃離江戶的？就是這些事，請具實以告。」

彥左衞門慢慢地側過臉去。

「你叫小百合是不是啊？」

「是，是的……」

「那裏有個小箱子，替我拿來。」

婢女奉命去拿了燙金的小盒子來了。

「吉田源左衞門——大塚也到這兒來。」

彥左衞門把休息室裏的兩個浪人叫過來，從箱子拿出一分金弊來撒在榻榻米上面。

「我有些較複雜的事必須跟所司代大人談一談恐怕要拖上些時間，你們到京都市區裏去蹓躂蹓躂吧……。」

兩個人都臉望着臉，那位叫源左衞門的，吞了一口口水。

「這——這樣好嗎？」

「我們在這一個寺廟裏還接受特別的款待，您這樣厚賞眞正……」

彥左衞門不再回答他們的話，轉向身邊的少女不知吩咐了些什麼？

兩個浪人將他們惶恐的眼神轉向了所司代——

「那，那麼恭敬不如從命，我們就去逛逛街了」

「什麼時候回來好呢？」

「將那些錢花光了回來。」

「是的！」

兩個浪人連對重宗都行了大禮，額頭都快在榻榻米上擦破了。

浪人離開後，接着少女也離開了房間。

「十三郎——」

彥左衞門駝着的背立刻伸直了。

「你剛才所問的話，似乎跟我彥左特地到京都來的事有關，如果話能談得投機，我會把我所知的全都告訴你，你爲何一直追問雙胞胎兄弟和那川野黎左衞門？先將原因說出來如何？」

「如果我說，您也能虛心坦懷地什麼都告訴我嗎？」

「那當然，你我雖立場不同，終歸都是爲主公，我彥左向神明發誓，絕無虛言。」

「既然如此。」

重宗用他的扇子在膝蓋碰地打了一下，又向彥左衞門移近了半步。

「昨晚有歹徒入侵禁裏（皇宮），如果將此人的面貌讓您老看看，能够確實地認出是雙胞胎中的那一個吧！」

「當然，如果他眞是雙胞胎之一，絕不會看錯……可是到底是誰說他是雙胞胎之一？」

「沒有人明確地說，只是據江戶來的報告。」

「報告……誰的報告？」

「阿部對馬守重次的報告。」

「什麼？」

彥左衞門的脖子本來貓樣的縮着，突像鶴一樣伸長了。

「那麼阿部對馬守也知道這一次的事了？」

「你說什麼？」

重宗有足够才智知道該做適當地隱瞞的。

「——直至目前也許您老比我這一個所司代還清楚，我只是來向對馬守大人報告，有一對叫霞兄弟的忍者在京都，似乎有甚麼企圖。萬一，潛進了皇宮裏的眞是這一對兄弟的話，事情可就大了，所以才請您老幫忙。」

「你又根據什麼判斷我認識那霞兄弟呢？」

「請勿戲言，您老剛才不是親口說，就是雙胞兄弟也不會看錯嗎？我正納悶您老爲什麼會認識卑賤如忍者之流……請教您怎麼會認識那霞兄弟呢？」

彥左衞門無以爲對。他心想：我可以隨便說聲只不過讓他們寄居在家吧了，然而當自己要離開江戶時，已經在將軍家光面前誇下了海口，他曾稟報將軍說，曾經照顧了許多浪人，以備不時之用，最近有曾受照顧的浪人通報說：有一批市井之徒企圖在京都行事，所以很想親自上京去鎭壓，請將軍賜假；當時家光說：

「既然如此，讓官府去查辦好了。」

彥左衞門却拍着胸膛回答說：

「那裏，我彥左衞門雖然老了，可是照顧那許多浪人也是爲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如果將軍下令查辦此事，難免世上也要爲此議論紛紛，這是必然的，這些無賴之徒只交給彥左一人來辦就好了，一定不負主公賞識。」

接着還叮嚀過：

「不過，主公！所有的事都了結後，我這老頭及有過功勞的浪人，都該有相當的賞賜吧！」

本來，自從神矢悠之丞和千四郎格鬪，彼此都受傷後，他就拼命調查與武藝帳有關的柳生宗矩和浮月齋一派之間的瓜葛內容，自以爲已經知道武藝帳相當的內容才上京的，一方面也想給那些在自己家裏發脾氣之嘆的浪人們有一官半職的機會才出發的，所以除了剛才走出去的兩個浪人外，他還指派過十幾個身手不凡的浪人上京，其中半數化裝爲虛無僧混進妙安寺，另外的一支隊伍，就讓他們投宿於一般武士投宿的寺院裏。

不管怎麼說，要立功但也要完全解決有關武藝帳的事，如果讓別人知道，圍繞着這一本武藝帳而擾亂天下的中心人物，竟是寄食於大久保府邸的朋輩的話，浪人們即使千辛萬苦地立了功也是付諸流水，所以，他很難說出他曾經照顧過霞兄弟，不願讓人知道，多三郎和千四郎跟浪人們是相似的。

彥左衞門重重地咳了兩聲。

「你想嘲弄我這老糊塗嗎？是的，我說過能够分辨出雙胞胎，可是沒說過他們是忍者，我所認識的只是一對身

手不凡的武術家，你也不會忘記那兩個都是高手的雙胞胎吧，只要是個武人應能記住他們的面孔——好了，這些暫時不提，還有一個人是叫什麼的？」

「是川野——嗎？」

「對了，正是這廝……聽說他掉進城濠裏，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什麼事？他只是被奇妙的（說到這裏笑了一下）虛無僧丟進城濠裏去了，現暫時把他留在奉行所裏，不久總也要請您老看看這人的面孔——」

「既然如此，在這裏談論什麼都是沒有用的，馬上走吧！這批人到底有怎樣的一副傻面孔，讓我去看個清楚。」

說完，站起來，就喊着：

「小百合，喂……替我準備下袴。」

因爲彥左衞門堅持要走路，所以重宗也不敢上馬，把馬韁馬繩交給隨從就跟彥左衞門並肩走起來了，剛好經過姊小路，彎過松之崎神廟邊的時候，一個戴着深斗笠，個兒不太高，却有寬濶肩膀的武士，打着招呼說：

「您不是大久保老嗎？」

只要看正裝的象徵就知道並肩而行的是所司代板倉重宗了，可是他連深深的斗笠都不脫下來。

「不錯，是彥左，你是誰？」

喊住他深沉的聲音有一點不禮貌，彥左衞門難免有些氣，皺起眉頭來。

「就是報出姓氏來，您也不會知道，再說您還有個同伴，不報姓名似乎對您老還好一些。」

聲音仍是深沉的但還含着笑意，語調穩重得幾乎使人因此而憤恨。

「什麼，你叫住我，又不報姓氏，還說是爲了我好，說得多好聽，那我也不問了，有何貴幹？」

「這是——在這裏很難啓齒，是否可與我同行片刻？」

「到那裏？」

「跟您同伴後面走好了，絕不浪費你的時間。」

對方也許還不到三十歲，奇怪的是，他的聲音令人深感壓迫。

不如說，彥左衞門是被自己的好奇心所誘惑了。

「暫時嗎？」

這樣再叮嚀一下後。

「十三郎，那麼你就走在前頭吧！」

重宗並不表示異議。

「那就請慢慢地講——」

行過一揖就悠悠然地，一步一步地走了。重宗看得清清楚楚，武士的鞘上捲着白色的紙捻，他並沒有忽略過——對了！那一天跟着虛無僧蓮眞走在一起的那一個武士，的確也有過奇妙的紙捻捲在刀鞘上。

「……你有什麼話呢？」

讓馬匹和僕從先走後，彥左衞門才開始走。

「您是到所司代的吧？這也好，如果是到奉行所去查看前幾天潛入皇宮的歹徒，您最好不要說他們是霞兄弟。」

「？」

彥左衞門像釘子釘住他的脚站立下來。

「你竟然知道此事？你是？」

「猜中了吧？」

「你是誰？」

「……」

「不說嗎？你是誰啊？」

武士的手輕輕地摸上他自己的深斗笠，突然地把斗笠推上了。

「您這就知道了吧？」

彥左衞門低頭側着臉看上去說：

「啊！你，你……」

彥左衞門自認不會爲了小事而動搖，可是竟也表示驚訝。

「噓……因爲是您老不是外人，才讓你看這隻單眼，好了吧！既然知道了就請牢記剛才小的所稟告之事。」

「稍等，爲什麼你這樣一個柳生家的人還要庇護霞兄弟？」

「庇護嗎？您可知道，我十兵衞爲什麼會替霞忍者說話嗎？」

深斗笠下的眼神充滿着殺氣，不由得彥左衞門背脊一陣惡寒，彥左衞門忍不住衝了下丹田之氣，放開兩脚。

十兵衞主動地跳離他的身邊。

「剛才小的所說的請切勿猜疑——」

說完，再度將斗笠戴得深深地，一轉身就快步離開。

彥左衞門挺着胸膛目送着，現再也不在乎重宗的疑心。

「……眞搞不懂，柳生十兵衞還會保護霞兄弟，那宗矩的兒子怎麼會懂得武士之情？嗯！這樣看來事情似乎超出老生所料！」

彥左衞門用手中的鐵扇敲着刀柄，邊走邊沉思。一直走到了奉行所幾乎都保持無言，重宗並不勉強跟他說話，可是經常有飄逸風趣味道的彥左衞門的那張臉到了京都奉

行所時，漸漸地因爲緊張而鐵青下來，變成了未曾見過的嚴肅古武士的悲痛面貌。

「十三郎——」

走進奉行的大門時，也不知他想到了什麼，彥左衞門突然站住了脚。

京都代官

「你剛才是說阿部對馬守有通知嗎？」

佇立於奉行所左右門邊的衞卒看到了所司代重宗步行過來，感到恐懼，也以怪異的眼睛遠遠地看着並行過來的奇妙的老人。

「是的，剛才向您稟報過江戶有通知來。」

重宗在前面一直朝門走進去，和彥左衞門有一段距離後才慢慢回過頭來，彥左衞門也就不得不進門去了。

「通知當中有沒提到柳生但馬守？」

彥左衞門瞥視了一下等待在那裏的重宗下袴隱約地露出來的純白絲布履，繼續問：

「柳生但馬守？」

「你身在京都也許有所不知，但馬守有個女兒叫於季在阿部對馬守府裏服侍，對馬身爲老中高官，再說，要通報一件事情，也不會要萬石諸侯自己去探索的道理，消息走露了，透過於季也就會到柳生但馬守手裏，說不定這一個通報的內容就是出自但馬的。」

「那……這些機妙之處，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這一件通報也眞是奇怪！」

重宗用他老奸巨滑的笑容騙了過去，大步伐走進奉行所玄關。也許重宗在進正門時就有他的家臣向內屋通報過了，奉行所的與力、同心等治安官早就在玄關前面排成兩排，恭恭敬敬地迎接重宗，其中佇立於玄關內迎接的是京都代官五味金右衞門。

「難得，難得，等您光臨很久了。」

金右衞門向重宗行了一禮後，再緊張地向彥左衞門笑着說：

「哎呀！眞是難得，什麼時候上京來的？」

彥左衞門只是瞪着他說：

「你還活得好好的，好……好！」

故意走在重宗前面，脫了草履就上玄關。

慶長二年，五味金右衞門八歲時就列名爲守城武士，到了關原戰役時，曾跟着秀忠攻打眞田幸昌所據守的信州上田城，後來奉保科正光及眞田伊豆守之命，主持信濃國伊奈山木材的砍伐，在大坂之役時服事在秀忠身邊，大坂城落後點收城中的金錢財務等，就此留駐大坂，任官御金奉行，同時代管河內國的讚良、古市兩郡的天皇直轄領，同時代管山城國的兩萬石之地。

金右衞門能够和大久保彥左衞門有一面之識是在這些戰役中。

接着在元和三年，當秀忠上京時，金右衞門也處理有關通用錢幣的事宜，也曾經和小堀遠州主持過宮廷裏的建築營造，以便利東福門院的居住，還有當福島正則除封時，他還去接收過廣島城，因爲他還主持過京都知恩院山門的營造及伏見城的改建。寬永元年時也主持過二條城及加茂神社的營造事宜，領祿一千零七十石。

寬永十一年八月，任原所司代兼職的京都郡代（町奉行），輔佐坂倉重宗對京都治安貢獻良多——簡而言之，這是僅次於所司代重宗的大久保及彥左衞門所不願意見面的人物。

「您老到底何事上京來呢？」

三個人在內屋裏坐下來，五味金右衞門首先開口，金右衞門自己已經是年過半百的人，見了人却是您老您老的，彥左衞門愈看愈不順眼。

「五味，我記得你的祖先原爲武田侯府裏的武士。」

「是的，家祖父曾仕於武田信玄公叫作山內威豐，到了家父政義的一代，才奉信玄侯之命，由五味常連繼承家名，自此之後姓五味。」

「是的，那個政義兄，我還記得，政義還參加過長久手之役，立了軍功，小田原之陣時，跟酒井重勝一起都是榮耀的御槍奉行，同時奉行之職。但那一些總管寺廟和城墩修建的奉行就完全不同了，以前的御槍奉行眞可說是武士的榮譽，這樣勇猛的政義兄竟然有個孩子會數錢，會去談論別人的素行，怎麼會生出這麼個不肖子，地下的政義怎能瞑目。」

「這話就說差了，檢點金銀，整修寺廟陳設這也都是爲主公盡忠才——」

「我知道，我也親眼看過你在大坂之戰時的軍功。雖說爲時勢所逼，但那一個勇敢的金右衞門現在正查問別人的素行，此舉眞是令人落淚可憐！」

彥左衞門狠狠地說着，看也不看正在苦笑的金右衞門，說：「十三郎，事不宜遲，我們走吧！」

連一口茶都不喝就第一個站起來。

獄舍屬於京都郡代（後來的町奉行）的管轄，可能預先就通知過重宗本身前來檢查歹徒風貌，所以獄卒馬上就帶他到牢裏了。

歹徒被關在一個一般木頭造成格狀的牢裏，據說曾經接受過嚴厲的拷問，可是始終沒有說出自己的身份，所以現在不在普通的牢裏而是關在一個房間裏，當然沒有同房的人。

金右衞門、重宗、彥左衞門按着次序到管獄匙，外牢的獄卒們站岡的地方來，站定了，決定先在外面窺視一下兇犯的容貌，要鑑定他的容貌，最簡單的是把他帶上法庭，可是重宗曾經告訴過金右衞門，在未判明對方眞面目前，不要公開所司代違反常例的親身辦案，對獄卒們也做了同樣的交待，所以獄卒們也都裝着蠻不在乎。

偏巧，歹徒斜坐着背臉朝裏面，所以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歹徒的身旁放着一張小餐桌，看來歹徒連筷子都沒提過，腰上的長、短劍已被沒收，年齡大約二十五、六歲，筋骨發達而魁梧，只看看他的背影，就知這一定是個忍者，彥左衞門突然大跨步地走到牢房前。

「喂，轉過身來！」

歹徒不奈煩地慢慢回過頭來。

「……」

彥左衞門瞪着眼。

「找我有什麼事？」

說完，對方也凝視着彥左衞門。

彥左衞門放下抓着牢門的手，垂老的雙眼流露着苦悶：

「不懂，我愈加地搞不懂。」

他自言自語的喃喃唸着。

彥左衞門離開了牢房，對站在黑暗中的重宗和金右衞門未加理會，頭也不回地走出去。

重宗跟在後面，走出牢獄大門時他問：

「如何？您認識他嗎？」

「不認識！」

「那就不是霞派忍者了。」

「不是，絕對不是霞兄弟，如果我的老眼沒有昏花，是安逸藩淺野侯的家臣叫作寺澤半平的——不過若是半平似嫌太年輕了點——」

「您說什麼？」

「重宗！這樣一來，搞不好的話，可能會惹出無可收拾的亂子，我也無法再固執下去，原原本本地告訴你一切好了，希望你也虛心坦懷地將你們所知都告訴我，既然連安逸藩都在蠢動，這事可不尋常，老身個人應付不了。」

彥左衞門回到房裏，眞的就把他所知道的事一五一十全透露出來。

柳生一門中似乎隱藏着某種秘密，這種秘密只有武藝帳可解明。柳生十兵衞、友矩、又十郎等三兄弟和霞千四郎曾經格鬪過，控制着霞兄弟的是山田浮月齋，但背後顯然是唐津藩主寺澤侯在策動，有兩、三個和浮月齋同門的陰流武術家幫助浮月齋一派，在柳生、山田兩者的糾紛中

介着一個龍造寺家的遺孤夕姬，彥左衞門自己確實在江戶的府邸照顧過多三郎、千四郎和川野黎左衞門直至去年秋天；黎左衞門似乎也和多三郎一起行動。彥左衞門自己則自江戶帶來了二十幾個浪人偷偷地潛入了京都。

所司代重宗和郡代五味金右衞門他們剛故意釋放了川野黎左衞門，還叫人偷偷跟踪一個可能是越前忠直卿的人。托鉢僧蓮眞正潛伏於京都的某一角落，有一個武士過來跟他說話，很可能就是友矩。根據老中阿部對馬守及松平伊豆守的諜報說，這一次事件，可能跟宮廷也有關係，所以近日中，春日局也將上京。除此之外，水戶藩、肥後細川藩、長門毛利藩、佐賀藩的鍋島元茂侯等諸侯也都似乎有某種關係，關於這些事，現正交予屬於所司代管轄之下充任皇宮警衞的永井尙政的幾位家臣們偵察京都中每個重要地點都採取了警戒措施。有一個怪異的女虛無僧在市區裏徘徊等等，以及柳生三兄弟是爲了什麼目的而上京的，如果想要揭露這些暗中活躍的人的眞面目於光天化日之下，身爲京都町奉行應採取怎樣的手段才好，正是苦於不知如何下判斷。雙方就如此毫無保留地將自己所知都說出來，漸漸地，看出事情朦朧的輪廓，窺見其端倪，只有一點點爲什麼他們這些人都要集結在京都裏？這是令人想不透的。

還有一件怪事，先前柳生十兵衞曾經暗示過彥左衞門應該放過霞忍者，這是出於眞意呢？還是另有計謀，實在難下判斷，至少彥左衞門已經看出十兵衞心中十分希望暫延對霞忍者的查究，霞忍者明明和柳生門是敵對的，應該逮捕霞忍者才是，可是十兵衞竟然在彥左衞門面前，替霞忍者請命，這是彥左衞門所無法了解的，現在又出現一個貌似寺澤半平的人物，事情更加混淆而難以理解。彥左衞門曾經問過，何人在宮中？何處抓到這歹徒的？金右衞門回答說是皇宮警衞的永井蒙臣，晚間在御殿前抓到的，這也是不得要領的答話，結果他們只得作結論說，今後不可疏忽一切更加一層的警戒，若發現有任何異常必須彼此立刻連繫，目前只有等跟踪川野黎左衞門的同心的報告。

話說川野黎左衞門。

「我川野黎左衞門，如今雖然打扮如此，却一點沒有違逆之心——知道總是好，五味金右衞門是個明代官畢竟不同於所司代——請你稟告他本人。」

黎左衞門不知道後面有人跟踪，小官送他出奉行所大門時就留下了這麼句話，心情愉快地沿着城濠邊向南走，他還在布施的名義下得到了料想不到的銀子，濕淋淋地一身衣裳也替他烘乾了。

「京都郡代是個偉大的人物。」他心裏這麼想着。

「跟多三郎約見的時間還沒到，那個女虛無僧的事也令人納悶，不過現在也沒什麼辦法，想來他竟敢把我丟到城濠裏，這一次見到了絕不放他干休……」

黎左衞門不斷地自言自語着，一直朝着和多三郎約會的六角堂走，突然他發現了這一帶是花街。寬永十八年那著名的島原花街才移到了現在這個地方來，當時還在六條西洞院路；失去了那女虛無僧使得他咬牙切齒不已，懷中又有意想不到的銀子，黎左衞門心中頓時怪癢的。

站停片刻，思慮一下，當然即使是白天也少不了有尋花問柳之客，甚至耳朵裏還傳來了弦音，在這情形下，思緒總是傾向妓樓那邊。這是黎左衞門所無法抗拒的誘惑。

環顧四周，黎左衞門挺起胸膛來，撥開一家妓樓的垂簾，神情自然地向四方望一下。大白天，又是個挨戶托鉢的虛無僧竟也上了妓樓！——黎左衞門當然不知道自己的行動引起跟踪而來的同心的震驚。

「喂！有人嗎？上樓了！」

黎左衞門脫下斗笠來站在門檻處大喊。

玉蟲

一個女人正在泥地房裏，看見進來了個虛無僧，似乎是來要錢要飯的。

張着嘴，愣了好一會。馬上又驚慌道：

「你是來玩的嗎？」

「當然！還用說，就是來玩的。」

女人馬上跑過來，她用紅圍巾擦着手，一看就是個幹粗活的下女，黎左衞門頓感不滿。

「跟你說沒用！屋裏還有什麼人？」

「我馬上去請姐姐們來。」

很快地，有個老鴇，撥開藍色布簾，一邊理着衣襟，一邊走出來。

「唉喲！歡迎！歡迎！來得好！來得好！請上！請上！」

見了個虛無僧，沒表示奇怪，還滿臉奉承的笑容，這一定不是黎左衞門所認爲的一流妓樓，不過他自己可得意着呢！

「好！我就上去了！」

坐在門檻上，他彎腰，靈活地用一隻手脫下了草鞋，有兩個人影閃過了店前，不知是誰！

老鴇把他帶到一個算是相當豪華的房間，昏暗的走廊處微微的有嗔嬌聲。

黎左衞門看見立刻出現在眼前的妓女，甚爲滿意！

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輕柔的嗔嬌聲，像個透明模樣的美女。

「叫什麼名字？」

「妾名玉蟲！」

「玉蟲！玉蟲！好名字——」

「妳呢？」

「婢女狹衣！」

「妳的出身是不是在筑前？」

「不是的……」

少女猛搖着搖到面頰的長髮說：

「阿爹，阿娘都是京都人！」

「原來如此……那麼我是認錯人了。」

「你想到了什麼人呢？」

「我的妹妹也叫狹衣。」

「多大了？」

「如果老實說來她一生下來就有十七、八歲了。」

「誕生下來？……」

這才知道被騙了，不依地用袖子打了一下黎左衞門的膝蓋說：

「好壞！淨說笑話！」

「哈！哈！哈！上了我的當了！」

馬上鬧成一團，進入酒宴了。

黎左衞門的個性絕非豪爽之人，不過那老鴇，小婢、妓女玉蟲及另外兩個妓女也在那裏服侍着，酒杯都集中向黎左衞門……。

當時，豪遊費用是：包個女人，一天算銀一錢。

酒喝得差不多時，黎左衞門的話也多了。

「什麼？你們想不透我爲什麼如此打扮？說得好！你們看我如此，其實在江戶提起川野黎左衞門是無人不知。此次是因大人吩咐化粧爲虛無僧，好潛入京師裏。」

「武士大人，原來是個江戶人。」

「正是。」

老鴇和玉蟲相對望着。

「今天怎麼有那麼多江戶人，」

「除了我之外，還有其他江戶來的客人？」

「是啊！」

「是跟我一樣的虛無僧？」

「倒不是。」

玉蟲緩緩地搖頭，從下顎到脖子散發着嫣然的媚力。

「只是個普通浪人。」

「一個人？」

「兩個。」

原已鬆弛下來的黎左衞門突然緊張起來。

「那——那個浪人說是從江戶來的嗎？」

「是啊！……」

「嗯！」

黎左衞門，咔！一聲將手上的酒杯放下去。

「大約是幾歲模樣的人？」

「跟你差不多吧！」

「他們有沒說住在江戶什麼地方？」

女人這次默默搖了搖頭。

須臾之後。

「那兩人房間在那？」

黎左衞門一把抓起長劍就站起來。

「哎！這就怪了！你們怎麼會在這裏？」

「哦！原來是川野，眞意外，你是什麼時候上京的？」

「你這又是什麼打扮？到底怎麼回事？你突然不見了，大家以爲你給誰作了，議論紛紛！你這打扮算是什麼德性？」

「嗯！這其中自有原故，說來話長……不過倒沒想到在這種地方碰見你們，眞是怪哉！」

聽到有兩個浪人在一起甚覺可疑，黎左衞門從厚紙門縫偸偸看了一下，一見是曾同在江戶大久保府邸寄食，天天一起談笑風生的吉田源左衞門和大塚幸兵衞，所以黎左衞門着實吃了一驚，在這種地方見了面有些難爲情，不過也是彼此彼此罷！

「說眞話，你們是怎麼上京來的？」

既知是老朋友，當時黎左衞門三杯下肚，氣宇也突然大了起來，就上吉田源左衞門和大塚幸兵衞的房裏，他們兩人各有一個妓女陪侍，看來容貌不及玉蟲，這使黎左衞門至爲高興，心中極想把玉蟲帶到這房間介紹給他們，帶著炫耀的意圖，他才上了這房間。

「我們是隨老先生上京來的，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什麼——老先生也上京來了，我一點也不曉得，他現在那裏？」「住在誓願寺裏。」

「嗯……那麼大年紀，眞難得，還到這裏。」

「你呢？」

「看了也知道，我這身打扮當然住廟，在妙安寺裏。」

「那你爲什麼又要如此呢？」

「這事你就別問了，閒話少說，奉敬一杯吧！」

黎左衞門抓起面前的酒杯，伸出去。

「喂！」

然後回過頭，告訴那八歲左右的小婢女說：

「到我房間裏去把玉蟲帶到這裏來。」

大塚幸兵衞二十八歲，比黎左衞門更早寄食大久保家，很會奉承彥左衞門，總是狐假虎威，說話口氣又大，看不起人，所以在食客中人緣不好，有人暗地裏諷刺他爲「大塚法皇」嫌他目中無人。幸兵衞自己曾說過，他父親剃了髮稱大塚道齋。

比起大塚來，吉田源左衞門年事高，世上的辛酸嚐得多，人品稱得上溫厚，所以，自然地，黎左衞門多轉向吉田說話。

玉蟲曳着衣裳走進來了，妓女們原是因黎左衞門突然插進而變拘束，現在又恢復活潑，不斷地嬌笑。

玉蟲還替吉田、大塚兩人斟炙，他們兩人叫來的妓女也服事着黎左衞門，過不了多久，黎左衞門給灌醉了。

「源左衞門，你記得大月多三郎吧，那個個子大大的。」

「怎麼不記得，因你突然從江戶府邸消失了，他們都說，你搞不好給多三郎作了。」

「是嗎？說實話，我是爲了幫助多三郎才到京都來的。」

「……」

「這是機密，不過不久我將在京都裏作一件大事，讓你們羨慕一番！」

「你想作什麼呢？」

「事關機密不能詳說，這可是件嚇倒天下人的大事，今晚我跟多三郎約在六角堂見面共商事誼。」

「六角堂！這麼說，大月眞上京來了。」

「那當然——」

大塚和源左衞門互望了一眼，源左衞門略呈困憊的表情，反觀幸兵衞的眼睛却發出犀利的光芒。可能他略知大久保彥左衞門上京的原因。

「你是說六角堂嗎？」

當幸兵衞推開前面小餐桌，向前挪近一步重新又問了一次時。

「咦……誰？什麼人……」

走廊裏有人驚叫。

接着傳來了女人的驚叫聲，推翻餐桌、跑上樓的脚步聲，原本一片絃歌的妓樓，瞬間尖叫聲四起。

「什麼事？」

三個浪人茫然不知所措，愕在那兒互望著。

有個妓女很快地離座，打開紙門去查看。

「啊！」驚叫了一聲，接着大喊：

「來…來人啊……」近乎悲鳴地。

他們到妓樓是來玩的，所以掛在腰際的劍都拿去放在劍架上。

只有黎左衞門抽出身邊的短劍。

「喂！等一下……」

這時，源左衞門跑到劍架邊抓起自己的長劍，順便替大塚也拿來。

「……」

他們還是不作聲，注意着走廊的動靜。

剛出去的妓女沒再發出任何聲響。

「喂！喂！」

房裏最穩重的算是玉蟲，她把上身靠到黎左衞門的肩膀，推着他的膝蓋說：

「那位姐姐是常照顧我的常盤太夫（太夫是妓女的通稱），我眞放不下心，你去看看吧！請你——請你——」

「可——可是。」

「你不願意嗎……」

「好！我這就去看看！妳先待在這裏。」

黎左衞門說話時，把視線移到另外兩個武士身上，下決心地說：

「源——源左衞門……大家都是武士，不要顯出狼狽樣子，如果我沒出什麼聲音，你們還是安安靜靜喝着酒好了！」

黎左衞門交待好了，緊握住長劍，聳着肩停在紙門前，用手推開紙門，一個人也沒有！

沿著走廊的外面是欄杆，黎左衞門躡手躡步走出房間，通到走廊的一端，剛才走出去的妓女就昏倒在走廊中間的樓梯下。

黎左衞門立刻下判斷：這妓女被點了穴。

「歹徒在何處？快出來！」

他正大聲叱喝着。

「……」

「抬起頭來，黎左衞門！喂！就在這裏！」

低得像耳語般的聲音從頭上傳下來。

黎左衞門往上一看，在喉嚨深處驚叫了一聲：

「嚇！」

有個矇面武士像一隻蝙蝠般貼在天花板上，眼睛笑得好邪！

嘎！居然是個獨眼武士！

「報上名來！你是——」

「靜一點，我不是殺你來的，不如說是來保護你的。」

「什麼？爲何如此放肆？」

「我剛說過要你安靜一點，你剛不是說要去見多三郎嗎？」

「唉！你聽到我剛才的話了，我眞是失策。」

「並沒什麼失策，我已經替你防患於未然了。」

「？」

「你沒發覺町奉行派人跟蹤監視你——他跟你一樣也上妓樓來玩，還聽到了你說的關於多三郎的事，我剛殺死了他，免遺後患！」

「……」

「懂了吧？再說一次，我沒危害你的意思。女人們已驚慌亂成了一團，你們都是武士，裝着毫無關連的樣子趕快再回房間去喝酒！」

「可是這裏並不是你們久居之地，一會兒奉行所知道了這變故，會有許多官員跟來，被拉去審問有多麻煩！還有，這件事，不是你——野兒一個人的事，好好去告訴你房間裏的那兩個人。」

「等——等一下，你既說要救我和多三郎的危急，一定曉得事情的原委了，那就是自己人，請報上尊姓大名。我叫川野黎左衞門，房裏的兩人是——唉——等一等！你——你到那裏……」

蒙面武士一跳就從走廊跳到屋頂上去了。

七騎落

遭到蒙面人十兵衞刺殺的是代官五味金右衞門所吩咐，來跟蹤黎左衞門的人，町奉行所同心二木嘉右衞門。

嘉右衞門看見黎左衞門走上「相模屋」妓樓，思忖一會，爲了愼重起見，叫他的同伴沖津某某先回奉行所一下，自己喬裝成嫖客上樓。

嘉右衞門便偷聽到了黎左衞門說的，黎左衞門是因放鬆心情，不小心告訴吉田和大塚兩個朋友，關於當天傍晚在六角堂會霞多三郎的事，因此遭到柳生十兵衞的刺殺。這完全和十兵衞告訴黎左衞門的一模一樣。當時「相模屋」在京都三筋町——現在的室町西洞院五條橋通之南——渡過西洞院河上的石橋，走進傾城町路邊，樓主人叫相模屋藤兵衞。後來，受奉行所調查時，曾遭嚴格審問，是不是故意讓刺客潛伏在妓樓裏，但這也是他百思不解的事，倒底什麼時候潛入的，他比誰都覺奇怪，只能說：「奉行大人，各位也知道，我們屋裏雜居着許多女人，應該沒有不被發現的道理，怪就怪在這裏。」

二木嘉右衞門從背後被刺一刀，貫穿了左胸，死在妓女走出的房門邊上。

據說，妓女聽到了嘉右衞門的聲音，她慌張地走出板廊，馬上無息地從欄杆邊被推下去了。

話說回來，川野當然不知對方就是柳生十兵衞，以爲自己把刺客趕走了，回到吉田、大塚兩人房裏說：

「哈哈！怪傢伙，沒有抵抗就逃了！」

無論如何，必須去看看那個被殺死的人，吉田和大塚也各抓一柄劍跟在後面。

當然剛才刺客和黎左衞門之間的談話，他們都聽得清清楚楚，但對這兩人而言，這回是因所司代板倉重宗前來拜訪源左衞門，有事密商，才特別地「去逛逛街吧！」賞了銀子！要是讓主人知道在這一種地方玩着有多難爲情，加上被刺殺的是奉行所的官員，來籠去脈一點也不清楚，回去後如何向大久保交待？左思右想眞不知如何是好，難就難在正巧在官員被刺的現場，說不定連大久保彥左衞門也難咎其辭，搞不好爲了辨明立場而不得不切腹表白。

「大塚！」

源左衞門邊走邊竊竊私語：

「看事情的發展，恐怕大禍要臨頭了，該有個準備。」

「早知道……」

三人跑到現場，二木嘉右衞門還奄奄一息，好像正想告訴他們什麼，忍受着斷氣的痛苦，用自己鮮血在牆上劃著。

川野抱住他的側臉，看着他垂死的面孔說：

「啊！還是不出所料……」

不錯，正是他掉進二條城濠溝而遭審問時，在旁邊辦案的奉行所官員之一。

「你認識他嗎？」

大塚的聲音顫抖着。

「是，沒錯，他正是替我晾衣服的人——可是他爲什麼……」

「他是想說什麼呢？」

「喂！提起精神，我是跟大久保彥左衞門上京來的吉田源左衞門。你想寫什麼？喂——」

源左衞門抱起二木來搖晃著。

混濁的雙眼微現生氣：

「今——今晚——」

「知道，今晚已在牆壁上讀得出來了——今晚怎樣？提起精神來講完！」

說完，再搖晃他的身體。

二木被源左衞門抱着，拿出混身的力量，用手沾自己胸膛上的鮮血，寫着：

今晚戌時在吉田神社內……

「吉田？……吉田神社內有什麼？」

「柳……生……」

「柳生……有柳生的什麼？」

可是二木終於斷氣，再也寫不下去了。

這時樓主及較不怕事的妓女、婢女也漸漸地來到這一個房間，源左衞門指示樓主，不管如何，先報官府再說，同時把二木屍體搬進內屋。

然後問：

「有沒有那個女人看到這兒情形？」

源左衞門環視左右，但誰都怕麻煩，沒有一個敢回答。當然，即使有人，他們三個人還是一樣：臉沒處擺！

「川野黎左衞門，這個當差的原是跟蹤你的，我們的立場？你又如何交待？」

大塚厲聲地問。

「算了，事到如今，再計較這些也於事無補，我們只是倒霉湊巧在場，不久會有當差的來查問，不過令人放心不下的是吉田神社的柳生十兵衞；大塚，你先回去向老主人稟報一聲，事不容遲了。」

「這——這是……」

平日彥左衞門待大塚不薄，大塚面臨這種事時似乎就有些膽怯。

「川野，你怎麼辦？不是說要在六角堂見——」

「我的事，我自己去處置，與你無關！」

「閉嘴——原來是你參加什麼徒黨，才有這等事——」

「不要再說了，現在爭論有什麼用！如果你不去，我自己回去稟告老主人——」

「不——我去。」

「去嗎？」

「去！」

大塚鐵青著臉，兩隻眼瞪着黎左衞門說：

「老主人也許會拿這傢伙來當線索，請你好好監視他。」

說完，隨便把長劍一插，就飛也似地走出了妓樓。

聽到了大塚的報告，整個奉行所都亂成一團，這也不足爲怪。大久保彥左衞門聽過稟報後神情暗澹，因爲他所照應過的川野黎左衞門——現在毫無疑問的又捲進事件旋渦裏了，這也難怪老人灰心。

——其中只有板倉重宗沉思片刻後低沉地說：

「有些怪異。」

「有什麼怪異呢？」五味金右衞門把銳利的眼光轉過去，重宗回答道：

「那個刺客是獨眼，毫無疑問的是柳生十兵衞，不管其刺殺二木的意圖如何，高手如柳生十兵衞者，殺人而沒讓他立刻死亡，這就怪了，要刺就該一劍穿心臟，故意避開要害，是否要讓二木通知奉行所有關「吉田神舍」的什麼事，如果這種猜測不對的話，那麼就是那刺客假裝獨眼，假冒柳生十兵衞。」

「對不起，卑職不是要反對你的話——」

五味金右衞門聽到後，向前移近一步說：

「大人如此判斷也是當然，不過這二木可是當今京都裏屬一屬二的一流刀法能手，據我看能够刺殺二木的目前除了柳生大人外，不會有第二個人。」

誇了個大口。

「那麼你是說刺客是十兵衞囉？」

「是的。」

金右衞門點頭，表示充滿自信心。

「那麼身爲一個江戶大目付的嫡子，有什麼理由刺殺隸屬所司代的官？……」

「對，老生搞不懂的也就是這一點。」

彥左衞門首次插嘴說：

「剛才，在這奉行所前，在我耳邊說要庇護多三郎的也是十兵衞，我想那傢伙，他一直是偷偷地徘徊在門前，後來跟縱了二木。」

「你是說潛進妓樓的就是十兵衞嗎？」

「不過，這樣一想，就無法解釋。」

「那麼柳生十兵衞爲什麼會替多三郎說話。」

「就是嘛，這就……」

彥左衞門滿佈皺紋的臉孔，浮現了難解的表情。

「可是——現在徒然猜測也無濟於事，暫且派遣手下到吉田神社和六角堂去充任警戒。另方面派人去調查『相模屋』，再把黎左衞門抓來查問，那個刺客很可能就是十兵衞。」從階梯上被推下去的妓女醒過來了，把經過原原

本本說出來，還說那獨眼龍是放低聲音說：

「不要理會川野黎左衞門這種小子，怎不去抓個大的呢？今晚戌時注意吉田神社。」

「說完才刺死二木，說得很清楚，這是只隔一扇紙門聽到的。」

爲了愼重起見，再去查了二木的屍體，正如重宗所估計，只有一劍，從背上刺入，眞是高明的一劍。

被派遣到吉田神社境內的官差是岩見三左衞門的與力八騎和同心平林某某等十五人，同樣地也派遣了與力十騎二十個到六角堂去，因爲到了酉時，多三郎還沒有出現，後來的與力十騎和同心十名都被派去充任吉田神社的警備。有史以來，有這麼多人爲了情況不穩而被派遣出去，就只這一天——寬永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再也沒比這天更多的，可見所司代爲了柳生一門的動態是如何耗費精神。

話說，武士們在吉田神社境內所目擊到的眞是他們無法想像的光景。戌時等於現在的下午八點，再也沒有人到神社裏來膜拜，這吉田神社，在京都神樂岡，主殿大元宮裏奉祀着日本神祇三千一百三十二座，從境內龍澤登上主殿的路叫日降坡，在戌時前已有二十多個警衞，以日降坡爲中心，頭上、肩背上都綁着束帶，正屏息以待。他根本不知道，會有個什麼人物、爲什麼夜裏到境內來，可是重宗親口下令，只要看到可疑人物就格殺勿論，當大久保彥左衞門說過拚老命也要到現場去究明眞象時，重宗回答說這也許只是雷大雨小而已，請他休息。同時下令他的屬下說，不管對方是誰？如果擧動可疑，查問之後格殺毋論。

——戌時到了。

傍晚下過一陣小雨，黑夜裏天空上連一顆星都沒有，除了隱約露出來神燈的光線外，完全是一片漆黑，只有武士們頭上的束帶，白白地，朦朧地浮在空中。

——過了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

突然間，黑暗裏，樹梢上傳來夜鳥尖銳的啼聲和撲打翅膀的聲音。

又過了片刻，陰森森而沉寂的日降坡下面傳來了輕微的脚步聲。

「……來了。」

「噓……」

躲藏在樹叢裏的同心們都相互關照着。

脚步聲來到這裏，突然停止。

「你們爲什麼躲着……出來吧！」

是個低沉、格外穩重的聲音。

「……」

「好像很多人在這裏，你們是奉行所當差的呢？還是

刺客呢？」

這一次的聲音充滿着殺氣。

「到底是那一邊的人？出來！」

有個同心忍不住動了一下，正想出去。

他可能下了決心。

既然被發覺了，不得不出去了。

「走！」

岩見三左衞門回顧了左右，大聲下令，從樹叢裏跳出去。

那裏站了個蒙面的武士。

前後左右都被團團圍住了，可是毫不爲所動。

「你有何事到這裏來？」

岩見三左衞門走出一步說：

「我等有任務在身，不得不查問——你的姓名呢？」

「——」

「不說嗎？」

「這就太豈有此理了，月黑風高下，如何證明你們是當差的？」

「什麼？」

「我就是報出姓名來也不能馬上冰釋你們的疑念，我在此地也同樣有任務在身，我們可是井水不犯河水，你若要強行查問，我也是個武士，就是靠這把劍也要走過去。」

「何來莽撞鬼——殺！」

隨着叫聲有七、八個人同時拔起劍來，大多數警衞之士還躲在樹叢裏，現只見岩三左衞門所率領的第一隊跑出來。

——幪面武士是已經料到了這一種氣勢呢？還是知道逃也逃不了呢？他仍未伸手去摸劍柄。

「你們這就太冒失了，怎麼沉不住氣……先證明你們的身份不是對你們有利嗎？你們這種架勢怎麼能殺上我——」

「住嘴！」

岩見三左衞門吹口氣，把劍柄吹掉。

「念你可憐，再問一次，什麼人？報上名！」

——如果這樣的一問一答再繼續下去一、兩次的話，很可能就有幾個同心被殺死。

蒙面武士是仙臺藩的狹川新九郎，在正常的情況下岩見等人是不能爲敵的。

——可是事情却有意外的發展。

新九郎聽到岩見三左衞門的再度詢問正想伸手去拔劍時，黑暗中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武士，你們是殺不了他的，多死幾條命，毫無益處，讓我來吧！」

口吻非常沉着，也不知道是從那一個方向出來的，現已慢慢走近新九郎，看來是個年過六十的老武士，用頭巾幪面，從容不迫地，甚至還口吟着「七騎落」歌謠。

一瞬間新九郎恐怖地愕然竦立，這一曲「七騎落」是源賴朝在石橋山之戰吃了敗仗正想逃離到安房上總去時，上船前，只剩主從八騎，可是發覺八騎這個數目正與他祖父爲義逃離京都時人數相等，源賴朝以此爲忌諱，決定留下一人，於是把土肥郎實平之子遠平留在路上。

老武士悠悠地唱着逼進了。

寒夜聞霜刀

前面曾說過狹川新九郎和蜂須賀藩的佐佐木佐門一起沿着木津河進京來了；這個新九郎的祖先是曾治理過大和國狹川城的狹川上野亮助正。

助正的孫子叫甲斐守助貞，曾經事於織田信長，天正十年信長被明智光秀所弒，狹川城落，從此成爲浪人，一時還寄居於柳生石舟齋家裏。這時新陰流的上泉武藏守來到了柳生家，他也就跟石舟齋一起接受上泉武藏守劍術的教練，後來單身渡海到中國，更是精練劍術回來。

助貞的兒子筑前守助延，自此以後世世代代以劍術立業，助延的兒子便是新九郎助信，說來新九郎和柳生新陰流可說是同門師兄弟的關係，可是他們仍主動師事於但馬守宗矩，終於編成了一種神秘劍法，稱「寒夜聞霜劍」，愛洲新陰劍法的秘傳書裏寫着「這劍法是澄清眼神、靜心如寒夜之聞霜，觀敵人手段之劍法」，新九郎還加上了祖父助貞去鑽研回來的大明劍法的奧義，在「大上段」也就是高擧長劍於頭上的招式中導入了聞霜心境。公認武藝精妙勝過其父宗矩的柳生十兵衞和這一個狹川新九郎作一次練習比賽時，破不了他的大上段的招式，終於甘拜下風，慨嘆說：

「在家父直門弟子中，我只推狹川的上段。」

仙臺藩主，伊達政宗請宗矩推擧一個武士時，宗矩馬上推薦的也是這個狹川新九郎。

「人人都說，能勝過我兒十兵衞，一定也服於我宗矩。」

因爲當時宗矩笑着說。所以政宗一方面高興，一方面也懷疑着，新九郎一到仙臺來，馬上想找出精於劍術者十四人，和新九郎比劃比劃，跟這十四個人比劃時，新九郎採取上段架勢的有諏訪半右衞門，（當時五十八歲的老臣），諏訪不交一合，只看到了新九郎的大上段，就去了他的劍說：

「非吾等所能敵。」

政宗非常佩服，而封予新九郎三百石命爲武士。

後來政宗到江戶參見將軍時，曾經告訴柳生宗矩說：

「你可眞會捉弄人，到這時才送來了這麼個高手給我這老頭。」言下有遺憾之意。

伊達政宗是後來衆多歸附德川諸侯中和柳生宗矩最親近的人。

有個故事說到了兩個親交的衝突。

德川三家之一的德川賴宣成爲紀伊藩主後還錄用了許多有名的浪人，或偷偷送奉祿，希望一朝有事時人們能够幫助他，在這些浪人中，有一個是曾經仕於上杉景勝的名臣橫田大學，大學和德川家康交情不錯，原來也是一城之主，可是沒落後，仕於上杉景勝，後來景勝的領地被削減移到朱澤去，武臣大半變成浪人，家康特地叫南光坊天海去查問大學的行蹤，知道他已經隱居在出羽地方，不願應召，當時家康遺憾地說：眞可惜！賴宣幼小時就聽說過這個人了，大坂執政之後曾經跟板板卜齋商量過很想聘用橫田大學。（當時的賴宣還是個十四歲的少年）

卜齋說：

「仙臺黃門（伊達政宗）也很賞識橫田大學，很有意思，臣跟政宗公不太熟，柳生但馬守和政宗公却很合得來，請問但馬吧！」

賴宣還不放棄，有一天請求柳生宗矩向伊達政宗打聽一下大學的意願，政宗回答說：

「橫田這個人，是戰場老將，如果一萬石俸祿能使他將就的話，我也很想聘用他，但他不會答應的。」

結果賴宣和伊達政宗始終都未能聘用橫田大學，換言之，連像賴宣這種高貴身份的人也必須透過柳生宗矩才能說動政宗。

另外政宗的嫡子宇和島藩主，在伊達秀宗誤殺了老山家清兵衛，因而觸怒了父親時，也特地請柳生宗矩來從中調解。

——可見政宗和柳生但馬守之間的交情。

宗矩推舉了狹川新九郎，難怪政宗高興，後來新九郎的兒子狹川新三郎助直也跟宗矩學刀法得其秘傳，號稱柳門四傑之一，可是新三郎自己却經常說：

「我離家父的造詣還遠。」新九郎的武術如何高強，還有個傳聞。

有一天澤庵和尙和新九郎在談天，有兩隻小麻雀飛進座側來，新九郎徐徐拿起扇子壓服它們，不久，談完了話，他把扇子擧起，麻雀驚驚慌慌地飛走。新九郎面色泰然，從容不迫，澤庵深深佩服，嘆服說：

「你凌駕但馬守之上。」

帶着頭巾的老武士低唱着「七騎落」走向狹川新九郎。

包圍住新九郎的同心們，看他悠然的態度也愣住了，其中一個較勇敢的說：

「你是什麼人？」

問話的同時擋住了路。

老武士僅輕輕地說：

「退下吧！這個人你們殺不了。」說完，又一步一步無言地逼近蒙面裝束的新九郎。

「……據說你學會了大上段的秘刀法——願不願接我一刀。」

新九郎聽到了他的聲音，只「啊！」地低叫一聲，再也說不出話來。

老武士走近，他就後退相等的距離。

一面後退一面大叫：

「不要弄錯人……」

聲音乾啞。

「不拔刀嗎？你就是不拔，我也要上了。」

「請等一等，爲何要殺我新九郎？」

「不知道，或許是天意吧！雖有些可憐，還是領死吧！」

說着，可是並沒拔刀，再度低聲吟誦歌謠，慢慢移步。

新九郎又跳退了。

「……」

「是嗎？」像是絞盡臟腑的悲痛。

新九郎已知對方是誰了。

「……」

「既然你這樣說……」

左脚拉後半步，切斷繫線，老武士的步伐還沒緩下來。

「……身恨捨小舟，身恨捨小舟，此世之憂也何堪？兵衞左賴者我也！昨日石橋山之戰，我方大敗……」

唱着唱着，一左一右運足，新九郎一步步後退，眼裏逐漸充滿殺意而發亮，慢慢伸手到刀柄上去。

「你以爲能殺得了我新九郎嗎？」拔起大刀，慢慢移到頭上，擺起大上段的架勢。

老人仍空着手逼近。

新九郎又往後跳開。

突然聞有聲音從老武士的口中發出，却不是歌謠。

「……」

黑暗中響起了不成聲音的叫聲，歌謠也已經唱完了。

官府的當差們的確看到白刃在黑夜裏的交錯，沉默片刻之後，咔嚓一聲，傳來了頭上樹枝被砍下的聲音。

同時，另一方的大刀歸鞘聲。

良久之後。

老武士又以低沉，陰森森的聲音唱着歌謠，靜靜地離

開這個地方。

同心們如惡夢之初醒，岩見三左衞門厲聲叫道：

「留步！」接着向四邊的樹叢下喊道：

「大家都出來！」

有幾十個人搖動着樹葉從各處走出，每一個頭上、肩上都綁着束帶，一副威風凜凜的樣子，其實都爲着看到老武士的神技而茫茫然，透過黑暗的光線，他們只看到老武士邊唱邊走，閃身時砍了新九郎一刀而已！不止如此，殺了人，竟然頭也不回地就離去了。

這些衙役當然不知道矇面人是何等高手，也不知這奇異老武士的眞面目。

可是不管怎麼說，他們也是經過精選來到吉田神社當警備的，對自己的刀法，也都有自信。

他們只能判斷老武士必是個有名的武術家。

岩見三左衞門也不例外，所以查詢的口氣中也難免流露着畏懼。

「我等是奉行所派來充當警衞的，公務在身，必須請教，你從何方來？要往何處去？」

老武士的歌謠突然停下來，仍背向着他們說：

「你們是五味金右衞門的屬下嗎？」

「正是！」

「所司代呢？沒有在場指揮警備嗎？」

「這——這樣的問話，我們無可奉告，是我們在問你話。」

「既然如此，問了也沒用，我一概不說——這地方不會再有什麼事了，深夜裏，你也別再作多餘的查問了，快回去吧！你們就是再警戒下去，恐怕連隻小狗也不會出現的。」

「你怎麼知道！難道說我們該聽一個連姓名都不敢說的人的話就乖乖地走掉？」

「那就隨便你了——」

說完，又走向前去。

「叫你留下，聽到沒有？」有三、四個人，紛紛轉到前面去想要擋住去路時。

「所司代下令的人，與力十三、同心三十——共四十三人在此，我是探聽得清清楚楚才來的，你們怎麼殺上來也抓不到我，快快去吧！」

語氣中充滿着威嚴。

衙役們只能互相望着臉，完全被他悠然的神態震住了，呆呆地目送着老武士，他唱着歌謠，不久又消失在黑暗裏了。

衙役們沒走，雖然老武士說再守下去沒用，但也不能輕易就離開，在岩見之指揮下，有個與力立刻騎上馬，跑到所司代府邸，一五一十地稟報，留在神社境內的人點上龕燈，查驗蒙面武士屍體，發覺是個穿上了防刀鐵網衣的魁梧武士，年約二十七、八，頭頂挨了一刀，直劈鼻嘴下面，面上佈滿鮮血，難辨容貌，除了一條麻繩外，沒帶其他東西。

在所司代府邸等待着的彥左衞門和京都代官五味聽到報告後大吃一驚。

「眞叫作新九郎？」

「是的，一點也不錯——」

「姓什麼呢？」

「好像一點也沒提起！」

「那個殺人兇手人品如何？該不像個卑賤的人吧？」

「因爲在黑夜裏，不敢明確地說，看來倒是個高尚的武士。」

「有沒叫『師傅』？」

「這——並沒有！」

「嗯！」

「尊老想到了什麼人嗎？」

金右衞門斜視了一下上座的重宗，挪近一步，彥左衞門交揷着手臂沉思道：

「眞不懂！如果叫出一聲『師傅』，我也就可以猜想出了——很遺憾，眞搞不懂！」

重宗在上座說話了：

「你記不記得他所唱的曲子的歌詞。」

「卑職對於歌謠一點修養也沒有。」

「我知道，只是問你歌詞，短短一節就行。」

「是……好像有句叫『此世之憂何堪』？」

「此世之憂何堪？」

「是的。」

五味金右衞門的鼻翼動了一下。

「所司代大人，卑職想這就是那一曲『七騎落』了。」

他又回過頭來問跪坐在房間角落上的與力說：

「是不是此世之憂何堪？兵衞左賴者我也……這樣唱呢？」

「是，是的。」

「這樣說來，一點不錯，確是『七騎落』了。」

「金右衞門，那個『七騎落』的大意如何？」

經彥左衞門這樣一問，五味有些自誇地說明概略。

「這是源賴朝在石橋山之戰——」

——彥左衞門突發出奇聲高叫道：

「老身知道了！」接着說：

「他是柳生，毫無疑問地他是柳生但馬守！」

此時。

話說老武士穿過吉田神社就向南走，沿神樂岡的山下，從眞如堂旁走出黑谷，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很自在地走着。

山巒黑黝黝地聳立着，森林中有一座寺院，老武士從山門走進去，無聲無息地進入內院。

書院裏點着燈，他停在板廊前。

「父親嗎？」

室內有人問，站起打開紙門。

老武士默默走進去。

一個滿臉鬍子的獨眼武士，一個女裝的虛無僧。

兩人都把緊張的視線移上來，老人坐上他們備好的正座。

「十兵衞，拿出秘笈來。」

說完慢慢解開頭巾的繩子。

「作什麼呢？」

「叫你拿出來就是。」

聲音低沉，有壓迫感，且毫不客氣。

十兵衞回過頭來看了一下男扮女裝的人反問說：

「是江戶帶來那本嗎？」

老武士無言地點頭。

十兵衞到鄰房，拿出秘笈，放在父親面前，打開包住秘笈的袱紗，宗矩解開繩子，把秘笈攤在膝前，這是友矩見過的略記姓名的那件。

兩個年輕人在旁邊看。

「又十郎，拿硯臺來！」

宗矩說着，女裝的又十郎從文案上拿出筆硯箱，宗矩親自取墨磨了，拿起筆來將秘笈裏列名的：

仙臺伊達狹川新九郎

一筆劃掉了！

「我是如此竊想。」

「你無法確知嗎？」

「是的，因爲兒子還未遇見叫神矢悠之丞的人。」

十兵衞那只剩一隻眼睛的瞳孔，在燭光的反射下閃閃發亮。

又十郎因爲不了解事情的原由，所以更加深了內心的疑惑。

「下一個是馬木家六？」

十兵衞以低沉的聲音問父親，

「……」

宗矩不語，突然拿起放在膝上的武藝帳，用手捲着。

十兵衞瞥視了一眼父親的手，看到手腕上的傷痕，不禁一愣，不過，還是佯裝不知道，繼續問道，

「明天的約定怎麼樣了？」

是一種溫文的口氣，

「明天輪到你了。」

「？」

「你也知道，藝州的寺澤半平之子，因爲多管閒事挺身爲人調解糾紛，結果被町奉行所抓去了，這可能是他父親要他出面的，也說不定是藝州公本人的意思，這些內情，就要靠你去查明，還有一事，就是友矩說的他所看到的

密使

跟宗矩一樣從事於武藝帳工作的十兵衞必然曉得狹川新九郎被除名的原因，只有做弟弟的又十郎完全蒙在鼓裏，什麼都不知道，說實話，連應該身處江湖的父親宗矩，爲何會出現在此地，又十郎也是百思不解的。

又十郎並不知道武藝帳是什麼東西，不過却明白必是一件很貴重的物品，可是父親竟然毫不在意地用筆墨來污染它，不只是劃掉，而是一種塗獰的方式。又十郎當然無法理解，這是表示狹川新九郎從此被除名了。

「十兵衞。」

「嗄？」

「馬木家六還沒來報告嗎？」

宗矩將毛筆輕輕放入硯盒，回過頭來對十兵衞說，臉上毫無沉重的表情。

「還沒有——，不過，孩兒認爲，今天或明天之間，很可能會有友矩的消息。」

「這麼說，友矩是到公卿家去了？」

隱者目夏蓮眞——」

「……」

「他上京來是受了越前忠直卿的密令？還是他自己的決定？如果是忠直卿的授意，他爲何不在江戶而要潛伏在這兒？如果純粹是他一個人的行動，他的目的何在？……這實在很麻煩，上面兩件事你務必調查清楚，雖然跟我們也許毫無關連，只是在目前的情勢下，必須避免太多閒雜人——這兩天之內，希望你儘快辦好。」

「……」

「父親。」又十郎看着父親捲好武藝帳，這才出聲。

「我應該做什麼？」

又十郎對於宗矩的急促行動，還是感到很疑惑，從前他是受十兵衞指揮行事的，現在能面對着父親，很想藉此機會問清有關自己的事，可是因爲很久未向父親請安，又十郎的神情顯得很羞赧，在他奉命男扮女裝時，即使在自己哥哥或其他柳生弟子面前也必須使用女聲，如今面對着父親，總像是有點難爲情。

可是宗矩的臉上却毫無表情，

「你嗎？」

宗矩慢慢轉過臉來，才說：「你還是這樣美……，現在是否對京都比較習慣了？」

像是揶揄的口吻，又十郎一時啞口無言，不知如何回答。

「是的……」

不由自主地轉過臉去望着他哥哥，點了一下頭。

「對了，聽說你武藝高強，不像個女兒身，是不是一顯身手，讓我看看？」

「？」

「——十兵……」

宗矩又掉轉視線，

「那裏正有一個再適當也不過的對手——」

宗矩用眼神指示着院子，接着說：

「請他到這裏來，如何？」

又十郎心中正「呀！」的喊了一聲時，十兵衞已經抓起長劍，側跳到廊板上。

父親的聲音在背後響起

「不要殺他！」

十兵衞動作迅速地打開紙門跳出去，可是潛進來的人也很迅速地逃走了。

追了一會兒，十兵衞突然停下來，側着臉孔望向黑暗裏，這也許是他因爲只有一隻眼睛所造成的習慣動作。

十兵衞的表情頓時鬆懈下來，浮起一層既冷傲又放心的微笑，慢慢走回房裏。

一進房裏，馬上將手轉到背後關上紙門，

「父親，他們是什麼人？……」

十兵衞的臉上還留着笑意，因爲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得見他所追趕的人頭上繫着白色束帶，並不是他所擔心的浮月齋一派的忍者，而且逃跑的步伐很急促，連庭院中的樹葉都搖落了下來，可見得他們內心的恐懼。如果十兵衞繼續追趕的話，他們是必死無疑的。

宗矩說：「讓他們逃走好了。」

口氣很平穩，更難得的是臉上帶着笑容，宗矩很滿意十兵衞從房內跳出去時，能同時注意到紙門的滑動，換了平常人，一聽到有歹徒侵入，必然是不顧一切地衝破紙門，而十兵衞在這麼緊急的情況下，還能從容地拉開紙門，並且不發出一點聲音。

「你叫什麼名字？」

十兵衞就坐後，宗矩再度轉向又十郎，問道：

「萬，叫做阿萬。」

這是早就擬好的步驟，只是重覆問答一番。

「阿萬嗎？好……這兩天你必需到嗣長卿的府邸，還要裝扮成一位公卿。」

「……」

「剛才那兩個人可能是我殺了狹川新九郎時，在場的奉行所的官差。」

「您說什麼？」

「小聲點！我何嘗願意殺死自己一手栽培的弟子？可是如今事態演變得這樣，縱然不是我的本意，也不得不殺——，有必要時，連你都得殺。」

「我……，我這條命是無所謂的，可是父親，爲什麼連跟你這樣親近的伊達藩的武術師你都要——」

「……」

「請告訴我，我又十……不，我阿萬隨時都準備把這

條命還給您，可是總得讓我瞭解原委，不然我死都不瞑目的。請告訴我，剛才您劃掉的是——」

宗矩的手因爲要去閣上筆硯盒的蓋子而發出聲響，又十郎想說出來的話頓時也被截住了，那個筆硯盒上面有七夕圖樣的蒔金，看起來很精緻。

「好吧！或許你還有很多疑問，這也難怪，這一本武藝帳上所記載的人都必需由我和十兵衞親手斬殺——不過，如果你能取得藪左中將嗣長卿手中的一卷——。」

「無論如何，兒子一定儘力完成。」

「你能辦到嗎？」

「是的……」

又十郎明白父親這麼逼問是在暗示他，如果任務失敗就得死，因此當他答應一定辦成時，臉色也變青了。

宗矩說：

「當初讓你學習『祕術』時，怎麼也沒想到會爲了秘笈牽連這麼多人，事到如今，你大概也聽說到江戶的松平伊豆、春日局、大久保老等人都來到京都了，所司代因爲風聞此事，所以在京都佈下嚴密的戒備，加上目夏蓮眞的出現，整件事就像永井信濃守千金的那件事，當初也是想都沒想到……如此一來，就不能只針對浮月齋一派人的暗中行動而處理。」

又十郎從未聽過父親用這麼平淡的語氣講話，父親雖然武藝高強，可是思慮很深沉，總覺得像自己這麼年青的人必然無法瞭解父親的想法，因此對父親總着抱着一份奇妙的陌生感，只有這一晚，父親像換了個人似的令人感到親切，語氣也很平和。

總而言之，看來目前因爲武藝帳而引發的事件勢必會擴展到遠超乎宗矩的判斷，因此爲了避免再繼續發展的錯綜複雜，必須將事件的核心，也就是秘笈中列名的人物——暗殺二皇子的人及其他高徒都殺盡。

當初原以爲只要取得三卷武藝帳，自然就能辨明是誰奉行了密令，可是事情越來越複雜，現在不僅不易獲得全卷武藝帳，甚至連宗矩最顧忌的所司代也開始行動了。

如果事情發展到讓幕府官員出面查明時，宗矩本身就會受到遣責，也許宮廷的秘密因此全部暴露出來，除了宗矩以外，還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受到賜死切腹的處分，宗矩本身並不怕死，可是，身爲大目付重職的人竟在暗地裏弒殺將軍秀忠的公主所生的皇子，恐怕連聘用柳生門徒爲武術師的諸侯們都會受到嫌疑，如此一來，跟宗矩習武的家光，他的將軍威信必將一落千丈。天下勢必被捲入一場未曾有過的混亂不安的漩渦中——

宗矩自己說是爲了防止這種情形的發生，才不得不採

取最後的手段，親手殺死自己的門徒——，又十郎心中湧起了種種的不安，父親雖然傳授他們武藝，可是他們跟父親習武都才是七年前的事，而且這七年間並不是全部由父親教授，有一半時間是由大伯父松吟庵來指導的。宗矩武功再高強，總已不是當時年少了，萬一不幸，反被人所殺，這武藝帳未完成的任務怎麼辦？——

另一層憂慮是：任憑父親武功如神，他如何躲過所司代的嚴密監視？如果父親斬殺自己高徒的事被知道了，天下的疑惑必沛然而集注在此事上，就是聘用他們爲師父的諸侯們也絕不會輕易放過的，屆時，父親要如何來應付這局面呢？

「父親！」

又十郎再也無法佯裝女子的聲音，他透紅着臉，挪動膝蓋向前移近一步，

「兒子一定盡全力去完成任務，如果拿不到嗣長卿手中的武藝帳時，父親是不是就要斬殺剛才您說的那些人？我這樣說，或許您會生氣，萬一您輸了，怎麼辦？」

「……」

「哥哥！你意下如何？」

又十郎忍不住把激動的眼神轉向哥哥十兵衞，十兵衞立刻答道：

「你還不懂事，不會明白的，我們父親的武術已超過了世人的評價——，就是被認爲武功高強的我，也還望塵莫及呢！」

可是宗矩却平靜地插嘴：

「又十郎，你連這點都想到了，是的，或許我但馬守會失敗也說不定。」

「父親！」

「十兵衞你也聽着，方才我殺了新九郎，你們以爲是我武功勝過他嗎？……其實是新九郎故意輸給我的。」

「？」

「平心而論，在武技方面，新九郎的大上段是優於我的，可是他能體察到我的用心，所以讓我殺了。」

「……」

「因爲他知道去殺他的是我宗矩，所以毫無怨言地接受了，可是以後我要去殺的人就不一定有這種氣慨，他們能不能在面臨生死的抉擇下像新九郎一樣從容赴死——我教他們柳生兵法的成果都即將顯現出來……如果他們眞正領會了我兵法的眞諦，就一定像新九郎那樣默默死在我劍下，否則就會以他們的生命爲賭注，向我挑戰——，此也兵法，彼也兵法……看來，秘笈內所包涵的，竟是柳生兵法的命脈……。」

仙洞御所(一)

宗矩要殺的下一個門徒是加賀藩的笠間又兵衞。伊達藩和加州的前田藩都是足以抗拒德川氏的大藩，當時正在京都的劍客竹永隼人在他所著的『術藝夜話』一書中指出：宗矩是意圖在任務失敗時，用某種方式，反過來利用這些大藩的武術師所處的立場，不過，這種說法也不是很肯定的。

竹永隼人眞正的身世閱歷現已無從考查，民間傳說他曾與柳生十兵衞比武——寬永年間初期，有一個名叫竹永某某的飛鏢高手，道場設在大阪生玉。幼時患了風濕，以致右脚較短三吋，行動不太方便，無聊之時爲了打發時間，學會了擲五吋釘來打落樹上的麻雀，久而久之，練成了百發百中的神技，他遂想藉飛鏢而問世揚名，因此在生玉設了道場。

他能左右手各抓八支飛鏢，而在瞬息間陸續發射出去，這種飛鏢術使得許多武術師甘拜下風，因此門徒日漸增多，竹永曾對門徒感慨着說：眞希望碰到一位旗鼓相當的對手。

有一天終於讓他遇上了心目中的對手，那便是柳生十兵衞。竹永跟十兵衞比武時在飛鏢的尖端抹上胡椒粉，約定好如果十兵衞黑色的衣服沾上了胡椒粉，就算是竹永獲勝。

竹永左右雙手各取八支飛鏢，隨着一聲暴喝，飛鏢交互擲出，動作之敏捷，宛如一支長矛刺出，鏢身之連續，却像流水般毫無間隙。十兵衞用鐵扇將飛鏢一一打落，鐵青着臉，說：

「在下拜服。」

因爲十兵衞的衣服上現出十四個白點。

可是到了第二次比武時，竹永的飛鏢就再也無法沾到十兵衞的衣緣上。

另一種傳聞，說竹永是大阪橫堀木材批發商的小開，名叫毛利玄達，可是查諸當時的武人，並沒有一個叫毛利玄達的。同時還有人傳說竹永所學的是心眼流刀法，並不擅於飛鏢，至於詳情如何，已無從得知。不過根據『術藝夜話』中所述的：竹永有一個門徒，名叫淺尾吉左衞門，曾經任職京都町奉行所，他在獲悉柳生但馬守潛行到京都的消息後，偷偷地告訴他師父竹永。

總而言之，宗矩此次的目標是笠間又兵衞。那是寬永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就是狹川新九郎被斬殺的次日，地點在仙洞御所旁的柳馬場。在敍述這件事以前，必須先提一提所司代的動態。

宗矩斬殺狹川新九郎，離開吉田神社後，有二個官差跟蹤在背後，結果遭到十兵衞的恐嚇而遁逃，這件事前面已述過了。兩位官差一回去立即將經過情形通報到所司代的官邸。

這時正是大久保彥左衞門以凝重的表情說：「我被搞得糊裏糊塗了。」而離開所司代官邸回到誓願寺的暫居處時。

代官五味金右衞門還留在官邸裏，他也深鎖眉頭，正等着重宗的指示——，就在這時，兩位官差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來。

兩個人立刻獲准到重宗房前的庭院來，有一個在隔房侍候的臣子拿着燭火到板廊上仔細地詢問。

「你們是說有一個人不加尊稱地直呼十兵衞的名字嗎？」

金右衞門向前移近一步，問道。

「是的，那個人就直接叫十兵衞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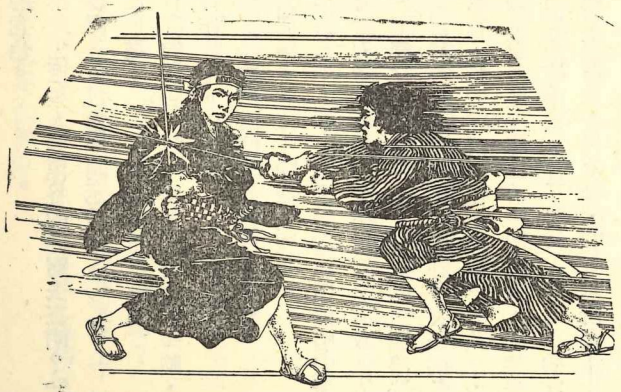
「另外一位確實是個女子嗎？」

「是的。」

「名字叫阿萬？」

「正是——」

金右衞門轉過身來，望着重宗的臉，重宗垂詢着：



「他們說那老武士首先去的地方是黑谷的一座寺廟嗎？」

重宗的語氣還是和平常一樣，沒有絲毫激動的樣子，然而他的臉色却發青。

能直呼柳生十兵衞的人只有但馬守柳生宗矩，除此外別無他人，然而宗矩身負大目付的要職，沒有幕府的命令，是不可能單獨上京的，如果是因將軍特別密令才離開江戶，也應該有訊息傳報給京都的所司代，沒有這些代官聯絡，必然是爲了私事上京的，可是像宗矩這等人物，會任由官差跟蹤而察覺到他的行蹤，顯而易見是故意讓所司代查知他們潛入了京都。

然而，宗矩眞正的意圖又何在？

還有，名叫阿萬的女子，其身份是何人？也是令重宗百思不解的。但馬守是有女兒，可是也沒有叫阿萬的。

對重宗而言，甚至在吉田神社內被殺的蒙面人的身份也是個謎，如果蒙面人是和柳生一門敵對的浮月齋手下，就不應該說那句「不要認錯了人」；如果說他是宗矩的門徒，爲什麼宗矩要在京都，又是在奉行所官員衆目環視下，親手殺了他呢？

……事情的來龍去脈，重宗一時還無法理解，因此，宗矩的韜晦策略可以說是奏效了。然而，板倉重宗也不見得是好惹的角色。

「是不是先派些人到黑谷的寺廟去查明？」

金右衞門神情沉重地請示着。

重宗制止道：

「我有我的辦法，這一兩天暫時不要妄動，等觀看一陣情勢後再作決定。」

不過他下令立刻查明矇面死者的身份。

第二天清早，送來了驗屍的報告。

死者年約三十上下，佩帶着備前四郎國安所鑄的刀，刀柄上刻有鑄刀者之名，刀身在最近沒有殺過人的跡象，是一把保養得無微不至的好刀，臉上的血跡清洗後，一時還不能完全看清容貌，不過，派出許多官差到各處查訪的結果，發現有一個近幾天都住在京極寺的武士，從昨天起就沒有回到寺裏。經過寺僧前來認屍後，果然是同一個人，據說是個奧州的浪人，爲了尋找山城鄉下的故交而上京來，官差們想查看死者的遺物，却毫無所獲——這便是驗屍的報告。

重宗在起居室內吃着早餐，聽到屬下呈報這些話時，突然停住筷子，喃喃地說：

「果然不出所料，是柳生門徒之一……」

就在這時，侍童在板廊上跪稟：

「稟告主公，江戶的柳生但馬守秘密上京，現在來到大門外，說有事相告。」

「……但馬守來了……」

又喃喃自語着，才下令：

「請他進來——」

侍童行個禮走開後，重宗故意慢慢地用早餐，不時停下筷子，茫然望着庭院，昨夜還飄着小雨，經過朝陽的照耀後，空氣顯得清新而怡人。吃完早餐，才吩咐侍女拿禮服來。

一到會客室，看見宗矩也穿着禮服，悄然坐着。

重宗走過宗矩的身邊，就上座，

「……」

須臾之間，彼此都無言相對。

宗矩原是佯裝在打瞌睡，眼皮慢慢地開啓了一條道，說道：

「請先摒退左右。」

說完，還莫測高深地笑着

「你來見我，是有不願旁人聽見的事嗎？」

「閣下明鑑——」

重宗凝視着對方，徐徐擧起身前的茶杯，啜了一口，才道：

「在斥退左右之前，先請問你昨晚所殺何人？」

「若是能奉告的話，我也不會來了。」

宗矩回答着，也徐徐擧起杯子。

「……是這樣的嗎？」

重宗帶着冷笑的口吻，然後搖鈴，吩咐臣子們說：「在沒有接獲命令之前，不許擅自闖入。」當臣子們關好門退出後，才又蠻不在意地問：

「你何時進京的？」

「昨晚夜半——」

這當然是撒謊，但是宗矩回答得很鎭定。重宗只是看他一眼，默不說話，片刻後，宗矩又說：

「你可能也略知本官今日特來拜訪的用意，就請你暫時不要過問在下的行動。」

「……」

「如果你要說職責所在，無法答應的話，不妨將事情視爲是我兒十兵衞一人所爲——，你身爲所司代，必然知悉將軍下有密令。」

「你特地上京來只是爲了告訴我這些嗎？」

耀眼的陽光透過天窗，照在書房的地板上，兩個人的面容在餘光中輝映着。重宗年五十三歲，但馬守已經六十八歲，額上露出很深的皺紋。

「你似乎還懷疑我說的話？」

宗矩帶着莫可奈何的微笑，繼續說道：

「既然你還懷疑，我就讓你看一樣東西。」

宗矩的語氣略帶威嚴。

「未知閣下要展示的東西是針對我所司代的職位，抑是針對我私人身份？」

重宗也以凜然的氣勢，反問着。

「兩者皆可，以兄臺的看法而定。」

宗矩的聲音低沉，幾乎無法聽清楚。

「那麼就以所司代的職位來領教。」

「既然如此——」

宗矩面上毫無表情，如同戴上假面具，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白封套，肅容道：

「將軍親旨。」

「啊！」重宗的臉色驟變。

「你想看嗎？」

「且慢！這……」

顯而易見的，柳生宗矩這個舉動是冒着受切腹處分的危險，因爲將軍的親旨是不可以隨便開啓的。

當十兵衞三嚴以發狂爲名被逐出江戶，其實是到九州作奸細時，家光曾經寫了一封親筆函給宗矩，做爲日後之憑證。

「家光得以悉傳汝家兵法，甚感欣慰，此後尙須多所鑽研。七郎或將失其音訊，倘又右衞門有所不測，己與七郎誓言，斷無虧待。悉安

寅三月二十日

家光

柳生又右衞門執」

七郎是十兵衞的別名，又右衞門指的是宗矩。家光因爲接受了宗矩的傳藝，特予謝意，也請他的師父將來繼續指導，至於七郎之事，要宗矩放心，必定加以關照。

重宗並不知道親旨的詳細內容，但是身爲所司代，當然曾聽說過上述事情。如果眞看了親旨，或許以後就不敢干涉宗矩在京都的行動，爲難的是不管家光的旨意如何，重宗個人是無法默許一個外地人柳生宗矩來到京都擾亂地方治安的。因此即使將來會被賜死，現在也不能看親旨，唯恐看了以後，再也沒有反悔的餘地。

「你還耽擱什麼？是不是身爲所司代，不敢看將軍的親旨？」

「不看！我不看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你難道敢說是僞造的嗎？」

「當然敢。」

口氣很斷然，但是隱約可見冷汗從他的邊額上沁出來。

「……是嗎？」

宗矩的臉上浮起了又複雜又讚嘆的神色。

「既然你說這是僞造的，在下也無話可說，那我就收起來了。」

宗矩說着，將封套納入懷中。

「板倉大人，今後好好忠於你的職責吧！」

說完，拍了一下膝頭，站起身來。

「但馬守，且慢！」

重宗的眼中閃着光芒。

「方才你說暫且不干涉你的行動，這暫且是指多少時日呢？」

「限於今天起二十日內。」

「二十天……你肯定嗎？」

「我柳生是個以武藝服侍主公的人，處理事務，大致可以算出所需時日。」

「那好。」

重宗的面孔透紅，聽完後點點頭。

不管宗矩究竟在策劃什麼事情，既然得知他在京都只有短暫的二十日，或許今晚就會發生另一事件了，重宗決定立刻指示做萬全的部署。

——果然就在這一夜

有兩個不速之客潛入了仙洞御所內皇上的寢室。

仙洞御所(二)

時刻約在亥時。

仙洞御所位於禁城之北，寬永三年，幕府迎後水尾帝行幸二條城後，毀掉了行幸殿，在禁城旁邊營建了仙洞御所。

湯本文彥的著書中指出：

「此時帝聖年僅三十歲，且未有皇子，然則仙洞爲何而造？此誠幕府窺忌帝之英邁，意欲使其外孫早卽九王之位，故臨女院之營之也。然縱觀其跡，德川氏雖成其志於隱然之內，惟不免有歉然之意。」

寬永六年十一月，皇上禪位，幕府擁立一位女皇子爲天子，爲了博取退位帝的歡心，增加御俸。

仙洞御所的範圍北起上長者路南至下立賣路，東到寺町路，西止柳馬場，佔地約二萬二千五百餘坪。建築極盡土木之巧，更營造了修學院離宮充爲仙遊之處。

御所內有著名森林，池泉是接引加茂河的水，配上奇岸，其趣無異於置身深山大澤。皇帝的起居室位於西面鄰近禁城，經過一道長廊，可到大宮御所，所謂大宮御所是幕府爲東福門院（將軍秀忠的女兒）所建造的，可說是女院的住所。

兩個歹徒是穿越仙洞御所的林泉後，沿着東庭，潛入常御殿——再說詳細點：後水尾院的宮殿裏設有公卿、諸大夫和殿上的客房，毗連着御休息所。從這裏有走廊通往東側的方南殿，走過長廊，再向北拐，經常御殿和小御所可到大宮御所。歹徒就是從林泉繞過圓池邊，爬到寢所（夜御殿）的屋頂，再沿着屋簷的燈籠滑下去，站在後水尾院的枕邊。

剛開始，後水尾院還沒有發覺。

其中一個歹徒跪坐着察看院的氣息，另一個攀在掛着的燈籠，察看四周的動靜。

奉行所指派與力和同心負責仙洞御所的警衛，與其說是警衛，不如說是要監視後水尾院的行動，因此在御寢之後都放鬆心情地回去休息，只有一些女官等在隔房以便隨時服侍，此刻是深夜亥時，女官們也已入睡，四周毫無動靜，燈籠掛在離榻榻米上方約一公尺高，朦朧地照着屋內四隅，除此外，再沒有任何的照明設備。因此眼睛若不太習慣黑暗時，很難發覺到像是溶在黑暗中忍着的行裝，雖然如此，攀在燈籠上的歹徒，還是很仔細地觀察周圍的動

靜。

片刻之後，跪坐在枕邊的歹徒，移近身去，觸摸了一下御肩，院驚跳起來。

院時年三十八歲，皇位已禪讓給皇女一宮內親王（明正天皇），新帝只有十四歲，因此許多政務仍由仙洞御所內的後水尾院聽政。只是實權却操在幕府手中。

「來者何人？」

院壓低了嗓門喝問，時環視一下四周後，凝視着對方，對方是一個自從高仁親王及少宮過世後，就被禁止入宮的忍者。

「賤臣有點小事想稟明，本來是不該擅自闖入的，只是——」

忍者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仰望着龍顏，

「說來聽聽。」

「寬永五年，呈獻給皇上的三卷武藝帳，其中一卷現在是否還在藪左中將嗣長卿的手上？抑或正如外間傳言已經燒掉了？」

院的臉色一變，

「是柳生又右衞門派你來問的？」

「是的。」

攀在燈籠上的武士一動也不動地傾聽他們談話，只要他略微一動，燈籠必將搖幌不已，從後水尾院一直未發覺他的存在，便可知此人的輕功如何。

院逡息片刻後，才從唇間發出如同低吟般聲音：

「爲什麼要問這些……。」

「最好眞的是燒掉了，如果還在聖上手中的話，必須儘快處置，否則就賜給柳生宗矩吧！爲了避免日後之患，賤臣才在如此夜深前來驚擾聖安的。」

「這是大逆之行的。」

「是的，賤臣該死！」

「燒掉了那一卷，其他二卷也就毫無作用了。」

接着又說：

「現在後悔已經太遲了，如果那時能當機立斷的話……。」

後水尾院的語氣涵着無限的沉痛，是痛恨幕府專橫，甚而命人殺死繼承皇統的嬰兒？或是後悔當年輕率沒有立卽處置武藝帳？這是外人無法了解的。

二親王過世後，皇上曾想毀掉武藝帳，當時柳生宗矩提出反對的理由是：武藝帳事關國家皇位的繼承問題，毀掉後，日後不知會有什麼契機。有人非難在少君遽逝時，暗中活躍的柳生宗矩，認爲宗矩只要將武藝帳保存下來，日後萬一情勢發生變化，就可證實事件是源自於聖上的旨

意。爲恐秘笈放在同一個地方，萬一發生火災，有化爲烏有之虞，因此將三卷武藝帳之一放在皇上近臣——藪左中將嗣長卿的手中，另一卷寄在知悉這個秘密的鍋島元茂家，還有一卷則放在柳生宗矩的身邊。

前面已敘述過：也是宗矩高徒的佐賀小城城主鍋島元茂所保管的那一卷，輾轉到了永井府的女兒清姬手上；而宗矩家所保管的那一套原是由尾張的柳生兵庫介所密藏，後來兵庫在天林山笠覆寺境內將武藝帳親手交給十兵衞，因此江戶柳生但馬守府邸中一卷——讀者應還記得，友矩奉父命從厚紙門內拿出來的——是尾張那一卷的抄本，這在本篇開頭時也已說過。

霞多三郎在寬永寺外斬殺會津藩的小瀨源內時，由小瀨口中得知此事，因此才一路追趕汀左五右衞門（其實是柳生兵庫的假名）來到尾州。

現在還不確定是否存在的就是留存在宮中一卷，宗矩的計劃是讓喬裝的又十郎去取得此卷，因此才派忍者潛入仙洞御所探聽確實的下落。派去的忍者是——毛利藩的馬木家六。

另一個——攀在燈籠上的是笠間又兵衞。

後水尾院的語氣如此沉痛，可知秘笈確實仍在嗣長卿的手中，馬木家六的任務已達成了，然而他也不忍見到後水尾院如此沉痛的表情。

「我等仰體聖上的心意，也是惶恐不已，然而事情既已成過去，就不要再多所憂傷，龍體聖安爲要。」

說完。挺起腰身，輕輕地退後。

院未加阻止，只是收回視線，

「要我忘却往事的人，爲什麼還特地前來確定文卷的下落……」

像是在自言自語。

隱約聽見庭院中有談話聲。

掛着的燈籠較幌了一下。

馬木家六並不驚慌，很鎭定地說：

「聖上不必掛慮，我們的同伴正在庭院中戒備着……請安睡。」

面孔上浮現笑意，迅速包好蒙面巾，又說：

「啊！對了……還有一件私事順便稟告：瀧子生活得很好。」

說完，嘴角又露出笑容，他所說的瀧子是留在長州的妻子，那位女英豪。

院聽了這一句話抬起眼來，笠間又兵衞趁着這一瞬間從燈籠上滑下跳到帳臺的那一邊，比馬木家六還先一步走出寢所。

家六補充道：

「聖上難道忘了，就是服侍過春日局的那個瀧子啊！……。」

然後也消失在門板後的黑暗中，

一到外面不禁悚然而立，跟站在那裏的又兵衞交換了一個不安的眼色，因爲庭院中的談話聲非比尋常。

事後得知，所司代重宗就在這一時刻，下了特別命令給京都的巡夜人，自己親率了捕吏走出奉行所，因爲重宗臆測到今夜必有事故發生。

在東庭裏發出聲音的是相對峙着的十兵衞和霞多三郎。

沿着接引加茂河水的大圓池向東庭左轉，有座八橋構造的長橋，走過長橋，可看到兩座池中小島，小島中央建有小亭，正如前面所述的，仙洞御所內極富茂樹密林，是藏身匿跡最恰當的地方。

騷亂起自於服侍院的一個女官。

這個女官夜半醒來，感覺到庭院中似乎有人的氣息聲，就點上提燈，走到廊上來察看，朦朧中瞥見有人影的幌動。

「誰呀？……」

她低聲問着，唯恐驚醒了聖上的清夢。又走近一步想看個仔細，突然間有人從背後掩住了她的嘴。

「——不要出聲，我不是歹人，請你暫且忍耐一下——。」

一陣低沉但具有威嚴的聲音在她耳邊響起，她感到手勒在她頸子上的男子氣息，這才察覺對方是矇面。

女官也很冷靜，不再胡亂掙扎，只是用她的手想弄鬆一下掩住口的手，這時隱藏在小島上的多三郎看見了女官另一隻手提的燈籠在黑暗中搖幌了一下。

多三郎謹愼地一步步挪動身子，一看清在屋簷下和女官爭執的武士只有一隻眼睛時，不由得停下脚步，帶着微訝的語氣：

「噢！原來是十兵衞。」

「……」原本輕壓在女官頸子的手，突然用力起來。

「——你是多三郎？」

「嘿嘿！人生何處不相逢！我眞沒想到你會親自潛入這——十兵衞，這可說是你我的宿緣吧！」

多三郎語氣輕鬆，却掩不住嘴角湧起的殺氣。

「退到一邊去！」

十兵衞厲聲喝道，「現在沒有閒暇跟你搏鬪，如果你眞想決一次雌雄，改天一定奉陪。此地不是你這種人可以

隨便闖入的。」

「住口！」

多三郎的臉上依然帶着逞強的笑容。

「你給我放開那女的，她喊救的對象正是我——，此事原就是你們的陰謀，你不認爲此地正是你的葬身之地嗎？實在是天意如此。」

「陰謀？……你在說什麼！簡直是信口雌黃！」

十兵衞有一層顧忌，他不願意讓女官聽見他們兩人的對話。

多三郎快人快語，他完全不理會十兵衞的顧忌。

「要不是陰謀，爲什麼還刻意保存武藝帳？柳生宗矩必定想：將來若天下情勢轉變時，可以用武藝帳去要脅皇上，而強迫恩賜或什麼的，只有宗矩這種心狠手辣的人才想得出這種詭計，你不致於說連這點動機都不明瞭，就四出探詢秘笈的下落吧！」

十兵衞一言不發地拔出短劍，刺穿了女官的背，手還是勒在她的頸上。

「……」

一放開手，女官的身體慢慢滑下去，倒在地上後手還是緊抓着提燈。

「……實在是不得已。」

十兵衞吐出一口熱氣，手上已沒有短劍，這是忍者的一貫手法，劍插進後就不再拔出，以避免屍體的鮮血噴濺出來。

「多三郎——，好吧！我就領教一番，地點在那裏？就在此地嗎？」

十兵衞的獨眼中射出肅殺的光芒。

「難道你願意喪生在殺了女人的地方嗎？十兵衞，我雖與你爲敵，可是你我過去同是獨身新陰流劍法的武士，念在這份情誼，如果你想改地點，我一定照辦。」

「不必——」

十兵衞的手輕輕地握住劍柄。

「多三郎，你聽着，如果你知道了家父昨夜在吉田神社所做的事，就算你是浮月齋的爪牙，也不應該說出方才那些話的。家父思慮的深遠……絕不是你們這一般人所能料到的。」

說完，慢慢拔出長劍，多三郎跳開來，說：

「那你剛才爲何要殺死那女官……，你爲你父親辦事是你的私事，我多三郎不管這些。」

「廢話少說！拔劍吧！」

掉在地上的提燈燃燒起來，十兵衞僅有的一隻眼睛在火光中閃爍着。

柳馬場

多三郎拔劍的同時，十兵衞向後退了一步。

「別逃！十兵衞！」

「我不是要逃。」

十兵衞手中的劍刃在火焰的照耀下閃着白光，多三郎向前踏進一步。十兵衞的背後有一塊大石頭，他將長劍提在右手上，劍尖向下。這時，提燈的火已將燃盡，火焰燒着了女官的頭髮，空氣中瀰漫着一股異味。

這時也正是潛入後水尾院寢所的馬木家六和笠間又兵衞現身於板廊上之時。

十兵衞早料到他們兩人必會聞聲趕來，可是多三郎看到兩個黑衣武士的出現，不禁一愣。

「你們不要出手！」

十兵衞高聲喊着：

「我不要你們的幫忙。」

站在板廊上的兩個人交換了個眼色。

庭院中有一個女官趴伏在地上，黑黝黝的鮮血在夜晚看來顯得分外刺眼，他們對女官的被殺感到驚訝，因爲刺殺了服侍院的女官，其後果可想而知。然而更令他們感到納悶的是與十兵衞對峙的是誰？

再仔細一看，只要拔出長刀就幾乎所向無敵的馬木家六和笠間又兵衞立刻明白了。

「原來是疋田陰流派的高手。」

笠間又兵衞低喊了一聲，移近了一步。

多三郎盛怒地向十兵衞喊道：

「我明白了……你堅持在此地決勝負，原來是想讓其他的柳生門徒助你一臂之力，這算是柳生兵法嗎？……」

「住嘴！多三郎。」

「不！我不閉嘴。」

多三郎繼續說着

「我眞服了你們，我霞多三郎自傍晚時分即藏身小島上，竟然不知道你們三人已潛入仙洞御所來，如果只是十兵衞一個人的話，或許還能說是一時疏忽，可是連另外兩人也令我毫無所覺，可見他們不是泛泛之輩，我霞多三郎武功再好，與你們三個爲敵，究竟有幾分勝算？——」

語氣雖然悲憤，身子却還逐漸逼近。

馬木家六一聲不響地從板廊上跳下來，他是學會「明身太刀」快刀法的人，可以用一隻手瞬間拔出刀來斬殺對

方，而令停在一隻手臂上的老鷹都還來不及飛走。

馬木家六開口道：

「十兵衞兄！」

聲音雖然低沉，却充滿着殺氣。

十兵衞斷然地回答：

「你們就在原地等着，不要出手。」

是不是眞如多三郎所說的：十兵衞原是有意要他們幫忙，才會決定在此地比武？而此刻爲了一個武術家的聲譽，又決定一對一的決鬪？家六一時也不想辨別，倒是擔心十兵衞會有不測，因爲能面對面向柳生十兵衞這種高手挑戰的，在新陰流派中除了霞多三郎外，別無他人。

在寢所內的後水尾院必然也聽到了庭院中的騷亂，可是他並未出來察看，寬濶的宮殿在夜晚時靜悄悄的，顯得有點陰森森的感覺。

笠間又兵衞站在板廊上，注視着多三郎的舉動。

又兵衞所服侍的加賀藩的高手富田越後，在奉了將軍命令要去跟柳生但馬守比武時，曾說：

「既然是主公的命令，臣立卽前往。」

說完，便要動身到江戶去，藩候前田利常問他：

「你有把握勝過宗矩嗎？」

富田回答：

「據說柳生宗矩是個不尋常的武士，應該不致於會跟我越後比武的，只要我不向他挑戰，又有什麼勝負可言呢？」

他是認爲卽使到了江戶也不一定會比武，雖然這道命令是將軍脫口而出的戲言，可是若拒絕了，有損加賀藩武門的聲譽。果然，在他整裝出發前，送來了取消比武的通知。

又兵衞深知旗鼓相當的兩個高手比武時，先發動攻勢的一方往往就露出了破綻，因此他現在最關切的是十兵衞和多三郎之間誰先採取攻勢？這也是身爲一個武術家觀戰時所最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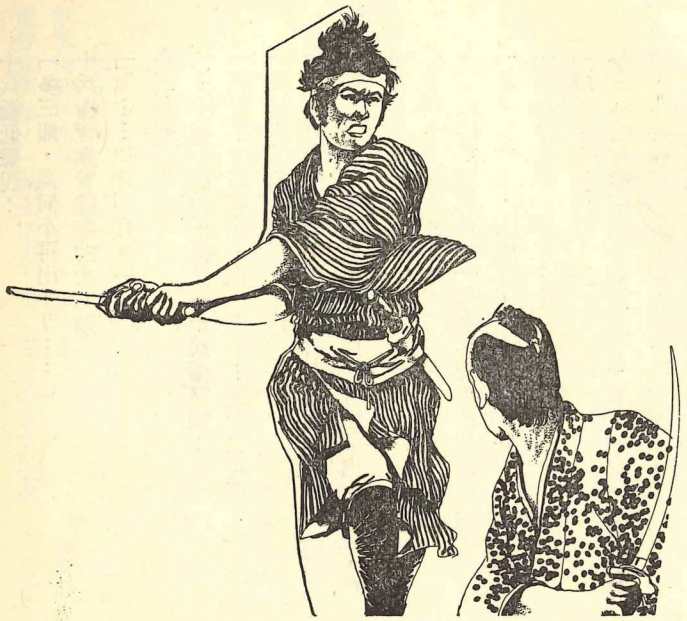
多三郎開始在空中劃着迂迴弧狀，因爲他唯恐遭到十兵衞和馬木家六的夾擊。

「不可出手，退下！」

十兵衞再度說着，也擺出接招的架勢。

馬六的眼神顯得很緊張，板廊上的笠間又兵衞看到多三郎逼近十兵衞，立卽跳下院子來。

十兵衞和多三郎的交手只是一瞬間的事，雙方口中同時發出一聲厲喝，接着又同時向兩旁跳開。



「十兵衞兄。」

家六忍不住喊着。

兩個身影朦朧地對立在黑暗的庭院中，雙方都靜止不動。

家六不敢靠向前去，勝負已決，說不定馬上會有一個人倒地。

「——家六。」

傳來了十兵衞低低的聲音。

「？……」

「你先到柳馬場去，有人在那裏等着。」

「？……」

「有人在柳馬場等着，已經是子時……，去吧！」

「可是這裏……」

「你不要管，勝負之數尙未決定……」

然後更加強了語氣，喝叱一聲

「去！」

聲調帶着無比的威嚴，家六不敢再多言。

這其間，多三郎朦朧的身影一直是站立不動。

笠間又右衞門突然低喊了一聲，家六在黑暗中無法看清勝負，可是站得較近的又兵衞却一目了然。

家六被十兵衞叱走後，又兵衞也跟着消失在黑暗的庭院。

十兵衞低聲說：

「多三郎，爲何不再出手？……」

十兵衞背靠着庭院的大石頭。

「你……你幹得好。」

多三郎喘着氣說

「……你不能動了嗎？」十兵衞又問：

「不行了，右肩挨了你一劍……至少二吋深。」

「我的眼睛看不見了——」

十兵衞的手發抖着，劍刃和岩石相碰撞，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音。一陣夜風吹來，多三郎的身影散出血腥味，然而他還奮力地站着。

「你的傷有那麼嚴重嗎？……」

多三郎的語氣像是和一個多年交情的朋友談話。

「我也不知道，太暗了，看不清楚。」

「我砍中你那一部位……」

「腰部……殺得好！」

多三郎的身影在黑暗中幌動了一下，一步一步地走向十兵衞，十兵衞發抖的手緊抓着背後的岩石。

「武士的禮法，促使我不得不再出手……」

多三郎說着。

十兵衞靠在岩石上，左右閃避。

「爲什麼要躲？……」

「……」

「……我還有未完成的使命等着我。」

「既然如此，你就上前刺殺我吧！」

「但願我還有餘力刺殺你。」

兩人的呼吸逐漸接近。

多三郎說完，十兵衞突然低喊：

「有人來了……你快逃。」

聲音凄厲得像要嘔盡全身的鮮血

「如果我能逃的話，早已刺死你了——」

「不，聽你說話的聲音，就知道你一定逃得了，不要再顧忌什麼武士的榮譽，巡夜的人就要到了……你快逃……」

「那你怎麼辦？」

「你不要管我——只請你快逃……」

比武後，只要對手不在現場，要挽回家門的聲譽還是有很多方法的……這是否正是十兵衞的想法呢？

多三郎應該清楚警衞武士巡邏仙洞御所是有一定的時刻。

「十兵衞，你是不是想說殺死那女官的是我？」

「……」

「原來如此，也好，來吧！將劍鞘丟過來。」

十兵衞的手伸到腰上，很艱難地拔出短劍的刀鞘丟在地上，多三郎蹲下去撿起，忍不住傷口的痛楚，呻吟一聲，也將自己的短劍連劍鞘一起拔出，立在地上做爲枴杖，身子移近十兵衞的脚邊。

受了如此嚴重的傷，而要平安無事地離開面積達兩萬兩千多坪的仙洞御所是很艱難的，然而比起被巡邏的武士綁起來忍受萬般的凌辱，多三郎拼死也要選擇前者。萬一不幸中途氣絕身亡。多三郎就會依照忍者的不成文規律：用附在劍鞘上的鏢劃破自己的面容。

多三郎步履踉蹌地消失在黑暗中，十兵衞依然靠在岩石旁，抖動着雙肩喘氣，想撿起五、六步前的短劍，移動了一、兩步就撲倒在地上，身旁的長劍依舊插在地上。

子時，巡夜的武士發現了庭院裏的事故，整個仙洞御所因此亂成一團。

後水尾院在寢所內聽取官差的詳細報告，自始至終，他都沒有走出房門一步。

重宗雖然採取非常措施來加強京都內的巡邏，可是他無法得知柳生宗矩要在何時何地做下何等事件，只好將捕吏分成兩隊，一隊到洛東，另一隊在京城內巡邏，爲了監視宗矩父子，自己親自出馬到他們下榻的黑谷，馬行至下立賣路時，接獲了事故的報告。

「在常御殿的東庭嗎？」

問了一句後，立刻驅馬直入仙洞，首先看到躺在地上的武士的面容。

「啊！這是……」

重宗的臉色都變了。

十兵衞還尚存一口氣，一柄帶鞘的短劍掉在地上，女官被刺穿背部已氣絕多時，查看四周，發現有點點的血跡一直延伸到森林裏，重宗派官差循血跡去追查，另一方面吩咐急召大夫。

「不能讓他死，否則就死無對證了……」

扶着十兵衞的身體，像是自言自語。

嗣長卿邸

柳馬場的東邊有一片約兩百多坪的空地，榎樹巨大的樹梢聳立在夜空中。

柳生宗矩在樹下等着兩個高徒的來到。

從遠處仙洞御所的林苑傳來一陣吵雜的人聲，四周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京都的市區仍舊是寂靜無聲。馬木家六來到空地，彎下身去，面頰幾乎貼在沾了夜露的雜草上，窺看周圍的動靜，背後站着的黑影是笠間又兵衞，家六問：

「有沒有人跟蹤而來？」

「沒有！」

又兵衞的聲音顯得有點激昂。

家六確定了空地四周沒有埋伏後，才站起身。這時宗矩慢慢地走過來。

「仙洞御所裏發生了什麼事？」

宗矩並未戴上頭巾，穿着黑色上衣，柳生家徽——吾亦紅！——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師父您大概知道了，霞多三郎向十兵衞兄挑戰，現在仙洞御所內就是爲這緣故騷亂不已。」

家六因爲看不清比武的結果，所以話語有些含糊。

宗矩沉默了片刻，又問：

「院的聖意如何？」

語氣和平常一樣鎭定，家六答道

「秘笈還在嗣長卿手中。」

「是嗎？」

宗矩漫應了一聲，聲音雖低，却像放下心中的一塊石頭般垂下雙肩，轉向又兵衞說：

「又兵衞，爲師有話跟你說。」

「哦！我也正有話稟告。」

又兵衞推開家六，走上前去，說：

「如果十兵衞兄身遭不測，師父準備如何做？」

「你確定看清了勝負嗎？」

「承蒙師父多年教導，我應該不會看走眼，說不定他現在已經斷氣了。」

「什麼！你既然看得這麼清楚，爲什麼當時不告訴我呢？」

家六驚訝地插嘴進來。

「你怎麼說這種話，你換個立場想想看，如果你是十兵衞兄，在兩個同門師弟面前，被別人殺傷了，他會讓我們知道嗎？在那種情況下，你我佯裝毫不知情地走開，才眞正是做到同門之情誼。」

「對極了！又兵衞所言甚是。」

宗矩說：

「眞感謝你們能狠下心漠視十兵衞的重傷而來到此地。」

說完，突然拔出劍來揮過去，

又兵衞在一瞬間閃過身子，大叫，

「這是——」不知何時手上也提着白刃。

家六完全弄糊塗了，愣在原地。

黑暗的柳馬場上，三人各據一方，凝然而立。

宗矩把劍歸鞘：

「實在萬不得已——又兵衞，你的孩子，我但馬守一定會扶養的，你安心去吧！」

話未說完，笠間又兵衞矇面的臉上噴出鮮血，勝負已定，又兵衞却仍瞪視着宗矩，宗矩捂着被割傷的左肘，向後退了半步，又兵衞這才怦然一聲倒在地上。

笠間又兵衞後來被葬在眞言宗蓮臺寺，諡名涼窗愛蔭禪定門。宗矩實踐諾言，收養了笠間又兵衞留在加賀的兒子笠間新七郎，當新七郎行弱冠之禮時，還特地邀請秋元但馬守任加冠人，不幸新七郎在十八歲時染時疫而逝，又兵衞的妻子回到娘家後削髮爲尼。

馬木家六眼看着又兵衞被殺，茫然不知所措，

宗矩的左手臂沁出血來，可是他並沒有做止血的工作，只是用右手按在出血的部份，問家六：

「家六，多三郎的情形怎樣？」

「他跟十兵衞兄交手後，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

「十兵衞受了重傷後，是不是仍站立着？」

「是的。」

宗矩的眼中閃着奇異的光輝。「家六，可能還會有一些事要你去辦，你現在先回去休息，我必須趕去替十兵衞辦理善後。」

說完，就慢慢走向寺町去，右手仍捂着左手肘。

十兵衞在常御殿前由重宗扶持着，已經奄奄一息，大夫還未趕到。

當宗矩出現在所司代重宗的面前時，重宗感到十分意外，只見宗矩不知向他說了些什麼。

「什麼！是你殺的？」

「是的，這孩子不分輕重，竟敢闖入聖上的御所來，

雖然是自己的骨肉，也只好下手了。……」

聲音低沉，却包涵着無限的感傷。

「……」

重宗一言不發，只是望着宗矩的面容

宗矩又接着說：

「你一定覺得很奇怪，在這麼夜深時分，又是這種場所，你先請回去吧！明天早上，但馬守宗矩會親自到所司代官邸去，向你做適當的說明。」

說完，看了十兵衞一眼，說：

「站起來，宗矩是念在父子之情，才沒有一刀殺死你，現在，做父親的親自來替你取下首級，如果你眞是一個武門之子，就在此切腹自盡吧！三嚴……還不站起來。」

舉起脚來，踢了一下十兵衞的腹部。

第二天，宗矩來到所司代重宗的官邸，可是重宗沒有接見他。

誰都看得出來，殺傷十兵衞的並不是宗矩，雖然宗矩將左手肘傷露給重宗看，說是十兵衞所殺的。可是却無法解釋延伸到森林的血跡，再說十兵衞刀刃上的血跡，也不像是殺傷宗矩後所留下的。然而，是何方高手，能使柳生十兵衞受到如此嚴重的傷，重宗實在想不出來，因此才拒絕接見宗矩。

無論是什麼私人秘密，在深夜裏潛入仙洞御所，總是一件不可忽視的事。

昨夜，當重宗嚴詞詰問時，宗矩回答：

「十兵衞這孩子，十年之前就有發狂的跡象，我已經跟他斷絕父子關係了，他常常會做出超乎常人的舉動，就是因爲這樣，我才將他趕出家門。」

重宗又追問：

「你如何知道他今夜會潛入仙洞御所？」

宗矩回答：

「知己知彼也是兵法之一，何況是自己從小養大的孩子，他的言行動向多少能測知一點。」

宗矩還隱約說明他得到將軍許可，暗地上京來，目的也就是在阻止十兵衞此舉的錯誤。

如此一問一答，重宗遂決定在未掌握確實證據前，不再公開查問，因此也就照着宗矩所說的話，離開了仙洞御所，臨走時，還特別叮嚀：爲了將來查案的需要，十兵衞的性命必須留存下來，不可莽動。

宗矩在官邸門前就遭到擋駕，傳話的官員要宗矩留下話來。

「有關十兵衞的事，遵照吩咐叫大夫醫治過了，已經沒有生命危險了。」

官員爲了愼重起見，還特地問了十兵衞療傷之地，宗矩說是在和柳生家有俗緣的某一寺廟的書齋內，說完就回去了。

現在，話題又要轉變了。藪左中將嗣長卿的府邸位於二條富小路。

後水尾院禪位後，嗣長卿遭到幕府的責備，一時形同軟禁，直到最近院又在御所內聽政，所司代的態度才稍轉好，嗣長卿有時上御所問候後水尾院，所司代也不再干涉了。不過和正流謫在江戶寬永寺的中院大納言一樣，身邊還是經常有幕府的人監視着。

嗣長卿在四十六歲時，奉命離開京都，府邸遂一天天地荒廢。嗣長卿本身倒沒有爲此境遇而有痛心的樣子，可是底下的奴僕們都竊竊私語地說，嗣長卿已呈皺紋的臉上，還是掩不住寂寥的神情。

有一天，嗣長卿的府邸裏很難得地傳出談笑聲，因爲有一個年青公卿千里迢迢地來訪，帶來了江戶中之院大納言的消息。

「是嗎？我是知道中之院有個兒子道長，可是沒想到還有另外一個。」

嗣長卿露出染有鐵漿的黑齒笑着說。

坐在對面的年青公卿，面貌之俊美，連在京都也難得一見，尤其是在笑的時候，嘴邊還露出兩個酒窩。

「你今年幾歲了？」

「十八歲。」

「那比道長小六歲。」

「不，我哥哥已經二十八歲了。」

侍立在年青公卿背後的一名武士，這時放低聲音說：

「公子，一提到道長公子我就想起那件事來，能不能請你代求一番？」

「哦！對了。」

「有什麼事嗎？只要本卿能做到的，一定答應。」

年青公卿又優雅地笑了，說：

「卿也知道家兄道長性好武藝，已經在江戶取名悠之丞，做一名武士了。」

「？……——」

「家兄曾說卿手上有一卷什麼柳生秘笈，想必是寫下了柳生流刀法的奧秘，很想見識一下。」

「？」

嗣長卿皺着眉頭

「這眞是道長說的嗎？」

說着，銳利的眼光注視着對方，然後點了點頭。

「——好吧！」

突然間又朗聲笑道：

「好！好！你不妨看一看，也可以當做以後的試題，稍等一會，本卿這就去拿來。」

嗣長卿縮回放在靠肘上的手，緩緩站起身了。

「眞不愧是名城京都，花已盛開。」

站在背後的武士或許爲了緩和緊張的氣氛，將視線投向庭院中盛開的櫻花。

久久未見嗣長卿的蹤影，不久，從廊上傳來了衣衫走動的沙沙聲，出現了一個侍女，手上捧着詩箋，溫和地微笑着說：

「這是主公的禮物，請賜回禮。」

花詩

贈送短詩的人是嗣長卿的女兒，名叫顯子，年方十七歲，她的母親是葉室大納言賴宣卿的女兒，和生育後陽成天皇的皇女光昭院的母親一對局是姊妹關係，而光昭院是後水尾院的妹妹，因此對顯子來說，光昭院即是她的表姊妹。

嗣長卿對面前這位要求看柳生秘笈的年青公卿，原是有些懷疑的，但因爲年青的公卿自稱是隱居在江戶寬永寺內中院大納言的私生子，和中院道長同樣也有個化名叫神矢悠之丞，從小就被寄養在大和地區的神社，對外宣稱是中院教平。對這些事，嗣長卿是頗爲清楚的，加上他的容貌、擧止都頗具有中院的血統，氣質也很高貴，於是，嗣長卿便不疑有他，而且當問起在寬永寺內的大納言的生活起居時，所得到的答覆跟嗣長卿知道的幾乎一樣。再說能做到大納言通村的人，會有不敢公開的私生子存在，在當時的社會看來是不足爲怪的。何況英俊、瀟洒的大納言被宮廷內的女官叫做「朦朧之君」，如果他曾與其中的女官產下私生子，這也是合乎常情的事。

可是一聽到這位年青公卿要看秘笈時，嗣長卿的想法又不同了，因爲秘笈在半年前肇下一次大禍，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並不多，所以嗣長卿不禁認爲跟前這年青的公卿與這件事一定有關連。儘管如此仍不敢對這外鄉客洩露有關秘笈的事。

對方究竟是什麼身份？這對與社會隔絕了一段時期的嗣長卿來說，的確不容易立刻分辨出來。於是他便想出一個法子來試探。嗣長卿是擅長詩歌的，他所採用的方法便是：先做一首詩送給對方，然後讓對方來對，由此來判斷對方的人品、個性。因爲詩歌往往會表現一個人的思想、才學。因此嗣長卿就叫女兒顯子做一首詩，想藉此得到年青公卿對回來的詩。

「女兒，你就做一首詩送給那位叫道長弟弟的人吧」

嗣長卿在顯子耳邊悄悄地說。

十七歲的小公主本就才思敏捷，便命侍女備好筆墨，當場寫了下面的詩——

「櫻花盛開日，衆人棲樹下」

然後命侍女將這首詩送過去。

「怎麼回事？是要我對詩句嗎？」

假冒教平的又十郎因爲全心於模仿公卿的言談擧止，

一時沒注意到對方提出的難題，所以就很不經意地從侍女手上接過詩來。

可是，坐在後面的友矩却急得臉色發白。

因爲他明白縱使頭上戴着烏紗帽，身上穿着公卿們狩獵時的服裝，一舉一動也像公卿，但是武士出身的人惟一無法模仿的，便是公卿們本身具有的優雅氣質。以易容術爲職業的人，有時爲了扮成南來北往的商人，必需學會各地的方言，有時爲了冒充出家人，也必需學着修行唸經，甚至冒充特技師、魔術師等等，他們惟一的目的是爲了探聽敵人的情報。但是，不論手段如何高明，武功多麼高強，學習易容術的人就是模仿不了公卿們優雅的氣質。很可悲的是又十郎是武士出身，雖然他拔掉全部的牙齒，而裝上當時的公卿們特有的黑褐色義齒，但是對於詩歌他却是一竅不通的，這是被公認爲劍術如神的柳生宗矩唯一沒考慮到的地方。在亂世時，武功高強的可以支配一切，到了太平盛世時，就由籌劃政略的文人取而代之。要一個武士去模仿那些公卿們的酬答詩歌是絕對做不到的。自古以來，先是武士們以自己的武功稱霸天下，然後再逐漸被孱弱的文人士子取代，這種挫敗感必然也會發生在柳生宗矩的身上，這點是友矩早已料到的。

單純的又十郎根本看不懂顯子所寫的詩句，因此要他對詩更是難如登天。

顯子的侍女依然垂頭站立一旁，靜候又十郎的對詩。

時間一刻一刻地過去，只聽到庭院裏風的呼嘯和花葉的落地聲。

「公子！」

友矩終於忍不住地喊出來。

「不要出聲！」

「沒有用的，我們已經被識破身份了。」

「你說什麼？」

「我父親爲了達到目的，連我的牙齒都拔光了，結果還是瞞不過人家……又十郎！你到底能不能對詩？我看我們不必再冒充了。」

友矩不禁滿眶淚水地站起來，走到又十郎身邊，奪過這首短詩，仔細地看着，

「就是要我對答這個嗎？」

邊說邊回頭望着神情呆滯的侍女，說：

「侍女，還是你們的嗣長卿聰明，我們佩服他，如今事情既已演變到這地步，就麻煩你轉告嗣長卿，說柳生但馬守有事與他商談，請他安排個地點和時間吧！」

接着就把腰間的烟袋交給侍女，烟袋上用金粉印着柳生世家的徽章。

「是不是你本人要和我們公卿會談？」

「是的，請你儘快爲我聯絡。」

「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的呢？」

嗣長卿在接獲侍女的報告後，立刻走到柳生但馬的客房，站着詢問他們。嗣長卿雖然已經懷疑到對方的身份，却沒有想到冒充的人會是柳生宗矩的兒子，因此當他聽說是柳生友矩時，不禁臉色大變。

「我希望你把手邊的秘笈交給我，因爲我聽說很多人都想要這本秘笈，爲了防止落入別人手中，你最好是把它交給我們。」

「怎麼！你是說把秘笈交給你？」

「不錯！」

「不行，爲什麼秘笈要交給你。」嗣長卿偏着頭笑一笑說。

「你難道沒聽說幾天前有人潛入仙洞御所嗎？」

「我沒聽說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友矩向嗣長卿挪近一步，說：「秘笈在你身邊就更危險了，因爲所司代已經注意到這件事，而且也派人在你周圍監視着，所以秘笈放在你手上早晚會掉的。」

「你是說秘笈會被所司代奪走嗎？」

「對！」

友矩望着嗣長卿的臉，很肯定地回答。突然間，嗣長卿露出黑色的牙齒大笑，這整排的黑牙齒看在友矩的眼中，不禁產生一陣恐懼感。

「友矩！你根本不必要擔心的，因爲秘笈現在並不在我手上。」

「你說什麼？」

「我是說即使所司代要奪秘笈，也沒有秘笈可以讓他奪的。」

「那爲什麼我剛才問又十郎時你還向他說秘笈在你手上呢？是不是你還在懷疑我的身份，所以才故意騙我們？」

「不是的。」

嗣長卿邊說邊搖着頭。

「有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如果你眞是柳生又右衞門的孩子，何必要藉中院的名子來騙人呢？秘笈原是你父親呈獻給皇上的。現在又說放在我手上會失落而想要回去，這不是很矛盾的嗎？」

「……」

「好啦！我們不談這些吧，反正秘笈不在我手上，你要我怎麼交給你？」

「那麼究竟在誰手中？」

「我已經送給別人了。」

「送給誰？」

兩人對看了一眼，嗣長卿目光炯然地回答：「我不想告訴你，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就叫又右衞門親自走一趟，不過我明天就要到宇治去遊覽，到時候，請他到西方寺來找我。」

一說完，就轉身急步走入內室。

西方寺位於著名的黃檗山萬福寺的北邊。

很久以前，在淀東一口的地方，有一個漁夫名叫惡次郎，因爲以殺生爲業，常常會做出邪惡殘暴的行爲。有一天來了一位和尙，站在他家門口唸經，惡次郎就用燒紅的鐵塊在和尙的額頭上烙下一個火印，可是這個和尙並沒有發怒的樣子，只是默默地走開。惡次郎感到很奇怪，就跟在和尙的背後想看個究竟，一直跟到西方栗生野的光明寺時和尙的跡影忽然消逝了，接着又發現到寺內釋迦像的額頭上有一塊烙印，惡次郎馬上悔悟自己剛才的行爲，便放下屠刀，皈依佛門。有一天夜裏，惡次郎夢見自己在淀川撒下漁網後撈得一座紫金佛像，醒來後便雕塑了一座相同的佛像，這就是西方寺內佛像的由來。此後，惡次郎就跟寺內一個名叫常照阿闍梨的和尙一起修行，最後兩人在同一天同一刻圓寂歸天，後人爲了紀念惡次郎，將他改名爲阿浦陀次郎。

十兵衞和多三郎比劍受傷後的第五天，宗矩就帶着馬木家六、佐佐木左門、柳生源太夫三個門徒向宇治出發。據柳生宗矩探聽的結果嗣長卿已在前一天清晨帶着他的女公子、夫人、侍女一起到宇治去。宗矩相信嗣長卿必然會隨身携帶秘笈的，所以就一路在後面追趕，雖然過激派的左門曾向他建議：「何不在半途攔截他們？」

「大白天裏不能如此公然搶奪的。」

宗矩仍笑着回答。其實，宗矩已在二天前從京都的鍋島元茂手中意外地得到淸姬公主轉送的一卷秘笈，因爲元茂風聞到仙洞御所的事件後，還不知道柳生宗矩要到京都來，所以才立刻派人將秘笈送去給宗矩，說是改天再來拜會柳生宗矩。

對宗矩來說，這一卷秘笈是相當珍貴的，因爲宗矩也並不願意殺掉自己的門徒，再說兩個人互相搏殺時，誰也沒把握絕對可以勝過對方，因此能不動干戈而解決事情當然是最好的。

宗矩將看護十兵衞的責任委託友矩和又十郎，自己一心要得到嗣長卿的那一卷秘笈，爲了這卷秘笈，將來即使受到所司代重宗的懲罰，他也心甘情願。爲難的是宗矩本

身，他也和門徒左門、家六一樣，各有自己的藩主，所以縱然是身爲師父，也不能長期地召喚弟子，因此必需儘快地解決這件事。何況在嗣長卿手上的是最後一卷，如果嗣長卿還堅持不給時，宗矩就可以拿出本身帶去的二卷，讓嗣長卿了解，三卷合起來才是完整的秘笈，由此便能查出那些人參予寬永五年的事件，在知道是誰參予事件後，宗矩所要採用的唯一方法是——

在一個陰天裏，有一羣人沿着伏見街道南下，在越過草原時正好下了一場雨，這一羣人爲了避免引起注意，還故意慢慢地走，並且不時低聲談笑，即使町奉行所派出眼線在後面跟蹤，他們也裝作不知情，儘管他們相信追查的命令早已頒下，而伏見奉行是由代官五味金右衞門兼職的。

文祿三年，豐臣秀吉建立伏見城，後來秀吉本身也死在這個城裏。德川家康也是在伏見城接受朝廷册封爲將軍的，打是到了元和九年時，德川幕府却下令毀城，將所有的宮殿，亭閣拆散分送到各廟宇，然後在舊城中種植桃花數千株，這就是伏見桃山的由來。每到春天，陽光和煦地照在山坡上，遊人結伴前來，在樹影花間飲酒對詩，友矩就曾感慨地嘆道：「一個武功高強的武士竟不如一株桃花般令人欣賞。」

越過桃山走上大和街道後，再向左拐就到達宇治川的堤防，在堤防的分叉處有一座觀月橋，柳生宗矩一行人走到橋頭停住了脚步，因爲對岸正走來三個穿着勁裝的武士，其中一位戴着斗笠，帽沿露出白髮的正是山田浮月齋。

「稍等一下，不可莽動！」宗矩低聲喝斥弟子的行動，然後就靠着橋礎，慢慢解開斗笠的繩子。此時對方已經走上橋了，看來他們也知道柳生一行人正要過橋。到目前爲止，浮月齋與宗矩還沒有正式比過武。

雙方走到橋中央時，不約而同地都打住脚，一言不發地對望着，過了一會兒，浮月齋向前跨出一步，宗矩也跟着跨出一步。

「——浮月齋，我是但馬守，……」

「很早就想拜會閣下，我父親石舟齋傳授給我的但馬武藝，請你多多指教！」

說話時，在他背後三個門徒的劍都已出鞘，緊跟着，宗矩就摘下斗笠，往空中拋去。

「你們要去那裏？」

浮月齋冷冷地問道，「是不是要去找嗣長卿？如果是的話，你們將會白跑一趟的。」

「此話怎講？」

「——因爲嗣長卿已經逃走了。」

宇治橋

「什麼?!」

宗矩邊制止背後幾乎忍不住要衝出來的弟子邊問：

「你既然知道他已逃走，爲什麼還在這裏等我們？是想伏擊我們嗎？」

「你說我們要伏擊你們！這麼說來你是把秘笈帶在身邊了。」

浮月齋手握着劍柄，從笠沿下瞪視着宗矩。

觀月橋下，宇治川的河水潺潺地流着，一邊是以宗矩爲首的柳生派，而在浮月齋這邊的人有井元庸之介富江和秋葉桂助二人。

疋田陰流派和柳生新陰派都是以拔劍快速聞名江湖，平常時候，高手之間是不輕易比劍的，可是一旦爲某種原因不得不比劍時，往往在雙方交劍的那一瞬間，就立即分出高下的。

觀月橋的寬度約有五公尺，宗矩的門徒並排站立時還算寬濶，可是一旦四個人同時拔劍就可能會傷到旁邊的人，而且只要宗矩說一聲「殺！」，必然就是同時拔劍的，在這種情況下，最危險的是站在中間的左門和站在前一步的宗矩。

浮月齋也看出了這點，因此他有把握除非宗矩退回到門徒中間，否則誰也不敢輕易拔劍的。

「宗矩，你是個聰明人，應該明白我們比劍的結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數年來，你把秘笈守得也太過嚴密了。」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眞的不懂我的意思？那我不妨說給你聽吧！」

「那倒不必了」

寒冷的河風吹動着宗矩的鬢髮，站在後面的佐佐木左門開始向後退，他是想擔任善後的任務，一旦雙方決定勝負後，如果還有殘存的敵人時，他就可以立刻趕上去殲滅他們。

左門向後退時，馬木家六和柳生源太夫也開始走上前去，和宗矩並立。

浮月齋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站着，手按在腰間的劍柄上，井元和秋葉分立在他兩側。

「你們有什麼遺言要交待的？」

浮月齋問道。

「沒有！」

宗矩平靜地回答。一陣強風吹過，撩起了他們的衣袖，雙方仍然毫無動靜，馬木家六的對面是秋葉佳助，而柳生源太夫正對着井元庸之介。

就在這時候，從宗矩的後方響起一陣馬蹄聲，原來是伏見奉行所派往淀藩的永井信濃所留守役所的兩位官差在趕路。

「快讓開！有緊急事件要通報。」

其中一位官差在馬背上大聲吆喝着，但是站在橋上的人却毫無反應，很快的，兩匹馬急馳而近，馬蹄也已踏上橋頭了。

橋上的七個人，除了站在宗矩背後的左門外，其餘六個人依然全心全意地注視着對方，根本不理會官差的警告，可是官差們那裏可以容忍他們這種態度。

「還不快滾！」

說時遲那時快，兩匹馬就從六個人中間衝過去，混亂中，宗矩被推倒在橋旁，浮月齋也似乎被馬踢了一脚，兩匹馬像一陣旋風般奔馳而去，可是過了橋的另一端，還未到堤防時，有一位官差突然從馬背上摔下來，只見佐佐木左門竄上了馬背，勒緊馬鞍，掉轉馬頭，然後翻身下馬，說了一句。

「還請你多多原諒！」

就頭也不回地又跑到橋上。橋上的人却彷彿什麼事也不曾發生似的，仍舊是三個對三個地站立着，左門原是想趁官差衝過去的時候偷襲對方的，可惜詭計沒有得逞。

在左門跑回橋上時，一直注視着宗矩的浮月齋

突然向後退了一步，看不清他何時拔出劍來，只見得劍光一閃，浮月齋低下頭的一剎那，就聽到頭顱破裂的左門慘叫一聲「唉呀！」然後倒向橋畔，手上的劍拋向空中，劃了個弧形後迅速掉入河中。

「除非我下令，否則都不許拔劍！」

宗矩望着慘死的左門，漠然地說道。

宗矩閃避官差時，跟躍上馬背的左門的手臂撞了一下，或許左門的手臂因此受傷了，才會措手不及地死在浮月齋劍下，但是由此也可見浮月齋劍術的精湛。

雖然宗矩的肩頭也受了傷，可是他並沒有皺一下眉，還是靜靜地站着。

「好高明的劍術——，浮月齋先生，我但馬守也想討教一下。」

「可以！我的劍既已出鞘，你就儘管攻上來吧！」浮月齋以略帶沙啞的聲音回答。

井元庸之介是新陰派鈴木兵庫助的高徒，出生在武州六本木，父親松平三河守，是越前忠直卿的家臣。元和九年，忠直被囚禁在九洲時，松平切腹自殺，井元爲了繼承父志，便投效鈴木兵庫助的門下。武州六本木過去稱爲三河台町，是因爲此地建有松平三河守的別墅，後來別墅廢棄改種六棵大松樹，所以這地方也改名六本木，位於六本木南方的日窪就是柳生道場。

兵庫助爲了助浮月齋一臂之力，派出年方二十九歲的井元庸之介，半年前，井元曾在往京都途中與柳生十兵衞比過劍，雖然井元的眉間被劃了一刀，但是他也砍中十兵衞的臉頰。除了後來與十兵衞決鬪時同歸於盡的多三郎外，在武功上能跟十兵衞相抗衡的只有井元一個人。

秋葉佳助也是鈴木門下的高徒，雖然比井元年輕了三歲，但是拜師習武的時間比井元還久，據說秋葉拔劍後專門斬敵人的脚，可見他動作的敏捷。

秋葉在十七歲時曾經一度被逐出師門，那是因爲有一天晚上，他爲了試試剛得到的備前劍是否鋒利，就到街上殺了一個人，劍上的血跡還未拭淨就插回劍鞘，等到後來又要試劍時，劍黏住了劍鞘，以致無法迅速拔劍，爲了這件事，他受到逐出師門的懲罰。經過了四年的流浪生涯，秋葉練成了在拔劍的同時人可以跳向前方六尺以殺敵手的輕功，也因此才獲准返回師門。

「秋葉！當心一點！」

浮月齋提醒他的門徒，「沒有我的命令，不要輕易出手，因爲對方的武功也是極爲高強的！」

逐漸地，雙方的距離又縮短了，剛才摔下馬的官差和跑在前面的官差都屏息觀看，兩匹受了驚嚇的馬昂起頭來對着天空嘶叫，四周瀰漫着一股異常的殺氣。

秋葉佳助終於忍不住喊了一聲「殺！」，因爲他覺得雙方的距離這麼近，應該可以出手了。可是浮月齋依然沒有下令。同樣的，柳生宗矩也沒有出聲，雖然馬木家六握着劍柄的右手在發抖，柳生源太夫面色蒼白地僵立一旁，宗矩只是用充滿血絲的眼睛注視着浮月齋。

「殺！」

在幾乎碰到對方身體時，浮月齋低聲地下令，於是旁觀的人只看到橋的半空中劍光閃閃，一陣風吹來，首先被殺的是井元庸之介，接着，鬢髮間流血的馬木家六也跪倒在地。又一陣交劍，擅於輕功的秋葉佳助在跳下時，從腰部被斬斷了。後來有人檢視秋葉的劍，發現劍上並沒有血跡，即使是未受傷的柳生源太夫，在他那把伯州國宗劍上，也沒有殺人的跡象。

山田浮月齋的右肩被馬木家六砍了一劍，柳生宗矩的右腋下也受傷了，而且左脚脛被斬斷，因此從寬永十三年三月起，宗矩變成了殘廢。

「你眞的不知道這回事？」

「是的，我也是抵達此地的當天才聽到的，所司代是相當會玩弄手段的——」

嗣長卿露出黑色的牙齒，對坂和田喜六低聲說着。

清姬公主的別墅位於宇治朝日山上，蔽左中將嗣長卿的女兒顯子和清姬自小就玩在一起，長大後，清姬的父親爲了改變清姬粗暴急躁的個性，曾託請嗣長卿在年節時帶顯子到宇治來。

此次到宇治也是顯子她提議的，嗣長卿原先顧忌着自己身爲朝臣，如果去拜訪藩主的女兒，恐怕會引起閒言閒語，但後來爲了躲避柳生友矩的要求，便決定到宇治去。而嗣長卿根本不認識山田浮月齋，以致於這趟宇治行在浮月齋看來是故意逃走的。

嗣長卿置身在這景緻幽雅的庭園中，聆聽着鳥鳴聲，不禁又想起用詩歌試探柳生友矩的事，生長在宮廷的嗣長卿對於坂東的武士向來就沒有好感，對面前的坂和田喜六自然也略感嫌惡，只因爲喜六曾向里村琢法眼學過對詩，才使得嗣長卿抑制心裏的不耐煩，而跟他對面相坐。

喜六一聽說仙洞御所出現了身份不明的人時，就開始緊張，過了片刻，才問：

「爲什麼所司代不敢公開處理這件事？是想私底下解

決呢？還是想不了了之？」

嗣長卿回答：

「你不是有很多部屬擔任宮廷警衛的任務嗎？你可以問他們呀！」

「可是，身份不明的人已經被殺掉了。」

「那我更不了解內情了。」

「你知道是誰殺了他？」

「我也不知道。」

嗣長卿苦笑着回答，然後轉移話題：

「清姬！再不走的話要下雨了，我們回去吧！」

說着就站起身來，整整衣裳準備離去。

「稍等一會兒！」

一直未曾開口的清姬抬起頭說：

「聽說身份不明的人是孿生兄弟之一。」

「咦！你身在宇治竟然這麼了解？」嗣長卿皺着眉頭，表情複雜地說：「嗯！我也聽說是這樣！」

「那人是不是叫多……」

清姬臉色蒼白地看了喜六一眼，沒有繼續說下去，停了一下，才又說：

「是不是叫多三郎？」

「我不清楚！」

「還是叫千四郎呢？」

「清姬！你問這些幹什麼？我不禁要懷疑你跟這些人是否有關連……」

「唉！是我言重了，我只是奇怪你怎麼知道這些名字？叫千四郎的那個人是不是跟江戶的柳生但馬守有來往呢？」

靜坐一旁的顯子，對於一向溫文的父親突然變得粗魯兇惡，不禁感到很奇怪。

但是清姬毫不畏懼，反而逼問：

「你一定知道出現在東院的人是否就是多三郎，請你告訴我吧！這是我清姬惟一的要求。」

「你爲什麼會這麼關心？」

「……」清姬正想開口時，喜六阻止她：

「公主！你就不要再問了。」

「你知不知道多三郎是我的……」

「公主！你要顧慮到我們家的名聲，萬一你這件事讓所司代知道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清姬果然不再問了，面頰上却滾落下一顆顆淚珠。就在這個時候，從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

——三匹馬急馳而來，其中兩位是京都所司代派往淀城代家催促坂和田喜六趕緊上京的急使，也就是剛才強行

衝過觀月橋的兩位官差，後面的那位騎士是要來報告比劍的結果，他們都是永井世家的家臣。馬蹄聲越來越接近，揚起了一陣陣的塵砂。

嗣長卿彷彿大夢初醒般站起身來走到廊上，其他人也都靜靜聽着逐漸接近的馬蹄聲，除了馬蹄聲外，還傳來女子朗誦詩歌的聲音：

「……

在美麗的夕陽下
在幽靜的清晨裏
漫步在飄滿楓葉的神岳山上
凄厲的山風呼嘯而過
我極目四望
只有我獨居山林
望不見蒼茫的大海
看不到鳥獸的蹤影
浩渺的天地間
依舊是風蕭蕭兮
……」

顯子仔細地傾聽着，不禁讚道：

「好悅耳的聲音……」

枴杖

「太美妙了！姑娘，請問你是不是從江戶或九州來的？」

夕姬唸完詩後，發現身旁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拄着拐杖的老人向她問道。老人名叫目夏蓮眞。

發源於東南山谷的宇治川河水沿着堤防一路奔流，從堤防的對岸可以望見平等院、鳳凰堂的屋脊。

夕姬拄着一根細杖緩緩地走着，她原是個盲女，如今重見光明，自然是高興萬分，難怪走起路來也在吟詩唱歌。

從江戶出發後，夕姬就謹記着賀源太的交待：抵達京都後立刻到妙安寺拜會一個名叫西念的和尙，西念年約四十五、六歲，一望卽知是個精明人物，對於夕姬的來訪，他像是早已接到通報。

「你到這裏來必然已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了，尤其像你這麼美麗的姑娘，不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是令人側目的。」

他面無表情地對夕姬說着，然後立刻帶着夕姬離開妙安寺，來到一乘寺內的一座草庵。夕姬當然不知道扮成和尙的多三郎、川野黎左門和柳生友矩也偶然地來到了妙安寺。

草庵的四周環繞着一片竹林，是個隱居的好地方。以前，親鸞上人在叡山修行後，爲了開宗立派，也曾在此地禁閉百日，並且每天用附近山上噴出的靈水洗去身上的俗塵，又把洛陽六角堂的救世觀音移到妙安寺來奉祀。西念將這些傳說都告訴了夕姬，至於他的身份，以及爲什麼在妙安寺等她的原因，却絕口不提。

「你的雙目失明，以致做什麼事都不方便，不如就暫時住在這裏，讓我替你治療吧！」

「可以治療嗎？」

「你是因爲後天因素才失明的，因此據我看，只要十天左右就可恢復視力了。」

於是西念到後山汲了一些山泉，然後將他配製的藥方溶在水中，讓夕姬來洗眼睛。

五天後，夕姬的視力果然逐漸地恢復，在這段期間，西念常常獨自外出，留下夕姬一個人在草庵，而且交待她說：

「到黃昏時我就會回來，如果有訪客的話，你千萬不可洩露你的身份。」

西念也總是在預定的時間就回到草庵，只是並沒有人來訪過。

有一天，夕姬獨自一人在草庵洗眼睛時，聽到西念回來的脚步聲，不禁訝異地問：

「怎麼提前回來了，是不是外面發生什麼事故？」

「沒什麼事！」西念脫下外衣，又問道：

「你眼睛可以看東西了吧！」

「是的，你怎麼知道呢？」

「從你的眼神就看得出來，唉！畢竟是年青人的生命力強。」

又過了三天，夕姬的眼睛已經完全恢復正常，她高興得流下淚來，西念對她說：

「不要哭了，你的眼睛既已痊癒，你必須到宇治去一趟。」

「到宇治？」

「對！你到天瀨去找一個叫武田道安的人，藥方就是他傳授給我的，你去他那裏將我爲你治療的經過告訴他，他會再給你一帖保護眼睛的藥方，其餘的事他自然會交待你。」

說完，就叫夕姬去準備行囊，自己似乎有意躲避夕姬的視線，匆匆戴上斗笠又出門去了。

夕姬一早醒來，發現園廬邊放着整套的女用行裝和一根拐杖，知道是西念爲她準備的，只好依依不捨地離開草庵向宇治出發。

夕姬看一眼走近身旁的老人，還是微笑不語地逕自走着，對她來說，周圍的一切都是新奇而有趣的。目夏蓮眞也默默地跟在她旁邊。

「你有沒有看到剛才在橋上的決鬪？」

三匹馬像一陣旋風般擦過兩人的身邊後，老人才又問道。

「看到了呀！」

「你看得出決鬪完的後果嗎？」

「……」

夕姬並沒回答。

「像柳生宗矩這樣聞名江湖的高手，如果讓天下人曉得他已經變成殘廢時，恐怕連他大目付的差事都會被撤消的，我看他如何瞞得過世人？」

蓮眞像是自言自語地說着。

突然間，夕姬停下脚步，「他就是柳生？」

「你不知道啊？也難怪……」

「你曉得我的身份嗎？」

六十六部點點頭，說：

「怎麼不知道，古賀三兵衞一直在關心着你呢！」

「三兵衞……」

提到這個名字，夕姬回想起當初她被賀源太催促着從九州背振山向江戶出發時，三兵衞、她和老嬤嬤鹿路三個人在洞窟所過的那段安寧祥和的日子，如今老嬤嬤鹿路和三兵衞一定還在洞窟中等着她回來。夕姬不禁無語問蒼天，那份重振龍造寺家的心願何時才能實現？雖然賀源太告訴過她只要能得到柳生秘笈，龍造寺家的復興是絕無問題的，只是夕姬本身對秘笈却毫無興趣。

「我們該上路了。」

蓮眞催促着說，夕姬才猛然覺醒過來，以一種感慨萬千的眼光望着蓮眞問道：

「你究竟是誰？」

蓮眞沒有回答，只是輕幌了一下手中的拐杖，繼續向前走着。過了一會兒，才又說：

「你是龍造寺家的公主，怎麼看了那一場決鬪，還認不出他們是柳生一行人？」

「……」

「只用了一招就使對方斃命，實在是令人嘆爲觀止的劍術。」

「在他們之中有沒有一個叫柳生十兵衞的？」

「十兵衞已經在別處受傷了，死在橋上的是另外兩位高徒。你或許不知道還有兩位門徒分別在吉田神社和柳馬場被人暗殺，這兩個人都身是爲藩主的武術教練，究竟是什麼人有這等武功能殺死他們呢？」

夕姬有點動容地問：

「是不是爲了秘笈的緣故？」

「還會有其他因素嗎？」

「……」

「你又想到什麼了嗎？」

夕姬搖搖頭，問：

「死了這麼多門徒，不知柳生宗矩作何感想？」

「到目前爲止，宗矩的高徒中已死了六個，可以說在京都的弟子差不多都被殺光了，幸好在肥前唐津還有丹生將監、在島津有柳生內藏助、在肥後細川有田中甚兵衞、在越前有出淵平兵衞、在紀伊家有多羅尾義兵衞等許多高徒，他們都是劍術中的佼佼者，何況在尾州還有柳生兵庫呢！因此這一場秘笈爭奪戰，不會這樣輕易結束的，尤其像宗矩這種人，絕對不會看着門徒被殺而不設法報仇的。」

「爲什麼要犧牲這麼多人來奪取秘笈呢？」

「你想知道原因嗎？……如果我說是爲了你們龍造寺家的復興，你又作何感想？」

「？」

「坦白地說，重振龍造寺家的任務不是你一個弱女子所能做到的。但是照目前看來，柳生但馬守暫時不會有任何行動的，他可能要靜觀一段時間後再做決定。」

要去天瀨必需沿着宇治川河流往上爬，宇治川由朝日山流經永井家的別墅，由於這一帶山路險陡，遂造成一處險灘。夕姬他們正走到激流的地方時，從別墅中跑出一個人來，「喂！這位姑娘請留步。」邊喊還邊揮着雙手。

夕姬停下脚步望過去，發現剛才擦身而過的三匹馬在別墅門前吃着草。

「有事嗎？」

「剛才是你在朗誦詩歌嗎？我們公主想請你入內稍坐片刻。」一位衣着華麗的男僕走近來說。

「你們公主是何人？」

蓮眞問道。

「中將嗣長卿的女兒。」

「嗣長卿——？」

仁醫道安

「夕姬」

蓮眞用溫和的語氣說着：

「嗣長卿的爲人還不錯，如果他的女兒想見見你，你就答應她吧！」

「不過我還要趕路呢！」

夕姬遲疑着，她希望能儘快趕到天瀨去找隱居的武田道安。

「我們公主現在住在永井信濃守女兒的別墅裏，她可能也馬上要離開，所以不致於浪費你多少時間的。」

男僕誤以爲蓮眞是夕姬的護衞，因此帶着徵詢的語氣向蓮眞說着。

「你是說信濃守的女兒？」

「如果是這樣的話，更有見面的必要了，夕姬，你究竟是要到那兒？」

蓮眞轉向夕姬說着。

「我要到天瀨的武田道安先生那裏。」

蓮眞一聽完，大笑道：

「太巧了，正好我也要去拜訪道安先生，這樣吧！我先走一步向他說明你要去拜會他，請他暫時不要離開天瀨，你看怎麼樣？」

一陣馬嘶聲劃破了寂靜的天空。

等候在一旁的男僕又開口：

「既然你的同伴也這麼說，走吧！我替你帶路。」

說着就向站在別墅門前的一位男僕揮着手，那男僕馬上跑進別墅去通報。

「你去吧！不用再牽掛別的事了。」

蓮眞催促著夕姬上路，夕姬却又問道：

「你都還沒告訴我你究竟是誰呢？」

「喔！我沒有告訴你嗎？我是九州的浪人名叫目夏蓮眞，或許將來我會成爲你的好助手呢！好了，你趕快去吧！」

說完就轉身沿着宇治川的堤防向南走去。

「姑娘，請上路吧！我們公主還等着你呢！」

夕姬這才舉起枴杖跟着男僕向別墅走去。

根據「皇國名醫傳」記載，武田道安的名字是信重，道安是他的號，祖先原是安藝人，到他父親這一代才移居

到京都來。

道安精於醫術，元和九年曾爲後水尾天皇的御醫，並且屢次治癒東福門院（將軍秀忠的女兒）的病，因此被封爲法眼。寬永八年時，他到江戶爲德川秀忠治病後，又加封爲法印大師，兩位皇子患病時，他也參予了御醫的會同治療，雖然兩位皇子後來都不幸遽逝，他還是蒙受後水尾天皇所賞賜的獵德院的封號。

道安生於天正十二年，因此在夕姬向宇治出發時，他已經是五十三歲。兩年前（也就是寬永十一年冬），他突然離開京都的寓所，孑然一身來到宇治，隱居在天瀨的草庵，世人稱他爲遁世法印大師。

天瀨位於宇治橋的五十公里外河流上游地，朝日山的居民又稱它爲「對岸的小邑」。宇治川發源於琵琶湖，南流到宇治郡的笠取村，再向西南流出約二公里的路程時，忽然折向西北流到宇治鄉，在宇治鄉五公里外的地方，因爲狹窄的山谷地形，造成湍急的激流，即是所謂的宇治川瀑布，從宇治橋後流速就趨於平穩，到了伏見淀城下與桂川交會成淀川。武田道安在天瀨的草庵正好建築在可以眺望宇治川瀑布的小山坡上。

從山坡上再往上爬，可以望見跟宇治川分歧的志津川激流，草庵四周圍環繞着竹籬笆，屋頂覆蓋著茅草，外觀看來極爲雅緻。

蓮眞站在門前觀看了片刻後才用手推開門。

一個正在打掃庭院的農夫從樹蔭下跑過來，帶着驚訝的眼神問道：

「你是誰？」

從農夫的表情上可以臆測，來草庵的訪客必然是很少的。

「請問道安先生在嗎？麻煩你通報一聲就說九州的蓮眞特來拜訪他。」

「他是在家的，不過他最近很少見客……，好吧！我替你去問問看，你是說你叫蓮眞？」

「只有你一個人看守草庵嗎？」

「不只我一個，還有其他門徒！」

農夫說着就走進後面的院子。過了一會兒，帶着很爲難的表情走出來，說：

「我已經稟告過大師了，可是大師說他並不認識一個叫蓮眞的人，所以他不想見你。」

「他當然不認識我了，因爲我也沒見過他。」

蓮眞邊說邊放下他的拐杖和背上的揹包。

「你這是做什麼？」

農夫頗爲奇怪地問道。

「你不要着急嘛！道安大師是住在後院吧！」

蓮眞一把推開愣住了的農夫，逕自走向後院。

室內的擺設比想像中還要幽雅，採自深山的石塊層層疊疊堆在庭園的角落，石塊上佈滿了青苔。

蓮眞遠遠地就看到武田道安先生的背影坐在火爐前沏茶。

「道安先生。」

蓮眞挨近身子，低聲喚着。

「我說過道安先生不在。」

道安頭也不回地答道，只聽得茶匙攪拌的碰撞聲。

「不在也沒關係，我請你轉告他：柳生但馬守被殺傷了。」

坐着的道安抽動了一下肩膀，他身長約六尺，體格碩壯，從外表看去不像是懸壺濟世的人。

蓮眞繼續說着：

「等你將來爲他療傷時就知道我所言不假：但馬守的脚踝受了重創，雖然不致於影響生命，但是可能會殘廢，如今天底下能爲他治療的人，除你之外不作第二人想，因此但馬守不久就會來找你的。——此外，我還有一件事要告知你：爲了鍋島而導致滅亡的龍造寺家的女兒——」

「你怎麼知道宗矩受傷的消息？」

道安依舊頭也不抬地問道，然後端起茶杯，悠閒地喝着。

「在到你這裏途中的觀月橋上我親眼目睹的。」

「……」

「你是不是還在懷疑我所說的話，或許柳生但馬守已經出發要到你這裏了。」

「上來共飲一杯，如何？」

道安這才抬起頭來，用鎭定的目光注視着蓮眞說，然後挪動了一下身子，讓出旁邊的座位。

「好！我也就不客氣地討你一杯茶。」

兩個人隔着火爐相對坐下後，道安用茶杓攪動着茶壺，不發一言。

「怎麼這樣沒禮貌！你知不知道這是道安先生的住所？」

從前院傳來一陣叫罵聲，因爲有一個揹着山柴的小丫環在竹籬笆外解手。當時京都的婦女都是站着解手，只有江戶一帶的習慣是蹲下來解手。

「我實在忍不住了嘛！」

小丫環不服氣地回答。

在室內的兩個人聽了這番對白後不覺一笑，因此才解除了剛才尷尬的氣氛。

蓮眞趁着茶未沏好的時刻，瀏覽了一下室內的陳設；牆上掛着一幅山水畫的掛軸，上面已蒙上一層灰，窗子的木頭顯得很陳舊，這一切正顯示出是一個遁世老人的隱居所。

「天底下能斬傷宗矩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會不會是從九州來的新免宮本武藏……，再來一杯吧！」

「多謝了，……如果眞是宮本武藏的話，恐怕柳生從此就不得安寧了，因爲武藏可能會去游說細川家。」

「別忘了細川家還有宗矩的高徒田中甚兵衞呢！藩主忠利公就是向甚兵衞學習柳生兵法的，如果他獲悉但馬守受傷的消息，會無動於衷嗎？」

「奇怪，你是從事醫術的人，怎麼對這些事這麼清楚？」

「再來一杯，怎麼樣？」

道安毫不理會蓮眞的詢問，反而更慇懃地招待。

「果然是名茶，好！我就再飲一杯。」

蓮眞把茶杯伸向火爐邊時，正好道安的手也伸過來，頓時，兩人的手碰撞在一起。

「……」

蓮眞愣了一下，先縮回手來。

「宮本武藏的事暫且不提，我想知道二皇子逝世時，你是否住在黑谷？」

「……」

「如果不便回答的話就算了，再問你一件事：你是否曾聽說安藝的寺澤半平之子已出家在妙安寺的事？……待一會兒夕姬會來你這裏。」

「究竟是何方高手有這等武功來斬傷宗矩呢？不會是尾張的兵庫吧！」

「這也說不定喔！哈哈！不介意我再飲一杯吧！」

蓮眞很大方地接過對方遞來的茶杯，茶杯已換成奧高麗製造的茶杯。

片刻後，門前閃進一個女子的身影。

「八成是夕姬來了。」

蓮眞邊喝着茶邊說。可是走近來的却是一個農婦裝束的女子。

她彎着腰身向室內的道安恭謹地說：

「道安先生，我回來了，山鈴蘭的花明天就可以移植過來。」

說完對旁邊的蓮眞點點頭後，轉身就離去。

一剎那間，雙方又陷入沉寂，只聽見茶水沸騰的聲音廻響在室內。

新免宮本武藏的養老之所就在九州，根據森鷗外的考證，武藏是寬永十二年在熊本花畑的宮殿裏進謁細川忠利。自從豐臣在大阪之役下臺後，武藏就開始浪跡天涯，直到寬永十一年，才又跟他的養子伊織一起到豐前國小倉，做小笠原右京大夫忠眞的食客。

寬永十二年冬，忠利接受將軍家光的徵召來到江戶，而被認爲天下第一劍客的武藏進謁細川忠利是在此之前，這件事轟動了一時，因此細川家的家臣們在前往江戶的途中都以此事做爲閒聊的話題，道安所以會知道武藏的下落就是由此而來的。

來自九州的蓮眞就比較瞭解武藏的爲人處事，因爲他們同是以武術爲終身職的江湖人。蓮眞認爲忠利要慫恿武藏跟柳生對敵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武藏跟但馬守合作一事，同樣是辦不到的。

如果說武藏會有什麼行動的話，也一定要等到尾張的柳生兵庫舉事後才有可能。雖然武藏已經五十三歲了，致於他是否會重返江湖，是誰也不敢確定的。

倒是在細川藩的田中甚兵衛就很可能受武藏的影響而……，這點是蓮眞無法臆測的，端看武藏的度量是否狹小而定。

蓮眞對着院子正想得出神時，夕姬已跟着一個看起來很忠厚的男子走進來

「……是道安先生的居處嗎？」

「我們等妳好久了，請進來坐吧！」

道安也很乾脆地邀她進來坐。

夕姬站在石階上，準備解開鞋帶時，道安又很客氣地吩咐站在一邊的男僕。

「嘉作，你幫她弄一下！」

眼疾

「你見到嗣長卿了嗎？」

等到夕姬落坐後，蓮眞望着已煮沸的茶問道，此時道安正走到角落爲夕姬拿茶杯。

「見過了……」

夕姬似乎不願多說。她的座位在蓮眞的上方，這是道安故意安排的，以表示無視於蓮眞的存在。

「有沒有見到永井家的女兒？」

「有！」

「你們談了些什麼？」

夕姬看一眼道安，沒有立刻回答。

事實上，她跟永井家的女兒清姬在多三郎的安排下早已在東海道的途中見過面了，她曾穿着清姬換下來的和尙服，當時她們也不知道換穿衣服是爲了彼此的方便，只是順從多三郎的勸告。爲了這緣故，夕姬被從江戶追趕而來的永井家家臣誤認爲是清姬，而差一點被帶走，好不容易躲過了家臣，却在草原上蹲下來解手時被川野黎左門識破是女兒身，而強迫與他同行。麻生的吉郎也一直以爲她是清姬，還揹着她走了數天的路，後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吉郎不幸被一白髮蒼蒼的老人所殺。

直到現在，夕姬還不知道她所穿着和尙服的腰帶裏藏有柳生秘笈。一切的事故都正好在她失明的這段時間內發生，她覺得彷彿做了一場噩夢。可是在永井家的別墅時，清姬問她：

「你還記得我嗎？」

「記得！你不是跟我換穿衣服的公主嗎？」

夕姬用她已恢復視力的眼睛凝望着清姬，其實，她只記得當時對方的聲音。

「你的和尙服呢？」

經過片刻後，清姬才又問。

「我已經送給別人了。」

夕姬不經意地回答

「什麼！公主說的換穿衣服的女子就是她？」

家臣坂和田喜六愕然問道，喜六就是因爲這件事才從淀城匆匆趕回來的。

「你將和尙服送給誰？」

喜六睜大眼睛，緊張地追問夕姬是何時、何地，送給何等人物……

可是嗣長卿却插嘴進來：

「我也見過不少名媛淑女，像你這等姿容的却是絕無僅有，而且聽你剛才朗誦的詩歌也很動聽，因此我猜想你必是出自名門。你願不願意到我家玩玩？我住在宇治的五個莊，你只要一問嗣長卿的別墅在那裏？誰都會告訴你的。我看，不如我們現在一起走，如何？」

說着將坐在一旁的顯子也介紹給夕姬。

顯子還是個稚氣未脫，充滿好奇心的少女：

「我好喜歡你唱的詩歌，你教我好嗎？我爸爸也很喜歡你，你到我家玩嘛！」

她不理會喜六一臉焦急的神色，很開朗地跟夕姬交談着。夕姬以必需到草庵去的理由婉拒了她的邀請。

「那這樣好了，你、我和清姬三個人做個好朋友，好嗎？」

喜六似乎也感染了顯子興奮的語氣，不便再追問下去，只得無可奈何地嘆了一聲。

「嘖！你說要到那兒？」

夕姬又重覆了一遍剛才的答話。

「天瀨——，能否請你回程時再到這裏一趟，屆時，我也可以領你到嗣長卿的別墅。」

說完，在清姬的耳邊嘀咕了一會兒，就跑到僕人們侍立的玄關上。夕姬趁着喜六走出去的當兒，也站起身來向大家辭別，嗣長卿送夕姬走到廊上時，又說：

「你務必要到我家來一趟，有機會的話我會向天皇提起你。」

道安一言不發地走回火爐邊，爲夕姬倒了一杯茶後，才開口：

「你今年幾歲了？」

「十九歲。」

「唉！季明公已經過世十九年了啊！」

季明就是夕姬的父親龍造寺季明，據說是自殺身亡的，死年才二十六歲。

「你認識我父親？」

夕姬的神色一振，變得很有精神，在她認爲認識她父親的人，必然會盡心爲他治療眼睛的。

可是道安並不回答她，又問：

「你跟蓮眞很早就認識了嗎？」

「可以這麼說，哈……，我看我該廻避一下了。」

蓮眞笑着，繼續說：

「你大概也不會留我吧！道安先生，說眞的，坐在你面前好比坐在針氈上呢！」

說着就站起身來，遠離火爐邊。

道安不但不挽留他，反而說：

「如果你到這裏來是爲了告知我那些消息，我武田道安謝謝你的好意，你可以回去了。」

然後轉身對夕姬說：

「你留下來，等我配好藥再替你治療吧！」

蓮眞背對著茶室，坐在狹長的走廊上，他隱約聽到一陣馬蹄聲正朝着草庵奔來。

「我看，要請你去的人已經來了。」

蓮眞轉頭大聲說着。

道安却看也不看他一眼，倒是夕姬的神色顯得很恐慌，她以爲是要來接她的坂和田喜六。

蓮眞突然又說：

「公主，你的眼疾痊癒後，必須儘快回到背振山，賀源太跟你是不相配的，你要想到老嬤嬤鹿路和三兵衛在洞窟內望穿秋水地等你呢！唷，對了！你要記住，千萬不能把你的事情全部告訴道安，他雖然治好你的眼睛，致於你要如何回報他是另一回事。」

說着就走下廊階，揹上背包拿起拐杖，臨走時還意味深長地看一眼道安。

經過片刻的沉默，道安站起來，說：

「我來配藥替你治療吧！爲了愼重起見，讓我看看你的眼睛。」

他走到夕姬面前，托起夕姬的臉龐

「不要閉起來，看上面！」

道安看着夕姬的瞳孔，眼神突然變得很嚴肅。

「這——」嘶了一口唾沫，才又說：

「公主，你是不是懷孕了？」

夕姬像是被潑了一盆冷水般全身發抖着。

「也不對，你大概是喝了具有隱身術的人所教你的藥吧！怎麼跟我聽說的病情不一樣？」

夕姬一聽，不禁癱軟在地上，半響，才用極微弱的聲音問道：

「是不是無法治療了？」

道安彷彿沒有聽到她的話，又用手指撥開夕姬的左右眼瞼，仔細觀察者。

「……」

道安放下手來，深深吐了一口氣

「公主，你——」

他正要說時，從院子裏突然跑進一個武士裝束的人。

在觀月橋的決鬪中，浮月齋的右肩因爲受傷而倒退了

數步。

「但馬守，好漂亮的一招。」

浮月齋看到宗矩的左脚踝被斬斷後依然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不禁讚道。

除了源太夫以外，雙方的門徒都被殺死，慘烈的決鬪已經結束，宗矩却還等着對方發出第二招，具有這種氣概的不是將生命孤注一擲就是以劍術爲終身職志的人。

浮月齋用劍割下一束井元庸之介和秋葉桂助的頭髮後，就離開觀月橋不知到那裏去了。

雖然這是個寒冷陰暗的天氣，路上還是有來來往往的行人，因此宗矩讓源太夫在一旁守護，自己蹲下身來止住不斷湧出的血，他用斗笠遮蓋了半邊臉，又吩咐源太夫將馬木家六和左門的屍體丟進河裏，他這麼做是爲了隱藏自己的身份，而且宇治河是流入大阪，稍候數日還可以沿着河岸打撈屍體。

觀月橋附近的居民在看完這場生死決鬪後，又看到宗矩把自己門徒的屍體拋入河中的行爲，不禁感到恐懼而紛紛走避，因此，並沒有人很清楚地看到宗矩的面貌而指認出來。

宗矩挾着源太夫的肩膀，順着堤防走了約半公里的路，來到一家茶館。

茶館老闆一看到來客用毛巾包着脚踝，而且血跡斑斑時，不禁愕然。

宗矩用平靜的口吻吩咐老闆備兩匹馬來。片刻後，先從附近農舍牽來了一匹馬，宗矩對源太夫說：

「你快到天瀨的武田道安先生那裏，說我夜晚時會去拜訪，致於我受傷的事，暫時別說。萬一道安先生不在，你就立刻返回，我在此地等你。」

源太夫騎上馬奔馳而去，中途在上宇治橋時正好遇上要去大阪的坂和田喜六所率的三匹馬，源太夫的馬術原就高人一等，因此他勒緊馬韁，全身趴在馬背上，一瞬間就擦身而過，避開了喜六的視線。

才剛跑進道安的院子，源太夫就大聲說：

「我是柳生源太夫，好久未來請安了，我師父——」

「看到夕姬坐在旁邊，不禁愕了一下

「沒關係，繼續說吧！」

道安的表情從檢查過夕姬的眼睛後，就一直顯得很凝重。

「是不是有關但馬守的事？」

道安反問着。

「他晚一點要到這裏來。」

「你告訴他：我等着他就是。」

「那麼就此告退，打擾了！」

源太夫向道安鞠個躬，精神抖擻的準備要回程，他怎料到茶館中已經發生了一場事故。

有一個名叫天野豐前守長信的人，他原是服侍先帝後水尾院的皇后天宮——亦即做東福門院的武士。這一年二月，長信的任務告一段落後，正從京都返回江戶時，傳來了東福門院病危的消息，目付役（也就是監察官）石谷十藏和醫官岡本啓通院立刻啓程上京，去爲東福門院把脈，這一來，正好和長信交臂錯過。但是幕府唯恐發生意外，又傳令長信重返京都侍候大宮。

長信接令後立刻又趕回京都。京都原有個名醫叫武田道安，長信私底下認爲岡本啓通院的醫術遠不如武田道安，便問閣老：

「爲什麼不召請道安？」

閣老回答說道安自己有病，無法離開宇治的草庵。

既然道安臥病就無話可說，不過長信深知道安的個性異於常人，會不會是接任自己職務去服侍大宮的花田五郎左衞門因爲不了解道安的個性，引起了道安的鬧情緒，既而稱病拒絕呢？如果道安確實有病但並不嚴重的話，自己當下表露點誠意後，道安應該會首肯的。無論如何一定要請道安爲大宮把脈——長信一路上這麼想着，這已是三天前的事。

正如長信所預料的：大宮服了啓通院的藥方後，病情毫無起色，看到這種情形，長信就決定親自到宇治去，爲了愼重起見，他在中途的伏見奉行所略作休息時就順便打聽道安的近況。伏見奉行所的職務現在是由五味金右衞門暫代，奉行所裏的小堀遠江守政一（亦即茶道中聞名的小堀遠州）曾經和長信一起到江戶去，而且遠州和武田道安同爲風雅之道的朋友，即使遠州不在，奉行所內應該也有其他官員了解道安的病情如何。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沒有一個人知悉道安臥病的消息，整個奉行所內因爲接獲觀月橋上私鬪的報告，顯得一片吵雜混亂。

據說是一個奉了所司代之命正要前往淀城的伏見奉行所的官差，在通過觀月橋時被一個不知名的武士從馬背上推了下來，更奇怪的是推下官差的武士立刻就被對方斬殺在橋上，然後雙方參予私鬪的人都死了，只有一個首領模樣的老武士離開了現場消逝無踪。據猜測，參加私鬪的人似乎是跟「御流派（柳生派）」有關連的武士。

「所說的都是眞的嗎？……」

一聽到事關御流派，長信立刻睜大眼睛追問。

「確實的情形現在還無法分曉，只是當地的人都這麼說……」

正說着時，一起前往淀城的另一位官差跑回來

「糟了，糟了……」

在奉行所的庭院下馬後，又接着說：

「田所佐左衞門被殺了……」

佐左衞門就是在橋上被佐左木門推下馬的官差。

「鎭定下來慢慢說！」

天野長信一聲吆喝，官差才喃喃道出全部情形：有七個人在橋上比武，其中四個人當場就死去，雙方首領模樣的老武士也都受傷，不分勝負地各自離去。可是其中一個白鬍子的老武士在離開橋時，却突然斬殺了跌落在地上的田所佐左衞門，騎着佐左衞門的馬急奔而去，他立刻掉轉馬首追趕，可是沒追上，只好先到淀城去述事，回程中再經過觀月橋，橋上只剩下兩具屍體，另一位老武士也不見踪影。不過據他目擊決鬪的情形，似乎正是柳生但馬守一行人。

聽到這裏，天野長信大聲斥道：

「不許胡說！我在江戶曾親眼見過柳生但馬守，別人不說，竟敢說一位將軍府的武術教練受了傷，眞是豈有此理，講話要謹愼些！」

豐前守長信之所以替宗矩辯護，只是基於柳生流是爲將軍教授武藝的流派，爲了維持將軍的威信，才這麼說。

那個被派遣到淀城的官差名叫大川，一心想再回到觀月橋替他的同伴收屍，可是長信却命令他留在奉行所，另外派了兩位武裝的官差，一起騎着馬直奔觀月橋去。

一查看田所屍體上的傷痕，劍法乾淨俐落，不由得使人歎服，被割去髮髻而棄在一旁的兩具屍體，也都是死於熟練的劍術之下，不需要再查看其他部位，長信立刻判斷這正是但馬守本人所爲。

長信想到大川曾說過那位老武士已經受傷了，就派遣兩個官差去詢問當地居民有沒有發現受傷的武士，或許是深恐引起麻煩，每個人都三緘其口而不語，後來，才有一個老農夫說他並不清楚什麼經過情形，不過有一個武士曾借走了他的馬，據說受傷的另一位武士正在一家茶館中休息。

「在什麼地方的茶館？」

長信急促地追問，老農夫回答說是在河流上游賣葛餅的治作茶館。

果然看見一匹馬正繫在距橋頭約兩百呎的路邊，長信下馬後，大跨步走進茶館裏，一看，不禁疑然地站在原地不動。

天野長信是在慶長七年奉召爲家康的近侍，賜采地三百石，大阪之役時以十八歲之齡首次出戰，因而獲得二百三十石的加祿，元和五年在上野國新田郡再獲得二百石的加恩。到寬永三年九月五日，派屬東福門院敍任從五位下豐前寺，這時又加賜了宇治綴喜二郡之中的千石之地。可是無論怎麼說，他還是一介「旗本」，也就是幕府直屬之臣而已。他聊以自誇的只是家康曾經褒獎他的忠勤而賜予兩柄短劍，和後水尾院所賜的御筆色紙短詩，以及東福門院賜的「繪有鳳凰的州濱香盒」而已。他當然也沒有代替所司代或伏見奉行去查案的權力，因此他只得下定決心，將來將軍若怪罪下來，他就要切腹自盡以謝罪。

一脚踩進茶館，望見坐着的柳生但馬守本人，斗笠掩着面孔，脚踝下是一淌鮮血。

「何方歹徒！替我跪下！」

長信大聲怒斥着，馬鞭「咻」的一聲打在宗矩的肩膀上。

「好大的膽子，竟敢冒充御流之名，還不下跪！」

長信高聲喝道。

長信並不知道宗矩除了左脚踝被斬斷外，腋下也受了傷，這一鞭下去，原已凝結的傷口又裂開來，鮮血黏黏地從腋下流出。

宗矩掩着臉，迅速壓住藏在懷裏包好的一截足踝，從椅子上溜下來，默默地跪在地上。

長信就坐在他面前

「抬起頭來！」

「……」

「你敢不聽我大公附屬豐前守的命令嗎？——窮浪人，你知道我是誰嗎？我乃天野小三郎長信——抬起頭來。」

可是宗矩仍然望着地上，沒有反應，長信再度揮鞭，打在他的斗笠上。

「面貌一事恕難遵命，念在同爲武士之份上，還請多多原諒。」

宗矩低聲說着，把斗笠拉得更低。

「你姓什麼？」

「……」

「我在問你姓名？」

「小姓大原，名作右衞門。」

「何方人士？」

「參州吉田——」

一聽這話，長信的臉孔立刻漲得通紅，原來大原作右衞門不是別人，正是長信的外祖，是個武士，永祿七年正月，在三河國吉田之役時，陣亡於家康馬前。作右衞門的一生參予大小搏鬪計四十三次，其中長矛相接有十七次，是個武名遠播的英勇之士。

對方使用這個名字，必然已察覺出自己的意圖。

「既爲三河之人，也就不會是和五等旗本毫無緣份的人，曾經服侍過那位藩主嗎？」

「是的。」

「這麼說你是因爲不願意損及主公之名，所以才掩住了面孔，是嗎？」

「正是此意。」

「嗯！好吧，我也不強人所難，不過，我現在問你話，你得老老實實地回答。你爲何要假冒柳生御流之名？」

長信在說到「柳生」這個名字時，特別加強了語氣。

宗矩沒有作答，此時，聽到了遠處馬騎奔馳於幹道上的馬蹄聲。

長信心中一愣，立刻派一名差吏到茶館外查看，差吏很快地回來報告說：看來像是要到所司代衙門的淀藩武士們。

「一共三騎，馬不停蹄地朝京都方向去。」

長信這才放下心，繼續問道：

「爲何不說話？你假冒御流之名用意何在？」

「實在覺得很羞恥，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說了，當時小人以爲只要報出御流之名，對方就會膽怯而退……除此之外，別無他意，大人明察！」

宗矩說完又磕了個頭，衣服內的鮮血沿着右手流了出來。

長信怒視道：「我問你，與你決鬪的是何人？」

「……」

「難道這也是唯恐有辱於你家主公之名而不敢說出來嗎？」

「是的。」

「蠢才！」

長信第三度揮鞭打在宗矩低垂的斗笠上。

「聽說你的對手還殺了一個官差。這是要處以極刑的罪名，你知道嗎？我不管你們是爲了什麼而私鬪，你快說出對方的名字來，你再不說的話，我只好將你也綁起來。……喂！你聽不懂我問的話啊？快說！」

宗矩還是沒有立刻回答，片刻後才說：

「你也該明白武士之道吧！不管怎麼說，請你務必諒解——如果你硬要我說——。」

說着，伸手按在劍柄上。

侍立在長信背後的武士們見此光景，擺出一付要撲向宗矩的架勢。

「不可動手！」

長信連忙舉起手來制止，繼續說道：

「你還不明瞭我所說的話嗎？你只要說出他的名字來，我就不爲難你。」

長信當然不能明示：「只要隨便報出一個姓名來就可以了。」宗矩並非等閒之輩，應該體察得到自己的心意，可是，宗矩爲何還是沉默不語？

長信憤怒了

「好話已說盡，你還不領情？」

大聲怒罵着，馬鞭向宗矩的手打去。

「——安靜點，有人來了。」

宗矩抓住馬鞭低喝一聲，語氣中帶有無比的威嚴，官們都被懾住了，不約而同地朝外望。

果然聽到逐漸接近的脚步聲，不久，有一個武士慢慢走過茶館門前，接着是一頂裝飾華麗的轎子，一名女官跟在後面，殿後的是一個勁裝的武士。

長信望着經過的行列，他原是東福門院的武士，因此也認識許多女官，可是方才走過的那位女官，既美麗又高貴，是他從未見過的。

跪在地上的宗矩因爲背對着門口，所以沒看到這些人，可是長信發覺，宗矩也正全神貫注地傾聽背後的動靜。

一行人很快地走過茶館去，長信回過神來，正想抽回被宗矩抓着的馬鞭時，宗矩開口道：

「只要說出對方的名字，就會放我走嗎？」

宗矩這才稍微抬起頭來

也不知宗矩要報出何人的姓名——，其實，方才走過去的武士正是細川藩的田中甚兵衞，陪侍的女官是男扮女裝的又十郎，轎子裏是受重傷而呻吟的柳生十兵衞。

紅色的鯉魚

春風沙沙地吹過隄防上的枯草，一行人護着一頂轎子，靜靜地沿着宇治河往上游走去。

十兵衞受傷後原是在黑谷的一座寺院中由友矩和又十郎看護的。經田中甚兵衞的建議，決定秘密送到大和柳生村去，甚兵衞事先並沒有獲得師父宗矩的允許，就擅自作了主張，因爲他覺得十兵衞的傷勢很嚴重，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甚兵衞進言，必須採取迂廻前進的路線，走奈良街道，再繞過宇治到達武田道安的草庵。

甚兵衞還不曉得宗矩曾在觀月橋上和浮月齋一派人決鬪過，他仍以爲師父是追着藪左中將嗣長卿到五個庄去了。不止是甚兵衞，連殿後的友矩和扮女裝的又十郎，也都如此認爲。

因此，走過觀月橋時，甚兵衞對於橋上遺留下的血跡並未多加注意，他們現在最關切的不是什麼人在橋上決鬪過，而是轎子裏十兵衞的傷勢，萬一十兵衞有所不測，不只是柳生家，甚至對拜柳生爲師的將軍來說，都是一大損失。甚兵衞仕於細川藩，有自己的主公，因此，深深了解其間的利害關係。

再說，秘笈一事還要靠十兵衞去完成，這尤其關係到柳生門派的聲譽，光就這一點來看，便知十兵衞的生死是如何的重要。

護轎的行列走過後，伏見奉行所的一個官差走到茶館外，以充滿疑惑的眼光目送這一行人。

宗矩仍跪在地上，問：

「只要說出名字來，就會放我走嗎？」

「說吧！」

長信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你放心好了，我絕不會說出去的，我畢竟也是身爲武士的。」

「你敢保證嗎？」

「我可以對天發誓一定不會說。」

「那麼就我向你稟明了，跟我私鬪的是江戶浪人神矢悠之丞。」

「神矢……是叫神矢悠之丞嗎？」

「是的。」

能讓但馬守宗矩受到這麼重的傷，這人應該是家喻戶曉的高手才是，可是長信實在想不出神矢悠之丞這個人，因此他認爲宗矩必是隨口胡謅的。

「我再問你，這個江戶浪人住在何方？」

「住在旗本老臣大久保彥左衞門的府邸裏，現在大久保彥左衞門正在京都裏，你可以直接去查詢。」

「什麼！老人家上京來了……誰說的？」

長信覺得很意外，向前踏進一步，同時抽回馬鞭，宗矩也任他抽回。

「還用誰說，是我親眼看到的，如果你還懷疑的話，不妨到所司代衙門去看看，這時候應該還在板倉大人的府邸裏。」

站在背後的官差在聽到神矢悠之丞的名字時，沒有任何關切的表情，可是一聽大久保彥左衞門時，就有點動容。剛從屋外走進來的官差，走到跪在地上的宗矩身邊，望着宗矩的頸項，突然說：

「胡說——，你是什麼人？我就偏要看看你的眞面目。」

說着，伸出手想把宗矩的斗笠推上去。

「幹什——」

宗矩迅速地打了一下對方的手，斗笠發出一陣輕微的撕裂聲。

「這傢伙——」

官差的手正要摸上刀柄，身子隨着就向後仰，宗矩的手中響起長劍歸鞘的撞擊聲。長信愕然，臉色都變了。官差的身體先碰到椅子，然後倒在地上。

「竟敢伸手摸武士的頭，不容寬恕，因此殺了他。那邊的另一位如果不服氣的話，隨時候教。」

宗矩這時稍微抬高了斗笠，向另一位官差冷冷地說道，已可以看清眼睛以下的面孔。

那個官差雖然不知道對方是柳生宗矩，可是對剛才那種高超的劍術倒是看得清清楚楚。

「可惡的傢伙……」

手雖然伸到刀柄上，臉色却變得蒼白無比。

一開始他就想殺掉這二個官差以滅口……，長信至此才發覺出宗矩的意圖，心中冷了半截。就在這時，源太夫回到茶館來了。

源太夫還來不及制及時，官差踢翻了椅子，恐懼萬分地正想逃出茶館，宗矩仍保持半跪的姿勢，廻身往官差的背後刺了一劍。

「這是不得已的，豐前守，你也看到了，我但馬守的脚被砍了——」

宗矩平靜地拭去劍上的血漬，將長劍歸鞘後，陰森森

地朝着長信說。

茶館的主人還在裏面，沒有出現。

「你要如何處置這件事？」

爲了避免裏面的人聽見，長信放低了聲音問，也許因爲聲音太低了，語音竟顯得有點顫抖。

「還談什麼處置不處置，既然看到了我的面孔，就不能留他活口，不過，這也算是犯了殺官差的罪。就完全任你處置吧！」

「……」

「你別擔心，我不會殺你的。」

宗矩轉過頭來，問

「——源太夫，剛才有一行人護着一頂轎子走過茶館門前，你去看看，走多遠了？」

「這就……」

源太夫還搞不清發生了什麼事，一時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聽他們的脚步聲，似乎已走到上游了，你快去看看。」

語氣雖然平淡，却也很嚴肅。

源太夫困惑地看看長信，然後走到茶館門外，左右張望着。

「正往前走去。」

「有幾個人？」

「兩個武士守護着一頂轎子，另外，還有一名女子跟在轎後。」

「他們往同一方向去？」

「是的。」

「豐前守。」

宗矩壓低了聲音說：

「大原作右衞門既然殺了官衙的人，知道罪必不可免，你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就請便吧！不過，你也看到我的脚受傷了，難以步行，能否准許我騎馬呢？」

「……」

長信彎下腰來，望着宗矩斗笠下的眼睛。

良久，才說：

「可以，我准你騎馬，可是此地的屍體如何處理？再說，我的身份是服侍大宮，這兩個官差是伏見奉行所派遣跟我來的，如今都死了，我也難辭其咎。」

「所以我才說隨便你要把我帶到那裏都可以，到奉行所去也好，至於屍體，我可以替你搬運。」

「你，你……」

長信的臉色又變了。

這時，戶外陰暗的天氣突然轉爲晴朗，天上的烏雲都已消散，陽光照着地面上的血漬，一羣聞聲而來的當地人，看到血漬，都竦然而立。

宗矩毫不理會人羣的騷動。

「——源太夫。」

宗矩自背後喊着，然後在源太夫的耳邊喃喃地不知說了些什麼。

田中甚兵衞在接到宗矩的密令從肥後熊本要往京都去的數天前，發生了一件事。

時間是寬永十二年的晚秋，熊本城內本丸的庭院中原飼養着藩主忠利所珍愛的鯉魚，園丁們在清掃庭院時，爲了換池水，將池中的鯉魚都撈在一個木桶中。

就在換水時，裝鯉魚的木桶破了一個洞，導致木桶裏的水都噴出來，園丁們慌成一團——，突然從陪侍藩主忠利站在長廊上的行列中跑出一個人來，就是田中甚兵衞，甚兵衞跑到木桶邊，迅速抓起一條鯉魚，塞在木桶的漏洞裏，他是認爲與其讓所有的鯉魚都溜走不如犧牲一條，果然，因爲他的方法，保全了所有的鯉魚。

跟忠利並排而立的劍術家宮本武藏，見此光景，大吃一驚。

「你是柳生派的人？」

他用急切的語氣問着。

忠利爲了顧及武藏的立場，始終未替他們兩人作一番介紹，因此田中甚兵衞知道對方是宮本武藏，而武藏並不清楚甚兵衞是細川藩的武術教練之一，直到看了甚兵衞抓鯉魚的手法，才猜測他是學過柳生武藝的人。

「你也看出來了，他正是我們家的武術教練田中甚兵衞——也是但馬守的門徒。」

忠利因爲沒有事先替他們介紹，因此有點愧色，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回過頭來說。

可是武藏只是凝望着田中甚兵衞。

「我是宮本武藏……，沒想到在此遇見你，幸會！幸會！」

甚兵衞用衣袖擦乾手，輕點了個頭。

「不敢當！我是當藩的田中甚兵衞——」

武藏時年五十三歲，甚兵衞才三十一歲，若依照長幼次序來說，應該很恭謹地尊稱武藏，但是由於武藏畢竟只是個浪人，而甚兵衞是俸祿五十萬石的藩主的武術教練，因此甚兵衞只是很客氣地與他交談。

「以後小心點！」忠利向隨從們吩咐一聲，說完就轉身回屋裏，沒有再向武藏表示一點關切，侍立的武士也就各自散了。

當天晚上，武藏寄居在熊本的住所，主人竹村與右衞門派來一位侍者，邀請甚兵衞過去小酌一番。

「除了宮本先生外，還有其他人嗎？」

甚兵衞問道：

「只有宮本先生一人。」

甚兵衞考慮了一下，說道：

「好！我這就去。」

略事整修後，立刻跟着侍者來到竹村的住所，抵達時，酒席已備妥，武藏獨自坐着等他。

雙方打個招呼後，甚兵衞和武藏對坐着敬酒，突然間，甚兵衞皺了一下眉頭。

武藏不喜歡洗澡，終生未曾沐浴，在戶外行走時都是打赤脚，回家後也只是擦擦脚，爲了隱藏衣服的污垢，整天都穿着兩面天鵝絨做的衣服，可是從身上散出的異味，往往使得四周的人掩鼻皺眉，尤其到了晚年，一些有身份的人都不願意接近武藏。

武藏本人或許沒有察覺到這點，也或許是知道而毫不在意。

「我是個寄食客的身份，不能多所招待，其實這裏也算是你同藩的武士家。哈！哈！沒有說錯吧！」

很愉快地替客人斟完酒後，自己也喝了一、兩口。

甚兵衞毫不客氣地舉起酒杯，一飲而盡，一般武士通常很少飲酒的，就是偶而飲酒，也多是喝個幾口後，就不約而同地把酒杯覆上，以表示到此爲止。

武藏的表情逐漸變得嚴肅起來。

「你知道尾張兵庫兄的消息嗎？」

「最近很少見面，恐怕是——」

甚兵衞笑一笑，含糊地說。武藏接着又說：

「有一件事想請教你，務請回答。」

武藏目光炯炯注視着甚兵衞。

癰

甚兵衞答道：

「只要能言，必當相告。」

「且依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聽我慢慢道來。」

武藏就說起下面一段事故來。

武藏在周遊列國修練武術時，有一天來到名古屋，尾州一帶正盛傳着尾張藩主大納言義直患了癰，江戶、京都方面派來的名醫都束手無策，病情一天天地加重，義直公臥病已達四十六天。

距尾州城下四里路的山上有座寺廟，由於風景絕佳，被認爲是當地八景外又一景，因此稱爲「九景山」。這九景山上的臨濟宗九景寺的住持已經九十多歲，有一天老住持來到名古屋，對城外廓的守備武士說：

「聽說國守有病，而羣醫束手，貧僧特地帶來藥效神奇的粉劑，敢問國守生癰多久了？如果是腹部內已經腐爛的話，就無法治療了，否則請用此藥。」

家臣們日來正坐對愁城，以爲主公已病入膏肓。

便問和尙：

「是你親自調配的藥嗎？」

和尙回答：

「不，是我寺院中的一位居士所配製的。」

問那人的姓名，老和尙回答不便說明，可是，又接着說：

「若諸位堅持要知悉他的來歷，可以派人去請他來一趟。」

家臣們將此事轉報重臣，商量的結果認爲病情實在太嚴重了，雖然覺得冒險，還是奏達上聞，義直沒有立刻回答，片刻後，將重臣召到枕邊說：

「我病已至此，就是服了老和尙的藥也不一定能痊癒，如果因而致死，也認命了，實在是痛苦難當，早死反而早快活。而且出家人想必慈悲爲懷，就試試看吧！召那老和尙來吧！」

重臣要請和尙進來時，和尙却說：

「爲了愼重起見，將配製粉劑的人先請來吧！」

便立刻又差人去寺中請那居士前來。

來人是個年約四十的肥胖男子，戴着郎中的頭巾，問他姓名，回答是市井的郎中伯庵。

老和尙和伯庵來到御榻前，義直張開因痛楚而佈滿血絲的眼睛，說道：

「你們來獻藥，本侯甚爲高興，想必是很靈驗的藥，本侯現在痛苦不堪，就是因而致死也無怨言，你們盡力醫治吧！」

僧俗二人恭謹地聽完後，伯庵在老和尙耳旁不知說了些什麼，老和尙便向隨從們說：

「請拿酒來。」

「是要以酒配藥嗎？主公平日也嗜酒，只因臥病後唯恐增加病勢，已經很久沒有飲酒了，現在再用酒，是否恰當呢？」

隨從們跟家臣商討一番後，決定順其所求，酒送去後，對方又要一個碗，送去一個湯藥碗，老和尙說：

「這麼小的碗無濟於事，請改大碗。」

因此改換了一個喝濃茶的大碗。

老和尙在大碗裏斟滿了酒，向義直說：

「請用酒。」

一向就好杯中物的義直一口氣喝光它。

老和尙將粉末倒在義直口中，又斟滿一碗酒說：「請再飲盡，不要讓藥粉留在口中。」

義直一滴也不剩地喝完，老和尙和伯庵看了，便告退到另一個房間。

家臣之一高倉將當時的情景記載如下：

「義直卿近來已經無法橫躺，只能靠坐着，服藥不久後，連喊『舒服！舒服』，便趴着睡着了，侍立在側的家臣們沒有聽到鼾聲，以爲主公斷氣了，倍感焦急，可是一摸身體，體溫如故，便不敢多加驚擾，只是靜候在旁。到了次日巳時，義直卿發出一聲很響的呻吟，遠在數十尺外的都可聽見。家臣們便確知主公還在世，可是這一聲後，又歸於寂靜也不再動彈，家臣們又以爲主公的靈魂已經出竅了，個個都流下淚來。

良久，義直卿才抬起頭來，說道：

『痛苦盡失，身體輕鬆多了，已經可以起身走動。』

說完就自己站起身去解手，一點也沒有痛苦的樣子；然後下令請那兩個人前來。」

召來了僧俗二人，義直非常高興地說：

「不管是不是眞的根治了，反正所有痛苦已消，我從來沒有合過雙手向人膜拜，現在對你們的感覺正是如此，實在感激你們的大恩大德。」

隨後吩咐家臣們好好款待二人，同時許下諾言，說是對九景寺另有恩賞。

義直公的癰疾像神話般痊癒了，有感於老和尙的慈悲

，下令「永代賜寺領三百石予九景寺」。

可是附帶聲言因爲那藥太靈驗了，「或將有益於將軍及本藩之用，醫術本爲救人之道，和我佛慈悲不謀而合。」就根據此道理，要求傳授醫術給藩中的人，顧及伯庵當然不便對藩醫公開秘方，因此，特派一位稍懂醫術的武士，請予指導。

可是伯庵加以拒絕了，理由是擅自私傳，恐有悖於師君之命。

「他的師父是誰？」

義直再命人追問時，回答說是京師的武田道安。

武藏來到尾張時，民間正交相傳誦此事，武藏本身除了修習武藝外，還通曉詩歌、茶道、圍棋、將棋等諸藝，對醫術也略有研究，因此很想去拜會九景寺的伯庵，又覺得白天冒昧造訪，萬一碰上尾州藩的武士，恐會引起誤會，因此直到日落時才動身，却正好碰見一個戴着深斗笠的武士從山門走出來，武藏停下脚步。

對方也站住了。

「——冒昧請問，兄台是否乃尾張的藩士？」

武藏看出對方的舉止非比尋常，而如此問着。

「……」

對方輕輕點個頭，反問：

「閣下如此相問，大概是武藏兄吧！」

武藏語音乾澀地回答：

「正是——」

說完，向前跨出一步，再問：

「兄台是——」

「汀左五右衞門。」

回答後，立刻向後退又繞了一個大圈子，踏着松林的落葉逃逸無踪了。

武藏從未聽過汀左五右衞門這個名字，「必定是新陰派的高手，可是他太年青了，不像是柳生兵庫，……」抱着滿腹狐疑的走進寺廟裏。

出乎武藏意料之外的，伯庵似乎並沒有因爲尾張的武士來訪而生氣。

武藏向他問道。

「汀左這個姓一定是虛構的，你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來歷嗎？」

伯庵回說：

「不知道。」

語氣含糊，似乎若有所隱。

直到後來，武藏才知道伯庵是九州名門龍造寺家老臣的遺族，至於伯庵爲何要替汀左五右衞門隱瞞身份，始終是武藏百思不解的，而且從九景寺前見過面後，武藏就再沒見過這個人了。

爲了解開心中的疑問，武藏才特地邀甚兵衞前來，席間，向他問起。

甚兵衞却說：

「我是學習柳生派兵法，你問起我們細川藩的武士，我或許還知道，但是怎麼可能連別藩武士的經歷也摸得一清二楚？」

說完，便高聲大笑着。

「眞的嗎？」

武藏目不轉睛地凝視着甚兵衞，喃喃說道：

「你的愚昧在於你所學的劍術。」

「何謂愚昧？此話怎講？」

甚兵衞聽了這話，有些不悅，追問着。

「小弟宮本曾到各藩遊歷，見過各院派的武術家，他們所習的兵法大致不離天道，可是劍術刀法中的破綻也都看得出來，那個汀左五右衞門在新陰派中，必定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你的名聲遍及尾州城，却不認識汀左五右衞門這個人，我再說一句話，你不要以爲我是在侮辱你，我敢說你這細川藩的武術教練還遠不如汀左五右衞門，這便是你的愚昧。」

甚兵衞的面孔漲得通紅。

武藏也不理會甚兵衞，兀自將目光投向空中，自顧自地說道：

「據我猜測，這個人會是柳生兵庫嗎？或者是十兵衞三嚴呢？」

就在此時，屋主竹村與右衞門走進房裏來，與右衞門的劍術並不亞於甚兵衞，尤其他的飛鏢術，更是百步穿揚，他可以用一呎三吋長的劍刺穿正飄流在河面上的桃子。他的父親是三郎右衞門，曾服侍過忠利之父細川三齋，是一個「能」（戲劇）的名角，現在告老引退，隱居在山崎。與右衞門早就仰慕武藏的英名，因此自告奮勇地在肥後之地照顧客居的武藏。

與右衞門進來後，甚兵衞裝着若無其事地接受武藏的敬酒。

片刻後，甚兵衞辭出了竹村家，當夜思索了一晚，次日清早，再度隻身去拜訪武藏時，聽說武藏因爲有急事，一大早就走出竹村家，離開熊本了。

一行人寂靜無聲地守護着轎子向前進，經過宇治橋時

，天空佈滿了烏雲，又將是個沒有月光的夜晚。

轎子裏不時傳出低低的呻吟聲，女裝的又十郎每次聽到呻吟聲，就想停下脚步查看轎內的情形，可是殿後的友矩却總是使個眼色，示意他繼續走，走在最前面的田中甚兵衞，臉上毫無表情地直往前走，微風輕悄悄地吹過堤岸旁的野草。

三個人各懷心事般默默前進，也正因爲如此，使得這行列看來更像是高貴婦女微服之行，有些當地居民站在路旁目送，他們毫不懷疑這行人的身份，因爲宇治這地方，常有貴人的行跡。

友矩和又十郎的心中都同樣猜測着，會不會在途中遇見父親或其他門徒呢？

當夕陽染紅天邊時，他們終於到達了天瀨，轎子停在一家冠木門前。

一個外表忠厚的園丁，驚訝地望着這些人。

「打擾了！我們有急事找道安大夫。」

甚兵衞命轎夫將整座轎子抬入院子裏，此後，友矩便代替甚兵衞做先鋒的任務。

此時正是道安替夕姬治療眼疾後，夕姬仰臥在房裏，面上覆着一塊白布。

因爲房內有個先來求治的病患，友矩正逡巡着該不該說明來意，匆促間並未看出病患是夕姬。

「哦！你來了，快！將他抬上來。」

道安一點也不在意夕姬，指着房內的空地說道。

友矩仍有點遲疑的樣子，道安又說：

「不必顧忌這個女子，她的眼睛暫時失去視覺，誰也看不見你父親的傷勢。」

「家父？……」

右腋下

友矩萬萬想不到對方會說這種話。

而道安一直以爲抬進來的轎子內是但馬守宗矩，看到友矩不解的表情，又問：

「傷者不是但馬大人嗎？」

「道、道安大夫……，你說家父受傷了？」

「什麼時候？」

連女裝的又十郎也驚訝得冒出男聲，這在道安來說，實在是大出意料之外。

「這麼說轎子裏的人不是但馬守了。」

「是家兄十……」

友矩說了一半，瞥一眼仰臥的夕姬。

「什麼？竟是十兵衞。」

道安挺直了跪坐着的腰。

「——是的，正是家兄。」

看情形已經無法避免讓屋內身份未明的女子聽到事情的眞相，友矩也無可奈何了。

「家兄是在十二日夜半時比劍而受傷的，我們替他療傷無效，所以特地抬來請道安大夫治療。」

「十二日？……那麼但馬守已經知道十兵衞受傷的消息了？」

「是的，家父吩咐我們帶來給先生治療的。」

「原來如此……，那我明白了。」

「明白什麼？」

「殺傷但馬守的人原來是新兎武藏，因爲天底下能讓十兵衞受如此重傷的，除了武藏外，別無他人，但馬守一定是爲了報此仇而向新兎武藏挑戰，結果反而被武藏殺傷了脚。」

「道，道安先生。」

友矩面色發白地問：

「你一直說家父受傷了，是眞的嗎？」

「原來你們都還不知道，很可能是眞的——，因爲柳生源太夫剛才來過這裏，說立刻就要帶但馬守來，然後騎着馬又走了，至今還沒來。」

友矩和又十郎對看了一眼，友矩說：

「又十郎，等道安大夫替哥哥治療後，你留在此地看護着，記住！舉止要像個女子。」

「那哥哥你呢？」

「我要去幫忙父親，道安先生，我雖然也放心不下家兄的傷勢，不過……，請問家父受傷的情形如何？」

「據說斷了一隻脚。」

「啊！……」

「地點就在距此不遠的觀月橋上，如果但馬守尚存人世的話，應該早就到了。」

這時從轎內傳來呼叫友矩的微弱聲，友矩平時的言行舉動都很溫文，此刻却顯得很急躁，恨不能一步跑到觀月橋去的模樣，因此只有又十郎聽到呼叫聲。

「啊！哥哥在轎內……」

友矩立刻飛也似地跑到轎旁，一時他以爲是十兵衞受不了長途的顚簸，傷勢惡化了。

唰的一聲，轎門由裏面打開了。

友矩看見十兵衞坐在轎內，抱着劍說道：

「……父親剛才在橋旁的茶館內。」

「……」

「現在回想起來，在茶館裏的是父親絕對沒錯，父親既然傷了脚，一定難以步行……，友矩！你快去。」

柳生十兵衞的傷勢相當厲害，肋骨斷了一根，劍鋒刺入二吋許，深達內臟。可是經過道安的治療後，竟奇蹟般地挽回了一條命。

自此後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十兵衞一直躺在草庵的一間房裏療養，沒有再回到大和柳生村去。

夕姬也留在草庵裏治療，被褥就跟十兵衞並排在一起。

即使是大白天，這個房間的板門也關得緊緊的，屋內一片漆黑，這樣做一方面是因爲陽光有礙於夕姬的眼疾，另一方面則是爲了掩蔽十兵衞的行蹤。

屋內的兩個人，一個正徘徊於生死之界，另一個是未知能否重見天日的人？可以說，這兩個人都是在跟自己命運搏鬪的天涯淪落人。

相處幾天後，每到清晨，夕姬在感覺到十兵衞翻身的聲響時，就會說：

「你醒了……」

「嗯！今天沒有出太陽。」

十兵衞也都會告訴夕姬當天戶外的天氣，這兩個人曾經互相爭奪秘笈過，如今彼此都忘却了那些不快，反而產生了一種親切感，而爲對方祈禱早日痊癒。

「我這十兵衞是個獨眼龍，也算能體會一半你現在的感受！」

十兵衞還如此戲言着，引起夕姬一陣笑聲，夕姬的眼睛還覆着白布，道安的徒弟每天早晚都會來替她換藥。

友矩自從那一天到觀月橋後，就沒有再回過草庵來，又十郎在看護十兵衞兩、三天後，就跟田中甚兵衞和道安離開了，自此也行蹤杳然，不再露面，只有道安第二天就回到草庵來，可是安排好徒弟的治療工作後又出去了。十兵衞猜測父親但馬守必然正在某處接受道安的治療，待自己傷勢好轉後，便向道安的徒弟打聽：

「家父平安無事吧！」

只是這樣問着，而沒有追問傷勢如何，也從來不問有關秘笈和浮月齋一派的動向，以及柳生一門上京後的情形——可想而知，他一定也很想知道霞多三郎的生死下落，可是這些事道安的徒弟必然無法回答的。

十兵衞常常無所事事地望着天花板，或是跟躺在鄰牀的夕姬閒談，他所說的多是孩提時代的回憶，而跟武術毫無關連的事，譬如撈魚、抓蟲子的一些趣事，甚至提起曾經因尿牀而受嚴厲的責打。

夕姬在十兵衞談話中，不時點點頭，以示她在聽着。她實在無法相信這個人竟是當代首屈一指的武林高手柳生十兵衞——，十兵衞敍述的語氣是那麼平和，有時還充滿了稚氣，都不禁令她感動了。

夕姬也談起了自己的少女時代，曾和老嬤嬤、古賀三

兵衞三個人在背振山上生活的一段往事。

如此又過了兩個月。

有一天，難得的聽到了道安和另一個人的脚步聲走進草庵來。

「很抱歉！竟在這樣的房間裏……」

道安向背後的來客說着，又轉過身來，很輕鬆地問十兵衞：

「情況好一點沒？」

十兵衞的傷勢已經復原了很多，能自己坐在牀上，一看到站在道安背後的武士時，臉色突然一變。

頭上留着蓬亂的總髮，身穿兩面天鵝絨衣服的劍客……正是宮本武藏。

「妳還是躺着吧！」

夕姬一聽到有客人來訪，慌慌張張地想坐起來，道安制止着。

「這位就是我剛才告訴過你的夕姬，爲了她的方便，還是讓她躺着！嗯，沒問題，再過半個月，她的眼疾就可痊癒了。」

道安向武藏說明了一番，又對夕姬說：

「公主，妳的眼睛看不見，這位客人是宮本武藏，特地來探望柳生十兵衞的，妳就放輕鬆點吧！」

道安似乎是爲了緩和十兵衞的緊張，故意用很輕鬆的語氣說着。

武藏從進屋裏後，始終沒有跟十兵衞打招呼。

「聽說妳是龍造寺家的公主，我是宮本武藏，我曾跟妳伯父伯庵老在尾張見過面。」

武藏向夕姬打過招呼後，道安請他坐在十兵衞的枕邊，武藏解下腰際的長劍，放在身旁，這才向十兵衞寒暄着說：

「十兵衞兄，請多多指教。」

火箸

十兵衞在牀上坐了起來，夕姬或許還不知道武藏的盛名，仍然仰臥着，她雖然是個女孩兒家，在背振山時也曾修練過一般武藝，因此能感覺得出來訪的武藏和十兵衞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

道安說：

「能這樣自己坐起身來，也差不多快痊癒了，就靠着這個坐吧！」

道安拿起房內角落的靠墊，推給十兵衞。

「謝謝！」

十兵衞慢斯條理地拉過靠墊，墊在背後，轉過臉來問武藏：

「來此有何貴幹？」

「我嗎？道安先生不是說了，就是來看你的。」

武藏溫和地笑着，跟年青時代的好勇鬪狠完全兩樣，隨着武術的修練，現在的武藏已不再是血氣方剛的江湖浪人了。尤其近年來，更儘量避免比武殺生，有時實在推却不了，不得不做一場友誼賽時，也多是點到爲止，只以氣功去攻擊對方。

武藏在三十歲以後才開始練雙刀術，文獻中提到武藏首次使用二刀流是在元和三年到寬永八年，也就是武藏三十歲到四十八歲之間。本多甲斐守政朝在播州龍野城中時，武藏去拜訪他，藩中的三宅軍兵衞等三人向武藏挑戰，軍兵衞是名噪一時的軍流刀法中的高手，也是多次馳騁戰場的英雄，他以一把大型的木刀向武藏挑戰，武藏將雙刀架成十字形，逼到軍兵衞眼前，軍兵衞的大刀殺過去時，武藏就分開雙刀撥掉軍兵衞的大刀，退後一步又架起雙刀，第二次武藏退到背靠門口時，軍兵衞認爲機會難得，奮力殺第三刀時，只聽見武藏喊一聲「危險」，軍兵衞的面頰上流出鮮血來，武藏並沒有繼續攻擊，反而叫軍兵衞先擦去血跡。在場的人看了都爲他喝采，從此軍兵衞便待武藏以師禮。

武藏四十七歲那年，造訪信州松平出羽守直政，直政也希望跟武藏比武，武藏答應了，比武時也是以雙刀追逼直政，把直政逼上板臺後也就罷手。

後來武藏就留在直政那裏指導武術，也就是這個時候，武藏離開信州，從中仙道到尾張，拜訪過治癒義直的癩疾的伯庵。

「十兵衞兄，我是來探病的，想冒然請教你兩件事，可以嗎？」

武藏很客氣地說著，十兵衞側過臉去，不發一言。

道安在夕姬耳邊不知嘀咕了些什麼，站起身就走了，室外似乎正刮著強風，道安走到門口時，衣袂隨風飄起，看見外衣的襯裏。

門一關，房間內頓時又是一片寂靜，武藏依然凝視著十兵衞，說：

「去年我在尾張見過一位武士，曾報名說他是汀左五右衞門，請問是虛構的還是確有其人？」

「——」

「風聞細川藩的田中甚兵衞，在前晚不知被何人殺死了，你最近見過他嗎？」

「被殺死了？」

十兵衞瞪著僅有的一隻眼睛，問：

「你聽誰說的？」

這一次是武藏不作聲。

可能是道安吩咐的，一個門徒抱著火爐走進房間，放在武藏身邊，又默默地走出去。

片刻後，武藏才開口：

「在下是來看望你的，同時還可以告訴你許多外面的消息，不過我要先問你一些事——，十兵衞兄，田中甚兵衞確實被殺死了，然而在下所納悶的不是這件事，而是有關令尊但馬守的事，你們父子是同道上京來的，你可知道但馬守在京都的住處？」

「……不知道。」

十兵衞避開武藏的視線。

「是嗎？」

武藏苦笑着，把火爐拉近來。

「昨天在下遇到了自稱神矢悠之丞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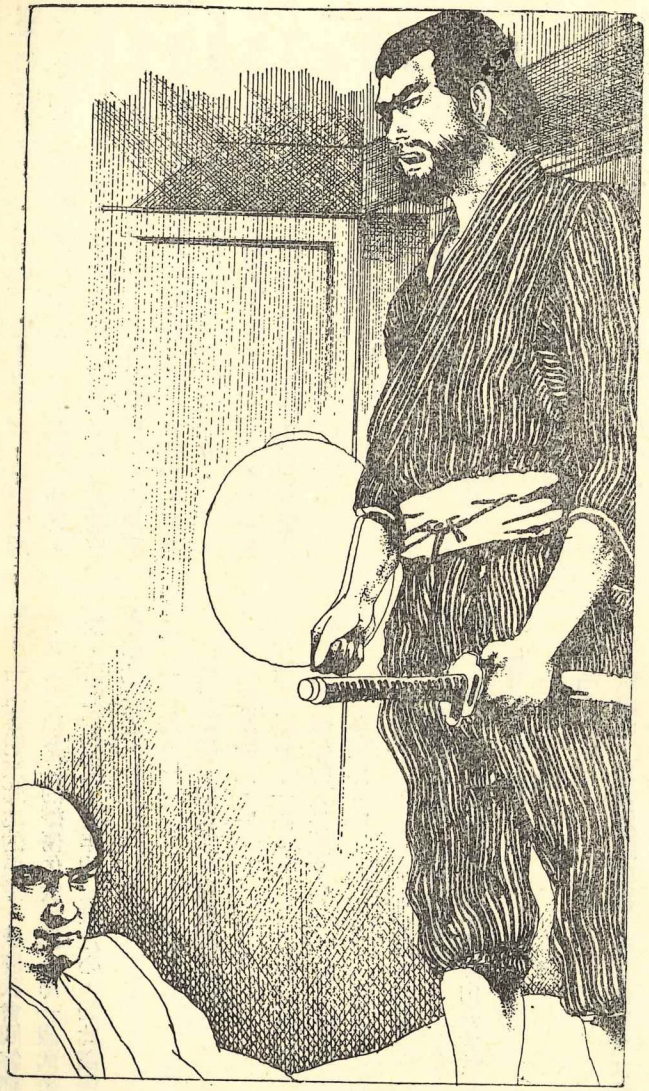
說着，伸手拿起火箸來。

那是一雙燒紅了的火箸。

道安的門徒名叫隨圓，是紀州那賀郡名手莊字平山的人，出生在世代業醫的家庭，由於荒鄉野地裏很難覓得良師，便遊學京師，投在武田道安的門下。

隨圓出身鄉間，因此秉性耿直，做事勤奮，拜師數年，幾乎是不眠不休地學藝，也許因爲他本身如此，於是管束草庵的僕婢們便很嚴厲。有時婢女們聚在一起閒聊，他就會喝斥她們去縫補衣物，草庵庭院中的草木全是種來做藥材的，有時長工們撿錯了枝葉，也會招來他一頓責罵。

自從十兵衞和夕姬住進草庵接受治療後，道安從京都



丸太町的本宅派來幫忙的奴僕增多了，更是時常聽到隨圓斥罵的聲音。

奴僕們無法忍受隨圓的嚴厲，便私下計議，在隨圓所用的火爐裏插上一雙燒得通紅的火箸。道安離開病房後，吩咐隨圓搬個火爐進去，隨圓心想只不過是個來探病的客人，實在不必搬動貴賓用的火爐，便將奴僕搬進自己房裏的火爐移到病房去，隨圓當然沒想到火箸是燒紅的，可是連武藏這種高手竟也沒發覺到，隨手就抓起火箸。

眼看着青烟從武藏手中冒出，武藏却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還用火箸在爐灰上輕輕劃個「一」字，才將火箸重新插回火爐裏。

「神矢悠之丞——你該認識吧！」

「你。」

十兵衞嚥了一下，只吐出一個字來。

「看樣子你是認識的。」

「悠之丞曾寄居在江戶柳生府邸裏。」

空中瀰漫着一股皮肉燒焦的異味，夕姬擱在胸前的雙手緊緊地交握着。

「新免前輩——」

十兵衞的臉上浮現一層笑容，說道：

「我柳生十兵衞的武藝絕不亞於你，即使是今天這種情況下也不一定會敗在你手中，但是現在我却服了你。」

說完回復了原先認眞的表情，又接着說：

「請言明來此地的眞意，或許我會回答你——只是我十兵衞經過多日的療傷休養，已忘却一個武術者應有的胸懷，而完全回復了當年的童稚之心，因此請儘量避免刀光血影的話題。」

「好的。」

武藏端坐着的雙膝稍微分開了

「那麼請問，」

兩人對看了一眼。

「殺傷你的人是誰？」

「霞多三郎。」

「霞？」

這是出乎武藏意料之外的名字。

「就是那個據說是在九州作禮山長大的雙胞胎忍者之一嗎？」

「——正是。」

「……」

武藏嚥下說到嘴邊的話，十兵衞望着武藏，冷然問道：

「還有什麼問題？」

武藏以複雜的眼神注視着十兵衞一會兒後，正想再說什麼時，突然轉過頭去。

夕姬聽到殺傷這位據說劍法遠超過其父宗矩的十兵衞的人，竟是多三郎時，不禁加速了呼吸。

武藏也注意到了，因此問她：

「公主也認識多三郎？」

武藏的語氣並沒什特別激動。

夕姬默默地點個頭，武藏又徐徐回過頭來。

「以你的劍術修爲，對方絕不可能毫髮無傷的，加上你們又同是學習新陰派的劍法，你一定曾斜砍了他肩膀一刀，是不？」

十兵衞雖然精明，聽到武藏如此入微的剖析，心裏一震，因爲他的確殺傷了多三郎的左肩。

「你怎麼會知道？……」

十兵衞神情誠摯地望着武藏說：

「你跟多三郎比過劍嗎？」

「不，我並不認識他，倒是見過山田浮月齋，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詳細情形也不太記得，浮月齋不愧是寺澤志摩守最欣賞的高手，我與他相對峙時，絲毫看不出他的破綻，不過我知道他對肩膀一帶的防備特別嚴密，——既然霞多三郎是浮月齋一手教導出來的，我推想也只有肩膀可以攻擊了。」

「我們把話題轉回去吧——你還想問什麼嗎？」

十兵衞看了一眼武藏，像是對武藏剛才的談話不感興趣的樣子。

接着武藏又問起汀左五右衞門這個名字，十兵衞還是回答不知道，因爲如果繼續追查下去，將會牽連到尾張的柳生兵庫和秘笈一事，因此十兵衞不得不裝着不知道。

可是對武藏而言，不但沒有釋疑的感覺，反而引起更多的疑問，去年年底時武藏在熊本向田中甚兵衞問起汀左這個人，甚兵衞也是回答不知道，後來甚兵衞不知被何人所殺，而一個幾乎是無名小卒的霞派忍者，竟會向十兵衞挑戰，這也是令人懷疑的。

十兵衞曾遭家光的嫌棄，被逐出江戶，有人說是因爲家光想試試自己的劍術，在夜晚時到街上攔殺路人，十兵衞爲了勸阻將軍的這種行爲，便蒙面走過去讓家光試劍，結果却把家光投進千代田城的城溝裏，事情被家光知悉後，大爲震怒，但馬守也跟他斷絕了父子關係，這是民間一般的傳說。

可是另一方面，武藏還風聞過十兵衞並不是眞正被逐出江戶，而是潛入薩摩做密探的，據說十兵衞在薩摩還娶

了一個妻子，而且生了兒子，事情的眞相如何，武藏當然無法確知。

如果十兵衞是奉了幕府的密令前去做密探的話，所謂斷絕父子關係等等自然是避人耳目的說法了，這麼看來，殺傷十兵衞的霞多三郎很可能是薩摩派出的刺客，可是多三郎的師父是唐津藩的山田浮月齋，薩摩島津世家上至藩主，下至每一個家臣，都只准學習東鄉示現派刀法，不容別種流派的介入，如果眞要派出一名刺客，也不會是新陰派的多三郎才是。

思索半天，仍然沒有一個疑問能解開，而最令武藏納悶的是田中甚兵衞的被刺，因爲除了但馬守宗矩、十兵衞以及尾張的兵庫以外，幾乎沒有人能擊殺細川藩的武術教練田中甚兵衞這等高手，除非是殺傷十兵衞的霞多三郎，可是忍者多三郎又爲何要殺甚兵衞呢？

武藏和田中甚兵衞談完話後，第二天清早就離開肥後熊本，到豐前小倉和養子伊織共住數日，正逢武藏的先父無二齋逝世五十七週年，武藏便又離開豐前小倉，去祭掃祖墳。

無二齋的墓位於作丹英田郡大野村河流的上游，墓碑正面寫着眞源院一如道仁居士，旁邊註明年月日。武藏先母的墓碑上寫著光德院覺月樹心大姉，記于天正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右橫面寫着平田武仁少輔正家，左橫面寫着施主平田又右衞門刻。

武藏的生母過世後，無二齋續弦娶於政，生下又右衞門，因此又右衞門也算是武藏的弟弟。武藏到作州掃墓後，便順道上京，在他上京次日的傍晚時分，有一名陌生男子在三條大橋上喊住了他。

解謎(一)

「對不起，您是不是武藏先生？」

向他打招呼的人是五十歲左右的六十六部。

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但一下子却記不起來了。

「您忘了？我是目夏勘解由啊！」。

「噯！是您呀！」

雖然像換了另外一個人似的，武藏已想起來了，有一時期，流浪中的人都是寄居在他家的。

「沒有想到在此地碰到您。」

武藏充滿了懷舊之情而說：

「我聽說您改名爲蓮眞，你究竟是從什麼時候變成這個樣子的？」。

「您不用問這事了，您是什麼時候到京都來的？」

「來了一兩天而已。」

「嗄……」蓮眞激動的說：

「這樣說來是一種奇遇了！不管如何，大家能再平安的見面，也算是很不錯的啦！」。

他們倆人就這樣互相微笑問安，而蓮眞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事問說：

「對了！您是不是認識道安先生？」

「道安？……」

武藏一下子想不起來，反問說：

「就是那個醫生武田道安嘛？」

「這人我只知道他的名字。」

「這樣子而已？」

「？」

「對方是不是認得您？」

「您又是在何地遇見道安？」

這時武藏忽然憶起了伯庵的事，就詢問蓮眞，可是蓮眞只搖著頭說：

「不能說見到他，因爲我在他的門前就被趕走了，別提了！我倆好久沒見面了，換個地方聊聊吧！」

因爲蓮眞如此的提議，武藏就跟着他來到河邊專賣豆腐湯的店舖，他們兩個都把他們的一生往勝敗的路上，做孤注一擲，而且；互相來鍛練武功，也不知是經過多少次的白刃相間，逃脫了多少次死亡的呼喚，才能再在此地重逢的。目夏蓮眞使用的是中條派的武術，他的武功也達到

神話之境，武藏亦是名聞天下。但是；所謂分出勝負的決鬪，並不是在於打鬪的輸贏，而是達到自己武術的最高境界，並且是因爲其他派別的武功，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自己才能僥倖得到虛名的。他們倆個都已到了五十歲左右的年齡了，乃懂得這道理，武藏這一輩子並沒有一個知己的朋友，不過一個專門練武的人，也是不須要什麼友情的，只要是大家能肝膽相照，縱然只是那麼一瞬間，也就够了，不知足乃是這種人的最大弱點，做爲一個武士，他們不但要斬掉情感的牽掛，更要把時間也都忘掉的，雖然他們嘴上喝著熱滾滾的豆腐湯，談得很投機，但他倆都沒法預測到明天他倆是否還能再見面，他們不但把過去跟未來都看成爲一種虛幻，並且都無法保證明天生命是否還能存在，因此；互相都避免提到切身的話題，而是故意談些無關緊要的瑣事。

蓮眞並沒趁著武藏的入京，而促使他捲入在京都的新陰派所展開的明爭暗鬪漩渦裏，而且也是爲了這緣故，蓮眞連他本身所知道，有關柳生武藝帳的事也不告訴武藏，而武藏此時尙不明白武藝帳的事情，因此；他就向蓮眞打聽號爲一伯而隱居起來的前思直卿的近況，但因他們的話題大都限定於九洲之事，就是蓮眞提到田中甚兵衞被不知身份的人所斬殺的事時，也限於有關九洲範圍內的人物來猜測。

武藏對於甚兵衞的死亡，甚感意外，尤其對於在熊本城下，通宵達旦的促膝長談，更留下很深的感慨。

「是誰殺掉他？」

武藏用非常沈重的語氣問。

「我不知。」

蓮眞答道。

他們走在漆黑的夜路上，在豆腐店前分開時，蓮眞也只告訴他說：

「要是你想在京都住上一段日子，最好能够去拜訪道安先生，聽說他很喜歡您！」

武藏就因爲此句話，他今天才來到天瀨的。

柳生十兵衞竟在此地接受傷口的治療，對武藏來說，是作夢也沒想到的。

武田道安果然表現出很歡迎武藏，並且還告訴他說；三十年前爲武藏一劍所傷的吉岡一門，也是道安幫他治療的，當他把傷口洗淨後，看到傷口被劍割得非常漂亮，以後他就對武藏的武藝跟做人有了好感。

「你提起那個時候的事，實在令我臉紅，別再提了！」。

他苦笑着說。

「剛才你提到傷口之事，是否你對劍術也有不少心得？」。

他對道安專門從別人的傷口，而辨出對方武功的高低，是感到非常有興趣的。

「這個嘛！……」。

道安露出一種非常神祕的微笑而突然說：

「你如果想看十兵衞的話，他就在另一個房間內。」

武藏張大眼睛問道：

「十兵衞？！是不是柳生的孩子？」

「對啊！」。

「他在你家？」。

「我正在幫他治療中，如果你也能從傷口看出某些事的話，你願不願去看看他？」。

道安如此說着就把武藏帶入內室——

……

可是十兵衞還是一句話也不說，夕姬也像塊石頭，整個身體僵硬的在武藏背後睡着，在這一片靜寂中，似要打破這冷默的氣氛，從遠處傳來了在茶園裏面，唱着茶歌的少女們的聲音。

武藏把劍拉到身邊站起來，他想十兵衞不說一句話，一定有他的原因，武藏也沒有強迫他說出話來的理由，他有着武藏年青時的作風，武藏苦笑着，換句話說，在這時候武藏並沒有要逼近事情核心的慾望。

「我本想再問問神矢悠之丞之事，但是看到你這種頑固的態度，問也是白問的了，這也罷了！我就要走，請你自己保重吧！」。

他說完此話又轉過頭來，對着夕姬說：

「夕姬！如果妳的眼睛能再復明的話，一定變得更加的美麗，也請妳自己珍重吧！」。

他帶着他的劍走出門口，一點都看不出他的手受到炙傷。

「等一下！」。

當武藏正要關門之時，十兵衞把他給叫住了。

「我有件事想請教你，你在什麼地方看到神矢悠之丞？」。

他帶著烤問的語氣問；

「……」。

武藏碰的一聲，把門關了起來，但並不回頭看他。

回到道安的茶室，武藏喝着道安很客氣捧出的茶。

「怎樣？你看他傷得如何？」。

「看起來好像很嚴重哩！」

他還笑着說，表情也很開朗，道安雖一再留他住一夜再走，可是武藏待了一會兒，就辭退了。

我們再次的強調，這個時候的武藏一點都沒有向柳生挑戰的意圖了。

在宇治川的河堤上，到處開滿了白色的白卯花，並且在初夏清涼的風，傳來了一陣陣採茶歌，武藏瞇起眼睛，看着絕色的茶園，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的採茶女郎，構成一副非常美麗生動的圖畫，涼風吹到身上，令人有爽快的感覺，而穿着骯髒的衣服，散發出臭氣，五十多歲孤獨無妻的武藏，感覺到天然的氣象，對他一樣毫無吝惜的給予他恩惠，當武藏眼光轉到桑葉田的時候，忍不住一口氣衝上堤防，而摘下已經成熟變成黑紫色的桑椹，放在口中咀嚼，他的舌頭一下子變成暗紫色了。

走過宇治橋時，武藏就想從難波的豐前小舍回到養子伊織的身邊去，他沿着宇治川的清流向左灣後，

「喂，等一下！」。

從京都那方向搖着手，邊跑邊叫的一個人追了過來，武藏方才的興奮之色，一下子從臉上消失了。

「你啊！你是不是從叫武田道安大夫家走出來的？如果是，請問道安在嗎？」。

他呼吸緊促的問着。他是一個浪人模樣的陌生人，通常武藏一眼即能看出對方是何等人物的。

「你是？……」。

武藏把手放在斗笠邊緣問：

「我是川野黎左衞門，是第一次到宇治來的人，其實是——」。

雖然是初次見面而來詢問人家，他却把左手插在胸襟裏面。

武藏起了疑心，也是因他對左手插在胸襟的人的懷疑，而使武藏因而揭開了柳生武藝帳的謎底的。

解謎(二)

「你」好像趕着，來找道安，是不是有人得了急病？」

「是的，——他在家嗎？」

武藏一點頭，他自以爲「行了！」急着要跑回橋頭。——可是，跑了五、六步，又突然停住脚步。

「順、順便請問你——」

又走回來了。

「道安大夫在天瀨的草庵，是不是過這一座橋後往前直走？剛才曾說過，我是頭一次到宇治來的。」

「你不認識他嗎？」

「道安大夫嗎？當然不認識！你看我這個樣子，怎麼可能——。」

說着，發現了武藏的視線正懷疑的看着他伸進懷裏的手，趕快咳了幾聲說：

「那裏，這是——」

武藏溫和地說：

「你找大夫，是有人受傷嗎？」

「那還用問？」

武藏斗笠下的眼睛炯炯發光。

黎左衞門覺得有股很大壓迫感，後退一兩步說：

「你，你是誰？」

「——宮本武藏。」

「什麼！什麼？」

「不要那樣瞪着我，你一看便知道，是一個年事已高尙一事無成的浪人——」

「——不要裝模作樣，新免武藏不是天、天下……」

說着，又發現自己的話太過份了，趕快改口氣說：

「原來你正是名滿天下的新先生……是的，一開始我就識出非等閒人物……原來是武藏先生。」

黎左衞門伸直駝着的背，繼續說：

「未曾照面，有眼不識泰山，無禮之處，請多包涵。在下是備前的浪人，川野黎左衞門——。在池田藩曾食祿五十石，充任步兵，多少懂得一些東軍派的劍術。」

這是黎左衞門頭一次將自己的俸祿和履歷，透露給別人知道。到大久保彥左衞門府邸寄食時，他曾誇下海口說領過俸祿二百五十石。

武藏一直微笑的聽着，在他的眼裏，黎左衞門是一個善良的老實人。在太平盛世時，這一種傻子往往會因爲一點小事，而被遣離主家。一旦離開，則永無重見天日之時，只有老死於陋巷一途。

正因爲他是一個老實人，才敢當面說武藏裝模作樣。那一句話，的確刺中了武藏的要害。

武藏笑曰：

「你一定有你的原因，我也不便追問。不過，你一直將左手藏在懷裏，有什麼難言之隱？」

「……」

「不，如果不願說明，我也不強人所難。你人很好，只是在正式報出姓名時，還把手藏在懷裏，我覺得奇怪，才隨口問問而已，看你這麼不自在的樣子，我反而……」

黎左衞門似乎被逼到走投無路的地步了，忍耐着，跟自己的屈辱搏鬪，終於咬着下唇：

「因爲是您新免先生垂詢，若是別人我就不能奉告了。其實，我的左手是被砍斷了。」

「什麼？砍斷了。」

「是的。——」

黎左衞門終於激動地一吐胸中塊壘。

他毫無修飾地敍述。

從東海道上京的途中，在尾州官到桑名之間的渡船上，認識了永井信濃守的家臣桂原四郎右衞門，向他挑戰的結果，被斬了四個手指頭，霞千四郎則殺死了桂原。過幾天後，正走過鈴鹿關時，一個不知名的武士叫住他，突然揮刀砍斷了他那少了四隻手指頭的左手腕——。

這是個老實人常有的遭遇。在黎左衞門的說明中有很多他自以爲是的看法，武藏一時也很難理解。

「您是鼎鼎有名的新免先生，我不敢隱瞞，什麼都源源本本地告訴您了。」

黎左衞門又繼續敍述他在江戶大久保彥左衞門府裏寄食時，認識大月多三郎和千四郎，受到他們的引誘，加入擁有天下衆望的人那一派。

因爲黎左衞門不知山田浮月齋此名，所以也不知有關此次祕笈紛爭中的敵手，便是柳生一門。但是對武藏而言，他則由十兵衞口裏，親耳聽到有關多三郎的事。此刻的武藏，已經對所謂「擁有天下衆望」，不感到絲毫興趣了。可是，他身爲武術家，仍然關心那個能够和十兵衞一決勝負的堂堂好漢多三郎的眞正實力。再說，他也想知道爲什麼對方故意砍斷這個已經被斬斷指頭的老好人的左腕呢？

武藏對永井信濃守尙政的認識，也不過是得自於社會

上對他的風評而已。當時，江戶流行着有關諸侯的各種打油詩，藉以諷刺。寬永九年正月廿四日，臺德院二代將軍秀忠卿逝世，森川出羽守重信殉死。但是，另一個寵臣永井信濃守却毫無聲息。街上就有人傳誦着譏諷他的歌謠，武藏曾經聽到過這回事。

武藏並不想去查證這些風評惡劣的諸侯的事，所以也不關心永井的家臣柱原。但是，爲什麼會斬斷黎左衞門的手指，這就令人費解了。武藏早就知道新陰派劍法中，有一招「斬指法」，可是斬指和砍斷手腕的這兩個人之間，他們的意圖有什麼樣的關連呢？武藏百思莫解，所以客氣的說：

「如果沒有什麼不便，是不是可以讓我看看你那被砍斷手腕處的傷痕呢？」

初夏清爽的和風，拂過脫下斗笠的武藏額前蓬鬆的頭髮。他們這時面對宇治河，坐在河堤上說話。

「技不如人，很慚愧。請看！」

黎左衞門順從地將懷裏的手臂抽出來，挺了一下胸膛，伸到武藏面前。瘦骨嶙峋的左臂，從手腕二寸餘的地方，一刀之下就砍斷了的傷口，圓圓的，已經長起一層肉包着骨頭。像是蓋着一張皮革般，傷痕表面光滑，沒有一絲皺紋。

「……」

武藏的瞳孔裏浮現感嘆的神色，他想不出有那一個高手，能够有如此乾淨俐落的劍法，就是武藏自己來砍，也未必如此。這並不是劍術程度的差異，而是一個慣於使用避免致人於死的劍法的人，才能辦到。

「你記得砍斷你手腕那人的面孔嗎？」

武藏重新再問一次。

武藏自己持眞劍比武時，每次都貫注全力，致力於殲滅敵人，不只想讓對方受傷而已。既然要比鬪，就毫不客氣地單刀直入，一擊斃命，從年輕時，武藏就有這種想法，認爲這才是武術家所應信守之道。向來也都如此地對待敵人，慈悲與同情，絕非一個武術家的心境。否則，一開始就不要用眞劍，那才是武道。可是，砍斷黎左衞門手腕的人，是個經常以殺傷對方爲滿足的武術家，在武藏所知的範圍內，除了新陰流門派外，沒有其他的人。

「對方的臉？……至死也忘不了！……」

黎左衞門像唸急口令似的，脫口而道。據說是九州的密探，不知道他的姓名。因爲那人容貌不似壞人，黎左衞門才因此被騙，而被砍斷了手腕。在黎左衞門這類老實人眼裏，恐怕世間是連一個惡人也沒有的。

「……你看是密探嗎？……」

武藏似乎若有所悟，點了一個頭時。

「嗳呀！糟了。」

黎左衞門突然從堤防上的斜面站起來。

「怎麼啦？」

「唉！宮本先生請原諒。我不能在此久留，……有個重傷的人，我一定要趕到天瀨去。」

「你說受傷的人是誰？」

「就是剛才說的，多三郎那傢伙。」

「什麼？多三郎。」

「告訴我吧！往武田道安家怎麼走，有沒有捷徑？」

一個多時辰後——。

武藏坐在宇治橋東端——通圓茶屋裏，等候黎左衞門。

通圓茶屋的歷史很久了，專門賣茶供往來的旅客解渴。店內掛有通圓像，據說，每次宇治橋拓建時，公家還爲這間茶屋改建刷新。背後有橋寺，坐在店裏小憩時，隔着宇治河的流水，能看見離宮八幡，也可遠眺蒼鬱森林上的興聖寺本堂和開山堂的屋瓦。左方較低處，有惠心院，右方有山吹園。更上方的山裏，可以朦朧地望到永井家閨秀清姬所住的朝日山、觀音堂周圍的樹影。宇治河中，有一座宛如要溯流而上的小島，島上立有浮塔。

現在，夕陽已隱沒了。在外人眼裏，這個時候的武藏，眞像是一位欣賞着宇治乃鄉間暮色的風雅之士。事實上，幾個走過店前，肩背上綁着紅色束帶的婦女們，還回頭對戴着斗笠坐在椅上休息的武藏說：

「先生，買不買茶葉啊！」

說着，還從兜攬在胸前的茶籠裏，抓起滿把第一次所採取來的嫩葉，展給武藏看。連通圓茶屋的茶博士，來換茶水的時候，都順便搬張小凳子，跟武藏並排而坐，望着清澈的流水說：

「古人的詩，實在傳神！——流中無花色，船伕槳滴香。這是藤原定家詩中的一句。」

武藏全然不理會，仍無言地凝視河面。

武藏心想，只讓黎左衞門自己前往道安草庵去，恐怕只是徒勞往返，無濟於事的。武藏沒有義務，必須爲了多三郎的傷勢，而向道安陪笑臉、說好話。萬一，多三郎因爲沒有獲得道安的診療，而傷重致死。這也只是等於他技不如人，敗在十兵衞手下罷了！武藏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而結局也總是冷酷殘忍。所以，他一向不伸手援助別人，只是一意地保護孤獨的自己，在武藏眼中，那些喜歡照顧別人的人，不過是示傲於人的表現而已。

夜幕四垂時，黎左衞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來了。

不用問，就已知結果。像黎左衞門這種老好人，有時候實在難以立足世間，不足成事的。武藏看見黎左衞過橋來，立刻將茶杯放在盤中，從小凳上站起來。

「怎麼說都不行，一個弟子出來應門，這傢伙連替通報一聲求見道安，都不肯……」

黎左衞門像是很想坐下來休息一會，武藏不理會他，緊閉雙唇，朝京都方向走出去。因爲，武藏有他不得不做的事。

「——道安兄，是名聞天下的良醫，接受他診療的人也一定很多。」

武藏邊走邊說，還逐漸地加快步伐，黎左衞門嘴裏喃喃埋怨着緊隨在後，不久過了槇島的村落，武藏說：

「你是叫做川野吧！知道多三郎的住處嗎？」

「當然！」

「那麼在我宮本能力範圍內，就替他醫醫。」

「啊！先生，你也懂得醫道？」

「不敢說懂，先看看他的傷勢再說。」

「謝——眞是謝謝。」

黎左衞門的脚步也立刻活潑起來，他仍把一隻手插在懷裏，有時候還得斜着身子走，不然就趕不上武藏了。

他們走過了觀月橋。當武藏將吉岡一門趕盡殺絕時，橋名尙爲「豐後橋」。過橋後，進入伏見市區，直往北走，快到十字路口那邊的小路時，兩個人同時停住了脚。

一列由隨從武士所編組成的行伍，蜂擁着一位拉着韁繩，騎在馬背上的鬚鑠老武士，漸漸地走近黃昏中的伏見市區。

武藏正在趕時間，不願被擋住去路，呆立在路旁。正想彎到別條路時。

「那……」

黎左衞門奔出二、三步，說：

「不是老主人嗎？」

黎左衞門像是呻吟般的說着。

「老主人？」

「那是大、大久保老主人！」

黎左衞門想起，本來是看透了食客身份的前途無亮，才離開江戶的。可是，現在擺在眼前的，却是一列威儀堂堂的隊伍……。

「也許，我選擇錯路了……」

黎左衞門一瞥間，以爲隊伍中的武士們，都是自己過去的同僚，當然他免不了一般人都有的妒忌心。爲了仔細辨認他們的面孔，向前跑過去了。

不對！

馬背上的彥左衞門，當然也看到這個一手插進懷裏，而跑上前來窺視行伍的窮浪人。

「……奇怪，那個傢伙好像很面善。」

在馬背上搖幌着，把視線由垂視下面轉到幾步後的武士身上。

洞窟

大久保彥左衞門之所以騎着馬，率領大隊人馬，是爲了從伏見經過難波（今大阪），取道海路，回到江戶。行列中的武士，都是曾經做過所司代附、大宮附、禁裏附等警備人員的各藩武士。

彥左街門奉令急速返回江戶，却不知道原因何在。四月十三日，將軍家光出了江戶城，到白光山東照宮，去主持遷宮儀式。朝廷也派出姊小路宰相公景卿爲奉幣使，參加祭祀。同時，由日野大納言代表皇上，奉獻長劍一把；烏丸大納言光廣卿也獻上仙洞大刀；大宮貢獻御鏡二面，都由廣橋大納言兼賢卿代爲參與奉獻大典，而來到了日光山。家光的隨從們，以井伊、松平下總、松平出羽、毛利、立花、有馬等諸侯爲先鋒，另外還有尾州、紀州、水戶等德川三家，在將軍之先，抵達山上等候了。在家光之後的有土井、大炊頭利勝、酒井忠勝、堀田加賀、阿部、永井、稻葉、三浦、朽木、太田、一柳、山內、新庄、淺野等諸侯，以及直屬的官員、捧角家、醫師等人，他們旅行裝束的行色壯麗，驚動了沿途的老百姓，眞是一次曠古的盛典。

彥左衞門藉故年老，表面上獲准不必參加儀式，私下進京，其間留守江戶城的是松平伊豆守。柳生宗矩也以咳嗽爲理由，獲准在府休養，而趁此一空檔，前往京都。主要人員都不在江戶與京都，然而家光甫於四月二十二日回返江戶城，便立刻下令，催促彥左衞門歸府。

在日光山參加祭典時，一定發生過一些事，但是到底發生何事，却非彥左衞門所能想像得到的。應該不會是所司代重宗把上京中的宗矩舉動，報到江戶吧?!因爲彥左衞門印象中的重宗氣宇軒昂，不似打小報告之人。

既然如此，是不是春日局或松平伊豆等人，又起什麼歪念頭。現在想起留守江戶城的人，在松平伊豆守之下，有植村出羽守家政、大番頭松平下記，守衞城中的第二區松平伊賀、松平縫殿助、大番頭大久保主膳正，看守第二個城門；守衞第三個城門以及蓮池門的是持弓頭內藤外記、安藤十郎；警戒紅葉山御殿以及本城的是步行頭近藤五左衞門。除此之外，有下田奉行坐鎭下田，船守頭管理河口和深川口；鍋島孫平太鎭守赤坂門。還特地下令給酒井壹岐守屬下的富士見消防隊，苦城內外發生火災，必須立刻出動。這樣盤算再三，沒有一個人够資格，從京都叫回大久保彥左衞門。

各諸侯以及旗本中，膽敢干涉彥左衞門行動的只有寬永寺的大僧正天海一人。但是大僧心境光明，不會玩弄這種技倆。況且，天海應該也以導師的身份，到日光山去了。這樣數來，能够操動家光寵臣的，除了柳生但馬守宗矩之外，只有聰明人伊豆和春日局這一個女官了。

「哼！那個老太婆究竟在耍什麼把戲？」

彥左衞門在馬背上，這樣唾罵着，走過了伏見市區。在這裏，他發現了新免武藏。

彥左衞門沒見過新免武藏。傳說中寬永年間的御前比武，其實沒有那回事。平凡社的「國史大年表」（日置昌一著，一九三五年三月出版）第二卷記載着「寬永十年九月十五日，江戶城中舉行御前大比武。」這一位著者，可說是膽大包天。因爲「大獻院御實記」同月同日的一條寫着 〇十五日 將軍咳嗽，停廢三緣山進香以及月次朝覲，諸侯盡登城問安。

勝海舟所著的「陸軍歷史」記錄著：

「三代將軍家光公之世，寬永十一年甲戌年九月廿二日，於吹上御覽所比試劍道，姓名如下」

所舉出來的姓名爲：大久保彥左衞門、荒木又衞門、宮本八五郎（伊織）等二十二名，勝負也都記載得清清楚楚，然而再查閱前述的「御實記」同月同日的一欄，仍爲空白。實情是從九月十三日開始記載，「首途往日光日，十六日至日光，此日下雨。十七日舉行拜宮儀式，十九日過岩槻，廿日歸城。」至於廿二日那天，仍爲空白。不愧這個勝海舟，他一定是查過實記後，才選擇這一個空白的日子胡謅呢！

但是，他寫着由日光山歸府的第三天，就有二十二名各藩武士以及劍術家，聚集一堂比武。其中，甚至有伊達政宗的參加，且戰勝了秋元但馬守，這未免太不合邏輯，可見這項記載，百分之九十九爲杜撰。

但是，當時發生島原之亂，柳生宗矩聽到，充任追討使的竟然是個年未弱冠的板倉內膳正時，遂急轉回江戶城

，稟告家光：

「謹奉公命，快馬前往，結果攔截不成，無法制止他，讓這個好男兒枉死沙場。」

當勝海舟聽到此事後，揮起如椽大筆，批評道：

「筆者本身生於旗本之家，對此事非常的瞭解。雖然宗矩當時身負武師以及大目付等重任，然而官品及俸祿却很低，不該說『遵命去阻擋』等語，由此看來，宗矩絕非尋常劍客，在將軍面前，定擁有相當的權利。眞正看穿柳生父子並非一個劍術家者，在筆者所知的範圍內，歷史上僅有勝安房此人。」

因爲是這種人所杜撰的御前比武，所以只要仔細地研究一下上場比武的每一個人，便能窺知德川幕府三百年的經綸，表面上是一則故事，事實上所隱藏的是一大文藝性的批評。以我們這等人的禿筆，還沒有能力假借一則故事，而做如此大的歷史批判，眞感佩於海舟的偉大，不過所謂的「寬永御前比武」之爲虛構故事，是無法否認的。

彥左衞門沒有見過新免武藏，但是他有一雙能識英雄的慧眼。可惜！因爲江戶有命召回，所以也不能够爲一個戴着深草笠而蒙住面孔的，萍水相逢的武士，而停止他行列的進行。

這一個身爲國策顧問的老人和當代無雙的劍客，在伏見市區，只一擦身，就各奔天涯去了。

「……走吧！」

黎左衞門當行列走過後，兀自意猶未盡地目送着，武藏催他上路。

「太過份了！那時，天天服事在他身邊，可是他人家竟忘了我川野。……」

「你說老人家，你認識他？」

「他是大久保彥左衞門大人。」

武藏稍微抬起了他的深斗笠看着。

「原來他就是彥左老。……」

在嘴裏喃喃道。可是現在的武藏，已經不爲天下的旗本高官而動心了。

「天黑了！怎麼辦？」

武藏再催着不願意動身的黎左衞門。

「眞無情！……眞無情。」

黎左衞門也許是認命了，也許是想到自己正跟天下無雙的劍客並肩走着，因此哈着腰，歡喜的走了。

從伏見似乎才走了一里多路。經過墨染在到達深草之前向左彎了，走了幾百尺後，右手方出現了一條羊腸小道，從通往山科的間道分開來。這一座山叫做大岩山，是座

海拔一百八十二尺的小山。幸虧是月夜，看得見路。走到樹林下面時，本來應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也許是因爲有神社的原故，道路上重要的衢點，都點着燈。有些是善男信女奉獻的燈座，有些只是在土器裏裝油，放了一條燈蕊的臨時照明具。這一些簡陋的燈，都放在路邊岩石的凹處。

夜裏，當然不會有人到神社來膜拜、上香。一定是有什麼人，特地點上了燈，以便通行。

武藏漸漸地緊張起來。不久攀登到了接近山頂的地方，武藏故意放慢脚步，以免呼吸急促。可是黎左衞門那有這種能耐，身體所受的鍛練到底不同。

「請您慢一點好嗎？我呼吸急促，有一點喘不過氣來。……不用急，很快就到了。」

「——山頂上住着幾個人？」

「就是你要找的多三郎那傢伙和我，有時候千四郎也會來探病。噯！到了。」

眞的！從一把傘樣的樹影下面，走到了皓皓的月光中。四周黑黝黝的，被山的稜線包圍住了，頭頂上方却是美麗迷人的星空。山頂上，有一小塊平坦的窪地，窪地的一方露出岩石，沾到夜露，發着閃閃的亮光。

就在那裏有個洞窟，洞窟深處有小小的燈光搖幌着。

「？……」

黎左衞門突然暫停下來，向裏面看了一下。

「宮本先生——那是浮月齋大人。」

武藏比他早先發現。洞窟並不太深，在最裏面，舖着一扇門板，上面再覆以一張草席，多三郎就仰臥在那裏，坐在枕邊的是浮月齋，在他身邊的大概就是千四郎！從多三郎蓬鬆的鬍鬚，看得出他的消瘦。

聽到外面的脚步聲，回過頭來的是千四郎，武藏不由得心裏一寒而剎住了脚。過去遇見過無數稱得上是武術家的人，可是他還沒有進過忍者隱藏的所在。可怕！千四郎已經知道來者是新免武藏，由他回過頭來迎接武藏的表情上，毫無意外之感，可見他已經在山頂上偸看到了，黎左衞門和武藏爬上坡來。

「不進來嗎？」

浮月齋半閉着眼睛，口氣溫和的說。武藏進去了。

話說到這，雖然故事前後失序，不過也不得不提一下柳生宗矩的行動。

這個時候，柳生宗矩已不在京都內，留下十兵衞後，暗地直奔江戶。彥左衞門無法了解被召回江戶去的目的，却爲宗矩所深知的。表面上，宗矩是爲了弔唁伊達政宗而

回去的。

仙臺黃門伊達政宗於此年五月廿四日病歿。「德川實記」中記載着：「五月朔日、仙臺中納言政宗參覲。阿部豐後守忠秋奉派出使至政宗處，賜鶉七隻、雲雀十五隻。將軍早聞政宗病重，然仍遵從東西諸侯參府之制，如期來到，今朝清晨卽登城拜謁，將軍因此極爲歡喜。又聞政宗家醫爲幕府醫官半井驢庵之弟子，遂派驢庵前往，與家醫共商醫療事宜，此皆將軍手令。十一日，將軍派阿部對馬守前往探望仙臺黃門之病。十三日，將軍再度派人探詢仙臺黃門病情。且傳旨言，近日雖醫官半井驢庵盡力而爲，然病勢似無起色，遂以快信召請京都之武田道安前來醫治。廿一日，柳生但馬守病癒，覲見將軍。於黑木書院引見，過後，將軍前往品川東海寺探訪澤庵和尙，順路前往探視仙臺政宗卿。政宗雖病勢沉重，以將軍來訪，感動之至忘却疾病之苦。穿戴整齊後，由土井大炊頭利勝架扶右手、柳生但馬守架扶左手，酒井讚岐守由後環抱其腰，來至將軍御前。將軍道：『中納言，今見卿之病情較傳聞猶好，甚爲寬慰。現爲重要關頭，切不可大意。』又問及小十在否。片倉小十郎、石母田大膳、佐佐若狹等人，由末座起身，前來拜謁將軍。將軍對其言，黃門之病，現最爲重要，當盡心侍候，不可疏忽。說罷，親向政宗卿下密旨，政宗自當牢記在心，旁人則不知說者爲何。起座後，召見政宗嫡子越前守忠宗言，見忠納言之病情，較傳聞所言猶爲嚴重，至爲煩心，視此情形，難以擺脫病魔，極同情你心中痛苦。然忠納言若不幸病卒，有我家光在，盡可放心。說罷，回城。路上，逕往東海寺……」

五月廿四日，政宗終於溘然長逝。

政宗歿後，伊達藩士中，當然有人提出願意殉死之語，問題遂發生在此。

伊達政宗之死

有志殉死之家臣，共計廿名，都不約而同的在政宗生前——將軍家光前來探病之第二天，廿二日，呈請願意殉死之儀。政宗說：「你們的心意，值得嘉許。」就准許殉死之請。事實上，柳生宗矩之被急遽召回江戶，原來也是爲了阻止這場集體殉死。

欲明瞭這個原因必須再多述一些有關政宗之死前後的情況。伊達政宗這位一代梟雄的諸侯，在德川幕府治下，是如何死的，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臆測紛紛的事情。更何況，這同時也是解開京都的新免武藏爲何會牽扯入柳生秘笈此事之謎的一把鑰匙。

有關政宗逝世的公開記錄，除了前述的「實記」中記述以外，伊達藩所編纂的史料，還更詳細的記載着政宗逝世前後的情況，史料記述：

一、廿二日　昨日遣使進謁石母田大膳等相，將軍有旨說，針療也有急功，遂派遣針醫來。公（政宗）的病，藥石罔效矣。然而此既爲將軍之好意，也就敬謹的接受，至治療間平躺後，接受針治。病牀後立有屏風，侍童木村白助將主公的脚抱在懷裏加溫。嗣君（越前守忠宗）在主公病中，很難得有機會近身侍候，趁此際將手由白助背後伸出去，撫摸主公的脚。公問，那是誰。嗣君回答後，公向嗣君道謝，又說你喜歡的話，就看看我的身體吧！拉着嗣君的手在身上到處摩枕，嗣君表現出極親密之狀。

一、此日早晨，召見御醫們把過脈。主公肚子感到發脹，以紙捻測雙乳稍下之處，測得腹圍三尺八寸五分。飯已無法下嚥，連藥都要以葭草管子餵入。現主公已如風中殘燭，只等最後一刻的來到，衆人皆束手無策矣。石田將監等人看見主公像五更的燈火，光芒逐漸微弱，都呈上願意殉死的書面報告，主公看了片刻，似有淚欲奪眶而出的模樣，他直接答覆說：「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只是我不能執筆了。」又說：「你們的耿耿忠心，很值得褒獎，不久病癒後，再向你們答謝。」就派使到這些人住處，同時將那些呈書放在身邊，反覆觀看。志願殉死者都圍在病榻邊「來日在陰曹地府仍不離主公左右，這暫時的離別，是不需悲嘆的。」如此安慰主公。入晚後，氣色特別壞，衆人皆憂心忡忡。

一、二十二日　今天稍微舒暢，衆人放下心來。夫人的悲泣最爲可憐，病中沒有見過一面。聽聞命在旦夕，求

見一面，主公也不允許，心中悲悒難抑。廿三日派遣使女說，「病情的好壞，只有聽人傳說而已，不能親眼看到，對一個女人是何等的悲哀啊！眞忍不住想再看您一面，再聽您聲，爲什麼不准許呢？彼此視同陌路，可悲呀！讓我見見您，讓我說出心聲，這才不枉夫妻恩愛一場！」可是主公說：「我的病稍好一點，就到你那去，讓你看看。像現在連病牀都不能下，又這樣一副憔悴的面容，如何能跟你見面呢？」這樣回答後，又說「因爲是恩愛的夫妻，才會有遺恨。『夫妻本是同命鳥，患難來時各自飛。』就這樣不見面，撒手西歸，也是無可奈何的！」夫人聽到使女的回報後，感嘆道：「不論身份的尊卑貴賤，最可憐的就是女人。」說罷，傷心不已。

一、二十三日　比平日舒服，還召見了年紀較大的侍女們談笑。又將內室裏秘藏的箱子取出審視，有些文件是留下來的，有些文件則抽出撕後焚燬。說：「前天向將軍告辭過，有越前守這個兒子，後事沒有什麼值得煩憂了，現在也只有靠忠宗自己裁量。只有一件事想特別交待，就是我死後，多數年長的侍女，應讓她們的親戚故舊領回去，走投無路者，則多賜年俸，免其捱餓受凍，不過這也只有讓重宗自己辦了。」聽到主公的這些話，老侍女們都伏膝痛哭。

一、二十三日晚，嫁到京極山城守殿去的公主（名爲千菊姬，寬永十二年十歲時，嫁給侍從京極高國）寫來一封信說，「人人皆謂親子的緣份只有一世，很想在父親生前再見一面，可以的話，就讓我回來一趟。」主公看完信後，說：「一個小女孩寫的信有多麼動人，千菊是個么女，眞無法忘懷她的嬌憨，可是病得這樣，怎能見她？給她回封信吧！」就叫近侍磨墨，近侍抱起滿面病容的他，提起筆來，只寫一句「謝謝你的來信。」近侍替主公濡筆，然而主公擲筆長嘆道：「心有餘而力不足，這麼的疲乏，連一個字都很難再寫了，眞恨我這個做父親的，回信就是如此了。」說完，把信箋捲起說：「告訴她，當做我死後的遺物吧！最小偏憐女啊！眞想再見她一面。唉！多說無益，我有不能見他們的苦衷，妻兒不可恨我。」說完後，就不再提及此事，把話叉開，談了許多別的事，家臣們沒有一個不爲這種情形而哀傷垂淚。

一、廿四日　卯時薨，享年七十，當夜卽將遺體送返仙臺。（藩記）

這一天，仍在病痛中渡過。夜深時，才說要洗澡，比平常日子洗的爲慢，洗完後，心平氣和地進入寢室。讓隨侍的女官退下去，向臣下們說：「今晚一個侍童也不要。」只指名留下一位雙十年華的侍女，說：「今晚覺得安心了，許多人在我這長期纏綿病榻中，太辛苦了。明日天一亮，我的病大概就好了。只是在這漫漫長夜，在我身邊陪着我吧！從明天起，大家就不需要這麼辛苦了。」說完，就安然入睡。不久，醒過來說：

「現在是夜晚幾時了？今晚過的比以往任何一夜都長。回想年輕時，身負甲冑，夜宿荒野，以山爲家。進攻敵陣，夜襲敵軍，連睡個好覺都不可能的那種日子。甚至五月的短夜，都焦急的等待黎明，白天也鎭日的專注於作戰上。活一刻算一刻，只想馬革裹屍、戰死沙場。當時命不該絕，活到今日，也僅是徒然的過着日子。如今病重，將死在牀上，多麼可恨啊！現在雖是太平無事，可是誰又知道災禍何時來到？要是變亂事起，又有誰能去鎭壓呢？眞想披掛上陣，露一手好戰技再死，該有多好！可是，我已命若游絲，不允許我這樣做了！」說完，伸手撫摸一下佩劍，掉下淚來，又呼呼的睡了。不久，再次張眼問：「幾時了？」侍女答道：「天快亮了。」主公說：「眞捱過了這個夜晚。」再說：「扶我起來。」兩個人扶起主公的手，似乎極舒適般去解手，其間走了約有六十尺，回來時，還向侍立在旁的人說：「睏嗎？最近你們辛苦了。」可是，又走了幾步後，膝下突然無力了，說：「恐怕不行了，兩隻脚都使不上力，可見一個人不行的時候，是從脚先開始的。」再告訴扶持的侍女們說：「兩脚已經站不住了，到牀上去，你們儘管拖吧！」說完，仍勉強的走，終於被扶到牀邊來。正當放回牀上時，說：「不行了，不要理我！」再問：「西方在這一邊嗎？」遂將兩手放在喉嚨下面，頹然倒地。侍女們驚慌地跑出房去，呼叫快庵老，忠宗公也很快的趕了來。快庵到後，將主公的頭放在膝上，附嘴於其耳邊道：「振作些！你怎麼可以就這樣走了呢？怎麼可以！」頭好像動了一下，吸了一口氣，眼睛也張開來，然而，隨卽大喊一聲：「呀！」就氣絕身亡了。快庵將他抱起，放在牀上，並將主公的衣服弄整齊，隨忠宗公之後出去了，家臣、侍女們均痛哭流涕。

上述卽爲「貞山公治家記錄」「政宗公御名語集」中所記載，逝世之時的情狀。家光下旨道：「政宗之遺體，應送返其本藩。」遂於是日傍晚時分，洗過身體後，在靈柩裏放牡蠣灰、鹽、炭等，自江戶出發了。

「御名語集」接着還寫道：

「初自江戶出發時，只需十人左右卽可扛起靈柩，然而一天比一天重，後需三十餘人方能扛起。」

現在所述爲政宗爲何不准自己的妻女送終告別。

政宗的元配爲三春城主田村大膳大夫坂上清顯之女愛

姬，於政宗十三歲那年的冬天嫁過來。

——進門後，生下嗣君忠宗、長女五郎八姬、二男宗綱、三男竹松丸，也經常住在江戶藩邸裏，所以夫妻並無不和。也不似其他的戰國諸侯（如加藤清正等）進閨房時，猶需提着佩刀，對自己的正妻尚有戒備的戰略性意味。愛姬本卽政宗的遠房表妹，政宗另外還有生了宇和島藩主秀宗以及宗清的側室、生了宗泰的側室、生了宗信的側室、生了宗高的側室、生了宗實的側室、生了宗勝的側室和生下千菊姬的侍女等七妾，較當時諸侯側室來說，人數並不算多。

總之，他的私生活與一般諸侯並無不同，可是臨終前，却拒絕見自己的妻女，爲什麼呢？

要解開這個謎題，只有從奉派去制止殉死的使節柳生宗矩和石田將監之間的對決上着手。

——當時主君死後，常有家臣的殉死，這可說是武家一般的風尙。伊達藩於寬永十一年，三子宗清三十五歲而歿時，有七人殉死。次子宗綱十六歲歿時，殉死者一人。宗信死時亦有一個殉死者，宗高（行年二十）死時，殉死者男女共十個。竹松丸七歲夭折時，當天卽有二個殉死者。藩主政宗去世，有家臣呈請殉死，並不足爲怪，其數二十人，在六十二萬五千石的大藩來說，也是極爲正常的人數，可是幕府却想阻止他們。

按照預定的行程，政宗之死的當天傍晚，殉死者便需護衞靈柩，走出江戶。宗矩必須在此之前，踏進伊達藩邸。隨行副使爲內藤外記。

「石田將監何在？將監，上使來到。」

內藤外記先這樣喊道。

「將監在此。」

石田將監應聲答道，與其他家臣們列於大廳，迎接來使一行人。

藩士們心中早已有數，爲什麼會派遣上使來此。

宗矩捧起勅書，省略客套話，直截了當的宣佈道：

「將軍有旨，殉死之志雖足堪嘉勉，然而爲了越前守，却不可如此。若有違背，懲以斷子絕孫。」

江戶家老佐佐若狹代表在場家臣，答道：

「上峯旨意，臣等遵奉。」

「石田將監，你的意思如何？」

宗矩轉過身問。

「恕難遵辦。」

將監抬頭回道：

「蒙上旨關懷我等，身爲武士理應感激涕零。然常年以來，陪侍主公身旁，心有所感。所謂『忠臣不事二主』，難以想像服事忠宗公，已身若存，亦無意義。我等心意已堅，恕難遵奉旨意。」

宗矩又問了一次：

「你剛才說心有所感，是什麼意思？」

「此不似但馬守之言，卑職以十四歲之幼齡卽服事於亡君身旁。逝世的前晚，尙以胸懷溫主公之足。主公親自下旨，准許殉死，既然如此，跟隨主公是——」

「且慢！」

宗矩的眼光冷峻，語氣也冷冷的。

「你說政宗卿有手諭給你，你若帶在身邊，拿出來看看如何？」

「……」

「我瞭解你的心情，君亡之時，身爲家臣須實踐以前的誓言。然而，將軍有令，你若還敢反駁，就是不敬，拿出你主公的手諭來。」

將監臉色通紅，滿臉怒容地說：

「你叫我當場拿出來看，但馬守，你按的是什麼心？」

菊花

正如石田將監自己所言，他是從十四歲時，就成爲政宗的近侍。以後他一直陪侍君側，而盡其忠貞不二之心。況且石田氏的祖先，也同屬於伊達這一族。在政宗逝世的前年，將監已經升爲近侍的班頭，因爲職務上的關係，所以他跟柳生但馬守有過數面之緣。

政宗雖生於戰國之亂世，也曾經歷過好幾次出生入死的戰役。但是他的另一面，卽也非常愛慕風雅。有一次，他將院子裏的菊花苗分給他的近臣們，言明秋天時，如果菊花開放，一定要帶回來，讓他看看。到秋天時，每一個近侍都把他們精心培植的菊花，插在陶質花盆裏面，送到君前，讓他觀賞。眞可以說是，百花爭妍、絢爛奪目。在此百花中，只有將監所拿出的是一盆將要枯萎的菊花，比起其他人的遜色太多了。政宗看到勃然大怒，想把他的花盆丟出去，剛好此時柳生宗矩來訪，看到這個情形，說：

「我想其他人的菊花，恐怕都是僱用園丁栽培的，我看只有將監所拿出的，是他自己培植的。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更欣賞他的誠意。」

政宗一聽到這話，也突然間感到自己舉止的粗魯，反而激賞將監的樸實作風。換言之，這時候挺身而出的宗矩可以說是將監的恩人。從此之後，將監非常敬佩但馬守，且極其私淑他爲人處事的態度。

——因此，當家臣們看到將監一改過去恭謹的態度，如此對待但馬時，都感到非常的驚異。

可是，宗矩眼皮也不抬一下。

「我再次告訴你，雖然你殉死的心志是可嘉的，但是將軍再三交待，我一定要盡職。如果有違，你一家族都會因誅滅而完全斷絕。——你要拿出你們主公留下的手諭嗎？」

「手諭？……你對我們主公從三位中納言留下的手諭，還有什麼懷疑嗎？」

「對啊！如果他的親筆信沒有什麼問題的話，爲什麼你不接受將軍家直接的命令呢？若眞有特別的原因，而不能服事繼任的越前守，親筆信上一定會有明白的交待。如果你眞的保有這樣的親筆信，應該公開出來，然後再表示你做家臣的態度，也不算遲，請你先拿出親筆信來看看吧！」

柳生的語氣越來越冷，眼光也不離將監的臉。

「好！你一定要看的話，就給你看吧！——但是！」

將監不霎眼，睨着宗矩說：

「在這種場合，我是不願意拿出來的。」

「在總管酒井讚岐守的面前，你才拿出來嗎？」

「不，只有在你但馬守一個人的時候，我會讓你看的。」

「在我的面前？……」

但馬守盯着將監一會兒後，說：

「好吧！我來看看。」

片刻後。

宗矩和石田將監二人，對坐在另一個房間裏。內藤外記看見將監臉上，有一種慷慨就死的神色，所以向宗矩建議說，照他的要求試試看吧！外記的身份和宗矩一樣是上使，不過年紀還小，凡事都唯宗矩馬首是瞻，自己則禮讓三分。

在沈重的氣氛下，彼此對坐了一會兒。

「但馬守候。」

將監按捺不住，似乎想要打破宗矩的沈默，握緊拳頭提起下擺，向前移了一步。

「我不甘願！爲什麼不讓我死。」

「你說的是什麼事？」

「你這就太無情了。——我主公已經逝世，不該到了這個時候，再推的一乾二淨！」

「將監！」

宗矩態度冷漠，毫無放鬆的意思。

「今天，我是以上使的身份來此，你的話未免太無禮。不過暫且不與你計較，把陸奧守的親筆信拿出來看看！」

「好吧！……你既然如此的佯裝不知，情非得已，就是這個，拿去看個清楚吧！」

將監探手入懷，取出二封文件，舉到宗矩面前，縮回手的時候，趁隙迅速地剪斷了佩刀的繫繩。

宗矩從容的展讀政宗的親筆信。

此次染病在牀，你所言，我均知曉。不得已，我身歿後，亦無任何理由留你在旁。雖然如此，已身揣測此次之病，當有康復之期。康復後，仍歡聚一堂。今朝醫師有言，經脈順暢，望你安心。次及，仍感謝卿之誠意。

仲夏十八日　　政宗　書印

——石田將監收

毫無疑問的是准許殉死的文件，宗矩再打開另一封，這是份墨跡都已褪色，經過漫長時間的文件。

成與不成，均須從長計議，此非等閒文件，可能爲柳生但州所極欲得者。凡事待日後再作定奪。

這一個文件沒有上款，也沒有日期。可是，宗矩被敍封但馬守爲寬永六年之事，應該是在此之後所寫的。不是尋常人所可隨身携帶的文件，因此不容置疑的是寫給將監的。

「……啊！但……但馬守，你是不是瘋了？」

將監大聲喊叫時，已經太遲了。宗矩無言的把那張年代較久的文件，撕碎了。

「你，你原來是……」

將監可能至此才發覺宗矩叫他提示手諭的意圖，半站起身來，想要拔劍就殺。——

「靜下來！」

宗矩低聲斥責着，也站了起來。

「你就算是再有名的英豪，也殺不了我但馬。——再說，反抗我這個上使，不僅是你一人被殺，連伊達六十二萬五千石的大藩都會崩潰。這樣簡單的道理，你都想不到嗎？傻瓜！」

「！……」

「將監，事情已經過去了。既然陸奧守也已仙逝，什麼都不要再追究了，才是武士應守之道。——就是搞清楚事情眞相，政宗卿生前的憾恨，也消不了！……」

宗矩說完，就走出房間。將監抱膝，放聲大哭。

現在必須做個說明。

其實，伊達政宗是明瞭何謂「柳生秘笈」的唯一諸侯。在記錄政宗行跡的「貞山公治家記錄」（前章曾經提及，敍述逝世時的情形）書裏，其中寬永五年五月廿六日一欄，有「贈茶與中納言中院通村」一文

昨日的通報很感謝，明春至京師再聚首。現在送上一袋茶，此爲秘藏的茶。　謹此

五月廿六日

中院

中納言卿

五月廿六日是第一皇太子高仁親王逝世後的第十日（親王夭折後三日，所司代就報知江戶了。）高仁親王是二代將軍秀宗的外孫，幕府最希望能即皇位的皇子。按常理來說，忠於幕府的諸侯，接到這個訃文後，在尚未除靈之前，不會有致贈禮物到京師去的道理，況且中院中納言又是被幽禁在寬永寺的公卿——亦即神矢悠之丞的父親。

又過了一個月後，寬永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一欄裏，記載著：

「柳生宗矩病，因爲公和宗矩交情頗深，遂致書老中酒井忠世，促其賜休假予宗矩。」

送給老中的信上說：「柳生又右衞門近日身體頗爲衰弱，尤甚者，其已食不下嚥。準此以觀，情況極不樂觀，不堪長期之重任，請賜其休假，以便前赴有馬溫泉治療，心情開朗，或能安然無恙。請與讚州（讚岐守忠勝）商議後，請求將軍賜假。」

寬永五年時，宗矩僅僅是三千石的一介劍士，政宗爲大諸侯，即使交情再深厚，這種信也是太過於盛重了。更令人驚訝的是柳生家的記錄，此時並無宗矩有病的記載，只輕描淡寫道「有事離開江戶。」誰知道，又過了大約三個月——九月二十八日，第二皇子誕生不過月餘，隨即夭折了。

將這些事情和政宗在江戶城中，向加藤明成大放厥詞時的高傲態度，連想在一塊，不難了解政宗心裏所想的事。——寬永四年二月，加藤嘉明受封會津藩時，政宗在殿上遇到嘉明之子明成說：

「聽說你們父子受封會津一地了。會津是鎭衞我陸奧的要衝，也就是要你們父子好好防備我這個老頭。可是，你們父子能防備得了我嗎？」

說完，縱聲大笑。——又有一次，在江戶城大廳上，水戶賴房之臣鈴木石見替賴房拿着佩劍，陪坐在旁，兩眼直視政宗，視線須臾不離，政宗問：「你是什麼人？爲什麼如此瞪着我？」鈴木答道：「您也許聽說過我的事，我是水戶藩裏，無人不曉的鈴木石見。早聞您的大名，今日才得一見。水戶藩是奧州的前線據點，在奧州一帶有叛逆之心的只有您，所以現在必須仔細看清楚您的面目。異日您造反時，取您的首級較爲方便。在水戶藩中，能够取您首級的，除了我以外，沒有第二個人了。」

政宗大爲感動說：

「能够看出除我以外，奧州沒有人够格造反，可見你的眼光銳利。」

說完後，約定一個日期招待鈴木石見到自己府邸，親身接待，殷勤勸食各種山珍海味，還讓他終日看著自己的臉。

政宗和服事後水尾帝的公卿們過從甚密，常寫些唱和詩歌的草稿，請前關白近衞信尋批閱。後水尾帝也曾派遣使節大納言中御門宣衡到政宗府邸去，賜給他御香。左大條一條兼遐曾寫信告訴政宗說：「等你上京來，有滿腹鬱悶向你傾吐。」其他可以證實政宗和公卿們親交的事例，不勝枚舉。政宗對皇室的這股忠忱，就是託付給柳生宗矩了。

這個秘密，對大多數家臣還是秘而不宣的，當然也不是夫人所能窺知的。因爲政宗的本藩距離京師很遠，所以要寄給公卿的信，大多在他到江戶時才寫。信上的內容，也多半是假藉唱和詩歌以傳遞心聲的。不過，他仍是非常的小心，每當要寫信時，總不讓夫人在旁。因此，他的夫人一直以爲是寫信給別的女人而嫉妒，同時也認命了，不與他計較。另一方面，大家都傳言政宗是一個讓婦道人家不放心的可怕的男人。諸侯們在背地說：「仙臺黃門還會讓女人有孕，百思莫解。」政宗臨死時說：「因爲某種原因。」而不見自己的妻子、女兒，也許他是看透了。命在旦夕的關頭，他跟柳生宗矩還有什麼誓約，所以——

「從內屋裏取出秘藏的箱子，將其中某些文件撕破了。」又將之焚燬。知道所燒掉的是那些文件的，極可能只有政宗曾經透露過心聲的側近侍衞石田將監等少數幾個人。也許重臣們當中，也有一些人知道自己主公心中的奧秘，不過這些是無從查考的。

幕府中，察知政宗有某種隱密想法的，是人稱聰明人伊豆的松平信綱。伊豆守聽說政宗在臨死之前，說着：「西方是這一邊嗎？」遂合掌而拜時，就起了疑心。他說服老中們，採取了一種禁止殉死的策略。西方，隱指京都之意，凡是知道當時幕府和禁宮關係的人，馬上就能意識到臨死遙拜皇宮，絕非尋常的舉動。同時，如果是私下聽到過政宗野心的近臣，一定會以身相殉主公之死。可是，伊豆守的計策，失敗了。

阻止殉死的任務，被大目付宗矩奪走了。一旦，柳生宗矩抵達伊達藩邸，一定會暗中促進殉死的行爲。

果然，宗矩傳達上旨說：「不可殉死！」後，甫離藩邸，石田將監等人立刻先於靈柩而起程，像是逃離般的，自江戶出發了。嗣君越前守曾央求他們說：「你們的心志使我感動不已，子子孫孫均長相爲報。不要殉死，留下來爲我做事。」他們仍然頭也不回的走了。而在六月廿三日，於仙臺北山覺範寺舉行政宗葬禮的前二天——六月廿一日，將監等二十名，就在覺範寺墓前，有的是在若林府邸裏，悉數切腹自盡。將監當時年四十八歲，二十名當中的青柳傳右衞門和加藤三右衞門二人，是將監的家士，弓殉將監而死。

千鈞一髮

在要切腹的時候，將監就拜託助斬的人——作藤市兵衞，留下他的遺書，帶給圓明雙劍的新兎武藏。

石田將監生前曾對家臣青柳傳右衞門，說過這麼一句話：

「我尚未成爲武藏門徒以前，曾聽過要學成高超的武藝，是非常困難的。當時我認爲在戰場與敵人作戰，只要把生死置之度外，勇敢的前進，就一定會勝過對方的，武藏的劍術就是如何的高妙，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我認爲沒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到了江戶以後，第一次與他比劍時，我竟全身發抖而無法使出平生所學，連一劍都無法砍到他，因此；我心服口服的做了他的門人。這以後，我就想盡辦法定要打到他一劍，但是只要武藏一拿起劍站在我面前稍爲動下雙肩，我全身就開始感到萎縮似的，自然向後退，到現在始終都無法碰到他身體的任何部位，武藏可以說是一個名門高手，只要有機會我就要把他推薦給我們的主公，可是武藏後來却離開了江戶，而我也跟主公下了奧洲，唉！時不我予，也是我武運不長久的緣故吧！」

從上面的故事，我們就能明白，將監認識新免武藏只是在武藏逗留江戶的時候，恐怕武藝當時是到江戶求人，把自己介紹給將軍家做劍術指導的，這是許多專家研究武藏時的一致看法。從武藏逗留江戶的期間，可猜測出，是另一劍派小野治郎左衞門也當劍術指導的時候，由此推斷，那麼；將監因爲菊花這件事，受到柳生宗矩恩惠是比做武藏弟子還要早的。

像將監這樣一個既樸實又正直的武士，拜武藏爲師，進入他的門下，就不會管政宗跟柳生宗矩的交往程度如何？也不管宗矩對將監本身的恩義是如何的深了，他總是認定武藏是他這一輩子的師父，所以在面臨殉死之時，無論如何也要把他的遺言送到遠地的武藏那兒，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說起將監的遺書，開始是寫着因長年住在他國，因此無法與師父相聚，藉以增加師徒的感情，感到非常的遺憾，然後告訴武藏說：雖然經常在鍛練着師父所教導的兵法技巧——枕頭之招，但是却在重要之時把它給遺忘了，這在他這一輩子中是最大的錯誤，對於師父的交待形同極大的恥辱！

所謂枕頭之招，根據後來武藏自己所寫的五輪之書記載：

枕頭之招是對手打出第一劍時，趁着他的勁勢，心裏做準備，從想要打到的部位上面，從半空把劍截住，然後進身用自己的劍壓下來，如果能在氣勢上制人以先，不論是要砍殺對手或是躲避對方的攻擊，都可順心應手。用這一招靠近對手，擺出一付要與他比個高低的樣子，在對方的身邊，挺直自己的身體，讓對方感到自己比他站在更高的地位，就能使對方起寒心而殺掉他的氣勢。

這以後；將監隨其主公——陸奧守政宗的死亡而切腹殉死。但是在平常他無時不記掛着，要推薦武藏爲其主公的武術指導，他等待着時機的來臨，自料自己所做的推薦必定會成功的。但現在不但一切都付諸流水，而且背上一個不肖門徒的不義之名而死掉，對於此事，他感到有含冤莫白之苦，因此，他留下他最後的遺詩：

今隨主公赴黃泉，不能瞑目含悲死，怨恨嗟歎爲何事？師命未成我心傷！

在這裏我們不用再說明將監在若林府邸切腹死亡的經過了。將監託付助斬的人（武士切腹自殺之時，必有一人幫其砍頭，以助其死亡。）——佐藤市兵衞，把信跟詩送到江戶交給新兎武藏，雖然將監有個兒子叫孫市，但因將監是違背上面的意思殉死的，他以爲他將會遭到滅族的處分，那麼孫市也必死無疑，所以只得把遺書託給佐藤市兵衞，可是他沒想到，事情並不如自己所預料。他的孩子孫市非但沒有遭到牽連入罪，越前守忠宗反而把孫市列封爲藩族之一，柳生但馬守宗矩也向將軍提出特赦的要求，宗矩說：「他們的殉死完全表露出對於政宗卿的忠誠之心。」

本來代表將軍的最高使者，來禁止殉死的人，是不應該替殉死的人求情，而且將軍家也不會准許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次的禁止殉死，並不是幕府的政策，而純粹是松平伊豆守的建議而已，很可惜的是將監並不知眞像，而自以爲會遭到滅族的處分，心懷悲愁的死了。

——對於上面所說的遺書，武藏覺得有兩點值得懷疑的，第一：將監說是經常記着枕頭之招的妙訣，可是在最重要的關頭，竟然給忘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第二：沮喪得以爲一切都赴諸流水了，也不是一個武士家在面臨死亡時，所應說出的話，尤其武藏很清楚將監的爲人，絕不可能在死亡之前會說出這些洩氣的話，他想，這裏面必有原因。

可是；等到武藏看到遺書時，已是隔了相當久的時候了。我們又把話說回來，在大岩山洞窟的武藏。

山田浮月齋說：「請進來！」

雖然是很平淡的一句話，但武藏還是站在洞窟前面好一會兒，眼睛一直注視着在洞窟裏面，燈火照射下，臥病中的多三郎那張蒼白的臉，雖然還有知覺可以感覺出武藏的到來，但是他並未抬起頭來。

「請進吧！」

千四郎再次讓開門口的路請武藏入內：

「新兎先生，不要客氣，您看大家都這樣請您。」

黎左衞門推着武藏的背，很得意的向裏面說：

「千四郎，多三郎你們都聽着，這位就是天下第一高手！新兎武藏，他且要來看看你的傷哩！」

沒有一個人露出感激的神色，武藏對黎左衞門這種不變的好人作風，不覺苦笑的說：

「實在說得太過份了！」

他向浮月齋一拜，說着就彎下腰進入洞窟，浮月齋跟武藏是舊識。

「謝謝您！」

武藏坐在千四郎爲他拂掃過沙塵的地上，因爲洞內狹窄，所以多三郎病中憔悴的臉孔就整個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多三郎的對面就坐着浮月齋。

「照黎左衞門如此的說，你是來探看多三郎的了？」

千四郎從旁插嘴說。

「這樣說實在不敢當，我也想不到浮月齋先生會在這裏面，哈！哈！……」

「你在何地碰見黎左衞門？是不是在宇治？……」

浮月齋如此問着，

「對了！」

武藏把眼光直視着他說：

「我還遇見柳生十兵衞。」

「？」

「聽說當時跟多三郎相鬪時，雙方都受了傷。」

這句話對浮月齋和千四郎而言是完全沒料到的。

「十兵衞是不是在道安那兒？」千四郎衝口問出，

武藏只是點點頭，四週一下變得異常寂靜，夜鳥棲息在洞窟上面的樹稍鳴叫着，皎潔的月光也把洞窟蒙上一層淡淡的灰白，露水一滴滴的從石縫裏滲出來，

「……十兵衞的傷口嚴重嗎？」

經過片刻的靜默後，多三郎才打破僵局說：

「我的傷口很快就會好了，道安的醫術實在高明。」

忽然想起什麼事來的說：

「你們有沒聽過名叫夕姬的女孩？她是跟十兵衞平臥在一起的。」

這一句話對千四郎也是意外之事，打破這死寂的靜默之後，他問道：

「或許，我不該如此的問，可是你爲何到此處來？」

千四郎對着武藏說，本來是派出黎左衛門到宇治去請武田道安來醫治多三郎的傷痕的，可是千四郎想不出黎左衛門何以帶回武藏，他本意是要趕快醫好多三郎的傷，沒想到黎左衛門竟做出邀請武藏的舉動。

武藏似乎正等着這樣的問話說：

「浮月齋先生，趁着您剛好在此地，我有幾件事情想請教。」

「什麼事？」

「柳生十兵衛和多三郎決勝負的原因何在？柳生但馬守爲何以大目付的身份上京來呢？我看這些事您是比較清楚的是不？」

「——」

「——另外在新陰派裏面叫汀佐五右衛門的是誰？如果您知道的話，能否告知在下？」

浮月齋大吃一驚的答道：

「你聽過誰提到汀某人？」

「這樣說您是認識他的了？」

「不認識！」

武藏爲了察明汀佐五右衛門的眞正身份，被對方拒絕已經第三次了，這更激起武藏的鬪志，非要問出所以然來不可。

「至於柳生但馬守到京城的原因何在？」

「但馬守已經不在京城了！」

浮月齋滿臉憂愁的說着。武藏以前所知道的浮月齋並不是這麼無精打采的人，坦白說，這是因爲浮月齋在觀月橋上被宗矩所傷的肩頭，尙未完全痊癒，而害怕被武藏一眼看穿的緣故，可是武功如此高超的武藏，並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浮月齋您不想回答我的問題嗎？」

武藏獨自微笑着說。武藏到大岩山來，本來就是爲了要來看看多三郎到底病倒在那裏的，晚年的武藏已經不再有向任何人挑戰的意念了，如果他們有意隱瞞事情的眞相，那麼，他們就不會歡迎他繼續逗留下去的，武藏很知趣的慰問了多三郎幾句話後，就很乾脆的辭退了，他獨自走在灑滿月光的山路上，而回到五條客棧。

翌晨，就在他正要由客棧出發時，

「對不起！您是新免武藏嗎？」

有個人對着正在彎腰打草鞋繩帶的武藏問着，此人站在客棧的門前，是個托鉢的和尙。

「在下正是！」

武藏昂頭回答說。

「噯！總算沒看錯人！我怕那麼久未曾與您見面，深怕會弄錯了，實在是幸會！幸會！」

可是武藏一點也記不起他了，

「您不認得我是應該的，就是告訴您我的姓名，恐怕您也沒印像了。我是以前使用雙劍的，叫築山！」

「築山？……」

武藏還是想不起來，對方這位四十多歲的和尙。

「您想不起來是應該的啊！都已經快十五年沒見了，尤其是我的武功還是那麼的淺薄，哈……！」

他自己哈哈大笑，突然放低聲音的說：

「其實有一個人看見您上京來，因此，我也藉着托鉢尋您好幾天了，請跟我一道走，您就會明白詳情的。」

「到那裏去？」

「告訴您，您也不清楚的，最好請跟我一道走吧！就在前面很近的高臺寺下——」

「？……」

「您跟我去一定就會明白的，請一起走吧！」

口氣含有強迫的味道，武藏注視着對方在斗笠下的那雙眼睛說：

「如果你強要我去的話，我只好跟你走了……」

這位叫築山的和尙帶着他去的地方，果然就是高臺寺下，剛好是在八坂神社後面的路上，面臨着的是一片曠野，另一旁排列着許多的民房，這和尙走到這一排房子前，叫武藏稍等一下，獨自慌慌張張的進入一家相當廣大的邸宅。這家邸宅所圍着的土牆是無法看出，是一個武士的家或商人的別墅。

他在外面等了好一會兒，

忽然聽到弓箭掠過頭上的呼嘯聲，當他注視到曠野之時，

「武藏！接我一刀！」

不知道什麼時候從背後傳來一個尖脆的女人叫聲，大掃刀隨着聲音向他的脚踝砍殺過來，

「啊！」

武藏躍起，眞正的強敵却是躲在草叢中，伺機射箭過來的弓箭手，並且這兩人動做非常的一致，可以說到了非常高深的境界了。

蚊帳

女人瞄準着武藏的脚踝，掃刀再飛掃過去。如果按照平常的方法，躍至半空的話，縱然武功高強如武藏之流，也是難以躲開射過來的箭，射箭的高手，就是趁着敵人凌身躍起，停留在空中的那一霎間，再把箭發射過來致敵人於死地的。

武藏不明白是誰要暗算他，心中不覺遲疑了一下，目前的武藏跟過去的他，做風完全不同了，他並不想無緣無故的去奪取別人的性命。因爲，凡是武功到了最高境界時，自己都會體會到：武功只是用來保護自己，並非用來傷害別人的。因此，他不想輕易出手傷人，可是對方——這個女人，武功非常的高強，氣勢也意外的強烈，從她剛才瞄準武藏脚踝就可看出。而躲在草叢中的弓箭手是在武藏對面，武藏如果躲開的話，那麼，這箭定會射到後面的女人，因此在草叢裏面的箭手，都是趁着武藏凌空而起的那一瞬間射箭過來，女人也用她的掃刀，在背後威脅武藏，迫使他跳上半空。萬一在跳躍的同時，箭射了過來，那麼武藏把箭打掉時，他的姿勢一定會露出破綻，同樣的，女人的掃刀也就會發揮出凌厲的攻勢刺殺過來的。

「好功夫！」

武藏在落到地面時，故意雙脚左右不定的跳着，使得掃刀都落空了。

「看刀！」

女人用尖脆的聲音反覆的吆喝著，刀也隨着聲音閃過來，武藏不得不躍至空中。

「……」

箭如閃電般的飛過來，武藏在胸部二寸前用左手抓住，同時右手在半空中拔出志津兼氏二尺五寸的長劍，在他跳到地面時，背後頭頂上又砍下一刀，前面也不讓他有喘息的時間，接着射來了第二箭、三箭，武藏使用抓在手中的箭，繼續打掉風過來的箭，對於背後不斷砍殺過來的掃刀，只用右手的劍擋了回去，他這樣交叉的擋着，同時一步一步的漸向左邊移動，最後；他就像拿着雙劍一般，用劍與箭來對付左右的敵人。並且高喊着：

「你們爲何要暗算我？報上名來！」

一經脫險的武藏，態度就變得非常鎮靜，雖然他尚不知躲在草叢中武士的身份，但他認出這女人是叫做秀子，她身高五尺三寸，身體高健如男人，眼睛極大，眼角又上吊，她以憤怒的眼神瞪着武藏說：

「我是被你殺掉的貫心派，築山龍玄齋的女兒秀子，今天；我要爲父報仇！」

「貫心派？……」

武藏一時感到迷惑了，就在這一瞬間，飛過來一隻箭，武藏在半空中把它擊成兩截落在他的脚邊。如同其他的箭一樣，都是被折成兩段。

「龍玄齋是宍戶家俊的弟弟嗎？」

「你還裝蒜？……再看刀！」

可是她的功夫並不是武藏的對手，在一連串的落空後，女人的呼吸愈來愈急促，而且漸向後退。

所謂貫心派氏，乃安藝國菊山城主，宍戶家俊所開創的一個劍派，在劍術和長劍方面，都有獨特的地方，這個派系的第三代傳門人，就是築山文五郎。武藏猛然記起，在二十四年前與他曾眞正比武過，可是對藏在草叢中的射手，武藏還不明白他的身份。

想殺武藏的弓箭手，乃是秀子的哥哥名叫築山平內，平內知道已無法暗算武藏時，就去掉弓箭，從草叢中現出身來喊着：

「秀子，我們走吧！」

他把衣服稍加整飾，就問武藏說：

「你就是新兎武藏吧？」

他站在距離武藏五尺遠的地方，面對着武藏，腰身只插着一把短劍。

「我，築山平內的父親，就是被你殺掉的，她是我妹妹秀子，剛才沒有殺掉你，我們定要再向你挑戰，你接受不？」

武藏也放下雙手說：

「武士比劍以觀功夫的高低，如果你們還執意報仇的話，我實在感到很遺憾，不過也難怪，因爲你們有喪父之痛，所以我也不會怪你們，你們想在何時，何地向我挑戰？」

「今天晚上六點鐘，在八坂法觀寺。」

「你們使用暗算的手段尚無法達到目的，到晚上又怎能殺得了我呢？」

「你不要管，我們還有幫手，請你務必赴約。」

武藏看着對方的眼睛，對方是個十七八歲，臉色蒼白，看似文弱，却是個火爆脾氣的青年，像這樣的人，不達到目的是絕不會罷休的，必定會繼續戀戰下去，何況他還約好武藏在黃昏時決鬪，從他立刻說出要以八坂法觀寺做爲決鬪地點時，可看出他的背後一定有人在指使，而且早

就對他有所指示了。

武藏緩慢的點頭。

「妳也來嗎？」

他回顧那女人說。她的臉孔輪廓與平內非常相像。

「這還用說？你六點一定要到。」

看起來，這個女人個性很倔強，一點都不退縮，很有男子氣慨，武藏忍不住笑道：

「我一定赴約的。」

黃昏時；

武藏按照他的承諾，先到清水寺參拜，然後才到法觀寺去，因爲他無法知道究竟誰是背後指使的敵人，所以他

也沒想出更好的辦法來應付，只得到這地方來。

等了一會兒，蒼茫的薄暮中可見到法觀寺境內的五重塔高聳在空中，聽說在古代時，此座塔是傾斜的，但經法觀寺淨藏和尙到塔前坐禪唸經後，翌晨，這座塔就恢復成直立了，武藏昂頭看着滿佈晚霞的天空，腦子裏面浮現出往昔一幕幕決鬪的情景，一對蝙蝠在他的頭上一丈高左右的地方飛過，這寺廟是上宮太子所建的，在當時，可以說是樓門伽藍之一，但是經過年代的變遷，已經破舊不堪了，目前只剩下這座塔和東邊的太子堂，以及北邊的小堂，附近住家的小孩子，在武藏的周旁追趕着蜻蜓，但是，突然間，害怕的尖叫一聲跑掉了，武藏回過頭一看！一個以白布覆面爲首的武士走來，那個叫秀子的女子也帶着長掃刀跟在他的旁邊，另外四個白布覆面的人跟隨在後面，可是不見射箭的青年，從這些人的架勢來看，似乎都很勇猛。

「你是新免武藏嗎？」

走在最前面的朦面人說，其他四人包圍着武藏，

「在下正是，不知閣下如何稱呼！」

看起來爲首的白幪面人是當中的首領，

「因爲某種緣因，我不能露出我本來的面目，武藏！我只問你一件事，你願不願立即回到豐前去？」

「爲什麼？……」

黃昏的天空中，還有六分明亮，武藏看着對方白布面罩中露出來的眉眼，可知他長的定是眉清目秀。

「就算我拜託你好了，或許你會有許多疑問，但我請你，趕快從我們眼前消失吧！」

「我對你所說的一點也不明白。」

武藏望了一眼那叫秀子的女人：

「是不是跟這女人有關？」

「不！秀子只不過是個配角而已。」

「配角？……」。

「不錯！你殺掉的築山龍玄齋是我的舊友，但是跟我現在要求你的事，是完全不相干的，雖然我藉着他們爲報父仇的機會想殺你，但目前我已知道，憑我們的武功是不能夠達到的，我就坦白的懇求你，請你回故鄉去吧！」

「爲什麼？」

「因爲田中甚兵衞的死亡。」

武藏的眼中有點猶疑了，他張大眼睛說，

「你們也用柳生劍嗎？」

「隨你怎麼想，我只拜託你回豐前。」

這回，武藏就不輕易的回答了，左右兩邊的幪面武士逼近武藏一步。

如果武藏拒絕的話，他們會拼了命殺過來，很明顯的，他們是屬於某一個藩士，武藏曾與練武場衆多門人打鬪過，但未曾與一般的藩士武鬪過。

片刻間，雙方都屏息着，周圍顯出一片緊張而寂靜的氣氛。

「我要問你們一件事，看你們如何回答，說不定我會抽手不管的。」

武藏先以冰冷的聲音，打破這死寂的氣氛。

「什麼事呢？」

「你們知道汀佐五右衞門這人眞正的身份嗎？」

白覆面的人猛吸口氣，沉默下來，片刻後才回答，

「如果我告訴你，你就回去麼？」

「對了！」

「他是柳生兵庫的人。」

武藏的臉上露出未曾有過的訝然之色，武功如此高強的武藏，一生中，自己感到能與他做爲敵手的只有柳生兵庫這一個人。即使位居天下第一派的但馬守宗矩，對武藏來說也不是能與他匹敵的對手，就是佐佐木岸柳與他做過決鬪，也分出雌雄了，只有兵庫介利嚴才是武藏感到值得與他比鬪的武林高手，恐怕兵庫介利嚴對於他也是抱着同樣的態度，因爲他倆都爲一派的掌門人，都在武功的修練

上，已達到很高的境界，在他們的心目中，把勝敗已是看得很微不足道的了，而且在晚年時，都是在學習禪機；以求得心靈上的平靜，但是一有機會時，也都想發揮過去所學的武功精華互相比鬪一番，對武藏來說唯一的對手，那就是兵庫了，從兵庫來講亦非武藏莫屬了，兵庫忍守着柳生派可恥的秘密，強活到晚年，或許就是爲了跟武藏做決鬪吧！

經過了這麼多年，武藏現今才體會到自己心氣的高昂，他獨自默默地走開了，在心中引起了許多對於過往的感觸，雖然他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是他仍然對覆面的武士說道：「只要知道尾州的兵庫，我就不再管此事了。」說完即轉身離去了。

暮色又加深了。

路邊賣燒陶器的各店舖，都未在店門前點上燈籠，此時正是全家團圓的吃晚飯的時候，並且還從房子裏還飄出陣陣的燒蚊香的味道。

「新兎先生！」。

後面有一個人叫他，可是武藏並未注意到，過了一會兒，那個人又叫道：

「新兎先生！」

他才回過頭去看着這個人——霞之千四郎。

「？……」

武藏此時才清醒過來，

「剛才的事情，我在塔上都看得很清楚了。」

「你從那裏開始跟蹤我？」

「這個不用問了，我另外有件事想請你幫忙，你肯不肯接受浮目齋的請託呢？」

「——」。

「不會讓你白跑的，我先告訴你，我們的條件；如果你所帶的這把劍，在今夜中，我能够把它偷走的話，就算你輸了，那你一定要聽從我們的命令。」

「你是說你能够偷走我這一把劍。」

「是的！」

對方回答的很乾脆，還告訴他說：「我是學過隱身術的。」

武藏眼睛眨都不眨一眼，瞪着千四郎的臉，心想着，這人敢說要偷走被武士視爲自己生命一樣珍貴的劍，此人一定非常大膽而且目中無人。

「別開玩笑！」。

武藏就斷然的拒絕他的要求，而且不再回頭逕自走下山坡了。

千四郎並沒再跟蹤他。

可是當天夜晚，當武藏投宿寺廟時，在三更半夜中，有一個人偷偷的溜進了院子裏，武藏馬上醒過來，他起身暗中注意對方的動靜，但那人並沒有走進走廊的意思，隔沒多久，反而從院子又跑了出去，武藏乃抱着他的劍繼續睡覺。

隔天早上，武藏在水井旁洗臉時，千四郎不知從何處忽然跑了出來，他對武藏說：

「眞不愧爲天下第一高手，昨晚你立刻就發現了。」

武藏張大眼睛驚訝的望着他，他知道千四郎走進院子，是從昆蟲鳴叫聲中斷，而察覺出來的，可是他怎知道武藏已經爬起來了呢？武藏問他原因時，千四郎回答說：

「深夜之中，蚊子都是靜止不動的，可是昨晚我却聽到從裏面傳出來一陣陣蚊聲，所以才知道你已經從蚊帳中出來了。」

泳術

就像梅雨季節一樣，陰鬱暗晦的日子，持續了約六天，這一天終於放晴了。

——寬永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大約政宗死後一個月。大場六左衞門，因休假在家而沒有進城。他望着晴朗天氣下，庭院裏綠油油的樹，想着下了這麼多天的雨，今天應該出去釣釣魚，散散心了。六左衞門的祖母縫女，是臺德院（二代將軍秀忠）的奶媽，再過一天就是二十一日，剛好是她逝世的紀念日。祖母的墳墓在下谷廣德寺，他想藉着掃墓，順便可以到品川的海邊釣魚。

當家康還在世的時候，有一個町奉行的米津勘兵衞，抓到了一名爲山中源左衞門的武士。當勘兵衞審問左衞門時左衞門回答說：「身爲一名武士，那有在臨危時，輕易說出自己同黨的道理。」說完後就不再吭氣。勘兵衞於是威脅他說：

「你若不老實招出，明天就以『糞問』審你。」

源左衞門雖然倔強，聽到這句話後，也難免有些膽顫說：

「算你厲害，一個武士怎麼受得了『糞問』，事非得已，我只好招了。」

源左衞門所說的第一個同黨便是勘兵衞的兒子新兵衞，其他的還有大場彌右衞門。

彌右衞門是餵過秀忠奶的縫女的兒子。家康平常就很關心縫女，每天一定會派人送兩三次茶點去，同時也吩咐侍女們，經常到縫女的住所，去陪她聊天，免得她寂寞。秀忠自己也想到源左衞門可能是爲了脫罪，才供出彌右衞門的名字。但還是不得不執法如山，定彌右衞門和新兵衞流放之罪。

大場縫女在世時，每月總會有一天，在一個大木桶裏裝滿米飯，然後親自去請轎夫、長工們吃過飽。有一日正在請客時，本多佐渡守忽然到來，看見這些卑微的工人們，正一大碗、一大碗地吃着，亂成一團，而替他們盛飯的，竟然是將軍的奶媽。大吃一驚，制止她說：「有這麼多的下女，爲什麼不隨便叫一個去服侍他們呢？以妳的身份，替他們盛飯，不覺得有欠妥當嗎？」

縫女停下了正在盛飯的手，回答道：

「早就聽到有人說，你是一個驕傲的人，妾身總以爲是胡說，現在聽到你這番話，才知道別人所說句句屬實，你難道忘了自己還是八郎的時候嗎？妾身在故鄉三河，算是個卑賤的人，只是在偶然的機會裏，能給主公餵奶，現在主公才這樣地對待我。現在想起在三河的時候，那能一次五、六個客人都吃白米飯，不像現在，要請幾個人就請幾個人。就因爲妾身沒有忘記以前卑賤身份的時候，才會替他們盛飯，你剛才所說的話，太使我傷心了，像你這樣的人，怎能擔負重責大任？眞替你感到羞愧。」

本多佐渡守聽後，窘的無地自容，急忙地離去。

縫女臨終時，秀忠親自去探望她。古書中曾記載當時的情形：

「臺德院說：『妳的臉色看起來很好，大概不會有甚麼大礙吧！不過妳若有什麼事要交待，我都會答應妳的。』縫女說：『我並沒有什麼願望，只希望你能躬親體國，好好持政，免得天下人說閒話，如此而已。』主公答應了她。

一會兒秀忠又問她有什麼願望，縫女說：『你這樣以母親之禮待我，我已經很心滿意足了，還會有什麼話說呢？』當臺德院臨走時，縫女喊了一聲『主公』又把他請了回去說：『剛才你一再問我，有什麼心願，一定是想到我這個做母親的臨死前，難免會記掛我的孩子，我希望你千萬不要循私赦免他，如果是看在我曾經餵你奶的情份上，而壞了國家法度，影響了你在政治上的聲譽，叫我在九泉之下，如何安得下心？請你絕對不要赦免我的兒子。』說完就死了。後來下女發現，在她的枕頭下面，藏有她兒子彌右衞門曾經隨身携帶的筆硯盒，而感動不已。這件事在內宮傳聞了很久。」

大場六左衞門就是彌右衞門的兒子。縫女死後，他代替父親重整家譽，跟隨在家光的左右，充任番使外交的任務，領奉五百石。又過了十年，父親已在流放之地亡故了，而現在自己已年屆父親當時被流放時的年齡。因爲當年父親服罪時，天氣也像現在一樣，是悶熱的夏季裏，久雨過後天氣轉晴的一天，所以每當在這種天氣下，就會想起父親被流放的事。

六左衞門搖了搖鈴，叫自己的侍臣過來，吩咐他準備釣具，侍臣領命去了，一會兒又回來，說：

「稟報大人，松平伊豆守派使者角孫兵衞大人求見，說是有事商榷。」

匆匆忙忙地把角孫兵衞請進房裏，角孫兵衞說：

「大人今日輪休，還前來打擾，眞是抱歉，聽聞大人游泳技術很高明，據說還跟但馬守大人比賽過，是嗎？」

「是啊！當時是太年輕、太不懂事了，才會那樣胡來，在大衆面前丟人現眼。雖然我也自認爲泳術高人一等，

可是那裏比得上但馬守。在城內濠溝裏比賽的那一次，主公也在一旁觀看，我落後了但馬守約有兩個人身的距離。」

角孫兵衞向前挪了一步。

「等一下主公自己也要在城內濠溝，跟但馬守比賽游泳，我就是特地來請大人去看看，看但馬守的泳技和以前有何不同。我家主人認爲，只要有你在場，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別人所看不出的小毛病。」

「爲什麼要我看但馬守游泳呢？」

「是這樣的……」

孫兵衞就明明白白地將事情說了出來。

原來最近許多人傳說，柳生但馬守不曉得被誰砍斷左腳，變成了殘廢，這很可能是謠言。可是但馬守是以武術保護主公的，萬一謠言是眞的，這可是一件不容原諒的過失。再說他身負重任，一定會影響不少政務。所以伊豆守才建議主公在城內濠溝比泳，然後暗地裏查看但馬守左腳受傷的眞僞。大家都知道，游泳是靠着雙腳的運行前進的。如果沒有左腳，別人暫且不提，游泳技術高明如六左衞門者，一定可以一目了然，所以才有孫兵衞邀請六左衞門觀泳的事情。

「但馬守受傷了嗎？」

因爲六左衞門沒有聽過這個消息，所以露出了半信半疑的神情。

但馬守要是舉起劍來，可是天下公認的無敵手，像這樣武藝高超的人，那有被砍傷的道理。可是一個武術家，也有不測的時候，如果他們在比武的時候，心裏有所鬆懈而沒有受傷，的確也令人難以相信——六左衞門心裏這麼想着，但仍不能很肯定。

六左衞門和但馬守大約是兩年前在濠溝裏比賽游泳的。家光熱愛游泳，當他還在西廂的時候，經常在炎熱的夏天裏，一個人偷偷地到濠溝裏享受游泳的樂趣，沒有讓將軍秀忠知道，成人就將軍位後，很懷念年少時消遙的日子，所以常常叫近侍們比賽游泳，好讓他觀賞。六左衞門可說是近侍裏頭最出類拔粹的，他也曾很自豪地說過：「在地上，劍術我是不敢說的，可是一到水中，不管那一個武師我都不會放在眼裏的。」有一天許多人就煽動他跟但馬守比賽，結果六左衞門敗得落荒而逃。游泳的最高境界是：在水中用手划水時，要知道如何減少水的阻力。六左衞門是野島派泳術的高手，立泳、瓜剝、泳捨浮、安座流、划流等姿勢，都有其高妙處，尤其是仰式的泳法，更是達出神入化的境界，使看的人也有如身置其間的感覺。

可是但馬守的泳技更是高明，在水裏輕快地前進，叫

人看不到一絲激起的水花。他游泳時的安靜，正如風平浪靜時，岩角邊的海面。六左衞門曾爲此而瞠目結舌，感嘆世上竟有泳姿如此美妙的人。一旦但馬守的脚廢了，就再也看不到這樣神奇的泳技了。

六左衞門很想獲悉事情的眞相，於是再問了一次：

「還是在西廂的濠溝嗎？」

確定了地點後，他答應一定會登城觀看。

六左衞門馬上穿上衣服，準備進城去。在進城之前，他依照孫兵衞的交待，先到伊豆守的住處去拜訪。

伊豆守好像正等候他。

「你來了，快點請進。」

將他請到另一個房間，用眼神暗示端茶進來的女僕離開，然後伊豆守靠近六左衞門，小聲地告訴他。

「再過十五分鐘，但馬守就要游泳了。我已經吩咐主公的隨從躲在樹叢後面，注意但馬守的游泳姿態。」

伊豆守告訴六左衞門的這些話，也詳細地交待了家光兩個近侍土生田清衞門、山崎義兵衞中的一人。

「我馬上就要到城裏去，不用我說，你是知道的，這件事不能傳出去的。」

六左衞門臨告辭之前，再問了：

「家臣們老早就在傳說但馬守受傷的事，爲什麼我一直都不曉得。由於職責所在，所以我必須問個清楚，究竟這事的眞相如何？」

伊豆守的臉色變得更柔和了。

「六左，難道你還不相信我這個做過總管理人的話嗎？」

「我並沒有這個意思。」

「如果沒有這個意思，那就不要再追問了。你應該自己去分析，到底這是不是眞的。與其查清楚傳說的來源，不如先判斷一下事情的可能性，這才是我們做事的程序。」

他說得不無道理，六左衞門心裏這樣想着，伊豆守再說：

「如果我們證實了這傳聞，是別人在興風作浪的話，那就嚴重了，不只會侮辱到主公的劍術風範，而且對我們的政治也大有影響，爲了我們的政治和劍術指導，必須嚴厲懲罰造謠的人。」

「當然！」六左衞門聽到這番話後，就放心地進城去了。

上午十時左右，是家光比較空閒的時間，將軍是每天早晨六點起床。在將軍起床前，值班侍衞要在臥房前面舖下地毯，然後在上擺放一組清洗用具。牙粉是經過侍醫嚴

格選用的，鹽巴用的是精選的赤穗鹽；除了普通牙刷外，還有一支刮舌的器具。刷牙洗臉後，將軍就穿着整齊，到房裏燒香拜佛，然後才到化粧室裏梳頭，刮鬍子，打髮結。平日將軍的頭髮是打成大銀杏狀，髮根是用白布條捆上二至三圈，而將頭髮梳得高高的。通常這工作是由御髮番來服侍，有五六個小隨從輪流替換。

將軍是一邊吃早飯，一邊打髮結的。吃早餐前，照例會有侍醫診脈；而本道（內科醫生）則診腹部，如發現情況不對，就開藥方讓將軍服用。診斷完了，侍從就會送來早飯，這時是八時左右。將軍的早餐是一種粗饌的，兩菜一湯，這些菜事先已爲善奉行嚐試過。

吃完早點，收拾乾淨後，將軍總管理、副管理及一些重臣會進來問安，然後再做早晨的神前參拜。參拜完了，換上家居服，略做休息。如果有功課的日子，講經書的儒官就進去授課，上完課才是劍術的修練，這是由柳生但馬守主教的。中餐十二點前，到吹上馬場練騎術。

可是這一天正好是久雨過後的晴天，所以家光沒有按照作息表，而到內濠溝游泳，六左衞門爲了探討事情的眞相，來到了將軍府，土生田、山崎二人告以將軍已在內濠溝游泳。

因此他急忙趕往西廂內濠溝去，他看到家光和但馬守很愉快地游着。

白襪子

因爲下了將近一星期的雨，外濠的水相當地冰冷。

家光知道水變得冰冷了，頗感到滿足。

「但馬守，你可曾想起過去……？」

「是的。」

「有一次濠溝的水，凍得我全身發抖。你還記得嗎？」

有一次，他爲了試新劍鋒不鋒利；試斬時，受到柳生十兵衞的勸阻，而被丟進溝裏去。

「我當然記得很清楚。」

但馬守游到家光的旁邊，一會兒就越過他。濠溝的幅度相當的窄。一面是西丸的石牆，一面是長局的屋子，後面是伏見閣，濠溝的對面是一座花園。家光的近侍——土生田清右衞門、山崎義兵衞兩人，站在花園那邊望着濠溝。另外守住家光脫下的衣服，是家光的書僮們，他們蹲在伏見閣下。

「說到全身發抖，使我想起十兵衞，他現在怎麼樣了？」

「我原本就是要跟你說這件事的。」

「什麼事？」

「……」

「但馬守，我知道。」

「唉！」

「原來你並非眞要我跟你游泳，而是有話要告訴我。你儘管說出來好了。」

家光說着，就游過但馬守的前面，掉過頭來，看他似乎游得很來勁。但馬守又再度越過家光，不讓家光看到他的臉孔。在提防上家光的近侍土生田、山崎兩個人，目不轉眼的注視着他們主公游泳，絲毫不敢放鬆，但是他們却無法聽到濠溝裏兩人的談話。

花園後面是一座馬場，從馬場探出頭來看游泳的大場六左衞門，同樣地也無法聽到他們談話的內容，事實上，他並不關心他們在談些什麼。」

游了一段距離，但馬守還是默不作聲。

「怎麼樣？」

家光的速度慢了下來，以手划水，改變成站泳的姿勢。但馬守也隨着他換成了同樣姿勢。

「我想請主公准我辭去現在的職務。」

「什麼？」

「噓！小聲點，別讓岸上的近侍聽到。」

家光把視線移向岸上，吐了一口氣說：

「爲什麼要辭職呢？難道說對我有不滿？」

「不是的！」

「那又是爲什麼？」

「……」

「但馬守，你要辭掉大目付（總監視）？或是劍術指導？」

「這兩項工作都辭，可以的話，先辭掉大目付的職位！」

「甚麼因素，使你突然提出這件事？」

家光游泳的手脚變得慌亂起來，由此可見，他現在的心裏——緊張、而且激動。但馬守慢慢地划到距離家光面前兩尺不到的地方。朝着他說：

「主公你沒注意到嗎？」

「？……」

「你沒看到我的左脚已被砍斷了？」

「唉！」

但馬守決心要把他受傷殘廢的事，坦白地說出來。是在政宗死後，完成差事，反回千代田城的時候。

松平伊豆並不眞是一個奸臣，只是有個拖泥滯水，做事不果決的個性。寬永九年六月時，有一次，他隨着家光將軍一起上京。當時近侍組的伊豆守準備在他住宿的地方擺個大鐘，萬一發生緊急事故就敲下鐘，動員所有家臣用的。當天他就把寺廟的鐘，運到他住宿的地方。可是他想到：說不定會有粗心的家臣弄錯了，來敲這座鐘，引起無謂的騷動。於是他把敲鐘用的木杵，放在自己的枕邊，繼而他又想：沒有木杵照樣可以敲鐘。譬如：長鎗的木柄。第二天一早，他在鐘上蓋上了張蓆子，上面再用乾草捆起來，然而他又想到，切斷這些乾草是易如反掌。說不定也有懵懂家臣因此出來騷擾。最後他乾脆把鐘放在地上，一旦有事要敲鐘的時候再吊上去。因爲這件事，而引起旁人的笑話。「在政道上，太惶誠恐最後難免遭至失敗。」這是伊豆守的一種自我解嘲。

「空有才氣缺乏度量，也是一事無成的。」

將軍總管理土井利勝，也這麼說過他。

但馬守了解伊豆守這個人。想到自己代他作了停止殉死的差事，一定會得罪他。可能還會引起他的報復，這也是無法料定的。但馬守想：總有一天會除掉大目付的職位，與其如此，不如自己先提出辭職。

剩下的就是時間問題。但馬守實在沒料到，今天他會

被主公看出脚踝的殘廢。

早上天氣就放晴了。家光這幾天因身體違和，而沒練劍，他看到但馬守帶着門徒木村助九郎前來作將軍練劍的對手。家光因此有意打斷他的計劃：

「但馬守，今天游泳吧？」

「我今天不練劍了，陪我游泳如何？就當做這也是武術的一種。」

深沉而很少把內心情感溢於言表的但馬守，聽到家光這麼說，不覺一愣！略顯出緊張的樣子。這是後來土生田告訴伊豆守的。但馬守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家光，却仍面露笑容，他想藉此，試探一下家光有什麼企圖，但是他一點也看不出來。

「主公！你是要我這老頭子來洗個冷水澡嗎？」

他臉色蒼白謹愼地說着。但馬守套上了武田道安所配的精巧義肢，並且在上面穿了白襪子，然後套了長襪，獨步於殿中的長廊上。沒有任何人發覺他有異常的步履，這是但馬守長久練出的純熟技巧，使得他很技巧地瞞過別人的眼睛。

可是如果要是在水中游泳的話，必須把衣服脫掉，而且不管泳技多高，如果沒有脚的話，就無法隨意的游。何況還有人在那麼高的地方，看着他們游泳；透過水可看出脚的動作，這一來別人就曉得他殘廢了。

對裝了義肢的柳生宗矩來說，游泳是一種最殘酷的嘗試。這一定是有人知道宗矩裝了義肢，然後嗾使家光突然提出要但馬守來游泳。只要義肢的秘密讓外人知道以後，勝負就已經決定了。知道自己失敗，又勇於承認，這是身爲一個兵法家應有的風範。

「好。我陪你游！」

但馬守很鎭靜地回過頭向助九郎說：

「助九郎！剛才的話你也聽到了，今天沒有你的事，你回去吧！」

「是。……不過游泳後，是不是要練劍呢？」

「不用！」

但馬守就向家光催着說：

「馬上就是午餐的時候了，如果要練游泳，現在就走吧。」

「好。我們在這濠溝內游好了。」

家光愉快地站起來。

他的後面，跟着他的近侍、近衞數人。但馬守爲了準備，稍後才跟來。

西丸殿和二丸殿是嗣子以及各姬妾起居的地方，本丸殿才是將軍起居的地方。如果受位時就住進本丸殿來，那

麼前將軍就要住進西丸殿。游泳時，則選西丸殿內的濠溝，那兒水比較清澈，而且不在各諸侯入城往來的路上，是理想的游泳地方。過去家光曾偷偷地進去游泳。由於是前將軍秀忠游過的地方，所以家光來到這裏，內心甚爲感慨，他注視着濠溝裏的水，幾乎到渾然忘我之境。

「但馬守還沒有到嗎？」

「已經叫人催過他了。」

「哦！那麼平十郎，你就先陪我游一趟。」

將軍指着近侍班頭，中根平十郎就匆匆忙忙地脫下衣服，攀着繩梯跳進濠溝裏去。

中根平十郎因爲臨時受命，慌忙脫下衣服後，就把短劍交給書僮，正走到濠溝時，有人叫着說：

「但馬守已經來了。」

同時向濠溝裏的家光報告。

家光回頭一看！但馬守已從西丸御書院跳下水游了過來。他這種美麗的姿勢，頗受大場六左衞門的讚美。

一會兒，但馬守便和家光並排游泳。

「但馬守，你游的不錯嘛！」

「彫蟲小技罷了不足掛齒！先請！」

濠溝的水相當的冰冷，而天空上是一片蔚藍。天下唯我獨尊的將軍，和一個老兵法家，忙裏偷閒的在這游泳。

「但馬守，你的脚是爲何人斬斷的？」

「是……」

「誰呢？」

「我不能說。」

由於但馬守的催促，於是家光就向長居殿的方向游去。只是已經沒有剛才那股勁了。

「我不相信誰有這麼高的功夫，能斬斷你的脚。是右脚還是左脚？」

「……」

「如果是右脚，我給你右脚。若是左脚，我就作你的左脚。」

「主公言重了！你這麼說，簡直使我無法爬上濠溝。我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向你提出我受傷的情形，請你暫時讓我回家休養。一旦有事時，我是會來投效主公的。」

「……」

「主公！請你別顯出這麼暗淡的臉色，你應該感到愉快啊？」

「但馬守，剛才的這話，只有你、我知道的。」

「那就太謝謝你了！」

「好。我們一言爲定。你辭職的事我會再考慮的。」

家光顯的很無奈而且也很寂寞的樣子，苦笑着說：

「但馬守，請你原諒，你知道爲甚麼我今天找你來游泳嗎？」

家光突然側過臉，游開了。

過了一會兒，聽到家光說：「我已經累了。」他上了岸，滿臉痛苦的向着水中的但馬守：

「但馬守，別再勉強泡在水裏了，快上來吧！」

在水裏時，但馬守和家光都是穿着白袜子。因此看起來格外刺眼，令人不忍。

「沒有關係，我的身體比主公好。」

但馬守立在水中，回答家光。家光從書僮手中拿過衣服，擦乾身體。因爲將軍是不用毛巾擦身體。每一次擦乾身體，都需要用五、六件內衣。他穿好衣服後又套上白襪子。

看到家光穿好衣服以後，但馬守大叫着說：

「主公！看我露一手功夫如何？」

「什麼功夫？」

「潛水姿式。你看好！我一潛進水裏就會消失地無影無蹤……。」

話還沒說完。但馬守已在水裏翻了一記跟斗。

家光閉起眼睛，實在不忍再看下去。

柳生但馬守辭掉大目付的職位，是發生這件事兩個月後。根據「大猷院殿御寶記」第三十二卷的記載：

寶永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柳生宗矩但馬守加祿二千石，達到一萬二千石，辭去大目付的職位。

也許沒有人識破在內濠溝裏游泳的但馬守的左脚是義肢。在岸上，家光的近侍們只看到水中的但馬守，猶如浪裏白條，游躍自如。

不過只有一個人沒有被瞞過，他從濠溝的高地上，注視着水中白襪子的動作，有異於常人。

圓塚

大場六左衞門瞠眼看着潛入水底的但馬守，俐落的泳技。一直看他游到伏見閣的陰影下。消失於視線之外，才坐下來。

他長長地吐了口氣。

一點也沒有錯，但馬守的左脚是義肢。家光的近侍，土生田清右衞門隨在但馬守的後面，沿着濠溝走，並且不時地發出嘆息聲。其他的隨從也屏息跟着，期待着他浮出水面。然而過了伏見閣的下面，仍不見人影。引得那批人愈是激賞他的泳技。家光認爲但馬爲了掩匿他的義肢，而作既痛苦又勉強的游法。他潛入水中有好一段時間了，呼吸必是很困難，家光本身似乎都可感覺到。

「好了！不理他。」

他輕聲地說着。雖然還沒穿好上衣，却已急速離開了濠溝。他的近侍嚇了一跳，趕緊由後面追過去。

濠溝起着漣漪，迎着天空的蔚藍。等到但馬守浮出水面，吐口氣的時候，濠溝的兩岸已經沒人了。

大場六左衞門下班之後，就趕到伊豆守的邸宅。剛好碰上穿着長袴子，站在玄關前的伊豆守。

「大場！」

「是！」

伊豆守看見垂着頭的六左衞門。六左衞門因爲太緊張，而臉上沒有一點血色。

「數馬。」

他回過頭朝着他的隨從說：

「我要跟大場講話。去通知，我稍等才到城中。」

說完，他曳着長袴進到屋裏。

六左衞門跟着伊豆守，在最後面的一間書房裏對坐着。

「請你退下一切閒雜之人。」

大場一開口就這麼說，接着又匆忙地補充：

「這是有關大目付重要地位人物的問題，我想請教你們打算如何處理這件事？」

「你是說，關於但馬守殘廢的傳說是眞的？」

「……」

「我們主公看到嗎？」

「不知道。請你先回答剛才我問你的問題。」

「大場，你是知道，我伊豆守向來是公私分明，要是

柳生但馬守眞是殘廢的話，我們主公會自行處理。我們屬下是插不上手的。」

「既然這樣，你又爲甚麼要我去打聽呢？既是我們主公要自行決定，就是你也無權要我去做這事情。」

「六左衞門！」

伊豆守的一雙銳利的目光，似乎要看穿他似的問：

「你是不是受到但馬守的影響？」

「你說什麼?!」

「住嘴！剛才你對我講話的樣子，太過份了！如果是但馬守要你這麼做，我沒話說。」

「你說什麼？」

「任誰都可去探明，將軍的劍術指導是不是殘廢。我伊豆也幹過老中（副總管）的職位，在辨明眞相以後，如果是眞的話，我有義務向主公進諫。」

「如果主公還不知情，你是不是也要把這事實告訴他呢？」

「不要再囉嗦！我只是問你這是不是事實？不管怎樣，要弄清事情眞假之後，才能作決定。」

「如果是事實的話？」

「……」

伊豆守的表情略微改變。

「你是說，柳生但馬守眞是像傳說的一樣，是一個殘廢的人。」

「不錯！」

「只有你一個人看出來嗎？」

「依我看，主公恐怕是還沒有看出來。」

「你保證判斷沒有錯？」

「沒錯！」

「好。」

伊豆守站起來激動地說：

「我立刻上城去。」

他對隔壁的近侍大聲叫着，同時站起來，用力踢開長袴子時，不小心踢到大場左衞門的肩頭。

「你這是什麼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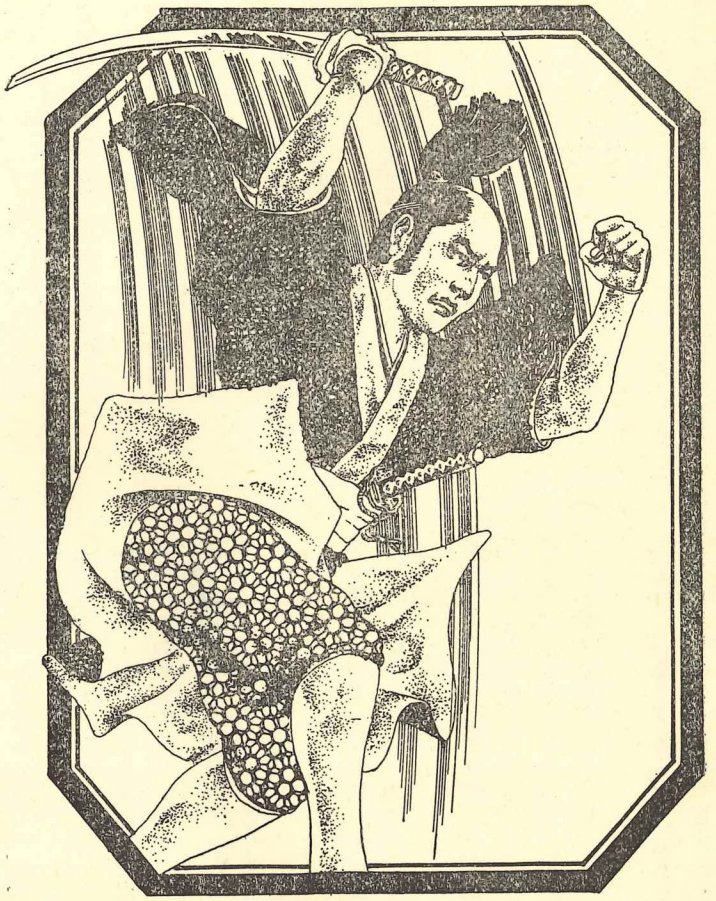
瞬間，大場臉色遽變，憤而準備出劍。

「怎麼！你想殺我？好大的膽子！」

伊豆守大聲叱喝，對正好進來的近侍，隨聲叫着說：

「來人啊！把他抓起來。」

伊豆守進了城後，六左衞門相當憤怒。身爲一個武士的他受了莫大的委曲，知道自己上當了，就用小劍切腹；接着又以左手使用劍背，砍斷頸椎自殺。他因爲知道松平



伊豆守和柳生但馬的爭執，所以一再地追問了處置的方法。儘管他上了伊豆守的當，但仍然有責任把將軍家劍術指導殘廢的事，公開出來。否則，就等於是欺騙上面，對上面不恭不敬，甚至被認爲是存心不良，這都是無法辯解的。

話說回來，一旦把但馬守是個殘廢者的事，公開出來，形同侮辱將軍家。從這層關係上說，能够使但馬守失去職位的唯一證人——大場六左衞門，不保護他；反而使他走上自殺一途，算是一種公私分明的作法。所以他毫無辯解，沒有露出一點口風，而從容就死。如果有人說：他是突然間精神錯亂而自殺，也是百口難辯，他死的是否值得，沒有人去下斷語。另一面，伊豆守在晉見將軍家時，也聲淚俱下的諫言；但是他並沒有提到，六左衞門的死因，和但馬守殘廢的事。臣下對主公應該盡什麼樣的義務？俸祿三萬石的伊豆守，以他的身份，已算是盡忠職守；而微如六左衞門者，也依他的職位，克盡了武士職責。如果是一般人的話，就會因精神錯亂的罪名，而遭到斷絕家傳。但是因爲他和前將軍家的奶娘，有一點血緣關係，而被允許他的孤女招贅，繼承了大場家。這是伊豆守盡的力？還是家光將軍特別的恩賜，就無法知道了。後來伊豆守又追問土生田清右衞門、山崎義兵衞兩人，問清當天但馬守游泳的情形。但是這兩人同聲回答：

「絕對看不出是個殘廢的人在游泳。」

伊豆守這才放下心。也許土生田和山崎兩人，都看到但馬守有異樣，却因爲不敢說出來，而乾脆否認掉。這兩人可說是相當機警而伶俐；也許他們害怕重蹈大場六左衞門的覆轍。即使不會被松平伊豆守害死，也會受到柳生門徒的暗算，而白白地犧牲，因此他們兩人噤若寒蟬。

不管怎樣，在濠溝裏游泳的事，除了松平伊豆守確實知道，柳生但馬守殘廢以外，沒有其他的人知道。但馬守自己先向家光透露出來，並且巧妙地辭掉大目付的職位，實在是一項很高的策略。

可是想不到那時候，還有一個人會不受當時的弄權者，所欺瞞威脅的人，那就是另一高手——宮本武藏。雖然武藏懷疑「汀佐五右衞門」的身份而前往尾張。可是聽到他所要找的人——柳生兵庫，帶着新被任命爲尾張藩主義直嗣子光義的劍術指導的孩子——茂左衞門利方到江戶去，他也跟着到江戶。順便在途中去拜訪了在品川東海寺的澤庵和尙。

沒想到會在那兒碰到柳生但馬守。

剛好但馬守帶着三、四位徒弟來掃墓。

沒錯！他是來掃墓。但是他的父親石舟齊宗嚴早在慶長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卽以八十歲的高齡去世。墳墓設於太和柳生村。

但馬守所祭弔的是幾座新墳，一共有四個小土山所堆成的圓塚。從右邊的墓碑看過去，依序是：

法得眞銕禪定門靈位　狹川新九郎
竹友宗德禪定門靈位　馬木　家六
涼窓愛蔭禪定門靈位　笠間又兵衞
石雲道觀禪定門靈位　佐佐木左門

上面記載着他們的生辰，但是沒有記載他們死亡的地方和時間。

「助九郎！花太少了。你請寺僧再多增加一點。」

但馬守吩咐剛把附近清掃完畢，帶着水桶從後面走過來的木村助九郎。在初秋的天空裏，有數隻蜻蜓飛着，空氣相當清晰，四周也相當地寂靜。

他辭去大目付的職位，已有一個半月了。但馬守在表面上顯得非常冷靜，雖然有一點落落寡歡的樣子，但也沒有多少人去注意他。他經常在空閒的日子裏，帶着他的徒弟出現於東海寺的墓地。在墓前的品川地方萬松山東海寺，佔地四萬一千七百餘坪。是寬永十五年由家光賞賜給澤庵宗彭。後來又建了寺塔，而成爲澤庵的開山基礎，這已是寬永十六年的事。所以但馬守築這些墳時，寺廟的規模還是很小。

助九郎就照着師父的話，放下水桶。回到寺廟的厨房。

過了一會兒，助九郎回來說：

「我想請和尙順便來唸唸經，但好像有客人來訪，和尙表示無法走開。」

「沒有關係，我自己來，你把花給我。」

但馬守手捧着白菊花、桔梗花的花束插在墓前，徒弟一個個跟着跪下來，閉目默禱。但馬守的義肢是使用芭蕉木所作的。分成脚踝和脚脛兩部分套上去。芭蕉木材一碰到東西的時候，就會稍微凹下去。因此要是被劍砍到的時候，也會像肉一樣綻開，而且也有痛的感覺。練劍術的人都知道：要試新劍鋒不鋒利，最好去砍和人的肉體性質相近似的芭蕉的莖。所以像柳生但馬守這樣有一流劍術的高手，不喜歡用質地堅硬枇杷木或是樫木，而故意選用軟弱的芭蕉木。這就是表示他，無論何時都有接受被砍傷的準備。並且在脚踝和脚脛接觸部份，都是用圓軸連接起來，所以可以前後左右的自由活動。因此，他跪在墓前沒有顯出絲毫不自然的姿態。到目前爲止，到底是誰替他想出這種方法，並且設計了這麼精巧的義肢，着實令人無法明白呢！

插完花，但馬守站起來，向着墳墓合什默拜，接着就是他帶來的徒弟一個一個的默拜，第一個是木村助九郎……就在這時，感到背後似乎有人走過來。

「天氣眞好！」

回頭時，他看到澤庵和尙一個人站着微笑。當時澤庵已經六十三歲。

「對！今天天氣是很好！」

但馬守回答着。再向澤庵說：

「我想祭好了之後，再去看看你。」

「您客氣了。」

澤庵笑着點頭又說：

「怎麼樣？你已經體會出無官一身輕的逍遙滋味了吧！」

「不！還是整天忙着的好。」

兩人哈哈大聲一笑，秋風暖暖的吹過他的臉孔。助九郎以下的門徒，每人拜完後，就向澤庵很有禮貌的行了禮，再回到但馬守的背後。

這時澤庵問其中一位門徒道：

「織部。你懂得那句話的意思了嗎？」

一位年輕俊俏的門徒，紅着臉回答說：

「還沒有！」

頓時，大家哄堂大笑。

「好了！」

澤庵笑着臉朝但馬守說：

「我想讓你見一個人。你見不見他？」

「誰？」

「宮本武藏。」

「？……」

「他是要到江戶去見一個人，順便來這裏找我，聽說他在宇治還見到十兵衞。」

「宇治？」

背後的那些門徒聽到這話，剎時臉色都變了。因爲如果在宇治見到他，那就一定會知道十兵衞受傷的情形。然而，十兵衞受傷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能向外界透露的。

但馬守裝作一付若無其事的樣子，瞇起眼睛望着天空。過了片刻之後才說：

「我去見見他好了！」

義足

「這樣好，愚僧親自帶你去吧！」

澤庵似乎很滿意地回踵，走了兩、三步忽然停下來。武藏來了，站在那裏。

宮本武藏和澤庵和尙的關係並不能算是蕾知。在澤庵全集（細川侯爵家藏版）裏卷四書簡集中也沒有留下他給武藏的任何一封信。

有很多人常問吉川英治氏，提到有關武藏的小說裏所出現的澤庵和尙。其實想知道澤庵和尙，在細川護立侯資助之下刊行的『澤庵全集』所載才是最詳盡的，吉川氏常說，總有人問我有關澤庵的事，是因我的小說中寫了武藏和澤庵，但武藏和澤庵的交往全是出自我的創作，絕非得自文獻。

他還強調地說：

「雖是想像嘛，但也絕非毫無根據的，澤庵雖是禪林中人，可是最關心武道，這是衆所週知的，在文獻上，澤庵和武藏的關係僅限於和柳生家的關係，可是實情眞是如此嗎？」

有一次土岐子爵來訪時，告訴我說，土岐家傳言着，澤庵可能在流放出羽時寫下有關槍術的書。過去，多數人以爲澤庵寫的兵書，只是寫給柳生但馬守的不動智神妙錄、大阿記兩書而已；既然連槍術的書都寫了，那麼就該把澤庵與武道的關係視爲更廣泛。

當然，只是這種程度的關係並不能引爲根據，若澤庵和武藏有關，但澤庵的出生地在但馬的出石；武藏的家鄉又是美作的吉野鄉，當時出石方面的人，來往於山陽，只有一條山路，從但馬出美作，竹山城的城下鎭是旅客過宿之地，從這一層上來想，他們鄉土的關係好像非常接近。

吉川氏的考證如此，現在辯駁他的論調，並非本書主旨，然而若只因澤庵寫了槍術書，又和武藏的故鄉只隔一條山路，就把這兩者連結起來，未免過於草率，小說的虛構原無可厚非，拿來當考證就難免有疏漏之嫌了；吉川氏很可能不知道柳生派中還包括槍術，繼承古流新陰正統的尾張柳生家裏現在還傳有槍法，筆者曾經參觀過戶金七師揮舞十二支長柄槍的實地表演，所以神戶氏極可能是現存的唯一尾張柳生派的繼承人，不管怎麼說，跟柳生一族那麼親近的澤庵就是寫了槍術的書，也沒什麼值得奇怪。

再說，吉川先生所言的出石和美作吉野鄉「只隔一條山路」，恐怕是他不懂出石這個地方的緣故，若要從出石經過吉野鄉，走出山陽道，必須經過但馬八鹿，越過若杉嶺，由因幡街道南下，走出播州山崎，再轉而北上，越過美作與幡磨的藩界，赤引嶺，再走進吉野鄉。如果嫌這種走法不方便，就得從山崎經過平福村，再過住中，出吉野鄉，而如何回到山陽這邊呢？古人若要從出石到山陽道，都是從山崎開始，一直南下，經過龍野，走出上郡，不然就從平福村由播州佐用，經久崎，出上郡，前者是沿着揖保河，後者是沿千種河，同是縱貫中國山脈而出山陽的路。就是元和、寬永年間，一直到現在的昭和，都沒有變。吉川氏所言「只隔一條山路」，可能只是看了地圖的近距離，竟然忽略古人步行的路道，這眞是遺憾，也不像吉川先生所該犯的輕率毛病。澤庵和武藏——在鄉土上來說，他們並不十分接近。

吉川氏還提到因澤庵和細川忠利有顯著的心交，而忠利和武藏又有君臣關係從這方面推測，澤庵和武藏該不會沒有關係的，但如果這種說法是對的，澤庵給忠利的許多書簡中也應多次出現武藏的名字才對，事實上連一次也沒有，澤庵給但馬守宗矩的書簡裏也沒提到武藏。

這顯示澤庵若不是完全不認識當時家喻戶曉的武術家宮本武藏，就是對於武藏的器識不太注意，兩項因素必有其一。再不然就是有什麼原因，使他不願提到武藏呢？

澤庵於天正元年十二月，出生在出石，父親叫秋庭能登守網典，祖先是關東三浦氏的一族。鄉里人傳說，能登守網典經常帶着一寸八分的青銅佛，很尊信這一尊佛像，網典奉主命出國門，他的妻子唯恐丈夫不在時失去了佛像就隨身携帶着，晚上也放在被褥裏。不久，她懷了孕，網典回鄉後，斥責他妻子的懷孕，她力辯絕對沒有私通情夫，只是每天夜裏將青銅佛放被褥內共寢，網典覺得奇怪，立刻叫妻子拿出佛像來，一看，青銅佛的下半身是濕的，網典又怖又畏，更加崇信。不久他妻子生下一個男孩，便是澤庵，這一個佛像現正還安置於出石的如來寺。

這種傳說是到處可見的，也許本非網典之子，拿這種故事來粉飾。澤庵十歲入桑門，成但馬唱念寺衆譽上人，二十二歲時跟隨大德寺的董甫宗件上京，三十二歲時在泉南陽春院獲得印可，受號澤庵，晉昇大德寺第一座時，三十五歲，回到但馬在宗鏡寺後山上。經過了七年一衣一鍋的閑居生活，重新上京，連坐於那一次紫衣事件時五十七歲。

後來寬永九年，他從流放之地奧州被赦免回到江戶，接着又回京都了。寬永十二年十月將軍下召才又回江戶，

寄居於柳生宗矩的麻布日窪府邸裏，十三年春移居品川東海寺，澤庵本身的這些變遷，在此這裏並不重要，只是要提及他是有功於紫衣事件、朝廷幕府互抗中的一人在秘笈中他是此一事件的某要角！

據說家光之所以招聘澤庵，完全是因柳生宗矩的推擧，家光跟宗矩學武，在武藝上有相當成就，可是到了最後一關，總是很難追上宗矩，家光問宗矩如何超越這一關時，宗矩告訴他需悟入劍禪一致的妙境，才能獲得劍的奧義，同時勸他向澤庵問道，所以家光才召見了他。

可是在澤庵給小出吉英（但馬國主）的信中，曾說：

「近日中非到印度不可，眞是懊惱。」

另一封信裏又說：

「像我這等人去恐怕也沒什麼貢獻，去總得去，這是無法推辭的，我的遺命不多，現只是等死吧！」

這個經常慨嘆徒輩討好權門、橫行覇道的高僧，會特地以六十二歲的高齡，爲將軍之武藝而到江戶嗎？

按情理說，他已再三推辭。宗矩應同情澤庵年老，儘量避免讓他去服事將軍才够朋友情誼，但新九郎推薦澤庵，澤庵也答應了，這難道是爲權門？不是的，這完全是澤庵自己想緩衝幕府和朝廷之間的緊張氣氛，做兩者的橋樑。

宗矩深恐柳生秘密慢慢地洩露出去，讓幕府一部份人也知道，所以爲了預防萬一，讓將軍私淑於澤庵，表面上是爲了武道的鍛練，然他所圖謀的是想讓將軍對澤庵昇起尊崇之念，事情本發自於萬乘之君的綸旨，却因幕府處理勅令綸旨如同廢紙，所以產生了紫衣事件，也才有澤庵的奧州流放和先帝的禪讓，又有了引起暗殺親王事件的秘笈。自從事件發生開始，澤庵就很明瞭自己的立場，宗矩爲了公武的緩衝才祈求澤庵的。澤庵便到了江戶——

這種事，一般人大致上是不會發覺。因爲一個是著名的高僧，另一個也總是大幕府高官，又是將軍的武術指導，一般人一聽是個高僧，大致認爲是個德高望重、無欲、憐憫凡俗的野心和欲望的人，這便是俗人尊敬名僧智者的態度，宗矩抓住這點，確也如此，只要事關澤庵，別人都不會對他疑心，也不會把他跟秘笈的策略與私鬪混在一起。

——但是，有個人看穿了眞相。說得清楚些，宮本武藏以他武術家的潛能，看穿了澤庵是否眞是如人所說那樣的一位高僧。

話說回來，武藏和柳生的對話完全出自偶然，武藏早就知柳生一門和澤庵之間的密切關係，暫且不管武藏和澤庵的關係如何，總之，要探聽柳生兵庫的住處，最好去問

澤庵，這才是捷徑，武藏之拜訪東海寺原意在此。

武藏到了這裏聽到柳生也在此，武藏先謙虛地告訴他十兵衞在宇治療傷，他曾經去探望過，也許澤庵會隨便說句：

「這太好了！」

說不定還會裝出一付變不在乎的表情。

但武藏一定沒有放過探究澤庵對十兵衞的態度（現存澤庵給十兵衞的書簡，日期爲寬永十五年霜月十五日，信中說「你只要不喝酒，什麼都好，只有這一點請特別注意」，澤庵就在信裏向十兵衞說教，叫他不要太好酒，這也是一種情愛，也就是愛的心愫）因爲武藏知道十兵衞的受傷而有了動搖。

不久，澤庵就說柳生宗矩也剛好來到墓地：

「我叫他過來，你先等一下。」

他說着，從房間走出去，但等了好久，澤庵也不回來，武藏感到十分疑惑，也許是經年累月對柳生派一向不信任的觀念所致，或是一個學武功的人該有的警戒心，武藏便帶上他的劍自己去墓地，他竟碰見了宗矩！在此處，兩個人表現了武功高強的人所持有的含蓄的武功和修養！

首先，一眼看到宗矩站在那裏的姿勢，武藏銳利的眼光就看出柳生宗矩的脚有破綻，他只站着一脚，武藏立刻就看出宗矩的姿勢最大的弱點就在這一脚上面，這是一般平凡武功的人無法作到的，武藏萬一要與宗矩拔劍相交，除砍他的脚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破他，這可說是絕望中的一線希望，也可說宗矩的武功已超出武藏的想像。

一方面，宗矩也馬上悟出對方已看出自己的破綻，宗矩發現除在濠溝游泳時會讓別人看出破綻外，僅在一剎那間已被武藏識破，可以知道對方武功和眼光是何等的利害。

坦白說，沒有人敢說，這兩個人誰比誰高強，要是說武藏有疏漏的地方，就在他雖看出對方脚的破綻却仍沒看出是套上義足，但一會兒，他的想法又被打翻。

因爲這個時候，跟宗矩來墓地的門徒中，有個叫若名主計豐重的，他是個有相當武功的高徒，他看到自己師父但馬守和武藏一瞬間的對視，突然揮劍砍近武藏，他認爲但馬守受傷的事應該隱藏起來，不可向外間透露，看到武藏到處揭發這秘密，就認爲這是對柳生派最大的侮辱，而且若再給幕府知道的話，那就更不可收拾了，因此他硬要拼上一劍。

武藏閃開這一劍抓住這個人的手，這時，其他門徒也都把手放在劍柄上，擺出隨時拔劍的姿勢，武藏若再有一點猶疑，定會中劍的，因此他便揮出無心的一劍，砍向但

馬守的脚。

宮本武藏值不值得收拾他，對一個高強的劍客而言，徒留許多議論而已。可是這一劍確確實實砍上柳生宗矩的脚，而且一劍停在那裏，動也不動的。

「……」

瞪大瞳孔，武藏驚愕地看着宗矩，宗矩但馬守像個頑石一樣動也不動，瞠大兩個像要噴出火似的眼睛看着他。

到底誰贏了？

一般說來，在拔劍時，都會利用劍重量的惰性，先劍停下來。但揮過去之後明白砍到一截木頭，而在驚愕之餘，還能立刻控制劍的速度，這種武功可說已達到神乎其技的境界了，這非但需臂力，還須把劍法練至爐火純青之境，武藏的劍術之高，已非尋常了。

宗矩在被斬的同時，因不感到疼痛，他儘可反劍，把武藏一劍自頭頂砍下，但宗矩並沒有這樣做。

砍到與否，和武功是否高強的關係，沒有肯定的答案，也許只是兩個當事人彼此心照不宣。

武藏獨言道：

「你這個人！」

他靜靜抽出他的劍，非常自然，一點也不驚慌。

宗矩始終站着不動。

「爲什麼你不殺掉他呢？」

後來，他的門徒木村助九郎問他師傅。

「劍，也講究身份的，縱使武藏是天下第一手功夫，但他還是個無官無職之人，我但馬守豈可揮劍殺死這一種人呢？」

「不知道！」

但馬守面無表情地回答。

「你要找兵庫有什麼事嗎？」

「他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敵人。」

「敵人嗎？」

「對！跟柳生有一點丁關係的人都是我的敵人。」

面帶笑容，武藏退後數步，然後把劍收入劍鞘。

「謝謝你這幾天來的招待。」

他對澤庵鄭重地表示謝意後，走出墓地。

沒有人阻止他。

「你太衝動了！」澤庵責罵砍殺武藏的若名主計。宗矩站在那裏默默目送武藏離去，動也不動。

武藏往江戶的市區去了，他並沒去拜訪尾張藩邸，因爲細川忠利入城時，他沒有受聘的關係，也沒辦法拜訪細川家，他恐怕得住在一般客棧裏。這時，在路上看到武藏的，就是露心和小河久太夫兩人。

久太夫幼名叫小河五郎，慶長五年，關原之亂時，以近侍黑田長政，在濃州合渡川之戰時，他才十五歲，立下許多功勞，連長政都誇他說是麻雀抓到老鷹，封給他五百石的俸祿。此時已退休下來，把家交給孩子的權大夫，自

老鷹與麻雀

如果武藏是個沒有名氣的人，也許宗矩會殺死他，但武藏的武功和名氣太高了，他不敢輕舉妄動，也許有人認爲這一種說法是錯誤的——最主要的是目夏蓮眞。理由很簡單，如果是個沒名氣，普通的人，根本無法砍到宗矩的脚，只有宮本武藏這種高手才能作到，一刀就砍在他脚上，這種功夫值得誇獎，沒有斬掉他的脚，使用芭蕉木做義足的宗矩倒該賞識武藏的武功了。

不管是如何知道對方義肢而停下劍的武藏，他的武功的確高強，而連劍都沒拔出來的但馬守，也是武術精純的高手。

武藏從宗矩的脚踝抽回劍，然後把劍換到左手問道：

「聽說尾張的柳生兵庫到江戶來了，你能不能告訴我他住的地方？」

他問話語調平淡得像個問路的人。

至於把劍換到左手，因他旁邊有木村助九郎，也許他不會衝過來，不過謹愼一點總是好。

號露心，帶着許多家臣到江戶來旅遊；他從前就非常羨慕武藏的兵法，喻自己是不肖的門徒。另外跟露心到江戶的小河家的家臣叫嶋角左衞門，遵從露心的吩咐，專門侍候武藏有一段時間，但後來他向外人透露說：

「黃昏時到江戶，走過兩國橋時，擦身而過的人碰到他的劍鞘，對方就興起拔劍殺人的動機，我統統給他們一劍，然後踢進河裏，雖然武藏在身邊，但沒說句責怪的話。」

武藏就是在路上被嶋角左衞門叫住了。

「好久不見，你什麼時候到江戶來的。」

露心旁若無人地在馬路中大聲叫，他在戰場上用慣大嗓門，所以平常他也是聲如洪鐘。

武藏含糊地告訴他是兩、三天前剛到江戶來。

「你住在那一客棧？」

露心還是大聲問。

同時還告訴武藏自己住在四谷御門外，尾張大納言藩邸，還有牧野內匠頭家臣日下也可以住，如果方便的話，他想帶他過去那邊住。

「——日下原是我們家的部下，所以你也不用客氣。」

「你現在想到那裏去？」

武藏不回答他，而反問道。如果租在尾張大納言附近的房子，就更讓別人看破他到江戶來的意圖，而使這件事表面化起來。

「我是想跟旗本組（將軍親衞）的人比劃，不過是想以棋比勝！」

「旗本組的那一個呢？」

「大久保彥左衞門那個頑固的老頭子。」

原來想把武藏推薦給黑田家的，就是這個小河露心，有個時期藩主黑田忠也同意他的推薦，而請他指導嗣子槌萬，但關於三千石高俸的問題，而引起總管的抗議，武藏就放棄黑田家到細川家作食客。

不管好壞，露心這個人對任何一件事都要貫澈到底，一看到武藏，就不想讓他住在日下家，勸他去看看大久保彥左衞門。

也許露心也有點想把宮本武藏介紹給天下聞名的彥左衞門，這事情別人是作不到的，可是武藏回想起黃昏時碰到彥左衞門一事，又想起那一等一的好人——川野黎左衞門，斷了掌而寄居在大久保屋下，自從大岩山洞封鎖後就無消無息了。又想到今日，柳生但馬守的單足義肢和川野斷掌之事，兩者之間，豈非有共同性？尤其那位奇怪的隱身者，霞千四郎因蚊帳的事，讓武藏內心所受的感嘆也是

難以釋懷的。

武藏同意一起到大久保家去。

這使露心感到很高興，他們從品川東海寺出發，當時已是下午，太陽仍高掛天際，但初秋的空氣十分清爽，已過了炙熱的天，但露心還故意打開他的扇子，裝模作樣，好像要引起路人注目，他與天下第一高手武藏在一起的光榮感。

大久保彥左衞門在作循例測試時，是筆試和武術雙管齊下。他從京都回來後，發覺他不在時，又住進了十多位浪人。

「如果沒有相當武功，即使實有困難，也不可來者不拒！」

雖然他要到京都時曾這樣交待過家人，但一回來就看到又增加了十多人，便決心作澈底的整頓，把一些不學無術的人毫不客氣地趕走。

因此，今天的測試特別嚴格。

「吉行淳左衞門。」

「是。」

只隔着紙門的隔壁房間裏，彥左衞門聽到他放下筆的聲音，眉頭就皺了。

「——對不起。」

在紙門外鞠了一躬，把寫好的字送到彥左衞門面前。

看來還寫得相當不錯的字。彥左衞門說：

「我看你寫的字七倒八歪的，你的個性大概也就這個樣子，你被杉家辭掉，是爲了女人吧？」

「唉，言差了，像我這樣一個病弱的人，怎麼會和女人有糾葛呢？」

「哼！」

彥左衞門表示不想再聽解釋，但是私裏面却想，大概趕不走他。

「下一個，安岡章治郎。」

「是！」

一樣放下筆，微笑着，一進來就說：

「老爺子，我是很少拿筆寫字的……」雖然他這樣說，但他的字比剛才那位還好。

可是彥左衞門決心要把這人趕走，因爲從他字體上可以看他酒後絕非善類，彥左衞門認爲喜歡喝酒的人寫字都特別，但是一旦有事，都是不中用的。

「下一個，藤本四八郎。」

「是！」

「近藤啓七郎。」

「是！」

沒有一個不是大聲地把筆放回硯盒裏的，彥左衞門感到愈來愈心煩。

聽到小河露心帶武藏來拜訪就在此時。

「露心來了？」

彥左衞門露出一絲笑容，但剛好他面前坐着一個浪人，就說：

「下一個，河盛幸兵衞。」

故意高聲叫着，並且下令佣人把露心帶進來。

露心和武藏進來的時候，剛好是河盛幸兵衞拿着他的字給彥左衞門看的時候。

「哎呀！你要用小書童嗎？」

露心低頭看着字，又說：

「好漂亮的字啊！老爺子你選得可眞不錯！」

露心故意調侃，雖然彥左衞門對浪人的筆法一一提出批評，但他本身並不認識太多字，露心早知道他的毛病，又看到這些浪人寫的字條充斥着白字，因此故意這樣說他。

「你不要胡說！」

彥左衞門裝得很愼重地說：

「寫這一種字，本性一定歪，這樣的人，是留不得的！」

「下一個。」

幸兵衞雖然用他的關西腔一再辨明，但彥左衞門並未予理采。

看到垂頭喪氣，站起來的幸兵衞。

「我看啊！你是有相當學問才寫得出這種字，是否學過漢學。」武藏這樣小心向他說。

「是啊！我是向野中兼山先生學習程朱之學的。」

他感到很興奮，在臉上又恢復了一股生氣說：

「對不起，請問你是？」

他注視着武藏，像要求助他的樣子。

「趕快滾蛋！」

彥左衞門大叫。這就是老頭頑固的地方。

他的態度完全無視武藏的存在。因爲他看到武藏一副浪人樣，以爲他也是想作個食客。

「下一個，寺田吉之助。還不快來！」

彥左衞門就在武藏眼前，把剩下的七個人都批完了。

露心是想事後再來數說老頭的，所以他故意笑着臉，默不作聲。

武藏也看出來這頑固老頭把他們一個個叫到面前來的意圖，所以他也把彥左衞門當個有趣的老頭，在旁觀看。

之後，惟有一人，沒發出一點聲響便把筆放好，進來房間，彥左衞門讚不絕口，武藏對他寫的字也感興趣。

夫　本朝者推稱神國，其寶號神器

武藏一看，笑容立即消失。

「你，你從什麼地方知道這一句話。」

「兩年前因細故辭掉尾州家，這些文字是主公大納言平常喜歡說的一句話。」

「大納言？……尾張公嗎？」

「對！」

彥左衞門誇他好，完全是因他放筆小心，也不管他是寫些什麼的，可是聽到武藏認眞地問他，就說：

「再給我看一次！」

他把紙條再接過來，拿得遠遠地看看，並把他唸出來，他知道這意思爲日本是個神國，他的國寶就叫神器。

這一句話，一個幕府重臣看來就不頂愉快。

「尾張公會說這樣的話嗎？」

「對，我們主公是非常關心朝廷的事，他還親身去參拜伊勢神宮，還自己抄寫林崎文庫所收藏的古文，我親眼看見的。」

此本當然，一般人認爲水戶光芳是第一個編纂大日本史，而以幕府親藩身份，最早提倡勤王思想的，而事實上向光芳灌輸這一種思想的是尾張藩主義直。

根據「敦公遺事附錄」的記載：

磯谷正卿爺，水戶義公有志宣召博學，是完全受敬公（義直）的教導，並且聘請他家儒臣來找他。

因此，可以說，水戶光芳的好學是由義直啓發的。

而義直的好學却是受他父親家康的教化，後來成爲尾張藩主也繼續聘請堀杏庵作爲儒官，禮遇有加，打下了尾張文運興隆的基礎，不止重視儒學，他還兼學神道，希望達到神儒一致的境界。尊王精神的萌芽也是從這個好學思想所培養出來。這些事可從「神祇寶典」、「類聚日本紀」這兩書看出來。寬永七年，明正天皇卽位，他下令堀杏庵作慶賀特使竹腰山城守，作他的隨員而去觀禮；在寬永十九年與將軍家光的孩子竹千代到山王寺去參拜之時，他說：「將軍的孩子是位無官位的人，而三家之中的大中納言有朝官的身份。」他不跟着他，還先走一步，自己去參拜山王社，當時，大家認爲他作得漂亮。因他重名份，所以才敢與一再要伸張幕權的將軍唱反調，行爲對立。因此，我們可以說幕府末代產生勤王思想運動之始，與其說在水戶，不如說在名古屋。

也許武藏沒洞察這事的發展，但把這國家叫神國的藩主，他的劍術是向柳生兵庫學的，這就引人注目。

出師表

這個曾經是尾州家的浪人叫江崎敬之進，在尾張藩服事時，領俸一百五十石。兩年前寬永十一年七月離開主家，浪跡天涯的原因如下：

江崎曾經跟田邊八左衞門學槍，也師事過梶原源左衞門，修習過小具足術，另外又致心文教，積極學儒，精於文武兩道，當時江崎的職位「中奧番」是在城內主公處，指揮侍童們從事雜役，藩主一直很誇他的精勤，後來召到君候身側，幫助處理文事，當時有所謂「佑筆」，職掌有關公文之事，所以敬之進的主要任務在藩侯手撰神祇寶典的草稿，可是別的同事嫉妒他獲得主公重視，有個人曾這樣說過：

「你深獲主公寵愛，又有學問，萬一藩家有什麼大事，你也能陪侍君側，好生處置，不會手足無措，這一點，我們這些無學的人不能，只好不顧自己性命，陣亡以謝主公而已，沒能力決定方寸！」

他主要想說，你很有學問、自作聰明，現在主公對你象不錯，可是一但有事，你一定會搬出什麼道理來，怕死不前。敬之進聽出了他激將的口氣，也板起面孔說：

「不錯！我是精勤於學問，但這些也都爲了主公，一但主家有事，我絕不後人，第一個挺身而出，賣命給你們看。」

這些話，本不刺耳，可是因含有怒氣的語氣却變得刺耳了。在座的都不說了，後來也談和了。

幾天後，敬之進作草稿的工作，回去較遲，就有一個朋輩到敬之進家，告訴家人說：「江崎兄交待我，說是公事急用家中儒書，叫我趕快搬到城內去給他。」

家人起先也懷疑，像這種事應該會派一個屬下來辦，但來人熟同事，又說爲公事，所以急急忙忙把敬之進常看的一些儒書都綁好，交給他。

不久，敬之進回來，聽到這些說：

「這就奇了，不會是假借公事，私下研究起學問來了吧！」

正滿懷着疑問，不過總是要到同事家把書要回來，他的同事田所某人一看到敬之進來訪，馬上就在庭院裏的那堆儒書上撒了泡尿，說：

「你這傢伙，不學無術，只會搬弄口才，我可憐你的見識像一棵枯了葉子的葱，誠意地替你的書施肥，你以後

議論一定又大又肥！趕快感謝我的施捨吧！」

敬之進憤如烈焰，馬上就——，其實對方所期待的就是這種局面，原以爲小小的刺激，敬之進不會拔劍，所以才故意撒尿給他看。兩人就鬪上了，敬之進劍法較高明，才兩個回合就殺了田所，田所曾入柳生兵庫之門修練了新陰派劍法，不但他自己，連所有人也都認爲他劍法在中奧番的武士中是所向無敵的。

這個人竟被殺死，在場的人也不敢輕易拔劍相向，一個個找藉口說爲何拿私怨來決鬪，想制壓敬之進。

「不須假借他人手，我自己知道怎麼辦！」

敬之進跨在田所胸膛上，給他喉嚨刺上最後一劍，悠悠然離開現場。

回到家中，心想，既然殺死一個朋輩，難逃切腹之運，不過，總要去說明一下，以免別人誤會，就到上司家裏去說：「這本非私怨，其實是一個武士忍無可忍之下的行爲。」說完，脫衣正想切腹自盡，上司驚驚慌慌地制止說：

「且慢！」

馬上整裝登城向主公奏這事，並轉奏當時情形說，如果只受侮還可以怪，可是對方假借公事等於假借主公之名搬走儒書，因此不能至此甘休！在這種判斷下殺死他的印。又說：敬之進爲了試試看當時自己是否心亂，回到家裏時，馬上大聲唸了一次平常喜愛讀出來的出師表，唸起來很順，可見是心平氣和的，因爲一個字都沒唸錯，所以心也很安。上司一五一十向義直說了。

「我有我的想法，告訴江崎，明天早晨登城服勤，絕不可切腹。」

第二天早晨敬之進遵奉軍命，穿着白裳登城時，柳生兵庫介服事在君側，重新查問過敬之進殺死田所的經過後問：「當時你拔劍是無可厚非，但朗讀出師表時有沒有像平常一樣流淚？」

經過兵庫介這樣一問，敬之進心裏一楞，眞的，讀是讀了，却沒有平常那樣深受感動，沒有掉過眼淚，也有些心不在焉。

自己說是查驗了自己是否沉着，眞是羞愧！敬之進說。這時的兵庫介看來比主公可厲害多多。

——結果是免割腹自盡的罪，改受放逐的處分，遠離主家，從此浪跡天涯！敬之進還說，至今一想起當時兵庫介那句話，都忍不住要冒出冷汗來！

彥左衞門聽敬之進說完，甚得我意地拍膝蓋說：

「我不喜歡柳生，不過這一個尾張倒是蠻可愛的——嗯！他還問你有沒有掉眼淚。」

彥左衞門甚是滿意地點頭繼續說：

「很久沒聽過這麼講話的武士！」

說完，反而一笑。

武藏的看法還更深一點。敬之進自述他浪跡天涯的經過，並非別人要協，而是自動說出來，當然也不知道在座是宮本武藏，可能是，只要他認爲够格的人物，就透露這一段來。武藏看得清清楚楚，敬之進滿懷善意，很喜歡介紹故主義直的恩情和柳生的機警。總之說，敬之進這人目前雖浪跡天涯，猶以被逐出主家爲當然，但仍以故主爲榮，這種家臣去仕仍然敬慕他的英主，以及服事其側的武士風範，使武藏心裏產生一種奇妙的鬪魂，熱血因而沸騰。武藏認爲天下雖廣，自己畢生宿敵除柳生之外無他，這想頭也是那奇妙的鬪魂所引起，除此之外，武藏的關心還貫注到尾張義直對擁戴「一天萬乘之君」的忠心。

武藏對於兵庫問的讀出師表有沒有感動落淚這事，並沒有像彥左衞門那麼感動，假使武藏在場，也一樣會問，敬之進殺死自己同僚還裝模作樣去讀出師表，這對武藏來說，簡直是兒戲！掠過武藏心頭是更平常的事：敬之進失去職位，他的妻兒如何生活等等……。

武藏沒有妻室，時常比別人多關心這事，他現已五十歲了，不能再談女人，武藏本身知道自己對女性有太深的牽掛，終身不敢娶妻。現在敬之進在大久保家寄食，不怕沒得糊口，可是他的妻子兒女怎麼辦呢？也許正侷促地寄居在那個親戚家，幻想着丈夫的重見天日，再度奉召出任。

如此，模模糊糊地想着想着，忽而想到義直的正室。義直的正室是淺野幸長的女兒，卽安藝藩主淺野光晟的伯母。安藝藩有疋田陰流的寺澤半平，唐津藩有寺澤的同門師兄弟山田浮月齋，尾張藩有柳生兵庫介。如果放言這個國度爲神國而毫不忌憚義直和兵庫介有什麼關連的話，那特意親自到京都裏去跟浮月齋相鬪的柳生但馬守的秘密豈不也源於同一思想？而所謂陰流是否除了劍術外尙有對皇室關心的兵法呢？如果眞如此，其一爲將軍家的劍法，另一爲親藩之雄，尾州家的武士又有淺野、伊達、細川、毛利、蜂須賀、前田、鍋島——幾乎所有後來歸附德川幕府的諸侯都雇聘了柳生新陰的高手爲武士，這是什麼道理呢？

過去的武藏以爲這不過是流派的繁榮，也沒深究，他一向認爲一個劍客應止於無冠的野人，探討劍道是他終身的命，這五十多年來，朝朝暮暮，除了修練之外，他沒作第二想。如果柳生派被稱爲天下流派後還遣直門子弟到各藩去，這種行徑，說是善於處世的話，却又干冒皇室的危險，世上又盛傳着毀謗的話說，柳生一門走的是政治路線，

在武術上而言是邪道。多數不容於世的劍客便靠這種說法安慰自己的不義，但現在武藏漸漸發覺了，當代的天下，陰流的分佈圖是蘊藏着更深意義的。換言之，正當武藏專練個人劍技的進步時，另外還有一種擁有更宏大的氣宇及志操的劍法儼然存在着，帶給他無法抗拒的敗北感，這一發現使武藏頓時愕然。只要是拔劍作一對一的搏鬪，武藏沒敗過。現在有種自負，隨時和任何人比鬪，都能置勝敗於度外，這是武藏的覺悟。可是武藏發覺，不能提著圓明二刀流去驚動天下，當然武藏並非以能動天下爲榮譽，但也發覺有種兵法，它終極的目的並不在於企求一派的繁榮，而是關係到天子思想，意圖操縱整個國度。武藏深感自己的疏忽，糊塗而受了次教訓，這不是柳生一族的事，能夠讓柳生有如此地行動的因由——所謂陰流劍法到底是那一種兵法呢？誰有如此志操編此劍法？此劍法之始祖會是一介武術家嗎？

武藏的心眼漸漸地醒過來，探討陰流的本質，可是這時候還不能算一切都很明顯，只是有一種預感，僅須問一下柳生兵庫介，就什麼都能明白了，包括：陰流之謎、兵庫介冒名汀佐五右衞門等。也許這個疑問能够迎刃而解，武藏這樣想着，只想早一刻離開大久保府邸。

就在此時。

柳生宗矩從東海寺回到日之窪的家宅，馬上就去道場看徒弟練劍。他被武藏所斬斷的義足，是直徑約二寸的脚踝部分，被斬斷一寸二分左右，但沒理它，因不影響步行，可見武藏的劍法是如何乾淨俐落。宗矩在比武過後，通過墓地，走入寺裏書院，仔細查驗傷勢。據說，在查驗時連澤庵都被拒看，他自己一個人查驗，室外的人等久了，認爲他一定查得很仔細，其實誰也不知道這段時間內宗矩在作什麼。

武藏在墓地裡砍了宗矩的時候，澤庵不談武藏，後來也從不提及武藏的事，宗矩走出書院，還是套着義足，走時，澤庵說：

「看來，星星比你的頭高一點似乎無妨！」

「說的也是，樹枝再長多少也不會到天。」

澤庵聽到宗矩如此說笑，就把兩手插在腰上走進寺內。

自從宗矩辭去大目付之職後，每天定有日課，去道場主持練劍，他當然不須親自拿竹劍去教徒弟；這天的練劍先由沒到墓園膜拜的門徒開始，宗矩靜坐上座觀看。

木村助九郎等跟到東海寺去的門徒們，對武藏的事都無法釋懷，只好儘量凝視師弟們練劍，求其清念，師弟們

也不是泛泛之輩，更覺查到這異常的氣氛，雙方把劍放在道場上，行過一禮後，也不像平常估量對方就上，以竹劍相鬪，今天，只是相互瞪着眼，跪坐着。

宗矩看看他們，也不催促說：

「上吧！」

因此道場裏空氣異常沉悶，沉寂無聲，兩個門徒找不到比劍的機會，突然間，雙方面色都鐵青了。

看來宗矩好像是不要下令他們開始了，如此下去，定有一方忍受不住沉默的壓迫而昏倒，兩人都感覺到緊包圍着自己身體的這種冷酷無情。

正好這時，門口的武士來通報說，尾張的柳生公來訪。

廢足

「尾張兵庫老前輩帶他公子來問候。」

「問候？」

「是的，據說這次公子奉命到江戶來服事少主。」

「——」

「請問怎麼傳達？」

來傳話的是管家立村孫兵衞，因他早知兵庫和宗矩素來不合，所以表情困惑，孫兵衞掛慮自己主人辭去大目付官位，會失去對兵庫的優越感。

孫兵衞還不知道宗矩的義足是被武藏砍了。

弟子們也早聽說兵庫和自己師傅間的不睦，而師父又剛經過東海寺事件，當時跟隨在後的弟子們都不約而同彼此互望。宗矩沒作表示。

「作什麼？爲何不練？」

宗矩面向道場中央的兩人，頭也不回地告訴孫兵衞：

「讓尾張到這裏來！」

孫兵衞投給木村助九郎疑問的一瞥，默默從杉木門走出去。

兩個應該開始比劍的門徒更膽怯地站不起來了，當然他們不怕師父宗矩的批判，可見自他們入門柳生家，從來沒想到柳生會親自來訪他本家宗矩府邸的事，尤其劍客兵庫武勇的盛名早就如雷貫耳。再者，始祖石舟齋後，新陰流派直系不傳江戶而在尾張柳生家相傳下來。他們一想將要比劃給兵庫看，不免愧羞，愈是失去鬪志，眼對着眼，懷着微妙心理，躊躇不前。

很快地就聽到走廊上的脚步聲，道場裏的人都豎耳傾聽着，脚步聲到杉木門，停下，因宗矩不回頭看，沒有人敢看門口。

「帶到這殺風景的地方來——孫兵衞。」

「是！」

「叫利加送茶來。」

「是，遵命！」

有個人的脚步聲離去後，宗矩道：

「練劍到此爲止，你們退下！」

大夥兒才解除緊張，微微騷動着，先前那兩個將要比劃的門徒，互相行一禮，左右分開，像互道了口令似地，門徒們全離座走出。

門徒依次在門口向宗矩行禮，經過兵庫父子身邊，個個充滿畏怖和尊敬，行禮如儀後走出走廊，有些門徒則避開視線，低頭溜出去。

只有殿後的木村九郎在兵庫前暫停，恭敬行了禮。

「很久沒有見面了，小的是木村助九郎，大家都還好嗎？」

助九郎後來還當紀州藩的武士，當他年青的時候，曾經在尾張兵庫的道場修練過。

「你也很健康。」

兵庫溫和地應對，特來造訪不合的宗矩，他該知道門徒的心裏都有個疙瘩，雖他不知道眞正的原因在於武藏那件事——不過，走過他身邊的門徒們，都沒有汗臭，可知原來道場的氣氛如何，只是沒表現在臉孔上。

宗矩一個人留在道場裏，仍背向兵庫。

「請——」

用手上的扇子指着自己前面，宗矩自以爲自己態度太驕傲，可是兵庫一點也無所謂。

「因爲很久沒到江戶了，來問候一下，順便帶他來見見面。」他從容不迫地在宗矩前坐下來說：

「利方，這是叔公。」

茂左衞門利方是頭一次見到宗矩。

「姪兒這次奉派服事少君來到江戶，請叔公多關照。」

「兵庫。」

宗矩看都不看放下兩手行禮的茂左衞門說：

「你是來跟我談京都的事嗎？」

「算你聰明！」

兵庫體格魁梧，坐下來也比宗矩高，年齡五十八歲，比宗矩小八歲，表情精敏，笑了一下。

「利方。」

「是。」

「記得木村助九郎吧！」

「是，有一點……」

「我有話跟叔公說，現已問過安，沒事了，你可以下去跟助九郎聊聊！」

只剩下兩人後，雙方無言。

宗矩繼續瞑目，兵庫凝視對方面孔。

須臾後。

「什麼時候回尾張？」

「就看藩公決定。」

「……」

「叔叔。」

兵庫語調平靜，可是毫無疑問的，他在壓抑感情的流露。

「您是聰明人，我不囉嗦，直接了當地說，您的脚怎麼辦？」

「聽誰說的？」

「小城侯。」

宗矩瞪大了眼，說到肥前小城藩主鍋島元茂，便是在京都八坂法觀寺境內勸宮本武藏勿東查西看的人。

「你遇到元茂公嗎？」

兵庫搖着頭，回答說：

「今天我不講自己的事，叔父要對我怎樣，我都不會阻止——可是俗話說猴子也有失手落樹時，人算不如天算，思慮過深往往不及毫無計策的善意來得好，把那東西燒掉如何？」

「你能看出我這但馬守的行踪嗎？」

「這不是看得出，看不出的問題，您以爲再殺誰，事情就能了決？」

「你是想若殺了人，事就能了決，那你就要替我效勞，才到這裏來嗎？」

「正是！」

「你殺不了！」

「是嗎……」

兵庫的眼神鬆懈下來了。

「我利嚴曾發誓過，不爲秘笈之事殺生，但眞想殺的時候，天下有我殺不了的嗎？你太看不起祖父直傳的劍法了。」

「殺不了！」

宗矩又斷然說，臉上浮起陰森森的冷笑：

「爲了斷絕天下災難，有一些人是你殺不了的。」

「什麼人？」

「先說眼前的！」

「什麼……」

「就是這個宗矩，你能殺嗎？」

兵庫聳了肩，宗矩繼續說：

「就是我這但馬守也會遇到心寒膽顫的敵手，今天就遇到了一個，你能殺這個人嗎？」

「——」

「兵庫。」

宗矩把下袴掀起來，把左脚伸到兵庫身邊。

「你看——就是如此。」

兵庫心裏一涼忍不住抓住了自己的雙膝，凝視着義足的傷口，如果是平常的話，是可以正座的，可是現在義足因切口很深，便斷成兩截，宗矩現在是不能走路的人了。

「你今天來，如果是奉尾州公的密命想要殺我但馬守的話，你看吧！也不要發揮祖父直傳的劍法。」

「……」

「兵庫，殺不殺？」

兩者的視線碰在一起了，宗矩身邊有中形的長劍，兵庫身邊有正式的佩刀，叔父姪兒深沉地對恃，持續了片刻，道場外，寂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

兵庫終於吐口氣，放下聳起的肩膀。

兵庫搖搖頭說：

「——可惜……」

像呻吟一般地問：

「叔叔，是何人，竟砍得如此乾淨俐落？」

宗矩回答說：

「宮本武藏！」

「武——武藏……」

「你曾經說過，武藏到尾張去想找一官半職，就是那個武藏？」

兵庫眼裏現在發出和剛才完全相反的光芒來。

……兵庫兩度凝視切口。

梨花捧着茶盤從門口走進來。

「……」

她跪在遠遠的門檻邊，放下雙手殷勤叩頭說：

「歡迎你來……」

可是兵庫再也沒有那麼從容的態度去看她了。

「在江戶比鬪的嗎？」

「對！——在和尙面前！」

「東海寺嗎？……」

「據說武藏是爲了找你才到江戶來的——爲什麼呢？」

兩個人又交換了一下視線，宗矩那隻可憐的脚仍伸在前面，也沒對梨花隱瞞，梨花曾經照顧過又十郎的義齒，現在又照顧着行動不自由的宗矩，和那時候比起來，現在她更像女人了，梨花是宗矩的女人之一。

愛妾(一)

但馬守宗矩的正室松下氏生了嫡子十兵衞和又十郎宗多，以前說過她是駿州久能城主松下吉綱的女兒。他的愛妾另又生了二男友矩的側室和大和柳生村鄉士的女兒阿藤（芳德寺六丸之女），所以梨花算是第四夫人，友矩的母親較平凡，梨花却是那被霞多三郎逼迫而淹死的伊豆者誠玄的女兒，在駿河臺大久保府邸作過女侍，梨花在右十郎遭到「女術」時曾經口對口餵過他，心裏愛慕着神矢悠之丞。

——到了六十六歲的高齡，宗矩還染指這種女性。而一般人很少知道，妻妾是有種年齡限制的，現在說明一下。

戰國時代結束不久，武士們都必須早婚生子，十五歲就娶妻生子的一點也不稀奇，無論諸侯、將軍的元配或妾，自然產生了年齡制度，女人到了三十歲就不跟丈夫同寢，如果她是個衾夫人，可以從自己的侍女中挑個美貌，人品好的，送給自己的丈夫，再也不與丈夫同寢，不如此作，會被人家批評說是好妒的女人，風評便不好，妾也一樣。

這風俗可能是公卿家女兒嫁到武士家去之後才產生的，那些弱不禁風的公卿小姐，過了三十歲以後產子自然有礙健康，因此產生了這種風俗，在記錄上常看到某將軍側室幾十人，某諸侯有十幾個妻妾，這並不是同時有這麼多女人都在服事他，完全是退休年限所至，再多淫的武將，也不過同時擁有五、六個女人而已。

那麼元配人和寵妾是不是眞的不嫉妒呢？——上州安中二萬石、水野信濃守侯的夫人是岡崎藩主水野大監物的女兒，就是個善妒的女人，信濃守去江戶晉見將軍的當天晚上住在別墅裏，第二天才回府邸與夫人共寢，夫人說：「無論你喜不喜歡我，我總是正妻，你在本藩那麼久，回到江戶來，應該先到府邸來看我，相慶賀平安無事，這才合人之常禮，可是你人到江戶，還不來我這兒，這眞是太看不起正室了！」說着，拿起架上的長劍，殺上去，信濃守以爲這是自己家裏，又是晚上放鬆心情的時候，當然更沒想到夫人會抽出一柄長劍殺過來，大吃一驚，一奔從內屋奔到外面來，可是已經受了傷，還好傷勢不重。因此府邸裏亂成一團，鬧得全江戶人盡皆知，後來連將軍也知道，便下令說，這人一定瘋了，竟被自己夫人砍傷，流配到

信州松本，水野這一家也斷絕了。

像這樣遇上夫人的長劍落荒而逃的武將，不止是水野一個，雖當時代是號稱蠻諸侯的福島正則，也曾被他夫人追趕得逃到屋外，後來他嘆息地告訴近臣說，我這人在任何大小戰役都沒背向敵人，今晚終於在榻榻米上背向敵人，最可恨的是女人的嫉妒。除此之外，奧州岩城二萬石的城主內藤帶刀忠興的內室也是非常善妒，一聽到側妾有孕就叫過去說，聽說你懷了主公的孕，可賀可賀，替你按摩一下肚子，以便平安生產，說着便把側妾帶進化粧室，讓她仰臥，用一把早就準備好的燒紅燙斗壓肚子，活活燒死她。本來二代將軍秀忠的夫人江與就是個有名的妒婦，也許這一種制度是壓抑女人嫉忌的狡猾手段。激烈如水野、內藤夫人的行動，可說是與制度無關的女性本質。但使他們有如此激烈行動，又使天下勇將的左衞門太夫正則成了個怕妻的人，其實是另有原因——經濟上的問題。

自有婚姻之禮起，諸侯娶妻，新娘往往帶來龐大陪嫁，陪嫁的是山林、平地（卽領地）。每個諸侯都要繳交常年租費，譬如修築江戶城時，領地每百石幾個工人、每千萬石幾個士卒，所提供的勞力算是一種效忠幕府的稅金，不爲課征對象可自由使用的領地只占總石數的一成到八分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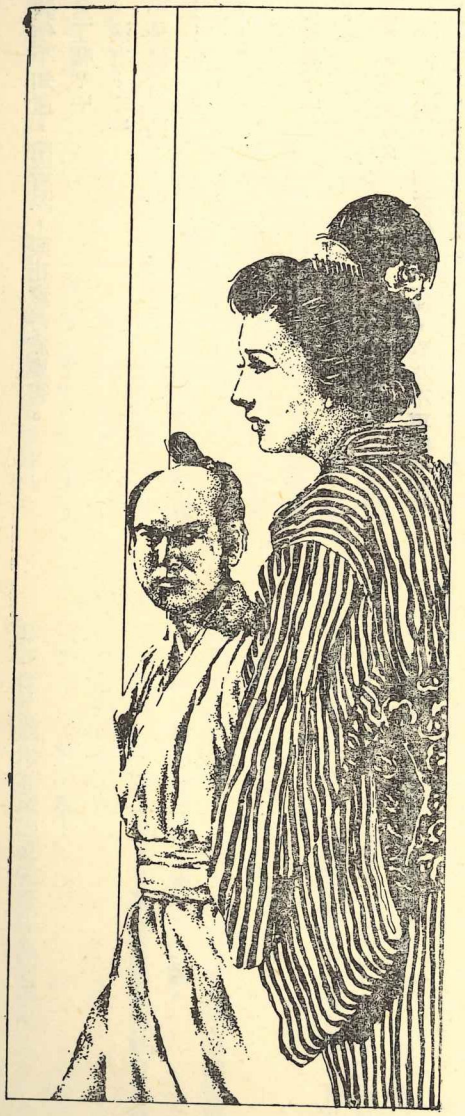
但陪嫁的領地却是不加課稅的，諸侯根據參覲交替制度來回於自己領地和江戶之間，耗費不貲，因此這種不須課稅的采邑太有利了。自然，姻親兩家私下裏都有默契，陪嫁也愈來愈多，一旦離婚，不但賠了夫人又失采邑，所以夫人的氣勢也愈來愈大，這種奇妙的怕妻制度竟跟男尊女卑的時代並存着。

看看對市民的一般法律也可看出，婦女比起男人來，受到的待遇寬大多了；最重的罪是偸渡，若男女同行，男人要上磔刑，女人却算從犯，從輕處分，官方的解釋是說，男人沒帶好她。拷打人犯時，女人只要裝着昏倒就會停止，更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張開兩脚，露出見不得人的地方，官方馬上說，這個女人是昏了，也停止拷打。又有個特別規定，將軍外出時，路邊店門及二樓門窗都要關起來，在門邊舖草蓆，男人得跪坐趴伏草蓆上，可是女人却可以坐在房間裏看着行列；法律的解釋是說，女人本來就不到外面的，所以不用負責。

一般說來，武士的妻子對丈夫都是柔順、貞潔的，這種故事也特別多，換句話說，這也是武士喜歡的事，所以才流傳下來。

柳生宗矩是武士，又充任大目付的重任，所以俸祿有萬石以上，又他既非諸侯，所以不受課稅限制，不須考慮

免稅的領地——當時社會通念，老夫人之外還要有個年輕側室，這是常事；談到宗矩年齡，因爲精力是因人而異，第三者沒有資格談論他的強弱。別人也同樣無法多管人家正室胸中的嫉妒與否。說到嫉妒，梨花是一般武士所瞧不起的忍者的女兒，能受寵於宗矩已算是種幸福，如果這幸福中尙有悲慘的事，責任並不在於宗矩，而是在於給忍者這種地位的社會。總之，宗矩沒有被非難的理由，梨花受到她父親誠玄仰爲主君的人的寵愛，宗矩應該知道她對神矢悠之丞的愛慕。一晚，宗矩從京都回到江戶，叫梨花到寢室來，替他按摩。正室夫人住在八代洲河岸的本府裏，阿藤住領地，只有梨花在日之窪的府邸裏，她遵命跪在宗矩身旁按摩宗矩的腰。



「您一定很累……」

很自然地講着，又問右十郎兄弟爲何沒回到江戶

「再下面一點……給我按摩一下腿腹。」

宗矩閉着眼睛說，梨花照作了，可是揉到腿附近時碰到了硬硬的勃起物，梨花傻住不知究竟怎麼回事，所以更加用心按摩，過了一會，才感到驚奇，幾乎全身冷凍。

宗矩裝作不知道，閉着眼，梨花愈抖愈厲害。

「看見了嗎？」

「不，沒有……」

「你不是發着抖嗎——」

「！……」

「梨花」

「……」

「把燈熄掉！」

「……」

「告訴妳，熄燈。」

梨花怎能拒絕呢？自從那個晚上後，梨花不再回八代洲的本府了，而一直住在府邸裏。

愛妾(二)

梨花捧着上面放有點心的茶盤，走到兵庫介後面差不多兩尺的地方坐了下來。

「……好久不見了。」

梨花從進來後，就感到彆扭不安，她剛受到柳生宗矩的寵愛，因而一面產生一種羞恥感，一面又感到一種奇妙的驕傲。所以，她有一點緊張地站在兵庫介的後面，放下茶盤後，在兵庫介的後面鞠躬瞄了一個頭。這是她成爲但馬守的女人後，第一次和柳生的親戚見面。由於兵庫介是名聞天下的武士，所以有種被看透的恐懼感。梨花趁着對方回頭的機會，把茶盤很小心地推到兵庫介的膝前，然後站起來準備走開。就在梨花剛站起來的時候她楞住了！

梨花第一次看見柳生宗矩毫無掩飾地在兵庫介的面前，伸出他的左脚，露出了被斬傷的脚脛，似乎有意向人誇示。雖然在義肢外有皮套覆着，而且他還穿了白袜子，但由於皮套裂開，不但露出了袜子，也露出裏面義肢的木頭，看起來實在令人感到噁心。並且，在襪底留有趾脚踩在地上的汚漬。因爲這個義肢做得相當精巧，反而令人看起來有一種很可憐、值得同情的感覺。梨花終於把眼睛閉上，不忍再看下去。

兵庫介一語不發地凝視着宗矩。雖然，他知道他的背後正坐着一個女人，但他沒有想回頭看她的意念。宗矩也不看梨花一眼。他瞠大眼睛、屏住呼吸地看着兵庫介。他們兩人對峙時所要打倒的是宮本武藏，而這種僵持的對峙即可顯示誰可克勝武藏。梨花雖不懂兵法中對峙的微妙局面，却知道若是誰先把視線移開，也就是表示誰與武藏比較武功時會輸掉。

——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仍然處在一種沉默，而且對峙不明的狀況下。梨花終於按奈不住，於是利用她看護病人或傷患時，可使他們平靜下來的天賦本能，下決心說：

「對不起！我先走了。」

她用很乾澀的聲音說着，然後跪着行至宗矩前面。當她奉上一杯茶時，故意連茶盤一起打翻。

茶水潑到宗矩的左脚上，茶杯打翻發出聲音，滾燙的茶水就全部潑出來了。

「啊……，對不起！」

梨花慌忙地用和服的長袖蓋住他的脚。

宗矩趁機很自然地把脚收回來。並且用手使這隻義肢彎曲，同時把脚踝壓在屁股下，但他的眼睛仍注視着兵庫介說：

「……兵庫！你已經沒事了吧！別再逗留了，你可以回去了。」

兵庫正好也趁機鬆了一口氣。梨花很明顯地感覺出緊張的氣氛，但是，她絕對沒有想到她已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動作，打開了兵法家僵持的局面。

「我想暫住在江戶附近但不會再有機會和叔父見面……。我祝叔父福壽並臻。」

接着兵庫介把視線轉移到垂着頭的梨花身上，問：「這位是誰？」

「你大概已知道，她就是伊豆派誠玄的女兒。」

「誠玄？」

本來正想要離開的兵庫，流露出冰冷的眼色，說：

「是被多三郎殺死的誠玄的女兒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太過分了。」

此外，兵庫介還認爲，如果梨花只是一個普通的傭人，她絕不會故意把茶杯倒翻在主人的膝蓋上。雖然身爲藩主難免有些姬妾，可是身爲兵法家作風應有異於藩主，不管何時都要小心翼翼的防範着，而且還須具有超然的能耐，否則經常會因女色而產生心理上的疏忽，造成可怕的後果。

「我不敢向叔父說教，可是……」

這時兵庫已經不再看梨花，他慢慢站起來繼續說：

「我倒希望叔父要重視自己掌門人的身分和職務，不要爲了失去一、二卷秘笈，而使石舟齋傳下來的兵法武功遭致滅亡之禍。」

說完後，轉身就要走開。

「等一下！」

宗矩叫住他，說：

「如果武藏向你挑戰時，你要如何應付？」

「叔叔，你怎會說出這種話呢？武藏也是一流的兵法家，他不致於不講道理，而向我們挑戰。」

「——萬一呢？」

「有什麼具體的理由嗎？」

「武藏想要查清楚汀佐五右衛門的身分。」

「眞的！……」

兵庫介將踏出去的步伐收回來，悠然地回過頭，說：

「我想他不會以此做爲挑戰的藉口，俗語說過去的事就使其付之流水……我認爲武藏有這份包容的雅量。」

「你眞的這樣認爲嗎？」

「當然！」

這時，在宗矩充滿皺紋的臉上才浮現出笑容。

「在柳生門內，仍有這樣樂觀的人存在，證明我們柳生派還是很安全的。好……你可以走了。」

兵庫站起來，看了一下宗矩。

「好，再見！」

說罷便轉過身，踩着道場的地板，一步一步地走回去了。

等到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門外時，

「梨花，妳去叫助九郎來。」

宗矩完全放鬆了剛才緊張的心情，並使雙肩垂了下來。

「是。」

「妳也可以回去了。」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事，引起你的不快呢？」

因爲梨花看到宗矩臉上顯出疲勞憔悴的表情，她從未見過她的主人表現出如此遲滯的臉色。

可是，宗矩祇是再一次地說：

「妳快去叫他。」

宗矩還是把義肢壓在屁股下，並把雙手放在膝蓋上，閉着眼睛，正襟危坐着。梨花看到他這種不可侵犯的威嚴，也就垂下眼睛，溫順地去叫木村助九郎。

助九郎以爲發生了什麼事，進入房門，看到宗矩仍然閉着眼睛端坐着。

「助九郎。」

「是。」

「師父輸了。」

「什麼？」

「我說我已經輸了。」

兵庫介離開柳生家的態度，和他剛來時的態度並沒有兩樣。

「你們看來似乎做了一次長談，你到底和我父親談些什麼？」

尾張藩的宰相公邸位於江戶城的北廓內，並且分爲中廂房和下廂房兩大部份建立在四谷口上，在牆外還有護城溝。兵庫介他就住在下廂房的長棟房中，從日暉出來，必須轉過黑暗的巷口，再走過一個土橋才能抵達。

「你和助九郎等人到底談了些什麼呢？」

「助九郎說將軍家的武功已到了相當的程度了，所以，我們的藩主也不能太大意。」

「你想繼續鍛鍊我們年青藩主的更高深的武功嗎？我覺得不太可能做得到。」

「可是，我有負責訓練年青藩主的責任，所以，我要以將軍家爲標準，對他再加以磨鍊。」

「利方，你要知道兵法的第一要件是先了解本身的能力。姑且不論助九郎如何勤於指導將軍家的武功，可是，正式指導將軍家武功的人，是比我這個做父親的更勝一籌的天下第一劍家——但馬守。所以，我認爲不論你如何努力，還是望塵莫及的。」

茂左衞門立刻顯露不滿的臉色，自己被父親說自己的武功還未成熟，這沒關係，但父親的口氣，居然好像承認了他自己的武功不如柳生但馬守，故而產生一種被侮辱的感覺。因爲父親兵庫介是從祖父石舟齋那兒承繼了柳生新陰派的正統劍法。而且，父親十八歲時，還從疋田陰派之祖疋田文五郎習受小笠原軍法（雖名爲軍法，其實是隱身術，可是利方並不知情）的最高技巧。二十五歲時，又從祖父石舟齋那裏得到了兵法秘書二卷。此外，還擁有新陰派正統的寶劍——出雲國永則的長劍。父親在平時，也叫門徒隨身携帶此劍，以誇示他的威嚴，即使去拜訪別人，也帶到人家的玄關，而在身上祇插一把腰劍進入屋內。另外，又從棒庵老入道處得到穴澤派大刀招式的傳授，也學過新當派矛術，並且自己還編了一套柳生派長矛的最高武術技巧。像這樣的父親，怎麼會輸給但馬守呢？

「我向父親保證，一定要把年青藩主的武功，鍛鍊得比將軍家還高。」

茂左衞門很不滿意地說着。

「你的口氣未免太大了。……這樣也好，存有這想法，才可替藩主效勞。祇是，十兵衞、友矩都曾任將軍家的劍術指導，他們的武功都比你高，你可不要忘記這一點才好。」

「是。……」

茂左衞門對此沒有再反駁的餘地。除了父親之外，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武功不如十兵衞和友矩。

「可是，我目前正在修鍊功夫中，總有一天，我可以和十兵衞相比擬。」

但是，兵庫介笑而不語。

通過廟前的街道。再往前走就是一般住宅區，這裏有伊東大和守的宅邸、眞田伊豆守的宅邸、松平右衞門的宅邸，再向左爲寺澤志摩守的宅邸。在通過門前時，兵庫介只稍事瀏覽，就馬上走過去。等他走近紀伊藩宅邸的赤坂一帶時，來往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茂左衞門開始說：「有一件事情，我想問清楚。」他看着父親的側面，又說：「哥哥的受傷是爲了十兵衞嗎？」

「你爲什麼這樣說？」

「因爲我們的門徒都這麼傳說着。我爲了知道眞象，特地去問哥哥時，他反而沉默不語了。」

他的哥哥就是兵庫介的大兒子清嚴。有一次，他奉了父親的命令，到尾張天覆寺，把秘笈交給十兵衞，就在路途中被認錯人，而受到尾張藩士的攻殺。之後，他就帶着傷到各地溫泉療傷，可是，目前已幾近廢人。因爲父親不回答他，所以，茂左衞門再次問道：

「秘笈內究竟是什麼東西，你可否告訴我？」

「是廢紙一本。」

「什麼?!」

「本來是要燒掉的，因爲但馬守的多疑心才保存下來，現在，可以說完全如同廢紙一般。」

「秘笈裏面寫些什麼？」

「都是諡號——」

「什麼？……」

「還記載着即將死亡的人的姓名，以及柳生派秘功的練習法。」

「哥哥的名字是不是也列在其中？」

突然地，兵庫看了他一眼，沒有想到父親以最利的眼光看他，茂左衞門反而嚇了一跳，慌忙地問：

「爲什麼要把它留下來呢？」

雖然無法看清楚父親的表情，但是，茂左衞門感到父親好像在冷笑他。

父親小聲的回答說：

「等到你的功夫高深些，我再找機會告訴你，目前，你祇要專心練武就行了。除了練武外，還要將眼光放遠，那麼，你就可以察覺強中自有強中手。現在，你看走在我們前面的那三個人，你能不能把其中一人打倒呢？」

隨着父親指的方向，在前面差不多七公尺處的巷口，走出三個帶着男佣人的武士，一個看起來將近七十歲的老頭子；一個帶着斗笠，身體魁偉；在他的後面，好像是一個老頭模樣的武士。

他們三人一眼望去就知道是武藝高強的人，在他們的步履中顯示出他們是練過功夫的人。茂左衞門目不轉睛地開始跟踪他們，脚步當然也跟着加快。

七公尺的距離越來越接近了。

「爸爸！我想我可以殺掉其中一人。」

「後面那一個嗎？」

「不，是前面那個老頭子，其他二人，我想可以和他

們不相上下。……父親你認爲他們三人誰的功夫最高？」

「……」

「我想再靠近些去瞧瞧看。」

他離開兵庫介，很快地走了過去，突然間兵庫站在中間不走了，父子兩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當他走到非常靠近他們三人的背後時，慢了下來，並且回頭看一下父親的臉上，好像露出了很滿意的微笑。

兵庫介已離開剛停下的地方，但他的眼睛仍舊直視前方，好似不曾發生過事情。孩子向走過來的父親說：

「父親，你說得不錯，在這浩瀚的世界上，功夫的高深，實在不可測量。他們之中最厲害的是戴着斗笠的那個人——」

兵庫並不回答他，茂左衞門雖和父親併肩走着，但是兵庫的步伐比他快些。前面的老頭子好像在對戴着斗笠的人講話。

「你在這裏等一下。」兵庫的手按在茂左衞門的胸上，叫他停住。

「？……」

他感到奇怪，當他抬頭看他父親時，父親已離開他身邊，步伐越來越快，漸漸與那三人非常接近。

可是，奇怪得很，戴着斗笠跟老人講話的人，頭也不回地，馬上用同樣的速度向前走。

「喂！喂！你怎麼搞的？……」

雖然，這個老頭子慌忙地叫着戴斗笠的人，可是他完全不理會，而以兵庫介靠近的同樣速度，向前面很快地走去。

左少將

走

在前面的就是宮本武藏。

從這一條路再走過去就是安藝藩淺野安藝守的下廂房。雖然名爲下廂房，却因爲是將軍家光藩主賞賜給女婿的房子，所以宅邸大達七千坪左右，並且周圍還圍着明朝特有的石牆，在大門的棟樑上雕刻着淺野家鷹翼式的徽幟。那扇塗着紅色的大門在江戶當代是很有名的。而那一道明朝特色的石牆，正是明代時歸化成日本人的僧心越，從中國帶回去的樣本。它是利用很多石頭堆積而成，然後用石灰彌縫做成菱形的石牆，在江戶藩主宅邸中最初採用這種樣式的是淺野但馬守長晟——也就是安藝守的父親。在以節儉爲旨的各藩主中，祇有安藝淺野氏極盡奢侈靡華的作風。

武藏和兵庫介二人就沿着石牆競走。他們兩人可以說並非在走路，而是以幾近小跑的姿態在比賽。附近來往的人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就佇足觀看他們的行動，或是讓路給他們二人通過。尤其是小河，老人主僕跟隨在後，特別的引人注目。可是，茂左衞門却看出事情的端倪，所以，在半途中偷偷地握住劍柄，變成走路的姿勢，然後大步地走了。

經過淺野家的下廂房以後，就是一塊長着許多樹木的小叢林，從這裏還可以看到紀伊藩宅邸的圍牆。武藏之所以快速地跑着，並不是因爲被人追趕而有一股劍氣逼人的感覺，事實上是在找決鬪的地方；而在後面追趕的小河露心也是如此認爲。

「——喂！你知不知道追趕宮本先生的人的身份？」

他問着從後面追來的家臣鳴角左衞門。因爲剛才在大久保彥左衞門的宅邸中，角左衞門和露心下棋時，好像曾和武藏談論兵法武功的事。

「我不太清楚，如果以宮本先生跑的速度看來，他的武功必定不弱。」

露心的年紀較大，雖然身體還算健朗可以跟着跑，可是因爲年齡的關係，他的脚程還是慢了些。角左衞門跟着主人，當然比武藏慢。

武藏走到空地前，返身跳進芒樹椿中，停住。然後再轉身回頭看。

「怎麼?!又是你！」

武藏戴着斗笠，凝視着兵庫介如此地說。

兵庫介的動作，因爲穿着正式禮服的緣故，所以比較緩慢，而且，他脚下的芒草纏住了他的褲子。落日的餘暉照射在武藏的背上。

「眞是沒有想到在這種場合下與你碰頭。」

兵庫挺着他的大肚子，喘着氣，走到武藏前五六步之處，停了下來。

「上一次你居然看出我的孩子要伏擊你，你的觀察力實在厲害，因爲我和你很面熟，所以才追來看清楚，想不到竟是你。」他毫不緊張，並從嘴角浮出一絲笑意，說：

「你什麼時候抵達江戶？」

「今天早上。」

武藏依然把臉藏在斗笠下，回答着兵庫介。這種姿勢正是武藏善於採用的最自然的姿勢。

「聽說你和你的叔父見過面，是嗎？」

「是的。」

「這樣說來好像有一點過分——」

「……」

「上一次的事情有勞你了，請你忘掉一切。」

「什麼?!你叫我忘掉它？」

「你是一個相當出色的兵法家，並且柳生但馬守曾看過你狼狽的樣子，你當然不好意思向別人提及此事，我祇擔心柳生的門下衆多的門徒中，或許有人思慮過甚，因此不擇手段而使雙方發生事故……」

「你追趕我，就祇爲了告訴我這件事嗎？」

「你也可以這麼想。」

兵庫介自始至終都很鎭定。

「是不是但馬守指使你來的？」

兵庫很肯定地搖着頭說：

「我叔叔不致於如此無恥。」

「如果我不接受，你要如何？」

「你想將這件事傳揚出去嗎？」

「假如我有這個意思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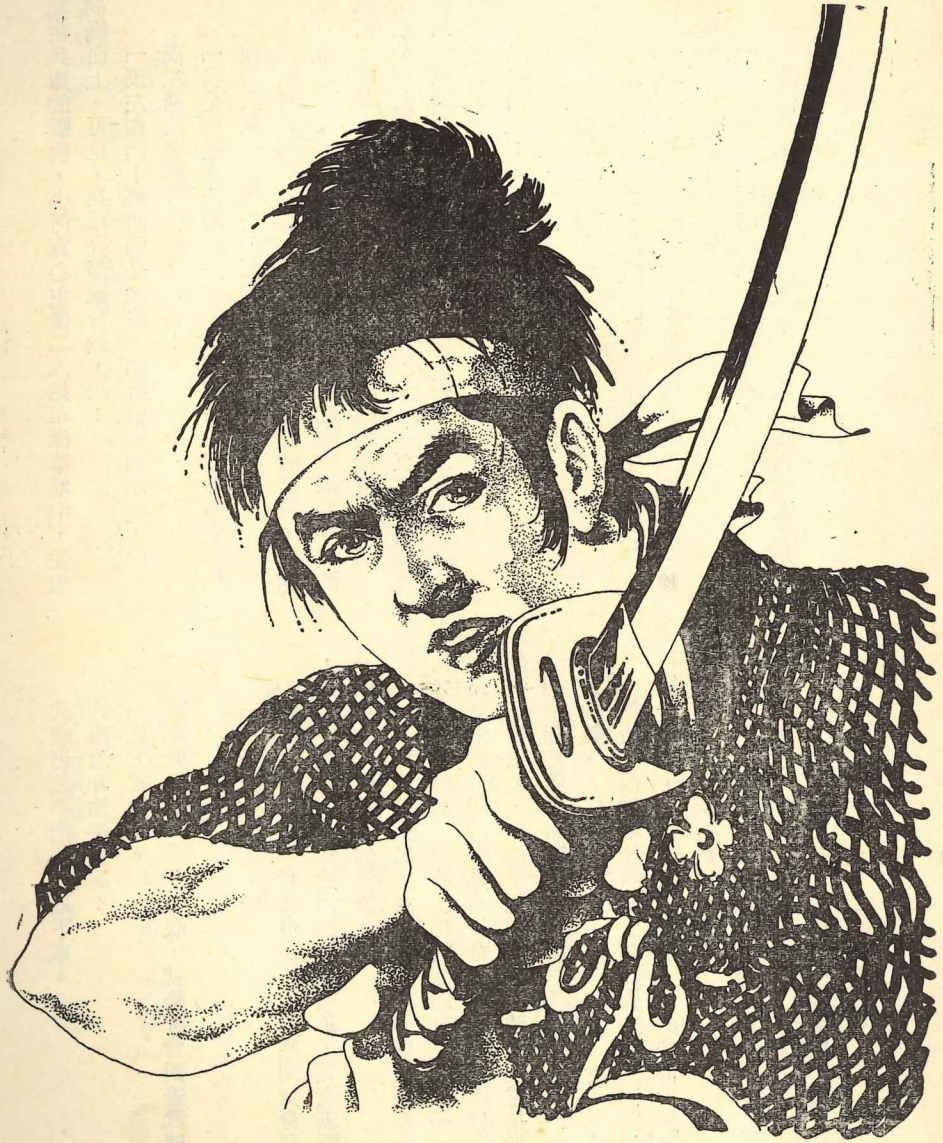
「……那麼我們也許不得不採取最後的殺手鐧。」

「那是說要殺掉我囉？」

「我兵庫介從不爲私事拔劍。——但是，如爲情勢所迫，我祇好奉陪了。」

他說完後，轉身把茂左衞門叫到身邊。

兵庫和武藏之間相隔一段距離。如要拔劍相對正好留有充分的空間，在相當的距離中，雖然雙方並未擺出招式，好像毫無防備地站著，這可以說是兩個高手間一種變幻莫測的玄妙對峙。一陣涼爽的風吹過他們身邊。茂左衞門



站在兵庫的眼前，小河露心主僕二人站在深草堆中，並想伺機而上。可是，兵庫介無視於此，說：

「茂左衞門！眼前卽是武藏，你跟他照個面吧！」

茂左衞門突然滿臉通紅地說：

「我是柳生兵庫的兒子茂左衞門利方，請多指教。」

他對武藏一鞠躬，抬頭後，臉色完全變了。

武藏對於尾張家的武術示範指導兵庫介的孩子，理應取下他的斗笠，才合於禮儀。因此武藏就應該解開斗笠的繩結，那麼，兵庫介若有意殺掉武藏，應趁此機會下手。武藏是否要取下他的斗笠呢？如不取下，他又要如何對尾張六十餘萬石大藩的劍術指導人交待呢？茂左衞門緊張地期待他的答覆。

武藏就說：

「久太夫！」

武藏面向露心。

「你一定聽見了，他們二位是尾州的柳生兵庫父子，以你對武功的喜好，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大家不是可趁此機會互相認識了嗎？」

一面說着，一面向兵庫介介紹，說：

「這位是筑前藩士小河久太夫，現已隱居並改名爲露心。」

武藏仍然不把斗笠取下來。

兵庫溫和地笑着說：

「你太言重了。」

兵庫祇對武藏看了一眼，就轉身背對着武藏，向露心說：

「我是柳生兵庫。」

他的大膽作風，着實令茂左衞門感到全身發抖，但是，露心小河久太夫却受到另一種感動，完全表露了一個愛好武功的人所特有的眞情。

「久仰你的大名，我是曾在筑前黑田家幹小差事的小河久太夫，目前，已將工作轉交給自己的孩子。我與貴藩尾州藩主的下廂房隔鄰的牧野內匠頭的家臣日下清左衞門是很好的朋友，目前正住在他家。雖然，這是很偶然的，沒想到却能與大名鼎鼎的武功高手見面，可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榮幸。」

然後，他就轉變話題，認爲假若兩人同路的話，可不可以一道走，如能有這份榮幸，那眞是前世修來的。

可是，武藏突然插嘴說：

「兵庫介，我要問你一件事。」

他說着，接着又向露心說：

「在此地容易引人注意，不如請你先走一步，我們再由後面趕上來。」

這後半句話是衝着茂左衞門說的。

茂左衞門望着他的父親。

「也好。你們先走吧！」

他的父親也如此說。

「可是，爸爸你呢……」

茂左衞門露出了猶豫不決的臉色——聽到：

「好！我們先走一步——宮本先生。我們一定在日下清左衞門居住的牧野內匠頭宅邸等你。」

露心向他們二人打過招呼後，就催着僕人跟他一起走，茂左衞門不得不跟着他們走了。

留下他們二人，雙方同時沉默不語。片刻之後，他們依然互相凝視着。

「我再次拜托你。」

兵庫以很微細的聲音開口說：

「是否可以當做我叔父不知這回事？」

「不行！」

「？」

「很抱歉！兵庫。」

從武藏的臉上現出很複雜的表情。「你對我所受的委屈並不知情。」

「什麼委屈？」

「我有實力但不容於世間，我想輔佐別人却找不到仁君，你大概無法了解一輩子被世人遺忘，焦燥感受的苦楚。」

「……」

「柳生是人，我也是人，我們二人的武功不相上下，可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柳生的名字，而我武藏却將五十三年的生涯行遍諸國，過着流浪飄泊的生活……雖然，人的生死有命，但是，這種已達到武功最高境界，却懷才不遇的心情，眞是令人痛苦不堪。所以，兵庫！我所創的圓明二天雙劍之招，可以讓你開開眼界。你若能贏我，我也不感到遺憾，如果我贏了你，你也可以死而瞑目了。」

風越來越緊。吹得武藏的衣服打着劍鞘而發出聲音。兵庫介黑白混雜的頭髮，被風吹散，垂落在眉頭上。

「哦！是這樣嗎？」

他用手撥開垂在眉頭的頭髮說：

「那我柳生兵庫就只有領教你雙劍的功夫了！」

他拔出劍後說：

「武藏！你何不把斗笠取下來呢？」

「不要！」

武藏反而把臉孔朝下。

「別管我！請你先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題。」

「你說吧！」

「你認不認識川野黎左衞門？」

「川野？……我並不認識，你爲何問起他呢？」

「他和但馬守一樣地沒有手掌。」

兵庫握着劍的手，突然垂下來。

但是，立卽恢復說：

「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神矢悠之丞這個人？」

「不曉得。」

「他是假冒汀佐五右衞門的人。」

「關於這個人，柳生兵庫無可奉告。」

「爲什麽？」

「……」

他並未回答武藏，反而把劍收回去，說：

「武藏！我不想和你決鬪了。」

「？……」

「我們改天再比吧！你瞧那邊……。」

這時，恰巧有一參覲交替的行列向這邊走過來。由於長茅上面套有茅袋，很明顯地可看出是國守大名（藩主）。在當時，除非貴爲國守，否則不可以套上茅袋，並且，茅袋上還印有金鷹羽毛的家徽，在夕陽中閃閃發光。這是左少將淺野安藝守光晨的行列。安藝守光晨現年才二十一歲，但是，他可以帶着刻有金紋的旅行箱，並且還可在上面覆蓋虎皮。當他抵達江戶時，將軍家指揮天下大權的老中，尙且要前往藩邸慰勞一番。而且，當他經過江戶城時，不必把他行列上所排的長刀、劍箱收藏起來，而可從容地經過江戶的城門。

從時間上推斷，這個行列將往江戶城，不論具有多強的武功的人，也須遵守國法。武藏和兵庫介從空地走到路旁，並列跪在地下，靜待國守大名的行列通過。他們二人並列，也就是表示均有不把對方看在眼裏的自信。

——可是，對流浪的武藏而言，他又再度嘗到了流浪者被打敗的痛苦。

因爲，行列中的轎子行經他們二人時，從轎裏發出一個聲音，轎子停了下來，轎門被打開。

二天一流

「咦？你不是兵庫嗎？怎麽會在這種地方看到你呢？我是岩松。」

安藝守光晨很親切地從轎中笑着對他說。岩松是光晨還未成年時的乳名。

「謝謝你的厚愛。」

因爲他們的主公突然停下轎子，並對外面的人說話，故而大部分的家臣都一致把眼光轉向兵庫，當他們看到三階笠的家徽時，就異口同聲說：

「啊！他就是柳生先生。」

「尾張的柳生兵庫大師父！」

大家鬆了一口氣。

「我以爲沒機會再見到你了！」

光晨微笑的說：

「我很慶幸能在這種地方碰到你。」

「你是不是曾在尾張找過我？」

「是啊！你的父親還扳着臉孔跟我說話呢！」

「哈！哈！對不起！」

此時，光晨才將注意力轉移到兵庫身旁長頭髮的人，就說：

「你去江戶還帶傭人嗎？」

「不！我到江戶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我的孩子茂左衞門，被任爲年輕藩主的劍術指導而來的。」

「就是利方那孩子嗎？」

因爲兵庫介並未介紹武藏，所以具有從五位下左少將身分的安藝守，未曾對跪在路旁的流浪漢打招呼。

「你打算在江戶逗留多久？」

「恐怕祇停留二、三天——」

「如果你明日有空，黃昏時請光臨寒舍，現在，我正忙着去下廂房，晚上才回櫻田口，你一定要來找我喔！」

可是，兵庫祇點了一下頭，並未做肯定答覆。

光晨不知其中詳情，再次交待後，就關上轎門，轎子就在衆人的簇擁叩頭下，隨着浩浩蕩蕩的行列走了。武藏始終低着頭，靜待行列通過。這位兵法家，對於安藝守的蔑視，所可感到的已非單純地被輕視，而是更深一層的感慨。

安藝守光晨是將軍家的外戚。他的母親正清院是德川

家康的女兒振姬，原來淺野家是豐臣五奉行之一的重臣彈正長政興起的。秀吉的原配高臺院和長政的原配是姐妹，當秀吉還被叫木下滕吉郎的時候，雖欲舉行華燭之典，但沒有禮堂，就在禰禰（高臺院之幼名）的父親淺野又右衞門居住的房間舖下蓆子，上面又舖了薄布，新娘禰禰穿着信長公賞識的黃色與紫色格條花樣的綿布裝；藤吉郎騎着因馬鞍破爛而發出聲響的出租馬來參加婚禮的，媒人是犬千代（以後的加賀大納言），同座觀禮的只有禰禰的妹妹和後來成爲她丈夫的彌兵衞（就是長政）兩個人而已。從這麼早的時代就和秀吉結拜兄弟，彈正少弼長政就是淺野氏的始祖。此根據「寬政重修諸家譜」的記載：

「長政，天文十六年生於尾張國，幼小時和豐臣太閤寄居在淺野又右衞門長勝家而作結拜兄弟，長大後成爲織田右府的射箭手，後奉右府之令改屬太閤，歷年會戰屢建軍功而成太閤幕下重臣。」

換言之，長政隨姐夫秀吉掌握天下便成豐臣家第一重臣，秀吉受任爲關白的武士最高地位之時，長政也受封爲彈正少弼，掌管內庭的仙洞御所以及內庭所有的事務即所謂所司代，他能獲得家康的知遇，是跟着朝日姬（秀吉的妹妹）下嫁到家康時，陪她到江戶去而得到家康的賞識。

長政的長男叫幸長，二男叫長晟，娶家康的女兒振姬爲妻，長晟即是左少將光晟的父親。（三男長重，就是元祿時候在宮殿裏傷人的淺野內匠頭的曾祖父），其中幸長爲被封作紀伊國三十七萬六千餘石奉祿的藩主，住在和歌山城，武功遠勝其父親，惜在慶長十八歲之英年病逝，遺下的封地就歸予長晟。

長晟幼名岩松，生長在長政封地的若狹國小濱，也是自幼就出仕秀吉之側的。一日，當家康與秀吉奕棋之時，他以手揉熱好棋子之後方送給他們，家康極爲欣賞他的聰明，長大成人之後還是一再向別人誇獎他。關原之役時，幸長爲七人幫之一，參加德川的陣容（細川忠興、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加藤嘉明、黑田長政、蜂須賀主鎭及幸長等七人當時人稱之七人幫。）夏陣之役時，大坂方的豪傑塙團右衞門殺死了長晟家臣，也許有人引以爲怪，秀吉的結拜兄弟亦是姻弟的長政，他的孩子全參加了德川的陣容；這原因是因秀吉在世時，長政即屢遭石田三成的讒言以至被革五奉行之職而寄居武藏府中。另秀吉改鑄天下黃金之時，長政的家臣竟趁機僞造，他因而連帶坐罪，臨處決之時，因家康的出面說情才免於一死，而且由於長政之子娶朝日姬爲媳，所以他與德川親近是理所當然的。幸長成爲七人幫之一才參加家康的陣容，但當豐臣家面臨滅亡的時候，他和清正、正則也表示他的忠心，照顧豐臣的遺寡。

。他是在大坂夏陣之役的前年過世的。另長晟也是秀賴（秀吉的兒子）身邊的侍臣，後遭到秀賴母親淀君的排斥改住到京都秀吉的原配政所地方，根據寬政重修諸家譜的記載，政所從秀吉死亡以後就叫作高臺院而住在京師之地，慶長六年時，東照宮（家康）到過高臺院住的地方，賜她飲食；元和元年亦招待她到二條城宴遊，送她胭脂費，給她河內國一萬六千石的封土，此後家康每到京都都送她不少白銀、布匹，還時時捎信問她好，家康之子臺德院殿（秀忠）也是如此。家康父子這樣照顧可以說是長晟居中斡旋的緣故。

由這些來看，豐臣滅亡後，豐臣遺寡淀君的任性，就和禰禰的丈夫淺野氏，在待人接物態度上完全兩樣。而且家康雖打倒豐臣，却尙有人情在。

說到光晟，他是在元和九年，德川秀忠把將軍之職讓給家光而上京之時才在京都晉見了秀忠，得到了秀忠賞賜的劍和衣服。時年七歲，後在家光面前完成弱冠儀式後家光賜他「光晟」之名，且封爲五位下安藝守，時在寬永十一年。兩年前，也就是寬永九年，他的父親長晟，以四十七歲之齡死於廣島，他即繼承遺下來的領地四十二萬六千石，將其中的五萬石分給庶子的兄長。光晟的妻子是家光的養女，她是小松中納言加賀前田利常的長女，我們且在這裏回憶一下，因利常的妻子是秀忠次女禰禰姬，所以這兩家可說是姻親，再說，柳生秘笈所載當中的一人——笠間又兵衞原是淺野幸長的家臣，後爲利常的家臣。柳生兵庫介本爲加藤清正之家臣，辭去清正家藩後浪跡天涯，多數諸侯如福島正則等競相以重祿招聘，他始終沒有接受，遲至元和元年經成瀨隼人正之介紹進謁了家康，才爲所祿，派予尾張義直侯的侍從。雖然同樣以兵法問世，可是武藏始終沒有嘗過豐臣、德川兩家豐盛俸祿的。就算是能夠擊斃柳生兵庫一人，然而對廣泛紮根於各州的柳生門派勢力。又有什麼影響呢？武藏自己也擁有令多數子弟仰慕他的劍境，但却無一諸侯以從前對兵庫的熱情來延請武藏，人人都說，像武藏這種人，不願洗脚，不願洗澡，就算赤着脚從外面回來也不洗，只擦一擦就算，又是這麼個容貌怪異的人，是不適宜去服侍現今太平盛世的諸侯的。可是那有人願自兀去尋求奇行，所有的奇行往往都是執迷於某件事而引起，武藏雖迷於兵法，然而他的二天一流却也僅是受各個武士敬畏爾爾。反觀，柳生門派劍法却遍佈天下，如單單言：生不逢時，未能成事！武藏還寧可安下心來。可是，正如人物器量之有大小，各人武功，也有兼吞天下或只止於一國一藩之師的差距，其實武藏能擊倒他六十幾次的強敵，在他的生涯中，也只不過是泡沫般的幻夢而

已。

——如果說，武藏之所不容於世的不遇，是像許多偉人的藝術家一樣，到了後世才能得到眞實評價的性質，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至少武藏想到必需與柳生派對決時所感覺到的遺憾、絕望和焦慮，因爲武藏終不能脫離俗人的意念和煩憂而眞正的表現人性，所以大衆喜歡武藏，稱之爲劍聖，對他有這樣的好感。野性的武士宮本武藏直至晚年還是個野人，他無法捨棄出人頭地的念頭和他的煩憂，漸漸遠離假裝劍禪一致的心境，所以他才寫了「十月十日晚，寅時一刻執筆於天的五輪書。」一個人會寫東西時的心境，定非大澈大悟的心境，因唯有不斷的俗念才會寫，他既會用文字語言去說出些什麼，那是比沉默更低一次元的心境所致。

也許武藏知道是一個不能捨棄俗念的人。這並非說他在人格上不偉大，現在說的是一生懷才不遇的武藏的抱怨，唯其有對這種不遇的怨恨，才會寫「五輪書」，然而他是否和兵庫介並排在一起時，就有了寫「五輪書」意圖的萌芽呢？換一句話說，當他迎接淺野光晟的行列時，他心中想和柳生兵庫決鬪一場的意志力也消弭了，寧可說是只留一片空虛、惻然壓逼着他的心胸。

行列走過了，這是不是眞的帶給武藏一種結束呢？對於在彼此不同的立場上生存的柳生兵庫來說，他的一切都是跟着行列一起開動的。

當時，諸侯的行列往來於江戶市內時，若率領過多的人恐妨市區秩序，況諸侯間相競武威也決非好事，所以，幕府訂了法規，按諸侯領地大小而規定有隨從武士的人數，以免弊病，行列之構成亦有一定秩序，就是說如淺野光晟侯的百萬石以下，二十萬石以上的諸侯所率領的騎馬武士不可超過二千騎，足輕（也就是步兵）不可超過百五十人，雜役到三百個人爲止，行列以長茅、長刀、挾箱、長柄傘、索牽的馬，隨從武士，騎馬武士、後押（足輕）、茶辨當，隨從用長茅，依這個次序前進，正當最後一隊武士將要全都走過去的時候。

「不是兵庫兄嗎？」

「？」

「對！就是兵庫——是我，我是半平。」

說完，把斗笠由前面掀起來，露出增加了不少皺紋的面孔滿溢着懷念的表情，原來是仕於前代主公長晟、官制弓頭，領祿千石的寺澤半平，他即唐津藩主——寺澤志摩守的姪兒，曾經和山田浮月齋同時師事於疋田文五郎陰流劍法的武士。

「原來是你，久違了……」

兵庫介微抬起頭來，走離了行列，問站立在路邊的半平說：

「何事竟讓你這樣一個人親自來到江戶？」

「說的也是，不過我只是想見見但馬兄而已。」

半平斜眼描了一下，低頭跪坐的武藏的肩膀。

「咿？」

不愧是個半平。

「那，在那裏的是？……」

半平瞪着兵庫，把到嘴邊的話吞了回去，他差點就叫出「武藏」。

「你認識他？」

兵庫從容不迫地回過頭來看他身邊的人。

「武藏。」

兵庫回答說。這是不够尊敬的稱呼，也可以當作是告訴寺澤半平的隱語，可是武藏充耳不聞，並沒抬起頭來。

後壓的足輕隊，從半平的背後移動過去。

「宮本兄」

半平終於打了招呼：

「你忘了嗎？在下安藝藩的寺澤半平。」

「記得。」

武藏的回答聲低得幾乎聽不見。

「寺澤兄。」

兵庫介接下去說：

「現在要讓這一位老兄說話，怕有一些困難，兄臺如果沒有別的事是否可以留在此地觀看一下。」

「？……」

「過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寺澤以銳利的眼光凝視着武藏，難道他想起了什麼？突然脫下斗笠來說：

「好，我就留下。」

行列全都走過去了。

大蜻蜓

兵庫介回過頭來看着武藏，用他那極其溫和的優柔的眼神向着武藏微笑，他的意思很可能是說現在就來拼場你死我活吧！達到了武藏、兵庫介的程度，他們的勝敗，某種意義上來說，已非私事。那些敬慕武藏之人，那些受教於兵庫介的尾張藩士，他們的師傅一旦敗北，必使他們傷心不已，甚或有人會迷失了生存意義，有人也許就爲了一藩武門的榮譽而離開本藩，圖謀暗殺的手段。柳生兵庫介是藩侯的師傅，顯然的，從這一層意義上來說，比野人武藏更有身不由己的立場，他更無法捨棄雜念，不能以一個武術家的身份而澈底埋沒於勝負的世界裏，其不自由亦非武藏所能領會的。

不過，現在的兵庫介已經能够毫無雜念地面對武藏的實力了，這也是因爲寺澤半平委他於檢視——不！寧可說是一個審判的地位，現在的半平雖不在其位，但他總是個作過安藝藩淺野侯家中的弓頭，算是個獨當一面的武將，享有陰流劍法高手盛名的人，足够資格來作兵庫和武藏對決的見證人。雙方無論何者敗北，保證不會有不幸留於天下，不管是武藏或兵庫的門徒，他們師傅的敗北，定會使他們難以忍受，一定會認爲如果決鬪是絕對公正的，自己那一方一定獲勝！就爲有意想不到的試探才敗北，眞正的實力我家較對方爲優。這種想法是人之常情，但這種心情的發展也許會使他們轉而主動地去惹事殺死對方，兵庫介深恐如此。可是只要有寺澤半平見證，無論何方敗北也不會給他們的門徒留下餘恨。

兵庫介就是在這一種豁開來了的想法下，等着半平的出現，換句話來說，寺澤半平來到此地，兵庫才眞正有跟武藏一決勝負之念——反言之，兵庫明明知道自己非武藏之敵，他封起失敗後的尾張藩士的擧止，然後再堂堂正正地向武藏挑戰——兵庫的虛懷若谷及細密思慮的心境，縱令比武輸了，以一位武術家的風範來說也許可說是眞正的勝利。

兵庫有個理由可以拔劍砍殺武藏，因爲武藏知道他叔父，將軍府武術指導但馬守的失面子必須殺他以滅口。話雖如此，兵庫決定不和但馬守好生相處，這毋寧說他是因站在正統武術家的立場，非難宗矩的多謀多策，他常懷疑

但馬守是不是太過於愛要心機！不過爲維護叔父立場，他還是要向武藏挑戰。其實如果武藏能超越，也就沒有任何動干戈的理由。不過武藏也有他的立場，還有他終年的怨恨，兵庫道既是如此便以宿敵交鋒——能與技高如武藏者決一雌雄，於兵庫而言定是很滿足的，因他也是柳生門派的一分子，爲了保衛秘笈不得不去殺人，但却未曾以純粹無雜的鬪志，在沒有權謀術數滲透之下，以實力爲賭注去比武，但目前的武藏希望如此，環觀天下，以柳生兵庫之榮辱爲賭注而與其相拮抗的，捨武藏外別無他人！

對於一個抱怨柳生多謀的兵庫而言，這寧可說是種喜悅，但武藏完全無視於兵庫的笑容，手拿斗笠慢慢從跪坐的姿勢立起身來。

「在下告辭。」

他臉朝着寺澤半平說着。前面說過，自從他長了種叫「蓮根」的瘡以後，武藏從來沒有剃過「月代」（月代爲武士在額後方至頭頂剃除毛髮的地方），他是留「總髮」的，過了五十歲之後，髮髻的毛髮脫落許多，原本就寬濶的額頭看來愈大，晚風吹來，蓬髮也垂到額頭上來了，可是他面上並無緊張的表情，看來眞是想早一刻離開此地。

半平似乎也感覺到意外，轉臉看着兵庫，馬上又向武藏說：

「你眞要如此？」

他看着武藏的眼睛。

「柳生兵庫大人非等閒之輩，我不想與之比武！」

武藏的笑容充滿了寂寥，這已是武藏盡全力能作到最好的應對了。

「這太可惜了！」

兵庫似笑非笑的說：「既然你要退出，我們也不想強留，不過就這樣分手，着實令人感到可惜！」

「哦！是嗎？告辭了！」

武藏把他的斗笠換手拿着，抓起劍刺了過去。

「啊！」功夫高強的半平，如閃電般的跳開。

「……」

武藏一劍落空，心中感到很遺憾，把劍慢慢的收回劍鞘去，在半空中飛着的鬼蜻蜓被截成兩半，一半掉下在武藏的手裏，另半則掉落在兵庫介的手中。

「好功夫！」。

兵庫介會心的笑着說：

「你這個見面禮，我代叔父但馬守謝了！」。

被斬掉尾巴的鬼蜻蜓，在牠的半身軀上，還留下六隻腳。

宮本武藏從這以後，就不再出現於柳生家的任何人面前。翌年，島原之亂時，武藏以他養子伊織監護人的身份，參加了戰役，而後出仕細川家，非常受賞識，而且是細川三齋別墅裏的座客，終其生不再提起但馬守宗矩的名字。記載此事的渡邊辛庵，曾經這麼說過：「武藏如果做了柳生但馬守宗矩的門徒，是可得到他的眞傳，但是武藏自己鍛練的劍術，却達到名人之境，並且他的武功還勝過了但馬守，細川越中守忠利就是用四十人份的食祿來請他當食客的。」

「兵庫來了？我正等着他哩！快請他進來。」

兵庫介照約定去拜訪櫻田口的淺野安藝守家的時候，已是下午七點鐘以後了。光晨經過長途的旅行，剛到江戶，明天還要到幕府去拜訪，而且還要去覲見將軍家的。如果是別人，他是會拒絕一切會客的，但因與兵庫介有口頭上的約定，他只好在前面等着他，爲了消磨時間，於是和兩位近侍對奕着，光晨是受過開創伊藤家的將棋名人——宗看所指導，所以他的棋力根基相當深厚。

可是他却覺得，邊下棋，邊等着兵庫介，如讓他知道了，是非常沒禮貌的，於是慌忙下令近侍趕快收起棋子，剛收好，兵庫介就進來了。

「你來啦？晚上喝不喝酒？」。

「不！我還要去別處拜訪，所以我必須馬上向你告辭了。」

聽到此句話的光晨，就現出不滿的臉色說：

「怎麼？你對我這樣一個小伙子，感到討厭嗎？」

言外之意，好像表示出自己誠心誠意的等着兵庫介，而突然如此地不受重視，這不免令一個年輕的蕃主生氣。

可是兵庫介很平靜的說：

「絕對無此意，而且相反的，我還有一事想拜託你。」

「拜託我？好啊！你快說！」

光晨本來對兵庫介就具有相當的好感，他的祖父長政，在兵庫還是個浪人時，就與福島正則同時爭取兵庫。當正則被遞奪封地而代替他要進入當摩城時（廣島城）。他的父親淺野長晨就說過：如果左衞門太夫（福島正則）有兵庫介在身旁，就不會遭到禍事的。坦白說，政則也有很好的總管。再說，即使兵庫能成爲政則的家臣，也是無法挽救福島氏的滅亡的。可是年輕的光晨聽到這一件軼聞後，對兵庫介更產生好感，並且他打退庶兄而繼承了淺野家，當時，在自己年輕的良心上，也是感到有點愧疚的。剛好於入府的途中，在尾張時，受到義直公的招待，席上還受到陪席的兵庫的鼓勵，這也是一種責罵，此後他對兵庫

產生了更深敬意，以後就在每一次的參覲回國之時，必定去拜訪兵庫介，並且還要請他的徒弟高田三之丞來做他練劍的對手，剛才在轎中提到尾張的老頭子，就是指高田三之丞的事。

「什麼事要託我做，快說呀！」

「我說了，你會不會答應呢？」

「兵庫！你何以如此不爽快？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意？」

「言重了，好！我就實說吧！」

兵庫在榻榻米上叩了一個頭，然後抬頭注視着光晨，看到他如此愼重的態度，使光晨覺得非常緊張，心想，到底是何等大事來請託他呢？

「可不可以請你聘用一個人？」

「聘請人？你是說聘請到我家來嗎？」

「是！」

「這個簡單，是誰呢？你推薦的人，我還會拒絕嗎？」

「不過，他是一個殘廢者。」

「？……」

「原來他是受顧於池田家的，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可惜失去了左手掌，所以在武功上是談不上了，但是就請你同情他，顧用他吧！做下人都可以的！」

「你是說要我光晨來顧用這種人？」

「對的！」

「爲什麼？」

「……」。

「像你武功如此高強的人，如此的要求我來顧用他，應該是直接找尾張公的，爲何找未當家的我？理由何在？」

「——」。

「兵庫！你是叫我不問一切的顧用他嗎？」

「——如果可以的話……」。

兵庫再度凝視着光晨，看起來文質彬彬的光晨，臉孔已經漲紅了起來，與其說他是緊張，不如說他是感到不滿所造成的，因爲他有着被逼迫的感覺。

兵庫介還是相當平靜的看着光晨，雖然這是一種無理的要求，但是他並未有懇請的顏色，光晨忽然注意到這種變化，光晨想着剛剛兵庫介說過要去拜訪別人，是不是想到萬一光晨拒絕顧用這殘廢者，他就要再去拜訪別的藩主?!換句話說，他先來拜託光晨，即表示兵庫把他當做較知己的藩主，所以他才如此的說話，如果拒絕他，不等於辜負了柳生兵庫對他的信賴了嗎？

「我且不說不要……」。

光晨臉色露出幾分驚慌。

「那個人現在江戶嗎？」

「不！現暫居於京都裏，剛才在路邊也稟告過了，小的在這一兩天內不得不回到尾張去，所以；如果能够賜准這件事，也就……」。

「嗯！明白了！既然如此的看重本侯，就照你說的聘用他吧！他姓什麼？」

「姓名叫做川野黎左衞門。」

「川野嗎？你們也都聽着，本侯準備聘用那人，知道了嗎？」

光晨轉過臉來告訴兩旁的隨侍，衆侍從只說一聲：

「是！」。就叩頭緊張得好像自己被錄用一般。

事已談妥，光晨的表情非常的開朗。

「兵庫！許久不下棋了，想不想對奕一局？或是別地方還有事待辦？」

「不！小的在此無所謂的……不過你今夜剛做長途旅程歸來，不敢久坐的。」

兵庫說着，掃視了庭院一眼，有一頭戴蒙面巾的武士，好像瞬間從黑夜中出現一般，無聲無息默默的佇立着，看起來年紀已相當大，他在安藝國主光晨之前，還敢不拿下頭巾，若非相當的人物是不敢如此的，這一蒙面人在院子中說：

「少主！此件事萬萬行不得。」

一聽到他的聲音，兵庫介的表情僵直了。

——第二天，

安藝守光晨覲見將軍問安，答謝將軍，指派侍從組頭安藤伊賀守重元爲使入府慰勞，同時呈獻了銀百枚，蠟燭二千挺，牡蠣以及干柿等禮物，將軍家光也賜了光忠所鍊的劍一把，澡缸一對。

剛好這一天將軍受到炙療後，到第二城廓看猿樂（一種戲劇舞蹈），各種角色皆由近臣們所扮演。

觀賞過後，賜酒宴，光晨也特別獲准做陪客，正當退出御前時，老中上井大炊頭利勝招手說：

「安藝守！請賞臉一下。」

德川幕府的初期，在秀忠和家光兩代，堪稱名臣賢相的傑出人物輩出，尤其是利勝具備着縱橫智略，大家仰爲家光初世，輔佐最有力的一人，住在古河城，奉祿十六萬餘石，相傳秀忠死去後，有人寫信給各諸侯，企圖打倒新將軍家光，欲立家光之弟駿河大納言忠長爲將軍。多數諸侯接到此信後都密告幕府，只有忠長及加藤忠廣密而不宣

，利勝就用一計策，以造反的名義使此二臣服罪，這是家喻戶曉的，既然如此，一旦大炊頭利勝都動了，柳生再厲害也不敢出手。

利勝嘴角浮起了冷笑說：

「安藝守，昨夜你見了誰呢？」

騎馬過隅田河

安藝守光晟一時答不出來，

「昨夜是……」。

再也接不下去，只是注視着利勝。

「誰？」

「大……大炊頭，您眞的不知道嗎？」

光晟百思不解，還是一直注視着利勝，心想：昨天夜裏，潛入院子戴着頭巾的蒙面武士，毫無疑問的是利勝派來的人，一時還以爲是利勝本人，那麼當時所說的話，應該完完全全的傳到利勝耳中的，利勝却很認眞的問他見到了誰？光晟不知所措的答道：

「如果您眞的不知道，我當然可以奉告的。」

「請告訴我吧！」

「我所見的是尾張的柳生兵庫介，所談的話題乃是兵庫欲推薦一介武士給我。」

「是求職的？」

「既然已經知道了，何必再問？」

「如果是爲了求職，爲什麼不直接向尾洲公提出呢？何故要求身爲安藝守少主的你呢？」

「這，這是……」。

這種問法不正和昨天那武士同樣的口氣嘛？光晟有被戲弄的感覺，忍不住再看了看利勝。

昨天夜裏的那個武士到了光晟面前，還帶着頭巾站着，侍衞武士生氣了，跳到板廊上去，問道：

「什麼人？在安藝守御前竟如此無禮！」。

說着就要拔刀了。

「我早知道這是無禮的——少主！是因爲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除下頭巾來，特請原諒吧！剛才兵庫兄的話，您絕不可承諾。」說完後脫掉草履，走到房間內說：

「兵庫兄，您可算是一位豪傑，爲何要把這一種事拿來爲難少主，引起禍患呢？」

兵庫介說：

「閣下是何方人士？你此種推測未免太離譜了吧！我只是請求賜給一個武士一官半職而已！」

「因爲我懂得你的用意，才來阻止的——兵庫，我並不是不知道你的居心，事到如今，你最好不要再耍這種小技巧了。」

「——什麼叫小技巧？」

「你以爲我不知道？」

兵庫介還是挺胸悠然的看着對方說：

「我兵庫也是個武士啊！」

兵庫只說了這麼一句話，

開始稱呼兵庫兄，接下來就直呼名字，兵庫介似乎已從中察覺出對方的身份了。

完全不明究裡的只有光晨自己，心想；在自己面前不露出眞面目的人，很可能是奉了將軍家命令的閣老之一，然而自己入府後尙未向將軍請安，該不會在這深夜中派人到院子來吧？

「你是爲了告訴我這些事，才來到這裏的嗎？」

光晨問道。

「是的，可以這麼說。」

「你就是因爲兵庫的到來，才到我這兒的嗎？」

「——少主……」。

武士似乎記起某些事，坐下來答道！

「您當然是會懷疑的，但請原諒在下尙不能將事實稟告，您就直接和老中土井大炊頭談談吧！」

「哦？那麼你今天的來意是——」

「少主！」

武士趨前一步說：

「少主平時就很佩服兵庫介，也是理所當然的，柳生門下的武士衆多，以人格論，是沒人比得上兵庫的——可是兵庫乃新陰流派的高手，他會使您受到連累的。所以——」

「等一等！你爲什麼要毀謗新陰派？你該知道，將軍也是敗在柳生但馬守之手的嗎？」

「是的，您說得對，可是這個但馬守就要露出狐狸尾巴了。」

「什麼？狐狸尾巴……你到底是誰!?」

「目前恕難奉告，不久您的疑問就會冰釋了，幸好貴藩裏有個侍澤半平，您如對新陰派有何疑問，直接問他就可以了。」

「兵庫兄，您的事情也應該辦完了吧！少主今天從遠道入府，一定極爲困倦，您也該早告退了啊！」

兵庫介乖乖的聽從蒙面人的指示，不辯明，也不反駁，此種態度更加深光晨的懷疑。但他只是呆呆的目視着兵庫的離去，心中好像有塊疙瘩似的，馬上派人去找侍澤半平，侍澤却不知何處去了尙未歸返。

光晨剛剛登上城來，整個晚上就被這些問題困擾着。以光晨本身的立場來說，土井大炊頭尙未質問他，使他更覺得意外，他本想大炊頭應當知道事情的原委，所以才愣然的望着大炊頭，年輕的光晨不禁心懷忿憤。心想，一定要讓利勝說出此事的原因，不然決不干休！

「大炊頭兄，您必定知道昨夜那蒙面人是誰吧？難道您只問我，而不告訴我任何事嗎？」

意外的是，利勝答得很乾脆：

「戴着頭巾的是豐後。」

「……什麼！那是阿部豐後守忠秋？」

「正是。」

「爲什麼豐後在夜裏到我府中？」

「這就怪了，我正在問你此事呢！」

「？……」

「你還不明白嗎？」

其實大炊頭只是要透過昨天那蒙面武士的諫言，阻止兵庫介所託他的事，現在只是進一步強調而已，光晨終於察覺到對方的眞用意，不覺滿臉通紅。

兵庫介眞是如此不可接近的危險人物嗎？……。

土井利勝派了阿部豐後守去到光晨府上，這是眞話，豐後最近才補了老中的職位，是利勝最信任之人。有一則關於阿部豐後守的『騎馬過隅田河』的舞臺劇，雖說的完全是虛構，不過却很有趣。情節經過好幾代說書的加油添醋，故事生動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可說是現代人所無法比擬的。儘管包含着許多戲謔、詼諧的味道，却也是根據某種史實發展而成的，現在來談談說書所虛構的故事，也便於敍述阿部豐後守的生平。

有一次，阿部忠秋遭到家光的嫌棄，正想自盡之時，他的家老平田彈右衞門，挺身力諫。忠秋之所以會引起將軍的生氣，是因爲血氣方剛的家光，一向都以自己的劍術爲傲，時常跟隨從的武士們比武，武士們爲了不使家光掃興，所以都故意假裝失敗。家光就以爲自己武藝高強，所向無敵，而自諛爲全國第一流的劍客。大久保彥左衞門獲悉此事，大不以爲然，想要使將軍受挫，以殺殺他的驕慢，正百思不出該派誰去，設法使將軍知道知道自己的劍法，並非他所想像的那麼高強，後來終於想起了服侍於將軍左右，耿直忠厚的阿部豐後守忠秋，乃將這計劃告訴忠秋，後來將軍向忠秋挑戰時，忠秋果然趁機給了家光額頭一擊，因此引起了將軍的氣憤。

這當然是虛構的，別提是柳生但馬守，就是當時的忠秋也是薪奉一萬石，是所謂的六衆做職位，比起年紀相仿的人雖然低了點，職權却是相當高的。大久保彥左衞門，當時只不過是個二千石的旗奉行，職位既低，奉祿又少的彥左衞門，任憑他是老臣耆宿，又怎能差遣忠秋呢？何況

在當時，也不可能有人能給將軍家光一擊的。當時的比試，是不穿防具的，用的也不是竹劍，乃是堅硬的木劍，隨便加以一擊，就得受傷，家臣那有讓主公受傷之理？不僅如此，本來家光因武術自豪，而以侍從爲比武對象，來誇張自己的武術，這本來就是說書所虛構的，不過家光討厭阿部豐後却是事實。

阿部家記說『駿河大納言（家光之弟忠長），爲高崎城主安藤右京之進守護着他。當時，阿部忠秋公奉將軍急令到高崎去，因爲事出唐突，平田彈右衞門騎馬從後面追趕，追過了隨侍的武士們，趕上前說：將軍（家光）說過現正下雪，氣候嚴寒，豐後守路上一定很辛苦吧！將軍近侍回答說：「是的，眞是很辛苦，不過他是坐了轎子去的，所以不會太冷的。」將軍聽了這話後，非常氣憤，說：「誰允許他坐轎子的？」不久忠秋公回府，覲見將軍，報告任務已達成，欲告退時，却又被叫到御前去責罵，指責他坐轎子去，眞是豈有此理！雖然忠秋公達成了任務，將軍家光却一句褒獎的話也沒有！

家光之所以會生氣，原因在於忠秋是一個緊急的使節，接令後，應該快馬加鞭地去完成任務，他却坐轎子去，這就和平常的使節沒什麼分別了，所以家光才對他生氣的。駿河大納言，是寬永十年正月被貶至高崎去，同年十二月六日晚上自殺，而忠秋接到命令，急駛過雪地到高崎去時，也是寬永十年多天，說書裏面的騎馬過隅田河，只說是寬永年間，却沒提到某年某月。故事是說家光見了河水氾濫，要親自指揮防洪的吏卒，快馬加鞭的抵達淺草門時，回頭告訴板倉門膳正說：水勢眞厲害，就是宇治河的急流也不會如此浩大的。板倉回答說：那裏！宇治河的水勢更是厲害啊！加光聽了這話說：原來宇治河是北隅田河湍急的啊！古時候有佐佐木和梶原兩武士爭先渡過宇治河，此事到今天都還留傳的有名軼事。佐佐木和梶原的主人只是八國之君，我乃是六十餘州之主，忠勇的猛將都在我的國中，既然這隅田河的氾濫還不及宇治河的水急，應該有人騎馬渡過此河才對，那一個勇敢的人，現在趕快渡過這急流到對岸去吧！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做此事，家光氣得暴跳如雷，吼叫着說：如果沒人敢渡河，就我自己來吧！正想騎馬衝進河中時，板倉內膳和秋元但馬守，抓住了馬轡，不斷的規諫，將軍却不予理會，只顧勒馬前進，兩人死也不敢放手。就在此時，上游有一人騎着黑馬走進河中，家光還沒來得及問那人是誰時，又有一人騎着白馬走了下去，前後黑白兩馬並肩而行，家光看到此景，非常的高興，問說：「那勇猛的二人是誰？」侍從馬上去看了又跑回覆命說：騎黑馬的是阿部豐後守，騎在白馬上的却不知是何人？」

當天忠秋就在現場，因看到了沒有一人敢遵命渡河，乃下決心定要渡過這激流，就把後事先託付給家老平田彈右衞門，抱必死之心去做此事。上次提到忠秋惹了家光生氣欲自盡時，彈右衞門勸止說：必須忍受一時的恥辱，等待機會去完成一個做臣子的任務，捨棄一切才是武士該有的精神。就是指彈右衞門，他因看到了自己的主公奉將軍之命，拼着生命欲完成此事，準備陪着他的主人殉死，葬身隅田河裏，所以，才有這主僕兩人並馬走進那令人恐怖的激流裏面的事。

此時，大家在河邊亂成一團的觀看着，不久主從二騎竟然順利的到達彼岸，馬匹抖了抖身上的水珠，高聲嘶叫着，將軍家光看見這種情形說：「幹得好，眞是了不起。」馬上下令船夫們去把兩人接回，同時大聲的喊着：「不要再渡過河來，已經派船去接你們了。」喊着！就舉起扇子來做勢阻止，可是因爲兩岸相隔太遠了，水聲又大，對岸的兩人根本就聽不到這話的。

忠秋聽見了人們的說論聲，和看到家光搖動着扇子，以爲是下令他們再次渡河，只因人馬疲乏，除了溺死水中之外，是無他途可完成君命了。

將軍家光把椅子移到岸邊去，看着對岸的兩人，忠秋下定了決心，主從兩人又都投進了激流裏，家光看見這情形就說：玆事體大啊！快開船去救他倆！可是他們兩個却又平安無事的騎馬回來了，家光非常的興奮，馬上召見忠秋。

大久保彥左衞門在君旁看着說：「今天忠秋的行爲遠比佐佐木和梶原勇敢多了，將軍的威名也勝過昔日的鎌倉將軍，這怎可不給賞呢？「將軍家光重重的點了一個頭，以一隻手掌比畫了兩次，彥左衞門大聲喊着：「忠秋快快謝禮，兩次五萬石，一共加封十萬石，趕快謝此厚賞」。本來將軍的意思是五百石或是五千石，這是不得而知的，彥左衞門一時急智，決定加封爲十萬石。

御意見藩彥左衞門的登場，或是家光以扇子制止兩人的再渡回岸，和加薪十萬石的一段，是讀者最喜看的地方，但根據事實記錄，寬永年間，隅田河的水災是在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連日下大雨，各處都鬧水災」九月二十九日也有記載着：「六鄉河水災爲患，曾派土頭石谷十藏視察災況」當日家光一直沒有出門，根據『阿部家記』後來將軍感到不高興，於是：「後來到隅田河去了，命御馬方的年輕士兵們，騎馬渡淺草河，而將軍則在一旁觀賞。」

因此將軍家光爲了使心情開朗，而去看騎馬渡河的表演，確屬事實，那是寬永十一年的事，並不是在水災氾濫

之時渡河的。而是在平常情況下操練馬術，所以奉命的乘馬方個個都大顯身手。忠秋剛好是乘馬方的統率者，故不敢在家光對他有偏見之時，在旁閒視，所以也挺身出來指導，那時候，當然是他獨自騎馬以赴，並無彈右衞門跟隨，也不是來回兩趟，回程是坐船回去的，記錄上登載：「將軍看到離他不遠的地方，有人騎馬渡河，所以他就問隨從那人是誰？各人都有所忌諱而不敢以事實稟告，將軍却道：那人明明是豐後守，騎馬進河中，像什麼樣子！實在是差勁得很！快划船接他過來吧！」

忠秋是有過從六千石升到九萬石，但從沒有一次就加封五萬石的事，又在那隅田河騎馬當時——寬永十一年，一點都沒加過薪的。

忠秋是幕府譜代之臣，在慶長十五年，家光還是世子之時，就成爲他的跟班，夙夜不休辛勤奉侍家光的，其情形和松平伊豆守的立場是很相似，而年紀也只相差一歲。家光奉爲將軍時，他也在元和九年被錄用爲侍衞頭目，接着被賜爵位，號爲豐後守。他的父親叫忠告，在他父親死後的寬永元年，把他自己的采邑和父親的遺領合併，終於擠身萬石以上之列，從若年寄再進升爲老中，那是寬永十二年秋天，首先他是受領總國王生城，然後再轉奉武藏國忍城，領有六萬石，忍城在他受領之前，是松平伊豆守的居城，說來也奇怪，這兩人在慶安四年，由比正雪叛反，以及明曆年間江戶的大火災時，都大大地發揮出才幹，因運用個人的智謀而成功。如光晨這般年輕的晚輩，是無法想像個中來龍去脈，所以爲着有關柳生秘笈的明爭暗鬪，伊豆守首先感到懷疑，於是透過豐後守忠秋，老中土井利勝也有了行動，算是很自然的經過。

劍議(一)

光晨當天下班後，馬上派人傳侍澤半平，和昨天一樣，是在櫻田口的公館，在半平來到之前，光晨心情很煩燥，甚至脫下官服都顯得很不耐煩，多方的責備侍衞，據說：光晨的貼身武士，自以爲是自己各由自取，可能會被主君責罵，甚至處死，因爲他們推測，主君一反平常的溫和態度，脾氣暴燥，好像非常不高興的樣子！他們心裏想着，實在不該因爲老中的示意，就不稟告主君，還在夜裏引蒙面武士進入內院的，當然他們並不是多信賴那覆面者，只是看他一表人才，還帶着四、五個隨從，不驚不慌的大步走到門口說：

「尾張的柳生兵庫介，應該在貴公館吧！那麼刻不容緩了，我這就要進入，這是老忠士井大炊頭先生的命令。」

從他的態度看不出任何破綻，而且他們也認爲這人要找的是兵庫介，所以在瞬間的判斷下，乃允許他們進入院中，要是那人說他要找的是主君安藝守，那自然是另有接應的方式。就在此時，一個下人來到走廊外，跪地向光晨稟告，侍澤半平已經來了。

「哦！我已等了好久，快叫他進來。」

聽說當時光晨尚未吃飯，飢餓難耐，就把鮒魚壽司拋入嘴中，聽到有人稟告侍澤半平已到來，就和湯吞下了，於是侍者趕緊收下餐具。

半平來到了這個房間，跪在紙門下，稟告說：

「小人半平奉召，今已到達。」

雖然早已日落，但要點油燈的時刻尚早，有一陣陰凉的風，從院子中的樹梢掠過，光晨移開視線，望着院子說：

「我有事情要問你，你要實話實說。」

光晨邊倚靠在脇息上（可供放手休息的器具）說。

「不曉得是什麼事？」

「……我記得你在我父親時代，就是新陰派的高手。」

「說來慚愧——」。

「新陰派是不是有何秘笈？如果有，快快告訴我，今天在殿中大炊頭說我如不懂，問你就明白了。」

這時候，跪在那裏的半平，兩肩無力的垂落下來。

「御老中是那樣說的嗎？」

他在遙遠的末座抬頭看着主君，肩又漸漸的提了起來，半平並非泛泛之輩，一點小事，是不足以使他吃驚的。

「你知不知道？」

光晨眼光瞪着他，他有一種年青人的急性子和好奇心。他把靠着的脇息推開，上半身趨向前。

「告訴我，像你武功如此高強的人，會有這種不安的神態，我是第一次見到，聽說你原來是唐津藩寺澤志摩守的甥兒。如果這些事不能讓第三者知道，我發誓不會再告訴他人的，但新陰派究竟發生什麼事故，你告訴我吧！」

「事情都已傳到土井利勝那邊去了，等於一切秘密都已洩發，那麼，我再守秘下去也沒有用，我告訴您吧！不過！請您把一切侍從都退開。」

「你是要我把所有人退出？好！你們都退下。」

近侍都退出後，

「——對不起。」

一拜以後，半平匐伏靠近光晨面前一尺多的地方。

「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說起好，這事已在很早以前就發生了，也是有關柳生一門的秘密。」

「……」

「我也不要再隱瞞，我請求藩主讓我到江戶來，也是爲了這原因的，昨夜我爲這事也見了柳生但馬守，主公！恐怕但馬是會切腹自殺的。」

「切腹?!」

「對了，事情發展到此地步，已無他途可尋了。」

「爲什麼會演變到此地步？他是將軍家光的劍術指導啊！」

「因爲他等於是將軍的師父。因此，沒有得到將軍的許可，是不會發生任何事的。可是恐怕總管大炊頭，他以自己的想法，在此事尚未傳到將軍那兒，就會叫但馬守自己負責，作個了斷的。」

「……」

「這個原因實在不是身爲一個武術家應有的錯誤。我也無法開口說明，總而言之，這詳細情形，有一天你終會知道的。」

「這麼說，你是知道這錯誤是什麼了？」

「……是的。」

「是不是新陰派一門的錯誤？半平！你叫我不要接近兵庫介也是怕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嗎？是不是這樣？」

「主公……」

光晨眼中湧出悲忿的淚珠，並顯露出憤怒的神情，如果自己信任的兵庫介發生了什麼差錯，是不是自己也應該負起連帶責任，才算是個堂堂正正的武士行爲？光晨在這時候也發揮了年輕人的正義感。

「主公！是因爲您秉性正直，才會有這個想法，可是您要想想，您肩負着從您祖父長政公所繼承下來的所有家臣的平安，這都是您的責任，我請求主公要冷靜一點，並且我有件事要問您，您對但馬守和兵庫兩人在做人方面的比較如何？」

「比較？我並不認識但馬守，也不想去認識他，我所欽佩的武術家，天下間只有兵庫一人。」

「正因爲這樣我才要問您這問題的。」

半平馬上把放在榻榻米上的扇子拿起，更趨近光晨說：

「但馬守切腹後，必會到處充斥着對他的毀謗，這時，會感到最痛苦的，您說是誰呢？我認爲一定是尾張的兵庫了。」

「?!……」

「我今晚來拜訪主公，也想把此事告訴您的，但馬守的命運是會支配着他的，不過，不管以後人家如何批評他，我只希望主公能夠體諒但馬守的一片苦衷，同樣是新陰派的我侍澤半平，在安藝藩裏面能夠做到的，只有這樣也算是我盡了武士的友誼。」

在他垂老的雙眼中，已有淚光閃動，光晨到這時候才知道這事情，比自己所預料的還要嚴重，不覺爲之愣然，在幕府中，唯一的執政總管老中土井利勝，親自出馬逼問大目付柳生但馬守，要他自己了斷，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並且他到這時才知道，像這麼大的事，已不是他這麼年輕的晚輩所能插手的了，可是他的正義感使他認爲，如果以他的安藝藩四十二萬石來做賭注，能夠拯救柳生的話——加上自己是東照神君女兒的孩子，也是加賀百萬石小松中納言利常的女婿，也許由他出面奔走的話，會產生效果的，這個念頭使他躍躍欲試說：

「半平！對於新陰派的錯誤，我想插一手。」

光晨滿臉通紅，興奮的說：

「不行的，剛剛我也說過了，安藝藩有藩的立場在，我了解您要解救柳生但馬守的那種心情，並不是我偏袒但馬守，而是您還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眞相，所以不能輕舉妄動。尤其在但馬守面臨死亡之際，還想到把武功的訣竅記載保留下來給門徒，憑他這種用心，您也應該體諒他的。柳生宗矩此人究竟是好？是壞？在日後的褒貶中，會有一個公平的評價的。」

「你是說他在寫武功的眞傳？」

「能不能說是眞傳，我尚不敢肯定，請您先看看這個，您就會了解的。」

「好！拿來我看。」

光晨看了半平所提出的本子。

「寬永十三年丙子　九月　宗矩草」。

封面的墨跡還是很新的，這一本書像半平所說的，是爲了要把柳生派的要訣留傳後世才寫的，全部共有三卷。第一卷是殺人刀，第二卷是活人劍，第三卷是新陰派的劍法，按照條例書寫而成。

有什麼企圖促使他寫成這一本書呢？這是無法追究的。不過他已經預感到死亡的來臨這已經是事實，而能以非常平靜的心情寫成的。尤其是針對完全不懂武功的人，用非常清楚的語句寫出來。我們可以看出，面臨死亡時候宗矩的心情，是如何的平靜，並且應該傳下來的東西，都已網羅無遺了。

先看殺人刀——

古人云：兵乃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此乃天道也。這是說，弓箭、大刀、長劍，叫做兵也，認爲不吉祥的器物，連天道都對這些東西非常厭惡。可是萬不得已，而用來殺人，也是天道。這等於在春風裏，競相爭妍的花朵，一經多天的霜寒來臨，也會枯萎凋零，這就是天道的安排，每一知事物都有好壞兩面。人也有開運的

時候，雖然做了惡事，也要等到他惡貫滿盈時，才會有人來動兵殺死他，這就是天道。有一人之惡而苦萬人之事，這時候殺掉一人之惡而讓萬人生存下去，是時所用的殺人之刀，也是決定一人的命運。因此，用兵之時，也要有法，如果不懂法而殺人，就要償命。因此，我們可說，所謂的兵法就是與別人相峙時，使用兵器交鋒而分出勝負時，所發出的得失也不過是一點點而已。如果是一個人勝了，而得到天下，或一個人負了而失掉天下，這才是大的兵法。一人是指大將一人，也可指天下所有的軍勢。動用一切的軍勢而來獲得勝利，是大將的小兵法。另外，兩陣的對峙，不只是到戰場來決勝負，大將應該還要在他自己的方寸之中，排出兩陣以統率大軍展開決戰，這一種的戰法就叫沒有心的兵法。和平之時，不忘戰時，這就是兵法。也見機而看出亂事的來臨，在未出亂子以前，加以防患，這也是兵法。在治世之時，偏僻之地，也能派人職守，而來堅固國防，這也是兵法。國家是君主的國家，國民是君主的人民，在國君身邊左右侍候的是軍臣，在僻遠守衛國境的也是臣下，應該沒有親疏之分。可是如果近侍裏面出現惡人的話，就會來蒙蔽君主，使偏遠的臣子，徒增憂慮，而埋怨君主不夠英明。因此，在君主旁邊的近侍應盡量減少，而增加偏遠地方的臣子。如果增多的人也埋恨君主的話，那麼衆人的心就會分離不一。身邊的人儘量減少，那麼，這一些人就不會爲己身之利，而不替君主做事，如果對君主的怨恨一再的累積。一旦發生事故，一定會爲自己利益着想，此時，就無一人能效忠君主了。這種事屢見不鮮，這並不是君主的過錯，而是左右近侍所引起的。能夠看出這種微妙關係平衡的重要性，那麼把遠臣和近侍都調整適度，這就是兵法。另外，我們交友是不應違背朋友的，如果見到有機可乘而變心的話，這也是不懂得兵法之人，才會做得出來的事。同座的知交也能觀察出極微的事情來，這也是兵法。因爲不見機行事的話，就如同你不應坐在那裏太久的，而你却坐下去，這一定會動輒得咎的。另外，不合時宜而說話，也一定會遭致批評，而且可能惹來殺身之禍。因此，一切事都在於是否見機而行的關鍵上。換句話說，不管事情怎麼演變，道理只有一個，只要不違背天理，不要以爲劍是用來殺人的。其實劍是用來懲惡的，殺掉一人之惡而使萬人得救，這才是眞正的道理。這三卷書所記載的事，絕對不能洩出家門，這是並不意味我們要刻意的保密，只是不讓外面知道此事而已，不知道就等於無此書的存在，徒弟們！愼思！愼思！

一、表裏者，兵法之根也，表裏者劣也，雖知表裏，既發動攻勢，敵不得不應，我發動表裏，敵應也。應者，

使之應而勝之，無應者，見其不應時，我又發動攻勢，然敵之不應，亦形同應也。佛法謂此之爲方便也。神祇謂之神秘，秘而生信仰也。信時利生，武家謂之武略。略者由人施之，不引爲敗敵，而勝時，僞終成眞也。取之反謂之順與治，是也。

二、禪云：打草驚蛇，亦如使草中蛇驚嚇而爲手段也。發動出敵之意外，藉以驚敵，亦兵法。敵驚而心虛，手爲之輾。揚扇以示，擧手以示，皆取敵之心也。拋我刀刃於地，亦兵法也。以無刀而得敵刀，卽不缺刀刃也。人之刀卽我刀之謂也。此誠機前之動，機前者，胸中之氣也。機者氣也。見敵氣在前，隨應而動。此曰機先也。

三、任其攻之，須知被攻而得勝。砍人一刀易，避人之砍殺不易也。敵已攻我而來，以爲不中我身，則早知者而不懈也。由敵攻也，敵以必中我身而攻時，因其心中有誤，故不中也。不中之刀謂之死刀，越死刀而擊，勝也。攻戰二回合，敵必還擊，因此，心鬆懈卽負，因心念擊敵之處，敵始擊我，使前刀無用，再擊敵處，殺敵勿掛心，二回、三回、四回、五回續擊之，不予敵人抬頭之機，勝敵決於首刀也。

四、三拍子：相擊而上，則續擊之，相擊而下，則越之而擊也。拍子之合也惡，以拍子之不合爲佳，而拍子合，敵刀易遣，拍子異則不易前也。擊敵勿使敵易遣刀，須無拍子而擊。惣別乘拍子者惡也。

接下來的是活人劍。正在光晨着迷於此書而忘了吃晚飯之時，永井信濃守的衆臣們，在江戶藩邸裏，圍着清姬，正在擧行一次討論會哩！

劍議(二)

圍住了清姬在討論的是江戶家老，三浦左近和留守居役落合平十郎以及在東海道幹上，想要叫回虛無僧的清姬的板和田喜左衞門（養育清姬的喜六嫡子）和另一人。

清姬從淀城——可說是從宇治朝日山別館火急的被召回來，那是因爲老中土井利勝非正式的通知，有事欲審問之故，也就是在柳生但馬守辭去大目付職位以後的事。永井藩爲了這件審案，似乎也驚慌不已，以僅僅四天的時間跑到淀城來。不過，表面上還是假借父親信濃守之意，因爲這一位公主是非常的任性，同時還告訴使者說，目的是在談婚事，如果清姬還不聽話，就要告訴她，是老中有事審問，不過清姬倒也意外乖順的回到江戶。

本來，諸侯的夫人和子女，是不准離開江戶的，這是幕府所禁止的，清姬是以坂和田家的養女名義出去的，所以她躲過了此一規定的漏洞。不過，她仍然是信濃守尙政之親生女兒，所以「有事查問」的非正式通知一來，家臣們就放不下心了，尙政以及各家臣間也預先講好了，如果有需要由三浦左近負責的話，必須說是左近擅自決定要清姬回去的。

可是九月十二日（恰巧但馬守免職後一個月）家光在海邊搭船時，射殺了白雁以及其它的獵物，所以特別開心，歸途中順道去深川信濃守的別墅，接受晚餐的款待，陪席的老中土井大炊頭，在另一房間內問三浦說：

「清姬回到江戶來了吧？」

三浦回答：

「最慢這一兩天內就會到達。」

大炊頭獰笑着說：

「你也可能查覺到了，幕府有事要查問柳生但馬守，所以有些事情要請教清姬。」

這已不是清姬違反規定的那種小事了，要是處理不當，是有關永井藩存亡的大事。三浦在利勝面前不敢動容，隨便答說：

「您說什麼？小的實在聽不懂！」。

就支唔過去了，不過利勝走後，三浦却像是被釘子釘住似的，不能動彈，愣在那兒。

將柳生秘笈縫進虛無僧的帶子裏，讓清姬帶去的也是三浦的安排，三浦左近曾經打開看過那卷文件的，那是由

一位自稱薩摩的武士，柳生內藏助交託給自己的主公——信濃守尙政的。那是一幅地圖。以驚人的技巧畫着東海道上，每一位旅客所能投宿的市鎭和地形。只看圖面是猜不出這一幅圖代表的是什麼，信濃所說在寬永十年十月，信濃守免去若斗寄之職，加恩稅封到山城國淀下兩里多的地方，有個受傷的武士跑進行列裏，武士自稱是柳生內藏助。無論如何，如發現有人被刺客追趕，而請求庇護時，總是不可推卸的。這是武士之間一種不成文規定。何況內藏助身受重傷，生死難卜，尙政讓家臣立刻把內藏助搬進附近的慶念山誓願寺堂內，給予療傷。可是經過一個時辰後，他就氣絕了。那時在臨終所說的便是，上述的秘笈。柳生這個姓，在別地是沒聽說過的，問他是不是武術家宗矩的親人時，武士輕輕點了頭，似乎欲言又止，甚至被何人所殺，要把文件交給誰都沒講完就死了。誓願寺是淨瑠璃御前的墓地所在。寺院後面的田園，相傳是公主被殺的地方，她的遺骸就葬在那顆松樹下。尙政盡棄他的領地淀城的第二年，是寬永十一年時的閏月，柳生但馬守跟隨家光上京時，他就問過但馬守，可是但馬守說，在他的親戚當中無一人名叫內藏助的。他非但不予理會，反而表現出不要多管閒事的樣子。因但馬守的態度太過於冷漠，所以他說：

「不過此人竟姓柳生，却是一件怪事，爲了愼重起見，把那文件給我瞧瞧吧？」

當時，尙政回答說：

「不！那個文件已經跟遺骸埋在地下了，因爲我問不出該交給誰。」

後來，在江戶時，問了大隅守島津光久關於內藏助的事時，還是跟但馬守一樣的說法：

「在我藩中沒這樣的人」。這兩次的否認，使得尙政起了疑心，也沒辦法查個仔細，因爲跟但馬守說過文件是埋在地下的，所以文件不能再放於身邊，於是他才把事情經過一五一十的透露給左近知道後，再轉交給左近。由於圖樣精巧，本身就擁有不少軍略價值，所以尙政也不願放棄。

不過左近却是個謹愼的重臣，他根據自己也不願放棄這圖的同一理由，反想出抹殺掉它的手段，左近懼怕這一軍略上有價值的文件，引起幕府的疑心，這是不可隨便丟棄的，但如果當做是任性的親戚帶出去的話，因它又不是家傳的寶貝，頂多只挨場罵就够了。最壞的打算是切腹自殺以謝違背主公旨意。如果知道了這件東西放置在那兒，以後反而會記掛在心，這一個任性的親戚，應該不會一直以虛無僧的打扮到京都的。因爲如果要方便的時候，也一定很礙事——這樣想着，就偸偸的把它縫在腰帶裏。

現在這一件事情竟發展成審問清姬的事件，也難怪左近驚慌，尤其這是隱瞞着他的主公尙政的事，所以更加難過，但是左近是一個永井家的最高家老，不能够只顧驚慌害怕，他想到了審問柳生但馬守的同時，也要審問清姬的話，起因一定是由於那卷文件，但馬守曾告訴過尙政，他不知道這件事的，其實但馬守與文件又有何關連呢？

在三浦左近的立場來說，沒有充分的查知這些來龍去脈之前，是不能隨便把清姬送到牢中去的。

所以先向幕府說，清姬尙未回來。其實已有將近十天了，衆臣們都圍住清姬想打聽出底細，但是清姬能知道的事又有多少呢？

「請公主告訴我們後來怎樣了？」

「你們再怎麼問也沒用，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當我發覺時，我的衣服已被偸偸換過了。」

「您是說在白須賀鎭裏，被偸偸的換了衣服嗎？」

「是啊！」

「那麼坂和田喜左衞門，去迎接您的時候，一個虛無僧打扮騎馬跑掉的，不是公主而是別人也？」

「是啊！」

「您和那人是？」

「在宇治別墅見過一面。」

「她那時候還是虛無僧的打扮嗎？」

清姬輕輕的搖頭說：

「那時候她眼睛受了傷……」

「眼睛？」

喜左衞門正要追問下去的時候，在座神色表現得最穩重的左近，阻止着說：

「好了，你別再問她了。」

然後轉向清姬說：

「公主！微臣問您一些事，您在路上遇到的柳生家門的只有兩兄弟嗎？」

「是呀！」

「有沒發現那一對兄弟有何異樣？」

「沒有。」

「一直跟那一對兄弟走到京都來的嗎？」

「……」

「公主！這是有關本家存亡的大事，主公也很擔憂，您爲什麼不回答？」

大家都知道清姬素有烈火般的性子，眞正什麼都不知道的話，經過左近等人如此的逼問，定會生氣的，可是提出柳生的名字，清姬的答話就含糊不清了，此點使左近納悶不已。

其實清姬空虛的眼神中，所回憶的只是多三郎的事，所擔心的是他跟柳生嫡子十兵衞不分勝負的決鬪後所發生的事情，因爲居於一個女孩的羞恥心，使她不能告訴左近等人這事，所以她才默默不出聲的。

清姬被召回江戶的途中，走到原鎭時下轎在茶肆內休息時，有一團旅行打扮的武士，個個都帶着斗笠，快步的走了過去。

「不要讓他比十兵衞先進江戶，因爲如果發現了奸細，那不就顯示出他所受的傷較輕了麼？」

「你的確看到他了嗎？」

「這時很可能走到沼津一帶了，忍者的脚力特別快。」

「千萬不可讓他活着。」

七嘴八舌中說着走了過去，清姬本是呆呆的想着別的事情，可是當那一團武士走過了三、四十尺之後，突然想起他們的對話，清姬猛然驚醒過來。

「治左衞門！」

回過頭來吩咐隨侍的家臣說：

「去問一問走到那邊去的武士們，認不認識柳生十兵衞。趕快去！」

田中治左衞門回答一聲

「是！」行禮的頭都尙未抬起來，就直奔出去了。

「公主！什麼事呢？」

別的家臣問，因爲要從淀城出發之前，老臣喜六特別叮嚀過，片刻也不能讓公主隨便胡鬧。

治左衞門去了很久才回來。

「他們都是肥前小城藩的武士，據他們說，因爲十兵衞是但馬守的嫡子，每一個人都聽過他的姓名，但却沒有人見過他。

「您告訴他們，您是淀藩的人嗎？」

「不！我沒有……」

清姬滿臉脹紅的說：

「再去問一次，他們追的是不是多三郎？」

治左衞門跟他的同事交換了一下眼色，就跑出去了。回來之時跟着另外一個武士：

「很冒昧的請問您，據說您是永井信濃守的千金，認識叫做多三郎的人？」

脫下斗笠來而說話的武士，口氣很客氣且愼重，但却充滿異常的緊迫感。

「你是？……」

「鍋島紀伊宋元茂公藩中的青木市左衞門。」

「你們是在追趕多三郎的吧？」

「公主！您怎知道？」

「我聽說過，有人傳聞在仙洞御所有個決鬪。」

對方訝然而竦立，武士的這種表情令清姬非常不明白，因爲御守裏的那一場私鬪事件，經過所司代板倉重宗的處理後，以爲是一件極秘密的事件，按照常理來說，淀藩裏的公主是不可能會知道此事的。

清姬完全不介意的說：

「你要是知道的話，就告訴我十兵衞復原了嗎？」

「……」

「看你的神情就知道，爲什麼要殺多三郎？是不是紀伊守下令的？」

「公主您說什麼呢？小人一句也聽不懂。」

「得了，治左衞門，準備出發吧！」

清姬讓轎夫往沼津方向趕路，一個諸侯的女兒離開了江戶，這是不能公開的，所以隨從的人很少，可是也不能像普通百姓的轎子一樣，扛着就跑。清姬在轎子裏，想到那人還活着，不禁一陣狂喜，不管自己被召回江戶去爲的是什麼事情，現在她却知道多三郎也要到江戶去了。

這團武士因爲必須等青木市左衞門歸隊，所以放慢了脚步行走。轎子馬上就趕上了他們，清姬把轎門打開一小縫看着這團武士，合計約有八個人，其中一個身份似乎不低的武士，躲到一旁讓路，用手托上了斗笠，當他看見轎子門開了一小縫時，

「啊！」

清姬瞪着兩個大眼，同時下令轎夫停轎，因爲清姬看出那一個托起斗笠的武士是個獨眼龍。

聽到了轎內的驚叫聲，轎子馬上停下來，陪侍在旁邊的田中，一脚半跪問着：

「公主！您怎麼了？」

語氣含有限制行爲的意思，可是清姬聽不懂，還打開轎門來問道：

「……你是柳生十兵衞嗎？」

清姬斜着身子伸出頭來，

周圍武士們的斗笠，一起轉向中心的武士。

「請不要認錯人。」

穩重的回答，聲調相當高。往往一些被稱爲侯爺的人就有如此高的聲調，清姬說：

「那麼您把斗笠掀起來，讓我瞧瞧——」

「公主認識柳生十兵衞嗎？」

「多三郎我就認識，你是誰？」

「認識多三郎？……」

斗笠又一齊往清姬四週移動。

「如果你不是十兵衞，爲什麼要殺多三郎？爲什麼不讓他正式的比武？像一個武士那樣。」

「公主這麼的替他說話，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

「您要看我的臉，就請看吧——」

武士把繩斗笠的邊緣高高的掀起——

不是獨眼龍。

「抱歉！您也看到我們的公主極其任性，有失禮之處，請您原諒——公主！不能再延遲了，要趕路啊！」

臣下說着，使個眼色告訴轎夫說：

「扛起來吧！」

「不行！」

「什麼？」

「讓一個身爲武士之人露出了臉孔來，你以爲這個歉就好了嗎？沒這麼便宜，我不能就此罷了！」

「不能能了？這話怎麼講？」

「閉嘴！如果眞正是永井信濃守的女兒，應該住在江戶的，你們一定是假冒公主之名——」

田中以及所有永井的家臣都無言以對，武士馬上接着說：

「能不能和解，就完全在公主的一句回話了。」

「您要我們公主回答什麼？」

「您在什麼地方遇到多三郎？什麼時候把那東西交給他的。」

「？」

「你們不會知道的，但是你們的公主應該知道——請說吧！要不然你們這一行人……。」

左右的武士都機警的散開圍住轎子，田中知道事態的嚴重了，也緊張的守護著轎子，太陽快西斜了，富士的靈峰在愛鷹山之前聳立着，山上的積雪被夕陽染成了紅色。

永井家守轎的武士有五個，對方却有九個，看情形是不會馬上弄刀舞劍的，不過氣魄却是不凡。往來於旅途的人都停住了脚。

就在此時，有一整個身子都倚托枴杖行走的人，孤單單地往江戶方向走，剛好來到此地，他就是消瘦不堪的多三郎。

梅霖

多三郎來到了人羣聚集的地方暫停了下來，大大的呼一口氣。

滿臉雜亂的鬍子蓬鬆的頭髮像一個仙人般的隨便綁在腦後頭，沒有腰帶，只有一條草繩綁着腰，也沒有穿下袴。

多三郎看到了守護着清姬轎子的永井家臣們和帶斗笠一行人相對峙，從人羣背後索然無味的觀望着，過了一會兒又再度倚着枴杖走了出去。

人羣看見了從背後走過來的怪樣人物，不約而同的讓開一條路，一個戴斗笠的武士首先看見了多三郎。

「哦！你是？……」

因爲太意外了，同時看見了多三郎狼狽的模樣，一時說不出話來，所有的斗笠一個接一個地被這幕情景引誘着回轉過頭來。

「……」

似乎每一個人都嚥下了聲音，愣在那兒了，轎子裏面的清姬當然不知道這陣的騷擾是因爲多三郎突然出現所引起的。守護轎子的是田中治左衞門等家臣，也不認識多三郎，他們只察覺到戴深斗笠的武士們的注意力，已經從清姬身上移轉到神仙般的怪男人身上了，只看這一點就够了。

「扛起轎來！」

以爲還會再度受到阻止，不過無論如何也必須趁此空檔溜掉。田中大聲地向轎夫們下令。

意外的是那一行武士竟已不再阻止了。

「……怎麼了？」

轎子裏的清姬不安的問：

「沒什麼。公主！請您不用擔心——快扛走。」

像敗軍一般轎子飛快的離開那地方。

「……霞三多郎，認識本侯吧？」

中心人物等到轎子走開後，把斗笠掀起露出臉孔來，他們阻止轎子的前進，目的本就是在追問多三郎的事。說也奇怪，多三郎竟出現在這地方，要是叫出多三郎的名字，清姬又是那種性子，一定會下令家臣保護多三郎的，他是故意讓清姬走開，以免多了幾個拼死抵抗的人。

「不錯！我是多三郎……你們知道十兵衞的住處吧！告訴我！」

「笑話！你想以你這種身子去向柳生十兵衞挑戰嗎？」

「你們不懂。」

多三郎彎起背來，把枴杖移到另一手去，深斗笠的中心人物原來是佐賀小城藩主——鍋島紀伊守元茂。元茂是先代鍋島勝茂的長子，可是自動的把佐賀三十五萬七千石的領地讓給弟弟忠直繼承，自己被封在七萬石的小城。只因爲忠直的母親岡部氏是以德川家康養女名義嫁過來的。

其實元茂也是接到老中的命令——根據「上將軍旨意」被召喚到江戶去的。許多藩都有這種——因爲是庶兄才把繼承權讓給弟弟的例子。這種事本身的適當與否大致都在次子繼承家業之時，就已經解決了，所以很少有心懷不滿，圖謀不軌的例子，元茂表面上也沒有透露過，自己被分在小藩的憤怒，可是這一年多來即將藩政完全交托給家老了，經常無所事是地微服徘徊於京都附近，以及尾張一帶——元茂心中以爲此次受召入京，只不過是因爲上述行爲會受到一點譴責而已。

元茂曾經受過柳生宗矩兵法的眞傳，和將軍家光一起練武而獲得恩賞，特許他爲日本三狩之一——箱根山行儀狩，這是一種許可證，無論他何時離開領地，在什麼地方做了任何事，只要是有關鷹狩的武事鍛鍊，對幕府就可交待過去了。所以此次的召喚，他也沒有組織正式的行列，還是以微服出行，只帶着幾名近侍的武士，就踏上江戶的路途，原因也就在此。當然另外還有一團以七萬四千石諸侯身份的行列，從東海道走下去，不過，所扛着的轎子却是空的，沒有一個人會知道這一個戴着深斗笠遠行打扮的武士，竟然是個身份高貴的小城藩主。元茂心想，只要能够在暗中裏護衞着十兵衞，除却浮月齋一派暗殺的手段，就值得了，故足以忍受這江戶一行之召喚。

另外元茂尙有一事還要問多三郎，他強調這是有關秘笈的一件事。

現在必須喚起讀者的記憶，一年前，在東海道上的鈴鹿嶺上，多三郎和弓削三太夫曾比試過秘術。多三郎落敗後，身邊所帶的秘笈也被三太夫奪走，三太夫將此卷拿給他的主公元茂看，元茂將卷中所繪的幾個架好刀勢的人物圖樣，都用黑墨給塗掉了。每一個架勢都寫有名稱，下面還用小小的字記着姓名的那一卷秘笈，也就是一開頭就有的那卷——

連之位　柳生又右衞門
小太刀丸橋　田中　甚兵衞
寒夜聞霜之太刀　狹川　新九郎
猿飛太刀數八、急太刀　汀佐五右衞門

下面接着是明身之位　笠間又兵衞、指打之條、桂原四郎右衞門、一葉浮水之架勢佐佐木左門。元茂從三太夫手上接到此卷秘笈時，熟視後說道：

「不錯！正是本侯曾經擁有過的鍋島一卷。」

這一卷是不知原委的親戚交給僕人麻生吉郎的，吉郎被浮月齋所殺，然後將此卷秘笈交給了多三郎，可說出處是元茂的親戚。可是永井藩的江戶家老三浦左近却說，他縫進清姬腰帶的那一卷，乃是「東海道的地圖」。是自稱島津家臣的武士柳生內藏助，在傷亡之前交托給信濃守尙政的。這一卷地圖經由清姬的腰帶裏面，再轉到浮月齋的手中，後又被鍋島元茂奪去，而後却變成了記錄刀法的另外一卷。可見中途已被人所調換過了。

這一個調換的人，可想而知是浮月齋，如此看來，浮月齋手上早就有了這本記錄刀法的卷子，不然他是沒辦法使出這偸天換日的手法。

尙有一事，霞千四郎在大久保彥左衞門府邸後院裏，發現了神矢悠之丞所埋藏的那一卷，在他們兩人爭奪中，已撕成了兩半，據說也是繪着地圖的卷子，那麼此卷子可能就跟三浦左近縫在清姬腰帶的那卷地圖，是同一個本子。

從上面所發生的事情，把這三卷秘笈歸納成一個系統，可知大類情形如下——

一、被封在柳生但馬守府邸厚紙門的那一卷，小瀨源內在寬永寺外被多三郎所殺，臨終時說此卷是假的，不如說是抄來的。多三郎爲了解開這謎題，才急赴尾張的。當時，眞本是在尾張的柳生兵庫手中，兵庫將此本秘笈交給了十兵衞時說道：

「從此之後，我將不再理會秘笈的事了。」

這一卷當然是從十兵衞那兒，轉交到給宗矩了。現在應該還在江戶。

二、由數左中將嗣長卿所保管的那一卷。此卷同時準備有一份抄本，這抄本是中之院大納言通村的嫡子道長，就是神矢悠之丞所保存的。另一卷埋藏在大久保府邸，已被撕成兩半的那一卷。浮月齋經由帶着半卷的千四郎那兒，當然也已看過了。另一卷是沒有被撕完整的那一卷，是縫在清姬的腰帶中的。所以浮月齋也過目了。究竟那一卷是抄本？那卷是眞本？是被撕破的那一卷，還是別的另一卷，在當時還不清楚。不過，只要把這一卷和其他二卷相對照的話，也就不難察出刺殺二皇子的人了。那麼抄本上面，一定有某地方是亂塗寫的，要不然就不必特地把抄本留下來了。所以到目前爲止，能知道眞僞兩卷的差別的，也只有三田浮月齋了。

三、在鍋島藩的一卷。這一卷散落在肥前國佐賀那西山田庄，一個已經氣絕的奸細身上。附近農家所飼養的狗走近屍體身旁，却被飛鏢所殺。接着，夕姬與多三郎就在這兒碰面的。現在已知此卷已經成爲柳生十兵衞和多三郎所爭奪的物品。既然鍋島元茂說「曾經這是我所擁有的」應該是指記錄刀法的這一卷了。可是，如果是經過了創三太夫的努力，從多三郎手中奪得，而交回元茂手中的話，在西山田之庄的暗鬪裏，多三郎是打敗了十兵衞的，曾經也獲得了此一本子，當然也曾經看過。另方面，元茂很高興的說，這是他曾持有過的東西，那麼仔細的思考，永井信濃守手中的那卷是柳生內藏助死前所托付的了，而且和元茂所持的不相同才對，那麼元茂是被蒙在鼓裏了。

元茂因爲發覺了這一種情形，以致於偷偷的留在京都，曾經要求宮本武藏退出這場紛爭，一心想要尋找浮月齋那一卷。

——當元茂知道浮月齋直門弟子，霞之忍者多三郎追趕在十兵衞的後面上江戶，一方面想要保護十兵衞，一方面還想從多三郎的口中查出繪有地圖的那一卷的下落時，多三郎却不約而同的現身在此地。

——秋天的落日，沉落的特別快速。只有富士的靈峰尙染着紅潮，聳立在暗紫色的大地上。多三郎所祈願的只是想跟十兵衞決一雌雄，既然知道自己遺命不多時，最少也希望死在十兵衞的手中，所以和元茂的對峙在意志上就有了差距。

多三郎說：

「你們以爲能殺死我嗎？」

「既然你想要十兵衞的命，我們只好如此做了。」

「當然……十……十兵衞眞的受了那麼重的傷嗎？你們特地組織這樣的行伍朝向江戶出發，就是因爲他的傷嗎？」

多三郎全身又倚在枴杖上，像要吐血般搖晃不定的說。兩個戴着深斗笠的武士，在左右方正想拔劍。

「且慢！」

元茂阻止家臣拔劍繼續問道：

「你的身體如此的衰弱，還要與十兵衞決鬪，是奉了浮月齋的指示嗎？」

「不是！我師浮月齋已經去江戶了。」

「……」

「我一個人被丟棄在岩洞裏，此身如同等死……因爲聽到了十兵衞已離開那地方，所以才想到同樣是等死，不如——。」

「那麼秘笈是在浮月齋手裏了？」

「我不知道。」

「你聽誰說十兵衞已經離開了？」

「武田道安及川……川野黎左衞門……」

戴深斗笠的武士們都彼此相望。確實曾有假名爲柳生但馬守參覲將軍的行列，已經出發向着江戶前進了。可是坐在轎子裏的，不是十兵衞，而是十兵衞的替身，川野黎左衞門。

黎左衞門因爲不忍心把多三郎丟在岩洞裏，加上他天生的善良，到宇治去敲武田道安的門，而聽到十兵衞已前往江戶了，所以才告訴了多三郎此事。這時正是一度回到柳生村去養傷的十兵衞，從奈良出發，走向江戶的時候。黎左衞門扶着受傷的多三郎走，在岡崎附近遇到這一隊行列。可能是尾張的兵庫派人來向行列的武士們通知過，必須保護黎左衞門一身的安全。所以當多三郎和黎左衞門在御油鎭的茶肆休息之時，有一個農夫模樣的人，在隱秘處向黎左衞門招手，黎左衞門走過去的時候——

「您是川野左衞門大人嗎？」

農人很恭敬的彎着腰說。

「不錯！正是在下，你是？……」

「哦！我們準備了一乘轎子，正等着大人您呢！」

夢一般的心境

黎左衛門充滿好奇與懷疑的眼光，看清楚了對方的容貌。不錯！這是當地的農夫，經過陽光長期曝曬的臉孔，佈滿了皺紋，顯示出長年辛苦的從事於田園工作。但是，有一點神不守舍的樣子，可見是受着某人的指示而來的。

「是誰派你來的？」

「是……是武士、一團武士的行列正在赤坂停下等您。」

「行列？」

「侯爺要到江戶去的行列。」

黎左衛門愈發想不通。御油鎭距離赤坂鎭的投宿地僅有幾里地，大有兩鎭合併成一鎭之趣，大體說來，御油鎭較低級，而赤坂較高級，兩鎭都有執壺女郎，這種高、低級之分，很可能是以持壺女郎的優劣做爲區分的。因爲是大白天，所以黎左衛門再怎麼好色，也無法親身去探知了。農夫說有一隊諸侯的行列來到了赤坂正等着他，黎左衛門爲了愼重起見，問了農夫，諸侯的家徽是什麼樣子。

農夫怯怯的說：

「大人，小的怎麼看得懂？」

「暫時在這兒等一下。」

黎左衛門回到茶室，跟多三郎商量此事，

「諸侯行列？……不會是柳生吧？……」

「那有這等事，我想，說不定是我以前所服務的備前池田侯派來的行列，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了。」

黎左衛門本來只是信口雌黃的瞎猜，漸漸的就信以爲眞了。心想，主公大概聽到自己丟職的前後情形，同情自己吧！加上新太郎光政是當時名噪一時的賢君。黎左衛門被逐出主家，是在寬永九年，從因州鳥取移封到備前國岡山時出了差錯。不過也不是什麼滔天大罪，也不一定就要革職的。主公一定知道了自己當時的處境，而派人來接他的吧！

「不管如何，對方還特地派人來接我，所以我想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事情，你可以一個人先慢慢的走吧！」

黎左衛門似怕多三郎阻止他，急促的說着：

「這位仁兄！我們走吧！」

說完後，頭也不回的往赤坂鎭就跑。

多三郎知道黎左衛門這一去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他凝

視着農夫好一會兒，但沒有挽留的意思。

黎左衛門來到赤坂鎭一看，果眞有一武士行列停在路邊休息，他原本不抱着多大希望的，現在一見眞的是一隊諸侯行列，不覺歡喜，洋洋得意的望着。

行列中走出了兩個武士，來到黎左衛門面前就問：

「我們等您好久了，您是川野左衛門兄吧？」

「不錯！在下正是川野黎左衛門，噯！您們是？……」

黎左衛門仔細看了隨從們所舉起的挾箱上的家徽，不正是二階笠嗎？

「你們是柳、柳生家的人吶！」

黎左衛門像哼着一般的叫出來，可是已經太遲了。

「是的。我乃是柳生藩士藤利兵衛，恭候大駕已久，請上轎吧！」

「爲、爲什麼要叫我上轎？」

「等到了新居，再把原由說給你聽吧！也難怪您要起疑心，但是絕對與您無害的，閒話休提，請快上轎吧！」

雖然對方如此的說，黎左衛門還是半信半疑的不敢上轎，偷偷的看了行列一眼。

所有的道具、馬匹和隨從的武士都按照規矩整齊的排列，另外還有『從領地奉獻』的牌子，裝着五升酒的桶子兩個，鹹的鯛魚兩條，昆布五把……等包裹。桶子是用染色的繩子縛住的。黎左衛門知道諸侯們要覲見將軍時，都要從領地帶禮物去的。

心想，這不是臨時併成的隊伍。黎左衛門嚥下一口唾液。一看轎子却是諸侯坐的大轎，前後的轎夫都穿着同樣的衣服，恭敬的等候在那兒。

「您是要我坐那轎子？」

「是的，中餐預定是在本田的行館吃，現在時間已耽誤了不少，請快上轎吧！」

黎左衛門心裏是有點害怕，不過想想還是順從了，只是良心上有些不安的說：

「我是跟一個叫做大月多三郎的浪人一起來到此地的，他還在御油鎭上等着我……」。

對方一點也不理會他。

轎子輕輕的飄浮起來，黎左衛門心神如在夢中一般。

「開拔！」

轎子左右響起一陣亂雜的脚步聲，不久整隊行列就靜靜的開拔了，黎左衛門緊緊的抓住轎中垂下來的紫色吊繩。

柳生藩士武藤利兵衛說的一點也不假，行列眞的是在吉田行館吃午餐，晚上在新居鎭一個姓上田的家中住了一

宿。經過御油鎭時，黎左衞門把額頭靠在轎簾上，在路上搜尋着多三郎的影子，可是始終沒有發現。也許是他自己沒看到吧！在渡過橋離開了御油鎭時，經過國府町到了七百二十公尺的吉田橋，就看到了製造瓶子的小工廠，製造玩具的小店，賣梳子、縫針及假面具的小店，不久就進入吉田城下的市區，這期間，黎左衞門坐在轎上，舒服得如同在睡夢中一般，即使是他自己，也都搞不清自己是不是要在路上尋找多三郎。

到了吉田行館，隨從們的武士都休息了，可是黎左衞門尚未被請出。這時他開始感到不安了，可是在轎中，自己像侯爺一般的被侍候着。轎子停在行館屋簷下，藩士們在周圍嚴備着，也使黎左衞門感到非常的得意，一直到新居晚上住宿在上田家中之前，他完全是毫無戒心的。

當然囉！黎左衞門是不知道其中原因的。柳生會請他坐上轎子，完全是想以他來假冒十兵衞，以防備浮月齋一派的阻擊，除此外，御油鎭的一個村長林五郎太夫，是兵庫介的女兒阿紅的丈夫，所以早就有人來聯絡他，必須保護黎左衞門的安全。林五郎太夫當然明白但馬守宗矩和兵庫介的不合。十兵衞是很想殺掉黎左衞門的，黎左衞門做夢都不知道這雙重陰謀，所以有人告訴他，某人推舉他到安藝藩淺野家去出仕，所以才派人來保護他的時候，他興奮極了，以爲是「一元復始」，自己的春天又來臨了呢！又以爲自己是在夢中，所以擰了自己大腿一把。

路上倒也沒遇到浮月齋一派的襲擊。多三郎遠遠的跟在行列後面。到了掛川，黎左衞門在左衞門方所開辦的松屋旅社換了衣服。抵達由井時是住在行館裏的。三島同樣也住在行館中。他們比永井家的公主清姬早一天到了江戶。

一到了江戶，黎左衞門就被軟禁在日之窪的柳生府邸裏。

永井家臣圍住了清姬，可是清姬仍然緘默不語，所以家臣們也完全得不到要領。正在這時候，江戶城今天又在表演猿樂。主客是九條前關白辛家，演的戲劇有皇帝、忠度、采女、道成寺、鵜飼。幕臣中有三番、毛利秀元、立花宗茂等之外，還有大僧正天海、增上寺方文智童、澤庵等侍侯陪觀。

前關白九條幸家到江戶來是傳答數左中將嗣長卿之意的，毛利秀元已經聽過馬木家六突遭慘死的事了。澤安深知宗矩的心思。大僧正天海也在暗地裏，跟土井大炊頭談過了。每個人都心懷鬼胎，空瞪着舞臺。舞臺上正在演着采女，是指一位服侍奈良皇帝的使女，悲歎着受到皇帝的

冷落，投身於鹽澤池中，旅僧去祭悼她的靈魂之事。劇終後，觀衆的表情都緩和下來。劇中的主角是剛剛充任持弓頭的永見新右衞門，配角是設樂市左衞門眞信。

「戲演得好嗎？」

「演得很好。」

前關白回過頭來向着他的兒子松殿大夫，父子兩人互望的點點頭。家光看到公卿父子優雅感歎的動作，不覺想起了於萬。公卿女兒於萬做了尼姑時，很得家光的寵，後來却失寵了，她的境遇有點像采女。家光最近的確很少去於萬那兒了，他現在專寵着富里，過去的家光只愛美童，而於萬却讓他懂得了女人身體的魅力，可是也把家光的關心引到新的侍妾上，不僅如此，富里懷有了家光的孩子，春日局安慰於萬說：「這不是家光會移情別戀，而是男人自然會把注意力移轉到首先懷他孩子的女人身上。於萬自己並不埋怨將軍對她的疏忽，她還向春日局透露說，最少要等到頭髮長齊了像個女人時，才再接近家光，現在遠離將軍也是好的。但是她連想都沒想到，家光是喜愛她光頭時可愛的樣子，而現在她的頭上長出了頭髮倒令家光感覺到醜陋污穢哩！

宴會是在數奇屋舉行的，參加觀劇的人都陪席。席上大家談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宴會完又再進去觀劇了。按慣例，地位階層較低的應先入席，所以諸侯們就先離座了，澤庵不習慣這種場面，在增上寺方丈智童未離座之前，他也仍然坐着不動。

「主公！臣下有事稟報。」

大僧正天海拂袖轉向家光的座席。

「什麼事？」

「臣有件秘密相告。」

「秘密？」

當時九條前關白父子、侍童們以及刀童都還在數奇屋裏，天海故意閉上眼睛，把耳朵附到家光旁邊，等將軍的回答。

「貧僧先走一步了。」

澤庵不得不行禮告退，接着九條前關白幸家也抬頭看了天海一眼，就摧促着松殿太夫，一起隨着帶路的武士走到走廊去了，現在只剩下整理餐桌的管理和厨房的武士們。

「你們都退下。」

家光一聽到是密談，完全心不在焉，他知道這一種唐突的祈求，是不會提出什麼重要事件來的。左右都退下後——

「聖僧！有什麼事請說吧！」

家光故意裝着溫和的面孔，笑着問。可是天海說出的却是意想不到的一件大事。

「主公！您準備讓中之院幽禁多久呢？」

「中之院？……」

天海閉着眼睛慢慢點了一個頭：

「是的，自從前幾年先帝退位以來，就一直服罪軟禁了的元武家奏傳中之院通村卿。」

「你要與本將密談的，原來就是這件事？天海，你久在寺中調養，也難怪你不知道有關中之院的事情，上次大目付但馬守來請求過我，我已經准許赦免他的罪。」

「貧僧知道此事的。」

「？」

「可是中之院現在還逗留在寬永寺中，不回京都去，這是爲什麼？是不是主公下令讓他留在寬永寺的？」

「這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這就妙了。」

天海的眉毛非常的粗，又長得很，他揚起那對白眉毛笑道：

「這麼說，是有人安排他留在寬永寺了？要是老中大炊頭的安排還有話說，不然；一個小小的大目付敢這樣做嗎？」

家光把身體向後仰了一下，拉開和天海的距離，瞇起眼睛來說道：

「天海，您老和尚到底想要說些什麼？如果是有關但馬守的事，就請別提了。」

「主公！您誤會了，貧僧不願知道大目付但馬守免職的原因，貧僧所要說的是——」。

「慢着！」家光把手抓着的靠肘伸到前面去，上身向前傾說：

「你是說免去了大目付的原因嗎？原來你的所謂密談是和利勝共謀的了？請不用客氣，把你所想知道的都問出來吧！」。

「那麼貧僧就直言了。」

天海抬起頭來，後頭佈滿着縐紋。舞臺上響起了橫笛和鼓聲。

駕臨尾州邸

家光駕臨尾張的大納言義直邸宅，是在天海跟他密談以後的第三天，他聽從了聖僧天海的勸告，而前往尾張。

當天，他還帶了幕府中的重臣——水戶黃門賴房、加賀之小松中納言利常、毛利甲斐守、永井信濃守、松平伊豆守、阿部豐後守，再加上總管的土井大炊頭，以及其他親信的隨從們。從跟隨的侍從上，就可看出事情是非常重大。不過，在外表還是一團和氣，根據『大猷殿御實記』的記載——

「家光抵達尾張時，他們這一行人馬上被招待至茶肆休息，跟隨將軍身旁的是水戶黃門、小松中納言、永井信濃守、立花飛驒守。在飲食完後，大家就到書院去了，在這時；大納言穿着大禮服來迎接家光，並且呈上禮物。太田備中守就把禮物接過呈給將軍家光。

將軍也賞賜大納言許多禮物——定利的名劍一把、銀三千兩、九丈長的錦緞三百匹、綢面棉襖八百件。大納言的兒子柳兵衞臣賜名劍一把、銀千兩、綢面棉襖五十件，然後，大納言就獻上三獻之宴，參加入席的人有亞相（義直）、黃門。右兵衞等，家光並賜酒給黃門、右兵衞。」

所謂三獻之宴，就是在宴會上，喝了三杯酒後，就換酒菜，如此連續重覆三次。

並且在三獻之宴中賜酒的時候，家光賞給了大納言義直的是正宗的名劍、和泉吉光的短劍各一把。義直在要回敬之時，再度呈上了鍋島卿的名劍與來國光的短劍各一把。

經過了三獻之宴後，家光就到大廳去了，這時候，尾張藩的那些重臣，以及他們的家臣們，都平排在走廊迎接家光。其中也有柳生兵庫，家光看了他一眼，但是並未與他交談就走過去了。

在大廳裏；義直還呈獻了久國的太刀、黑色的馬鞍、黃金三十兩、綢面棉襖兩百件、棉布一千匹、紅絲二百斤、白絲一百斤。他的孩子光友也獻上國綱的大刀一把、銀三百兩、錦緞六百尺、綾羅六百尺，其餘的臣子，還覲獻了銀三百兩、綢面棉襖十件。

後來就去觀賞猿樂。當時將軍就賜賞義直生母銀三百兩、絲緞三百匹。賞給義直的夫人北姬銀三百兩、綾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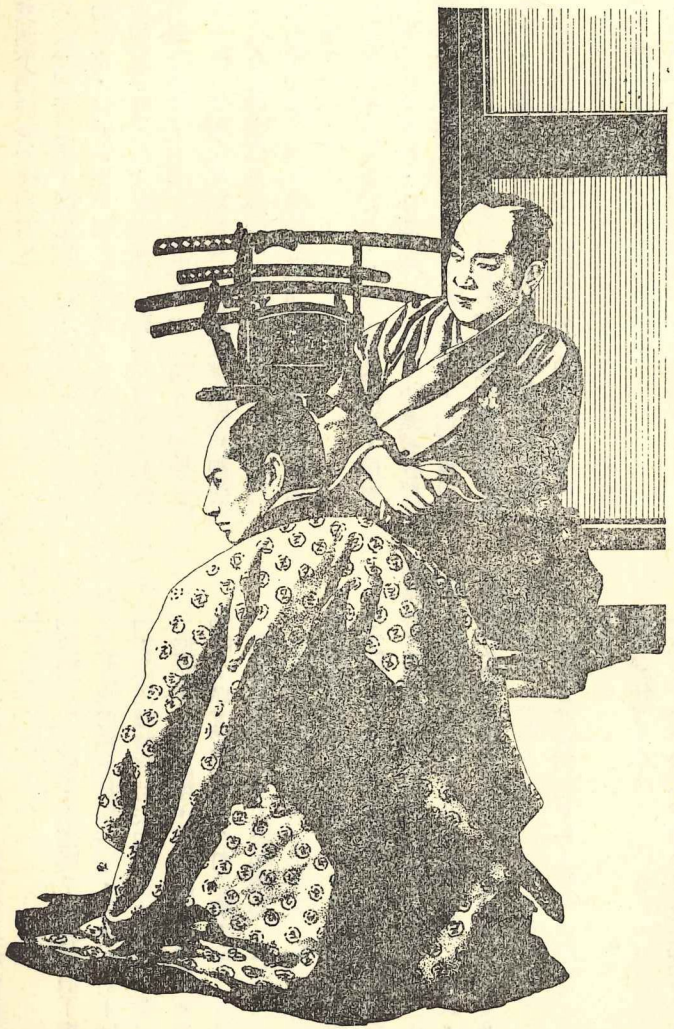
十匹。賜給他的女兒紅色棉布五十匹、白綾五十匹。就在這時候淺野安藝守帶來紀伊德川賴宣的兒子——常陸介光貞和當時剛剛成年的幼君千代松，也就是目前的左衞門督光國二人，前來晉謁家光。家光馬上叫他們兩個坐在他的左右，這時的光國九歲、光貞十二歲。

猿樂這一場戲，就在這一些重臣面前揭開了。演過半場後，義直也賞錢給這些伶人。當戲劇結束後，就再度開出酒席，又來一次三獻之宴。然後，家光就回到江戶去了。跟隨他來的水戶黃門、前田利常、立花宗茂，及那一些心腹隨從，也都從尾張邸走了。可是，以尾張義直爲中心而開始的一種審問的大會，是大家所沒預料到的。主持審問的士井大炊頭利勝，他是一個大陰謀家，人們都認爲他是藉口要查問柳生宗矩，是要探出尾張義直有何居心的。

尾張藩祖的德川義直，是家康的第九子，慶長五年爲大坂城的西丸殿所生的。他的生母是相應院的龜姬，太太是淺野幸長的女兒。

義直在四、五歲就參加了大坂的冬之役，這個戰役，以勇敢而聞名，元和二年，家康亡逝以後，他就回到封土去，成爲諸侯之一，他所領的封地，一共一萬九千五百石，在元和三年的夏天，跟隨着前將軍秀忠覲京，五年夏天又隨秀忠再次的覲京，到了寬永三年六月又第三次跟將軍家光覲京，以後就被任命爲權大納言。

義直是以幕府至親自稱的，居於德川三代的第一臣子，經常抱着忠貞不二之心，而外表上更是敢正直進諫，在寬永十年時，聽到家光生病危殆，他馬上就趕至江戶，家光却派總管酒井忠勝來詰問他，何以未受命就到江戶，義直乃回答說：「目前將軍邊沒立嗣，如果有個萬一的話，怕會產下嚴重的後果，那麼先祖所創的天下大業，將落於誰的手中？所以我想我該跑到江戶來保護的，因爲我在我們這一族中，算是前輩，並且我的工作是要監視國家大事。另外在寬永十年，家光在上京時，本是要在名古屋停下休息的，但因聽到傳說義直有反叛之心，馬上就改變原來的途徑而不到尾張。且派了紀川的德州賴宣來察問這一眞像，義直非常的生氣，乃下令關下城門預備舉兵抗拒。前面曾說過，義直本性非常好學，並且非常敬拜鬼神，一直都抱着以文教興國的觀念。對國學的研究尤其努力，因此他的勤奮精神，結果也偷偷傳到利勝耳中，且不管怎樣，在他的尾張藩當劍術指導的兵庫，就是柳生宗矩的侄兒。利勝雖早已知道兵庫與宗矩之間的不合，但是宗矩是在家光那兒做事，兵庫却是替義直做事的，兩方的不合，說不定就是因爲雙方的主公感情的不融合所致吧！這點是



誰都不敢肯定的說法。利勝還懷疑武藝帳的事件，眞正在背後操縱的是義直哩！

最初受到查問的是光國幼君。

在將軍家光回府以後，就重新安排了座位。藩主義直坐在大廳的首位，也就是家光原先的坐處，光國坐在他的鄰席。在他的左手邊，依次坐着淺野安藝守光晟、毛利秀元、永井信濃守尙政，右手方坐着土井大炊頭、阿部豐後守、松平伊豆守。末座以紙門爲背，坐着淀藩的江戶總管三浦左近、淺野家的家臣筒井監物、水戶藩士川伊左衞門、尾州藩的竹腰山城守等，重要的各藩家臣。他們的對面，只坐着柳生兵庫一個人。

光國的眼裏似乎充滿着好奇，他以奇怪的眼光，環視四周。他本來是隨從將軍，要回到江戶城的，但是被拉離開他的父親黃門，一個人留了下來。剛開始時，他表現得非常緊張。但是當他看到安藝守以及幕府的總管等重臣，都很輕鬆似的，各自看着自己喜歡看的東西，這個孩子也鬆懈下來，感到氣氛有所改變，最後終於露出興味淋漓的表情了。

「我想請問一下左衞門督。」

利勝表現出一個好好先生的模樣，首先發難。

「什麼事？」

「聽說去年你到八重洲河岸的柳生但馬守邸宅玩的時候，有一個刑部少輔友矩，表演隱身術的祕功給你看，是嗎？」

「對啊！大炊頭你看過嗎？忍者表演了模倣狗叫以及用頭把五寸長的鋼釘打進柱子，好精彩唷！」

「表演這種精彩功夫的忍者的臉，你還記不記得？」

「臉？……不記得，表演的時候是矇面的。」

「嗬！你說還用頭來釘釘子啊！」

「你說這個嘛！我可記得清楚。」

「是怎麼樣的人？」

「這個人呀……我想起來了，跟你長得很像。」

衆家臣聽到這話，都極力忍住想要噗哧而笑的衝動，利勝瞥了他們一眼，繼續說道：

「另外，你在但馬守房間裏遊玩的時候，用長劍砍到一根柱子，聽說柱子裏滾出一卷書帖，是嗎？」

「！」

「那是什麼東西呢？」

「不知道。」

「這就怪了！」

「你說什麼，我不曉得。我爸爸交待，在我還沒有成年以前，是不准佩劍的，大炊頭你不知道嗎？」

一種異樣的沈默，籠罩在房間裏面。只有光國一個人，綻著無邪的笑靨，用他那雙慧黠的眼睛，注視着利勝。

松平伊豆守看不過去，忍不住插嘴道：

「今天的審問，是將軍親自交待下來的。萬一你說錯了話，說不定還會替你的父親黃門公惹來麻煩。」

「麻煩？這眞奇怪了。伊豆，我不知道的，我就說不知道，爲什麼會引起麻煩呢？平常我父親就教我不要說謊，不管誰問我，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這個時候，他的笑容已經消失了，而在他緊鎖的眉宇間，表示了他的決心。

「伊豆。」

坐在上座的義直，打斷他說：

「光國還是個孩子，不要太責難他。」

可是，爲了查究祕笈的去向，伊豆守不能不追溯事情發生的開端。雖然，祕笈到目前爲止，仍是下落不明。但是在幕府這方面，除了當事人之外，曾經親眼看過祕笈的，只有光國一個人。

伊豆守說：

「不再審問左衞門督了，想介紹一個女人——」

說着，對待候在紙門前的一個家臣，使了個臉色，家臣應了一聲：「是！」隨即跪着走到門邊，把隔間的紙門拉開來。

裏面有個女人，低垂着頭，跪坐在那裏。向遠遠的上座行過一禮後，站起來，拖着衣裳娉娉嫋嫋的走到大廳中央來。

女人的年齡不小了，光國明敏的瞳孔如火般燃燒着，凝視住女人，原來是小鄉。光國曾經作過一首小詩，讚美道：「若天上的白雪，是紛柔的脂粉。我願捧起一撮，塗在小鄉的頰上。」

自從光國舉行過成人的儀式以後，小鄉就被賜假回到水戶本藩去了。光國還被叫做千代松君的時候，曾經告訴過這個老女，關於柳生府邸裏的柱子掉出書卷的事。

「——記得吧？曾經服侍在您身畔的老女小鄉。」

伊豆守沒有直接介紹給義直。光國說：

「小鄉，我眞想你。……你回去問候過我父親嗎？」

「問候過了。主公說您長大了，眞的，長得是一表人才。」

小鄉似乎非常高興，眼眶都情不自禁的濕潤了。

「小鄉女——」

利勝這才提醒她：

「這位是尾張公，向他問安吧！」

小鄉垂下手，恭恭敬敬的欠身行禮。

「老婆子，是我父親叫你到這裏來的嗎？」

「是的，聽說將軍還特別提到我，我小鄉可眞光榮啊！」

「……是嗎？小鄉這樣講，我也與有榮焉，轉眼一年不見，再看到你，我眞高興！」

光國說完，轉向義直說：

「小鄉比我的記性好，我想我最好不要在這個地方。這樣小鄉不管回答什麼樣的問話，都可以毫無顧忌的說，現在我可以告退了嗎？」

看到光國的應對得體，擧止俐落，連利勝都不免刮目相看。

義直的眼光直視入少年的眼底好一會，終於說：

「當然可以，小鄉就完全交給我尾張好了！」

說完，熱淚即將奪眶而出似的，眨動一下眼皮。

少年光國帶着兩個隨從家臣，出去了。場內悠然的氣氛，也立刻消失了。似乎是約定好了，就在這個時候，友矩父子進入大廳，使原本的沉默更加添了一層緊迫感。

毛利秀元有他的立場，尙政則老把即將被傳出的清姬放在心上。安藝守光晟在某種意味上，有超越了不安的好奇心。只有宗矩悲歎着，伊達政宗現在已經不能親臨這個會議席了，他這種胸懷可能沒有人能察覺的到。唯有仙台六十二萬石，曾經在暗地裏跟家光爭奪天下的政宗，他具有偉大的氣量，如果今天他能在座，宗矩的命運應該有所不同。無奈呀！眞正能够保守秘笈的秘密，與老中土井大炊頭利勝爲敵，而周旋到底的人物，除了政宗以外，實在找不出第二個了！

宗矩已經看開了，心閒氣定的走進大廳。禮服裏面，和友矩一樣，穿着純白的死亡裝束。他是有了充份的心理準備，才到這個審問席上的。

人算不如天算！宗矩後來做夢也沒有想到，最後到這裏拯救出陷於絕境的自己，竟會是大久保彥左衞門。

盲人長屋(一)

柳生宗矩父子一就座，義直就像已經等得不耐煩似的，馬上開口道：

「但馬，今天是因爲老中說你的行跡可疑，奉將軍之命，特來問清原委。你是個做過大目付的人，應該知道回答若有差錯，就不能以私事了結。我今天來此，正是將軍的代理人，什麼都不可隱瞞，盼你據實相告。」

然後轉向利勝說：「開始吧！」

「您的意思我很瞭解，」

宗矩在利勝還沒來得及轉身過來以前，就向義直說：

「你們這次的審案，是質問一個武術家柳生，還是詢問萬石以上的諸侯但馬守呢？請明示！」

「你這說法就怪了。」

利勝慢慢地轉過膝蓋說：

「武術家也好，諸侯也好，你所做的事只有一件，要怎樣訂名目，悉聽尊便。一個人不能同時各以武術家和諸侯的身份做兩件事，我們所要究明的只是你的行爲。」

「請原諒！」

宗矩不理會利勝繼續說：

「我現在已經不是大目付了，而是個無官職的諸侯之一。以諸侯而言，也不過是個一萬石的小侯，不敢直接回將軍的話。——可是，如果是以武術家的身份來說，就算是雄覇天下的將軍，一旦有事，我仍是他的師父，可以直言。——所以不管回答什麼事，武術家的身份和諸侯的立場，有很大的不同。我應該判斷清楚，再來回答。」

宗矩抬起臉，注視着坐在上位的義直。

「閉嘴！」

利勝大聲吆喝。

「我們只是究明事情眞相，你只要回答是或否，就好！」

「你說閉嘴。」

宗矩面無表情的轉過臉去。

「剛才也說過，如果我柳生只是一萬二千石的小侯，您一說閉嘴，我不敢反駁片語隻言。但是武術家柳生宗矩心有不平時，就是面對老中，我也要滔滔不絕的討回公道。」

「對！心裏有什麼想法，毫不客氣地說吧！但是，將軍代理尾州公在此，絕不准虛言。」

「我知道得很清楚。」

利勝從腰際抽出扇子，拿在手上。

「——小鄉。」

利勝嘴邊浮着一種老奸巨猾的微笑，轉向外表昂奮的老侍女小鄉。

「你曾經服侍過光國君吧！」

「是啊！」

小鄉和宗矩之間雖然隔着十幾尺，但是幾乎排在同一線上，面向上位坐着，笑時露出染着鐵匠般的黑牙，有種無法形容的高尚的美艷，怎麼看都不像是四十六歲的女人。

「那麼你該聽光國君說過，他曾在八重洲河岸的柳生但馬守府邸裏，看過某種文件吧！」

「……」

「你不說話，是因爲但馬守在場嗎？」

小鄉慢慢回頭看著和柳生並坐着的友矩。

友矩的臉色變了。

小鄉開口說：

「千代板君的確說過。」

小鄉說完，又回過頭看看土井利勝，臉上仍然綻着笑容。

「什麼？」

「就是這個友矩把劍遞給小主人，小主人揮劍砍上柱子——」

「嗯？」

「呵！呵！呵！……眞調皮，他還說是星星掉下來。」

「小鄉女！」

坐在旁邊的松平伊豆守糾正她說：

「現在正在尾州公御前，切不可含糊，一五一十的說，記得你告訴我的時候，是說文件。」

「是啊！是這麼說的。」

小鄉的眼睛已經變成一條縫了。

「呵！呵！呵！……」

笑得好樂。

「一會兒說是星星，一會兒又說是文件……什麼都可信也不可信，我看只是一個調皮孩子，開我小鄉的玩笑。」

「你說什麼？」

「那當然，哪會有星星從柱子上掉下來的道理，柱子上也不會長出文件來，都是小孩子的戲言。爲什麼我說是星星的時候，你們認爲是假的，我說是文件的時候，你們

就信以爲眞呢？」

「……」

「我還經常聽松代君說的戲言，怎麼能把每一句話都當眞呢？」

追問小鄉似乎無用。

伊豆守咬牙切齒，可是利勝還是變穩重的。

「你——」

利勝轉向友矩。

「聽說你撿起了滾在光國君脚前的文件，後來是怎麼處理的。」

利勝神情嚴肅。

友矩的回答自不在話下。

「什麼！你說什麼都不知道嗎？」

「——是的。」

「去問神矢悠之丞，答案也是一樣的嗎？」

利勝的膚色白皙，體幹瘦長，是個像白鶴般的人物。但是，在這種問案的情形下，他的瘦軀却具有一股奇妙的威嚴。此刻竟然提到神矢悠之丞的名字，可以說接觸到柳生秘笈一事的核心了。預先，他就跟松平伊豆以及阿部豐後守說過，各人分別察言觀色。此時，伊豆守看着毛利秀元和永井尚政的臉色，豐後守看着柳生兵庫的臉色，利勝察看義直的臉色。

「……」

沒有一個人的眼裏流露動搖之色，只有友矩秀麗的臉龐上，掠過一陣陰影，可能是因爲他年輕，涉世未深之故。

「誰是悠之丞，我不知道。」

「不知道嗎？這就怪了。……但馬兄，你該知道吧！曾經在大久保彥左衞門府邸裏寄食過，你還爲他作保，推薦他到水戶藩去——」

「知道！」

「胡來！」

「父子一對竟然回答不同，你們想愚弄我嗎？」

大聲怒斥着。

宗矩眉頭也不皺一下，答道：

「所謂神矢悠之丞是欺世的假名，友矩當然不知。」

「假名？……那麼友矩你知道神矢悠之丞的本名嗎？」

「這個說法一點道理都沒有，我本就不知悠之丞這個假名，又怎能說出他的本名來，這眞使我無法回答。」

「嗯？」

伊豆叫：「小鄉。」

「在！」

「你記得替黃門做事的神矢悠之丞嗎？」

「是啊！他是服侍光國君的。」

「的確叫做神矢悠之丞？」

小鄉用力地點頭。

聰明人伊豆的視線移到宗矩臉上。

「但馬兄，水戶藩是將軍的親藩，你要推舉一個武士時，竟以假名呈報，這不是太豈有此理了嗎？」

「——你說的太過份了。」

「什麼？」

「因爲是如此豈有此理的推舉，後來事跡敗露，被趕出水戶藩，小鄉也應該知道這些經過。」

「是的，知道啊！就在春日局來探望少君時，發生一些糾紛的。」

伊豆守嘆聲不語了。原來和春日局暗中溝通，把事情發展到開除悠之丞的幕後人物，就是伊豆。要是繼續追究悠之丞爲什麼以假名出仕，當然連聘用他的賴房，都會扯入審問的範圍內，利勝和伊豆都不希望如此。他們想把整個事件都栽到柳生頭上，算是柳生的陰謀，而不再牽連到其他的諸侯。

利勝再度開口：

「但馬兄，現在重新再問一次，神矢悠之丞的原姓是什麼？」

「他是武家傳奏——中之院大納言的兒子。」

「原來如此！中之院通村的兒子，爲什麼又要用神矢這個假姓呢？」

「這就——」

宗矩悠然地笑着：

「各位都知道在京師的先帝退位時，中之院遭到大炊頭和老中們的譴責，至今仍被軟禁在寬永寺裏。這個孝子是想仰賴水戶公的關照以赦免他的父親。但是，又不敢正式告知爲中之院的兒子，這是對幕府的一種顧忌。若報出眞姓名，就不能爲赦免之事而活動了。身爲人子，這該是一種必要的措施。」

「這就怪了！但馬守，你當時的職位是大目付，爲什麼背地裏推薦這種人，都不讓我們知道。如果只是希望赦免中之院，當然要經過老中的審議後，再作決定，你却在暗中策劃着，是不是跟禁宮通什麼聲息？」

「您若這樣說，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我但馬只是感於他的孝心，助他一臂之力而已。」

「如果純粹是出自孝心的措施，怎麼會不把老中放在眼裏？但馬，這是說不通的。」

場內在這一瞬間，瀰漫着沉重的緊張氣氛。利勝窸窸窣窣地從懷中取出一卷文件。

「你敢說不認識這卷文件嗎？」

連宗矩都緊張的屏住呼吸，不容置疑的，那是秘笈。什麼時候？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拿到這卷秘笈？

利勝從容不迫地轉身，下令末席的武士：

「將送來這卷文件的人，帶上來！」

「是。……」

武士行過一禮，退席而去。一會兒，帶來一個面相古怪的人進來。那是夕姬的黑市丈夫——賀源太。

「什麼！你說什麼？……您之丞來了！」

彥左衞門正在他座落於牛込龍慶町的別墅的書齋裏，振筆疾書，不知寫些什麼，聽到侍女報知神矢您之丞來訪時，驚驚慌慌地擱下筆。

「你請他進來了嗎？」

「是的，正在中房等着。」

「爲什麼這個時候到……」彥左衞門自言自語着，神不守舍地離開書桌。據說您之丞到駿河台的府邸去過，沒找到自己，才匆忙的趕來，這是可疑點之一。除此之外，彥左衞門早就以爲您之丞已經跟着他的父親回到京師去了

彥左衞門走進房間，沒有寒暄，立定便問：

「你怎麼啦？」

您之丞很少表現出驚慌之態，只有這一次，表情上有罕見的疑懼之色。

「本來是該順着次序詳細報告，可是現在心焦如焚——老先生，您可知道今天老中和松平伊豆守，正在審問柳生但馬守父子嗎？」

「老中在審問？在，在哪裏？」

「在四之谷御門邊尾張公的府邸，聽說還有毛利、淺野、永井等諸侯同席。」

「！……」

「小的爲了不得不如此告訴您，而心中感到非常痛苦。其實那一卷文件，完全是因爲家父不小心而被盜的。」

「什麼！那是什麼時候？」

「很可能是前天晚上——。剛才說過，沒有時間告訴您詳情，萬一老中的審問與那卷文件有關的話——」

「備馬，馬、……馬。」

彥左衞門沒法聽他講完。如果秘笈的秘密在公開的審問中，被暴露出來，這可就鑄成無可挽救的大錯了。

彥左衞門夙知土井利勝的決斷力，唯有這件事情，經

過老中插手裁定後，後果將不堪設想。

「喂！喂！你們在做什麼？快點！馬，還沒有牽馬來嗎？」

彥左衞門忘記了您之丞仍在眼前，一面大聲的、急促的吩咐侍女，一面換衣服。他穿着正式禮服，一圈一圈的紮上褲帶。

可悲的是，彥左衞門到這座別墅時，並沒有備馬來。

「事非得已，你在此稍候，等我回來，再告訴你詳情。失陪了……」

彥左衞門說完，把您之丞撇在那裏，坐上大木盆，登城去了。

盲人長屋(二)

前田藩的許多家臣從家裏的窗口，看到大久保彥左衞門坐着大木盆而登城時，都不禁齊聲大笑。彥左衞門勃然大怒，前去抗議，前田藩的人回答：

「本藩藩臣的長屋，外側沒有開窗，那有能够看着笑的道理？」

回過話後，隨即改造房屋，將外側的窗戶完全封死，成爲沒有窗戶的——盲人長屋了。自此以後，本鄉加州藩邸的長屋，面朝路的那面牆，就不再開窗了。

加州藩邸有盲人長屋，這已是事實。「前田綱紀公御夜咄」裏記載着：

因爲中屋毀於大火，家臣們遂遷往本鄉之上屋，然而此處之長屋亦人滿爲患矣。夏季受酷熱所苦，重臣們於會議席上，請求主公准許開高窗，主公不允，其言：

「彼乃先代所議決，今則無法揣測用意何在；然規矩不容破壞，故不便允許開窗之議。」

果眞如此的話，那個叫家臣回答說：「本藩的長屋無窗。」的該是前田利常了。彥左衞門催着侍從們快到尾州藩邸，如果他是在這個時候提出抗議的話，當然利常也必定列席於尾張藩邸的審案了。「實記」此時記載說，利常已護衞着家光回去了。所以，剛才提到列坐的各席時，沒有述及利常。

據說，井伊藩的上屋是在戰前參謀本部一帶，那個地方也流行着盲人長屋。這一件軼事，顯示出當時武士的氣慨。利常既然不理會彥左衞門的抗議，應該在彥左衞門辭出尾張藩邸前，千方百計的將窗口堵死。彥左衞門是個跋扈的老糊塗，也許在談論秘笈時，有什麼窮於應付而無法回答的問題，遂遷怒於前田利常的家臣們，才提出抗議的。果如其然，應可判斷審案時利常是在場的，不過，我們仍然姑且相信「實記」所言。

話說彥左衞門坐着他那一乘木盆轎子，到達尾州藩邸時。

「大久保彥左衞門奉東照神君遺言來此。審問地點卽何處？領路！」

彥左衞門站在大門口，大聲嚷嚷，尾州藩的接待人員聞言驚惶失措。

今天府裏的確有個秘密的大審案，還會交待下來，對藩中的武士都要守口如瓶，不可洩密。現在來的這個人，是旗本中素來橫行無阻的老頭，經常養着爲數三百餘浪人的老頑固。

如果把這個老頭貿貿然帶到大廳去，日後怪罪下來，說不定還要引咎切腹。可是，又不敢不予理會，萬一這個人鬧開來，也是個擔待不起的罪名。因爲，對方是位連將軍也都要禮讓三分的人。這個接待人員也曾聽說過，以前家康在世時，不管任何重要會議，都留有彥左衞門的席次，還有遺命交待：

「大會議時，必定要彥左參與議決。」

看看今天彥左衞門行色匆匆，沒有帶隨從侍衞，交通工具又是大木盆，不想可知，他一定是在匆促間獲得消息，就急速趕來了，想要騙他恐怕也是枉然的。

接待人員念頭飛快的一轉變，立刻當機立斷的做了如下決定，跪伏下地，擋住了去路說：

「卑職確實不知有什麼審案在進行，現在卽刻進去請示，敬請稍候。」

「什麼？還要請示！那能捱得了你這樣磨蹭，不會教你負責的，讓開！我自己進去，翻遍每一個角落就是了！……」

來的路上，木盆劇烈的幌動，把彥左衞門的禮服都震歪了。他七手八脚的整理着，整好禮服後，抓起佩劍，回過頭來，看着汗水淋漓的屬下說：

「你們辛苦啦！用不着那個木盆了，回程時，我徒步就好，你們先回去歇着，不用等我了。」

說完，躍過接待人員俯伏在地的頭顱，急奔入內屋。然後用力拉開了大廳的厚紙門。

恰是老中土井利勝攤開了裂縫的文件，厲聲詰問宗矩的時候。

彥左衞門所拉開的，是面對着上座尾張義直的厚紙門。大廳裏，所有的人都緊張的全神貫注於那卷文件，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不速之客的來到。

首先發現了彥左衞門的，是自始至終悶不吭聲，坐在末座的柳生兵庫。

「不得無禮！這是在尾州侯御前。」

兵庫低沉用力的聲音，喝止彥左衞門的莽撞。

不過，這中間眞正大吃一驚的是彥左衞門自己。萬事休矣！若是別人，還有挽回的餘地，可是偏偏是這個土井利勝，握住那卷文件！

彥左衞門緊緊抓住厚紙門邊，像是以紙門來支撐全身重量，他緊閉着雙唇，一時發不出聲來。

「原來是彥老，眞是稀客。……快！請裏面坐。」

上座的義直下令了，暫且緩和在座諸位的緊張氣氛。

彥左衛門這才回復神智。

「是，是的，尊侯直接賜話，彥左惶恐之至。——那我就進來了。」

說着把手上的佩劍往身後丟去，低下頭來，走到大廳中央，距義直御前十幾尺處，雙膝跪地說：

「事出唐突，小的以爲這是天下一等大事，就匆匆忙忙的趕了來。您不但不責備，還准許進來，這也是出自於您祈願國泰民安的大志，彥左非常的佩服。」

衆所週知，彥左衛門這個人就是在將軍家光的面前，也從沒有如此誠惶誠恐的德性，所以列座無關於秘笈的人，都極力忍住將要噗哧而笑的衝動。因爲他們都知道，彥左衛門如此一番裝模作樣之後，必然會滔滔不絕的發表高論，以糾正別人。

利勝和松平伊豆就不這麼輕易放過他了。

「彥左兄，你今天來此，是不是將軍有令啊？」

利勝問道。利勝是幕臣中具最高職位的老中總管，是自己和他人一致公認輔佐家光的第一等人物。可是這個土井利勝平常對彥左衛門仍是另眼看待，絲毫不敢越雷池一步，儘管他的語氣有咄咄逼人的味道，語調却極其溫和。這時的彥左衛門七十七歲，利勝六十四歲，一方面也是因爲對年長者禮貌上的尊敬。除此之外，彥左衛門此人原本也是家康麾下的老武士，利常雖然幼時做過家康的近侍，後來轉而服事秀宗。簡言之，他是因爲秀宗繼承了將軍的職位，才跟着出人頭地，發達起來的。因此，雖同爲三河以來的舊臣，可是彥左衛門所服事的是先代，所以他的地位較高。

另外，文祿四年，殺生關白豐臣秀治被他父親秀吉治罪，在高野山自盡之前，曾經想要拐帶德川秀忠以爲人質，冀免其禍。當時，服事於秀忠側近的利勝，全靠大久保忠鄰（彥左衛門的姪子）的計謀，保護秀宗避難到伏見，因此而免掉這次無枉之災。此後，利勝累進爲俸祿十六萬餘石的老中，而彥左衛門却因連坐忠鄰的寃罪，目前僅爲食祿三千石的御旗奉行。如果撇開公務不談，只究個人之間的關係，利勝總不得不尊重彥左衛門三分。

不過眞正論及公事時，利勝則可擺出了一付義正詞嚴的態度。

彥左衛門也有這種個性，只要談到天下大事，連家光他都敢抗辯，是個絕不枉節的老武士，在他眼裏，老中的職位簡直一文不值。

「什麼叫做將軍有令，你住嘴！明明知道要辦這等天下大事的案子，竟背着我彥左瞎搞，你才眞豈有此理！我

彥左，神君賜有遺命，大議都由我決定。最近聽說，你輔佐將軍常有些過份的行爲，今日一見，方得證實，眼睛眞是長到頭頂上去了！」

「彥左衛門我不得不反駁你幾句，你這不是太不明事理了嗎？決天下之大議，爲的是什麼呢？還不是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有公道，必須先有人倫禮節的秩序。你剛才有許多侮辱老中職位的言論，一個應以天下安泰爲念的人，自己就泯於禮，疏於人倫，還敢以神君的遺命爲幌子。老中是天下人寄託政務的公職，你說話還是客氣一點吧！」

「是的，我的話是有失禮之處。但是，面臨此等天下大事，也就顧不了這許多了，遑論對你這種人。本來政道的諫言，應該就是下對上的放言直諫，若有侮辱的態度，也是天經地義的。一味客客氣氣的話，又怎能算是諫言呢？你這傻子！」

「你說的未免太離譜了！那我問你，你口口聲聲說的天下大事，到底有什麼大事？讓你亂成這樣，像隻無頭蒼蠅似的。」

「什麼事？問你啊！你爲什麼把這件東西拿到這裏來展示？」

彥左衛門的扇子指向柳生秘笈。

利勝的眼睛轉動了一下。彥左衛門說：

「我不管你從何處得到這卷文件，本來這卷文件就在我手中的時候被弄破的，我可以提出充份的證據，當場查驗。——是從吉原之宿那個地方開始破裂的。——」

所有人的臉上都失去了血色，遑論松平伊豆和利勝，連宗矩和柳生兵庫也屏住氣息，噤若寒蟬。

彥左衛門在這裏剛一露面的時候，宗矩和兵庫都不免鬆了口氣，以爲來人是控制利勝的最佳人物。可是，現在不要說是利勝，就是柳生宗矩也不能確知的事實，却由彥左衛門揭露出來。彥左衛門也許已經知道，宗矩秘密的進京，在觀月橋上，和浮月齋一派私鬪，因此十兵衛在仙洞御所內受到重傷，而引起所司代板倉重宗的懷疑以及馬木家六、佐佐木左門、狹川新九郎、笠間又兵衛等秘笈上所列名的武士，都死於非命的理由。

想到這裏，原以爲會爲這個審問席上，帶來緩和氣氛的人，說不定正是一個最可怕，將暴露一切秘密的莽撞人物。

利勝的態度，像豹一樣的立刻轉變了。

「眞佩服！也使我大大的吃了一驚，眞的！正如你剛才所言，從吉原之宿這裏斷裂開來。……可是，彥左老，你知不知道剩下的另一半是在何人手上，知道的話，請務

必告訴我。不用我多介紹，這是將軍的代理人——」

「不用急嘛！我當然是知道的，不過我也想請問一件事——這一件事西，你是從何處得到的？」

「從松平伊豆手上。」

「伊豆呢？」

「把那一件東西獻給我的人就在那裏。」

伊豆用扇子指着彥左衞門的斜後方。

「哪一個？」

彥左衞門回過頭去，看了看背後。伊豆守所指的，當然是在隔壁房間的賀源太。老人彎着背，看來並不緊張，他只是不看賀源太，反而一個個看着在座每人的臉孔。

當他的視線轉到老女小鄉的時候，才露出一點意外之色，把兩邊的肩膀鬆下來，隨即去看下一個人。小鄉難免有點緊張，可是長年的修練，使她在這種緊迫、沉重的氣氛下，猶能浮現溫婉的微笑。

彥左衞門終於把視線移到賀源太的身上，片刻間，只是無言的睨着他。

「……」

賀源太在敞開了紙門隔間的隔壁房間裏，跪伏着，身上是一身防刀鋼網衣的忍者打扮。不愧是個有名的忍者，從房間內所流佈的氣息，察覺到彥左衞門的視線停駐在自己身上，稍微抬起臉來，透過額頭，看着彥左衞門。

彥左衞門不理會，移開了射向對方的視線，移動他的膝蓋，這次是光晟、秀元、尙政等，一個一個看下去——。

這個時候，有血滴從天花板掉到秘笈上。

血漬

彥左衞門不得不定下心來，一個接一個地看清楚在座諸位的面孔。柳生但馬守個人失去地位與否，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不能再連累到其他的諸侯。他不想庇護誰，也不想陷害誰，但是爲幕府的權威着想，他也不能够隨便啓齒信口雌黃。

因此，他才要定下心來，一個個看清楚他們表情的變化，他是這樣的凝神，以至於沒有發現土井利勝看到從天花板上滴下血來，而愕然改變的臉色。

彥左衞門心裏本來就不高興，爲了譴責一個柳生宗矩，竟然勞駕毛利、永井以及淺野等侯同席。以利勝的立場來說，他的用意也許是準備幾位足以封住宗矩反駁的證人。可是連阿部豐後守和松平伊豆都以看熱鬧的表情，注視着事情的進展，難說他們沒有公報私怨的幸災樂禍的心理，爲此，彥左衞門心中甚爲不快。若是眞正知道柳生秘笈的本質，就不該有如此大規模的審案，安排這樣多的證人，同時也可證明他們尙未探知柳生秘笈的眞相。

換言之，如何結束這尷尬的場面，完全在於彥左衞門個人的機警。彥左衞門深思着，要把眞相透露到何種程度，一面衡量此事的輕重，一面察看衆人的神色，這時候，滴下血滴來。

「啊！這是……」

首先吃了一驚，把說了一半的話吞進去的是松平伊豆。他以爲這是柳生宗矩差遣的劍客所爲，所以——

「但馬守，你這種手段未免太卑劣了！」

踏出一隻脚，睜着兩隻銅鈴大的眼睛瞪着宗矩。

「？……」

彥左衞門急遽的轉過身來說：

「胡鬧什麼！什麼事？」

正想怒視伊豆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眼前掉下來的東西，驚叫道：

「啊、啊、啊！……」

比什麼人都更驚異。

秘笈的圖面上，先前滴下來的幾滴血，已經擴展開來了。也許利勝還不知道，如果圖面上的文字被血漬汚染，無法判讀時，就不能解開柳生秘笈之謎了。

「你還呆站着幹什麼?!」

彥左衞門大聲地吆喝，伸長手臂，正想挪開圖的位置

。

「做什麼！」

利勝一定以爲彥左衞門意在橫奪，早一瞬間，把它抓緊在手上，罵道：

「就是你大久保老，也不准胡來！」

這個時候，大廳裏的人都知道天花板上，發生了變故，又繃緊心弦了。

「奸細！有奸細。來人，快來人！」

陪侍在末座的尾張義直的近侍之士，都口口聲聲的喊叫着。有的跑到君側護衞，有的堵住四方的出口，這剎那間的處置，可算是乾淨俐落。

「鎭靜！不要亂，鎭靜下來！」

這樣喊叫的是柳生兵庫，還有一個意外的竟是大久保彥左衞門。彥左衞門看到每個人都脫下禮服，伸手去摸劍柄，擧起雙手制止道：

「不要胡鬧！這是御前，大家鎭定下來！」

說完，瞪着兩眼注視天花板。彥左衞門心想在座的是尾張義直之下，老中土井、淺野、毛利、永井、松平——等等大諸侯，如果傳聞出去，只爲了一隻老鼠而亂成一團，豈不是天大的笑話！何況天下聞名的武術家柳生但馬守宗矩和兵庫也在場，不止是爲了他們兩人的榮譽，就算爲了拜他們爲師的將軍家光和尾張義直，這個時候也要從容不迫的應付過去，才是正當的擧動。再說，今天的這場審問，不是秘密的嗎？這就更不可以亂了！——

「一個人不會好端端的就流血，一定是跟對手相搏鬪，不要慌，大家靜下來！」

彥左衞門再度壓低聲音制止。在座的人不敢吁一口氣，不約而同的往上看。

滴嗒！

又滴下一滴血，現在聽到有人在微微的呻吟着。接着傳來樑柱吱格作響的聲音，果眞是有身份不明的人發生了格鬪。

伊豆守回過頭來，看了宗矩一眼。自從這場騷亂開始，只有宗矩這個人始終端坐不動，仰視着頭頂上方。天花板做的很堅牢，應該不會掉下來。鮮血沿着木條不斷往下滴，現在可以看出已經擴展到一片不算小的範圍，正是攤開秘笈所在的正上方。如果不是相當嚴重的傷，不會流這麼多的血。

何者勝？何者負？宗矩只是坐着，似乎專心一致地在察看，眼神銳利，不霎一眼，一直凝視着天花板。身邊的友矩，露出無法掩飾的驚慌，他的瞳孔時常閃動着疑懼之色，屏住呼吸，覷着父親的臉孔。——好像是等着父親下

令他，及時行動！

彥左衞門怒斥道：

「下三濫！你竟然連秘笈都要偸，該認識在天花板上的人吧！」

他是衝着一直跪在隔壁房間的賀源太說的。彥左衞門的目光炯炯，他想從神矢悠之丞手中被偸去的東西，現在正轉到土井利勝的手上，必是賀源太所偸的無疑。

「不錯！也許我認識——」

因爲賀源太是在紙門的另一邊，所以一直看不到他的臉，大家也已經忘掉這個男子的存在了。現在聽他的口氣，好像認識天花板上的奸細，在座的人都把臉轉向他，一瞬間，所有人的視線都離開了天花板。義直公迅速的把握住這一個剎那的時間，向柳生兵庫使了一個眼色。

「什麼？你認識。好，你說吧！」

利勝說着，他的面前又滴下兩、三滴鮮血來。幾個人仰頭看天花板，又急迅回過頭來看着賀源太。

「他是想要偸老中手上的秘笈。」

賀源太特別在秘笈這兩個字上加重語氣。

「如果准許我龍造寺賀源太去抓他，我馬上去抓來給諸位看看。」

利勝已經很快的捲起沾有血漬的圖卷，放回懷中。

「你說這幅圖卷是秘笈嗎？」

「是的。」

「世上傳聞的柳生秘笈——就是這一卷嗎？」

「正是！世人稱爲秘笈的共有三卷，這便是其中之一。」

賀源太的聲音比所需要的還要高些。他爲什麼會接受聰明人伊豆的招待，列席於這種場面，他的意圖始終無法令人明白。據推測，一定是想要得到義直公的賞識，以遂他再興龍照寺家的心願。所以，他也就必須特別的放大聲音，讓看不見自己的義直，留有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聲音太高了。

「要去抓嗎？好，土井大炊准許你，快去抓來！」

剛剛這樣說了的時候，好像有什麼人在天花板上倒下，傳來巨大的碰撞聲。接着，有爬伏過去的聲音和後面追趕的脚步聲，現在即使賀源太再有如何高強的忍術，似乎也無法抓到他了。

侍衞們原已回復平靜，這時又緊張起來。

「說不定就要來了，快保護主公！」

「走廊，警戒走廊！……」

七嘴八舌的亂嚷着，並排在厚紙門正前面，仰視天花板，聆聽上面零亂的脚步聲。

「竟敢逃？」

利勝站起身來，大喊：

「秋山，秋山。」

「在！」

「拿我的長矛來。」

利勝下令坐在賀源太身旁的家臣，去準備武器。

家臣飛也似的奔出去，隨即拿來一支柄長十二尺的長矛。

「請讓，……請讓路。」

撥過瞠目結舌的人羣，走到他主公利勝的前面，將長矛呈上，綴着穗子的矛鞘已經去掉了。

利勝表情嚴肅的注視着天花板，上面仍然傳來匐伏在天花板上廻旋逃竄的聲音，以及在後緊追不捨的聲音。

「！……」

時而傳來一陣不成聲調的哼叫。

不久，很可能又展開了一場纏鬪。剛好是在利勝頭頂上方前面二尺餘之處。

利勝卸下禮服的右肩，拿好長矛。天花板雖然相當高，可是只要伸長手臂，仍然可以刺得到。

利勝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止住吐息。他雖然貴爲侯爺，在大坂之役時，仍身先士卒，爲爭奪了第一支矛的頂尖高手。

「讓開！」

斥退了護衞在身前的秋山，擺好架勢。

這一瞬間，所有的人都屏息以待。在這片靜寂中，兵庫輕輕的滑過去，抓住了長矛前端的柄。

「你，做什麼？……」

「不可動粗，你忘了是在尾州公御前嗎？」

「就是因爲在尾州公御前，我利勝才要刺殺那名奸細。走開！你這樣阻擋我，難道是認識上面的奸細？」

「你不要含血噴人！這個府邸是尾張藩邸，要刺殺一、兩個奸細，還需勞駕您老中動手嗎？」

「好！那麼兵庫，你想刺他嗎？」

「！……」

「尾張家中高手如林，還能潛進尾張公所在的房頂上面，可見這也是個身手不凡的高手，我不敢放手叫別人做，兵庫你去刺！」

兵庫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了。在天花板上相爭鬪的對方是誰，他不得而知，不過其中之一，無疑的是柳生十兵衞。即使兵庫如何的神乎其技，也不能只憑恃天花板上移動的聲音，而僅僅刺死對方一個人。一刺上去，很可能連十兵衞都要遭到池魚之殃，嗚呼哀哉一命歸陰了。

刺呢？還是另外找個藉口推辭呢？

友矩已經忍不住了，

「父，父親。……」

急促的在但馬守耳邊叫着。父親和兵庫素來不合，事已至此，兵庫很可能騎虎難下，不得不刺。可是，怎能忍受十兵衞在自己眼前被刺死！十兵衞之所以會潛進房頂，完全是爲了若有變故，要營救父親脫險，目的並不在秘笈。這是哥哥出自一片孝心，所爲的行動。很可能是千四郎誤會了十兵衞的行動而向他挑戰，才展開的生死鬪，或許對敵的人是多三郎，也說不定。血滴的不斷滴下，意味着兩者都受傷了。如果在現在的搏鬪中，有一個人制服了另一個人，只要一刺，兩個人都會被刺穿的。

「父親。……」

忍不住再叫，但是宗矩聞風不動。他泰然自若的坐着，膝頭抵住友矩的袴邊……。只要稍有輕舉妄動，絕對瞞不過土井利勝與伊豆守雪亮的眼睛。是否讓十兵衞就此慘遭橫死，在這種情形下，完全要看兵庫的器量如何了。……

「怎麼樣兵庫？對你而言，在你主公的面前，就這樣輕易的讓潛進的奸細逃走嗎？」

利勝的語氣銳利如刀，詰問着。兵庫答：

「好吧！我來制裁他——」

兵庫拿起長矛注視着天花板，全神貫注地察看上面的動靜。他的雙手慢慢的握緊長矛，擺出要刺進去的架勢。彥左衞門已經來不及制止他了。也沒有誰能勸阻他放棄刺殺的動作。若想救十兵衞的話，只有一個辦法，故意刺進他不在的地方。

刺呢？或是不刺呢？

柳生兵庫的武功造詣和爲人處事，似乎就要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刻，受到嚴重的考驗，大家都屏息注視他的舉動。

在衆人的注目下，長矛已經瞄準着天花板，蓄勢待發了。

在天花板上，展開生死鬪的是柳生十兵衞和千四郎。正如但馬守所想像的，千四郎從浮月齋處探得情報，知道在這一天的審案上，將展示半幅圖册，爲了奪取它，遂潛上天花板。在那裏，他發現埋伏着的十兵衞。

到目前爲止，千四郎和十兵衞比劃過二次。二次都是正式的和新陰派的劍士柳生十兵衞作公開的比武，並沒有在新陰派的隱身術上，較量功夫。但，這個時候完全是場隱身術的比鬪。在天花板上，有一根大樑，樑上橫架着好

幾根木柱。只要稍微一動，塵埃四散，刺激人的鼻孔，並且一片黑暗，猶如爲夜幕所籠罩。十兵衞不時地從天花板的隙縫，查看父親的安危。他背負着這種心理負擔，因此當他聽到背後有異響時，大吃一驚而問道：

「……多三郎嗎？」

這樣問着，仍不能使他的注意力由查看下面房間的動靜而移開一會。因爲多了這層負擔，還要忍住不發出聲音，遂分散他專一的心志，而鑄成他的敗因。終於，十兵衞的左臂被短劍刺到了。

最後，爲送給父親一份最大的禮物，他將自己的鮮血滴落到在利勝手中的那卷秘笈上面所寫的東西，他一再刺激他的傷口，使鮮血加速滴下去。他拚命做這場不出聲的死鬪。最後，他終於被千四郎打倒在天花板上。

長矛突然在此時，從下面刺上來了。

串刺

柳生兵庫刺上去的那一瞬間，有兩個人忍不住閉上了眼睛，就是小鄉和坐在淺野光晟鄰座的毛利秀元。

小鄉她不敢看，是不足爲怪的。但是秀元這樣做，就被認爲他早已知道潛進來的奸細是誰，後因此事，他遭到總管土井利勝的譴責。其他所有的人——尾張義直以下，都平心靜氣的凝視着被刺穿的天花板。這個時候，秀元一個人把臉轉向槍邊，並沒有人會注意到。只有坐在他鄰席的永井信濃守尙政瞥見了，後來尙政向利勝密告此事，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兵庫把刺進的長矛停留在天花板上，而且把它握得更緊，目不轉睛的直視天花板，他並沒有抽回長矛。

「怎麼樣！有沒有刺到？」

利勝緊張着追問的時候，兵庫才把長矛抽下來。

利勝知道他已經刺到對方了，不然的話，武功這樣高強的兵庫，不會空手把長矛抽回來的。就在大夥屏息以待的當頭，聽到天花板上，發出一點點的聲音。

從天花板的破洞裏，流下一滴一滴的血。

兵庫的臉色蒼白，不管他的武藝如何高強，他也無法只保衞十兵衞一個人。如果要刺殺，就會連千四郎一塊刺到；或者使他們的傷不會到致命的程度。除了在刺殺的程度上酌量輕重外，沒有其他的方法，兵庫也就選擇了後者。他看準一點，一刺以後，暫時握住了長矛，而不馬上抽回它，就是要看看他所刺進的地方，是否刺到足以致命的所在。他的矛尖刺進多深，從他由天花板上抽回長矛的力道，是可以判明的。如果刺進胸部或腹部時，對方的悸動較小，若刺到腿部，從長矛傳下來，顫動的幅度則較大。因此，他等到他的手感到對方的反應以後，他才把長矛抽回來。本來，他還可以做第二次的穿刺，但是他實在於心不忍。

「——友矩。」

兵庫這才回過頭看了看背後，友矩鐵青着臉，毗牙裂嘴的睨着兵庫。

「你上去抓下來。」

兵庫接着說：「知道吧！奸細已經受了傷。」

旁人無從知道，刺客被刺傷的程度，也不知道兩個不速之客當中，是哪一個制服了哪一個。

友矩自不例外。他不能够立即答話，看了一下身旁父親的臉色，再仰視着天花板。

鮮血沿着長矛的柄，一滴一滴的落在榻榻米上，友矩只能根據血液的流量，判斷是否刺中要害而已。

——就在這一剎那。

「啊！」

在場的人不約而同發出不成調的驚叫聲。刺在天花板上的長矛，這時掉下來了。——可是，矛尖仍然泛着冷冽的光芒，一點也沒有沾上什麼。

「兵庫，你失手了。」

利勝臉色大變。

「不，沒有失手。」

兵庫以乾澀的聲音說着：「擦去血跡是必然的舉動，既然能够如此的話，一定也抑住了傷口。友矩快去，不然會逃掉的。」

「是！」

友矩的臉上，首次顯出欣喜的神色。既然有逃走的可能，當然不會是致命傷，兵庫的話裏還暗示有讓十兵衛逃走的言外之意。

友矩向義直的坐席行過一禮，說：

「請恕在下冒昧——」

平視着天花板，先取下腰間的佩劍，啣在嘴裏，又動手脫禮服。

他把禮服從肩上退下，把兩隻袖子塞在褲腰裏，這是爲了行動機敏所做的準備。

因爲是臨時奉命，友矩完全忘了，他脫下禮服後，裏面是一身純白的死亡裝束。大家一目瞭然，他列席於此，原本抱有誓死的決心，準備當場切腹自盡。

聰明人伊豆察覺到了，給賀源太遞個眼色，指示他在友矩之先到達天花板上，逮下奸細。

友矩也懂得忍術，可是身爲柳生刑部少輔，總不能够在這個審問席上，公開他的忍術。他必須先退出大廳，撬開走廊一端的天花板，從那個洞上去。爲了行動敏捷起見，他才卸下肩膀上的外衣。

可是賀源太本來就是忍者的打扮，不但如此，他還意圖露一手自己的絕技，讓尾張義直、土井利勝、淺野安藝守以及尾州藩的人瞧瞧，以便於日後的行事。可能他也很想在柳生宗矩面前，炫耀一番。接到伊豆守眼神的指令後，無聲無息從榻榻米上跳起來，像支飛矢般奔到牆邊，兩手攀住矛架，踢開柱子。這與友矩跑到走廊上去，恰是同時行動。

大廳裏的人，都屏住氣息全神貫注於天花板上的動靜

，所以一時間，無法理解賀源太爲什麼能够像一隻黑蝙蝠似的，貼在天花板上。

賀源太如同行走於平地般，從黑漆的押條移到另一隻押條，倒爬着，即將接近長矛所刺穿的洞。

柳生宗矩看了，撿起掉在榻榻米上的長矛。

「啊！」大家不約而同的驚叫着。

宗矩仍然坐着，只半彎着一隻膝蓋，伸出長手，將長矛刺進賀源太的背部。

「做什麼？」

伊豆守大叫道，「但馬，你瘋了嗎？」

宗矩不應聲，矛尖從背後刺穿過去，從胸前出來，釘在天花板上，宗矩又用力把長矛擰了一擰。

「呀！……」

賀源太像一把彎弓似的仰臉呻吟，不過兩脚仍然死命夾住天花板上的押條。縱橫編成方形的押條，還附有葵葉家徽的浮雕。宗矩再扭轉一下長矛，然後抽了下來。

「但馬，他是老中間案的證人，你竟敢擅自殺他，這已經不是尋常的暴行了。」

利勝嚷着，不管是兵庫的舉動或宗矩的這一次行爲，都足够激得他暴跳如雷了。

宗矩冷然的注視天花板，大量的鮮血，不一會就浸濕了賀源太的黑衣裝束。可證剛才一刺，是刺穿了心臟，但是，賀源太並沒有墜落下來。

眞不愧忍者鞠躬盡瘁的可怕之念。

雙脚勾住押條，雙手也緊抓着押條，只是兩肘不斷的痙攣，慢慢的氣絕身亡。

眞正力盡而竭，落到榻榻米上面時，嘴唇上只殘存一絲血色。

宗矩不瞥一下賀源太的殘骸，也不回顧利勝一眼，逕自稟告上座的義直。

「剛剛殺死擾亂御前的歹人。」

「胡說！」

利勝的聲音顫抖着。

「奸細只在天花板上，賀源太是幕府僱用的地下工作人員。」

利勝的話還沒說完，阿部豐後愕然失色道：

「看！看那裏……」

豐後指着天花板。賀源太剛才抓住的地方，矛尖刺穿過去的洞裏，又有新的鮮血從那個洞孔湧出。天花板上的奸細也同時被刺了。

「……未免太慘了！……就這樣結束問案了嗎？」

「是啊！那裏顧得問，太亂了。」

「——但馬守後來怎麼樣啦？」

「尾州公一聲令下，退席了。」

「那卷文件呢？」

「應該還在老中手上，……也許在伊豆守那裏。」

「彥左怎麼樣呢？那個老頭。」

「他啊——」

老女用嬌柔的手掩住染黑的牙齒，呵呵……窃笑着。

「尾州公進去以後，他還跟老中大吵一場，拼命想要回那卷文件。」

「爲什麼彥左老還要那卷文件呢？」

「我已沒有聽清楚，就退出去了，詳情當然不知道。不過，大久保老說那卷東西本就是他的。」

「彥左老的？……」

純白的眉毛垂到眼皮上，眼皮慢慢的眨了一眨，馬上又改變了話題。

「那天花板上的歹徒怎麼樣了呢？」

「柳生家的次子下來說——」

老女凝視着大僧正天海的眼睛，停了一下。

「說是兩個都逃掉了。」

「逃了？——」

眼皮又慢慢霎了一下。

「兵庫和但馬守的武藝高明，還會讓他們——」

說完，又問道：

「怎麼知道天花板上的歹徒有兩個？」

「兵庫刺的和但馬守刺的，不是同一地方，要是一個人就流了那麼多血，他還逃得了嗎？」

「——說的有理。」

這次是天海凝視老女的眼睛。

「……其他還有人上天花板嗎？」

「沒有啊！」

「是嗎？……」

一百十三歲的天海詭譎一笑，不像是高僧，倒像是一個老狐狸變成的老太婆。

天海再問：

「你要跟我商量的是什麼事？」

「就是嘛——」

老女放開她正在摸着的高脚茶盃。天海是寬永寺的主持，所以他的禪房，是設在寺院最深處，聽不到善男信女的吵雜聲。秋天的陽光斜照着紙門，顯得特別的白，樹影在紙門上幌動着。

天海身邊經常有兩個以上的學匠陪侍着。今天老女一

登門求見，就請求辭退左右，現在只有天海和老女對坐着。

老女說：

「光國少主說他的確看到，柳生大人房間裏的柱子，滾出一卷東西來。不過，現在再查究這種事，也沒有什麼用了。就是想告訴老中大炊頭大人，事情既已發展到這個地步，恐怕也有諸多不便。最好是由您大僧正直接請求將軍。所以，光國公親自去訪問過柳生但馬守，什麼事都查問清楚了。」

「但馬兄怎麼說？」

「這是柳生家傳秘笈的秘密。」

「光國公告訴你了嗎？」

老女神氣的點頭。

「嗯。……」

天海的額頭上，堆起了皺紋。

「怎麼說？」

「秘笈的謎雲已經無法解了。」

「……」

「就是想解，也沒有懂得解法的人了。」

「上西天了嗎？」

「是的。……昨天。」

「誰啊？」

老女稍微停頓了一下，說：

「就是住在大和，一位叫做松吟庵的人。」

靈岸島

「松吟庵是誰？」

「據說是但馬守的叔叔，我也不太清楚。傳聞他是唯一能解秘笈之謎的人。」

「？……」

天海斜後方的紙門上，樹影透過書院的窗子，仍然在搖幌着。老女毫不霎眼，直視着大僧正的眼睛，天海也回看她。

「……貧道知曉了。」

天海將大腿上法衣的袖子，慢慢的用雙肘撥下，說：

「我只要請求將軍，停止以後的盤查就好了，是不是？」

「是啊！再追究下去，仍是不解之謎。光國公說不願意再看到有人受到傷害。老中以下的人捲入這場無益的紛爭，對將軍也不好。」

「明白了。——喂，來人！小鄉要回府了。」

天海說着，自己搖搖幌幌的從絹布座墊上，站起來。

因爲年事已高，膝頭無力，老女伸出手臂扶住他。天海抓住小鄉的手，用力握了一下。

「！……」

天海發出一種嗤之以鼻的怪笑聲。

「小鄉女，你果然不負重託，完成了任務。」

天海說道。

「好說、好說，您多勞神了。——」

「知道了。」

二個學匠從走廊上拉開紙門，走了進來，分從左右扶住天海。

「小鄉女要打道回府了，帶路吧！還有，備頂轎子，我立刻要登城。」

天海吩咐在走廊上侍候的堂衆，不再回顧老女一眼，逕自離去了。

堂衆中的一個人，捧着摺疊好的絹布座墊，緊隨在後。其他的堂衆在老女身後，垂着手，跪地磕頭道：

「小僧等帶路。」

可是，老女定坐在那，像尊石像似的，只有嘴唇微微翕動着。再如何的想裝扮高尚、優雅，她那毫無掩飾的明顯的手，也不能隱瞞她曾經長期拿過練劍用的竹劍。

「您怎麼啦？小僧等帶路。」

再度被催促後，老女華麗的披肩才動了一下。

「噢！我都呆住了。……」

踮着脚跟，小快步的走過堂衆並排叩首的中間，來到走廊上，當然已經不見大僧正的蹤影。依舊侍候在那的另一個堂衆，稍微彎着腰，走到前面，領她到大門。

門內並排着的僧侶，都一起垂下頭來。

老女在木村助九郎等武士的陪伴下，正要坐上等候在旁的轎子，看到大僧正那頂嶄新的轎子也並排在那裏。

又十郎回到柳生府邸後，向父親宗矩源源本本的提出報告。

「是嗎？……還握了手。」

宗矩並不驚慌。

「這其中是否另有文章？」

友矩投給仍爲女裝打扮的又十郎一個責備的眼光，隨着這樣問。

宗矩說：

「天海是當代傑出人物，知道眞相以後，事情可棘手了。」

「最令人煩惱的是千四郎的行蹤問題，他到底藏到哪裏去了？……」

正如宗矩所預測的，天海馬上登江戶城，跟家光密談過。天海曾經受東照神君家康的重用，咸稱黑衣宰相。這意味着，他是奠立德川氏幕府三百年安泰基礎，最初而且最高的功勳，換言之，他也經常使用這種老奸巨猾的手段，鞏固他自己的地位。以天海的身份而言，他根本不把現在已經免去大目付職位的柳生但馬守，放在眼裏。但是，他也有足够的器宇，放手讓但馬守隨意去安排。天海的目的，只是想挫一挫老中土井大炊頭利勝的銳氣。只要這個計劃一成功。天海常年所企盼的提高東叡山寬永寺的寺格就能實現——也就是能够迎接一位庶子出身的第二皇子法親王到寺裏來，自己也可以由一個出生於會津的出家人之身，一躍而到皇親國戚的頭上，這是他幾年來苦心焦慮的願望。天海很可能始終不知道柳生秘笈的眞正性質，只是猜測一點皮毛，知道它是和朝廷有秘密關連的。所以，對天海來說，適當的安撫一下宗矩這種人，是有利的。

事先沒有通報過，天海的轎子直抵千代田城本城的玄關。因爲沒有先例可循。天海一下轎子，所有守備的武士們都驚惶失措，爭先恐後的跪伏在玄關前。

恰是正午時分，家光正在內宮用午餐。每天午餐過後，照例要在「御休室」綜覽大政，這已成爲將軍每天例行的課目。

「什麼？大僧正來了。……領他到楓之間來。」

家光立刻丟下筷子，踢開坐墊。所謂的「楓之間」，通常是不准旁人進去的，將軍在這裏用印、批示，可說是他的私室。家光氣急敗壞的走進去，不一會，一個近侍帶領着天海進房來。斥退左右後，交談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這同時——。

霞千四郎正藏身在第一代奈良屋茂左衞門的二樓倉庫裏療傷，他的大腿部被宗矩的矛尖刺傷了。

奈良屋茂左衞門是聞名靈岸島的木材商，幼名茂松。他的父親曾是住在當地陋巷的運材工人，十二、三歲時，茂松就被斷言，將來定可勝過父親。他雖然出身微寒，字跡却相當好，經常爲木材批發商宇野做事，漸漸的與掌櫃們也混得很熟，後來遂被羅致，長期僱用他。不過，在他二十八歲那年，他辭去伙計的職務，以小資本批進少數的原木和竹子，開始做生意。

此時，正逢日光破土興宮的建築工程，幕府標購無節檜木，做爲建築的主要材料。當時，茅場町的柏木太左衞門，是包辦木曾一帶，所出產的檜木的批發商，屯積着數量極豐的木料。所以，想要參加投標的人，都事先問過柏木價錢之後，才去投標。因此，價格騰漲，與平日的價格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茂左衞門並沒有跟柏木商量，以平常的價錢參加投標。幾乎是旁人標額的一半，當然茂左衞門得標了。

第二天，茂左衞門盛裝拜訪柏木，開門見山的說：

「除了您所有的木材外，現在江戶街上沒有合乎規定的木材。價錢方面嘛，所得的紅利二一添作五，請你把木材賣給我。」

柏木的掌櫃已經知道先一天開標的事，滿臉怒容道：

「因爲最近沒有船隻進來，我不敢保證。」

茂左衞門費盡唇舌，一再的打躬作揖，可是掌櫃的仍不答應。

其實，這正是茂布衞門早就料到的，識趣的退出後，直奔奉行所。

「我是以平常的標準價格投標的，但是柏木知道別人沒有貨，而想哄抬物價，謊稱沒有木料，而不賣給我。我明明知道，他有許多木料放在深川，要是柏木不賣，影響工程的進行，這個罪名誰都擔待不起。請把柏木叫來，讓他把所有的木材，都賣給我奈良屋。」

奉行把柏木叫來問話，命他把所有的檜木都賣給茂左衞門，柏木的掌櫃不得已，交出二、三十材檜木，仍聲稱沒有多的了。茂左衞再度到奉行所去，稟告上情，這次奉

行所又傳柏木的掌櫃前去。

掌櫃的辯稱沒有船隻運木材來。茂左衞門回道，那全是無稽之談，若能派一個官員，跟自己前去屯積木材的地方看看，則一切必可眞相大白，奉行加加爪忠隆准許了，經過實際調查後，才明白屯積的木材較實際需要量還多。官員回去覆命後，加加爪震怒不已，把柏木太左衞門和他的三個掌櫃，打入大牢，下令將所有的檜木原料全數交給茂左衞門。

太左衞門被流放到伊豆新島，三個掌櫃則發配到三宅島、神津島，所有的家產均被沒收充公。相反的，茂左衞門順利的交了幕府所需的木材，只算所剩餘的木材，就值黃金二萬兩。七年後，太左衞門被釋放回籍，棲身於一間破屋裏，愈想愈不甘心，羞愧之餘，絕食二十日，含憤而終。因此，交給日光工程的木材的代金，虛懸在那，最後都納入茂左衞門的荷包了。茂左衞門隧躋身爲財閥。

日光山所謂的寬永營造，便是在這一年（寬永十三年四月）竣工的，正是奈良屋如日中天的盛時。茂左衞門五十六歲時，剃髮爲僧，法號安休，六十歲時罹患咽喉癌而逝。晚年據說他多半沉緬於風月場所，一擲千金，盡情冶遊。

茂左衞門育有二男一女，長子亦名茂左衞門，次子名安左衞門。這個阿兄不分晝夜，涉足於吉原、堺町等風月場所遊樂。後來和吉原中萬字屋的藝妓玉菊很要好，兩個人喝起酒來，都是海量。然而玉菊不久因病身故，他就和新町加賀屋的浦里好起來，替她贖身，改名阿艷。其後，他帶着一批隨從到關西去，在京都、大阪的風月場所，縱情聲色，浪蕩七個月。歸途中，罹病逝世，時年三十一歲。這便是奈良茂第二代的寫照。

弟弟安左衞門繼承的第三代，這也就是元祿時代，和紀國屋文左衞門並稱的最有名的奈良茂。他曾有過遊樂三日，用盡黃金五百兩的紀錄。在弟弟這一代，奈良茂遂一蹶不振矣。不過，紀國屋文左衞門只在一代，就將家產揮霍一空。奈良茂却歷經三代極盡驕奢的浪蕩，可見第一代的奈良茂貯積了多大的財富。救了霞千四郎的就是這個奈良茂。當時茂左衞門四十九歲，因爲在地理上，靈岸島是不屬於江戶管轄的，所以千四郎才逃到那裏去。

茂左衞門的獨生女阿舜，這時二十一歲，按照當時風習，應該嫁到別家，養了二、三個小孩了。但是這個女孩，很像她那位一代就成巨富的父親，是個聰明、機警的人，同時大有不讓鬚眉的氣慨。早就嶄露頭角，從她日後成立辰巳藝妓便可看出了。店裏忙碌的時候，她常到木材場去督勵工人，照顧躲藏在倉庫裏的千四郎，也是她。

婢女按照規定的時間，煎好藥，捧進她的房間去。阿舜就端着藥，走上昏暗的二樓倉庫。剛走進去的時候，倉庫的大門就關牢了，從狹窄的樓梯爬上去，說：

「睡着了嗎？」

有輕輕轉動的聲音。

「承您如此照顧，眞多謝——」

「等你回復元氣後，再感謝也不遲。」

阿舜坐在枕邊問：

「感覺怎麼樣？」

從上面俯視千四郎的面孔，順手將藥壺裏的藥汁倒在碗裏。

「你是醫生嗎？」

「不，我是——」

「不願意說，你就不要說。只是照你說的藥方去抓藥，看來好得眞快。奇怪了，連老鼠屎都能看清楚，喝吧！」

千四郎坐起上半身，閉着眼睛，仰頭一口氣嚥下去。

阿舜所說的老鼠屎，是千四郎請求她把雄鼠的糞便加上梅仁，用飯粒調和，再把松葉切碎洒在上面，粘在紙上，做成膏藥貼到傷口上。那個時候，阿舜問怎樣分辨雌雄老鼠的糞便時，千四郎告訴她：

「雄鼠屎有角，雌鼠糞是圓的。」

藥草的名字，也都是根據千四郎所指示的，阿舜從沒問過，他是誰？在哪裏受的傷？只是按照他的指示去抓藥、熬汁。

阿舜等千四郎喝過第三碗，就掀起千四郎的被子說：

「現在要給傷口換藥了，躺着吧！」

千四郎多毛的左脚，還粘着斑斑的血跡。

千四郎穿着這家主人茂左衞門嶄新的長內衣，阿舜毫不客氣的拉開他的下擺。傷口在大腿的外側，用一條黑布帶綁着，幾乎近於股間，爲了解開黑布換藥，阿舜必須把千四郎的雙腿撥開，以便換藥。

她慢慢的把千四郎的左脚，放在自己的膝上，再把指尖從下面繞過去，解開繃帶。

千四郎隨阿舜去做，仰首凝視着黑暗的天花板，喃喃道：

「有一件事情，拜託妳幫忙，妳能答應嗎？……」

豪商

「你要我做什麼？」

「你這樣照顧我，還要提出無理的請求，實在說不過去。但是，有一個人，請你無論如何把他帶來這裏。」

「？」

阿舜停下正在解開繃帶的手。

「是個女人嗎？」

「不！」

千四郎慢慢的搖頭。

「一個跟我同樣裝束的男子。」

阿舜又很快的、隨便的解起繃帶。這是她的怪癖，每當安心下來的時候，做事總是快而隨便的。如果千四郎說的是個女人，她也許仍會裝出蠻不在乎的樣子。

「那個男子在哪裏？」

「你可以帶他來嗎？」

「這就不知道了。……我總是很忙啊……」

漸漸接近傷口了，阿舜制止道：

「不要說話，要換藥了。」

阿舜把千四郎的一隻脚，輕輕的抬起來，把自己的手從千四郎的股間繞過去。

「疼嗎？」

「唔！唔！……不，不很痛。」

「你不要動。」

慢慢的掀起藥膏。

「唔！」

千四郎呻吟着。

滲出血來了。刺進大腿部位相當深，傷口已經長出新肉了，粘在紙上的飯粒和雄鼠糞，吸收熱氣而變得很乾燥，疤也同時被撕裂開了。一滴一滴的鮮血，從撕傷的裂縫滲出來。

千四郎曾教過阿舜，如何從血色來判斷沒有化膿。

「眞令人驚異，沒想到老鼠屎還眞具有奇效……」

阿舜用白漂布壓住傷口，拭去血跡。有一絲血液從股間流下去。

阿舜的指尖碰觸到擋住她的東西，還是蠻不在乎的把血液擦乾淨。她的表情是毫不動容的，只是耳朵有點紅。

她以很自然的口氣問：

「你說的那個男子在哪裏？」

「你眞想替我跑一趟嗎？就在淺草米倉附近的馬越橋下——」

「橋下？」

「就在我拼着命要走到那裏去的時候，你父親救了我。」

「是怎樣的一個男人？」

「剛才說過，跟我一模一樣的——打扮成乞丐，你應該能够一眼就看出來。」

「只把他帶來就好？」

知道千四郎藏身在這個倉庫裏，除了父親奈良茂左衞門之外，只有阿舜吩咐去煎藥的一個下女。所以，若要去帶回那個男子的話，也只得由阿舜親自出馬了。

「——儘快嗎？」

阿舜問着，一面把新的膏藥貼上去，輕輕的綁起繃帶。

「希望是越快越好。」

「哼！……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綁繃帶的手暗加了些力道，千四郎向後仰身。

阿舜俯視千四郎痛楚的模樣，含笑的眼神有種無以形容的嫵媚。捲好繃帶後，她把放在自己膝上千四郎的腿，放下來。掖好被子，阿舜從墊被上，站了起來。

「好了。」

又坐在千四郎的身邊，把千四郎內衣的前擺整好，替他蓋好了被。

「那個男子叫什麼？」

阿舜一面將零零碎碎的布片收好，一面裝成漫不經心的問着。

「你只要說多三郎，就能找到。」

「那你呢？」

「？」

說的也是，千四郎居然連自己的名字，都還沒有告訴過阿舜。

「霞千四郎。」

阿舜已經很快的離座了。

「馬上佣人會端飯來，你還想要些什麼？」

「柿子也好，梨也好，有的話請順便送來。」

阿舜一面聽着，一面扶着欄杆，默默的消失在樓梯間了。

一出倉庫，阿舜就沿着後院走去，跟在木材場忙碌工作着的工人們講了二、三句話後，跑回主屋去了。

深秋的冷風，吹得胸襟怪舒服的。今天的天空，仍是那般的清朗，萬里無雲。在這樣的日子，從樓上可以遠眺東方的安房、上總等山，清晰的宛如伸手可及。眼下的木材場，踩在河中木材上面的工人們，高歌誦唱着划木歌，隨風而至的歌聲悠揚，深深的打動人心。這些水上工人，或搬運木材、貯存木材，或從事於尺寸的測量和交貨時間的計算。一看到他們拿着長鈎，移動木材的工作情形，阿舜總感覺心中所交雜的愛戀等七情八愫，都變得幼稚可笑而且毫無意義。尤其在水上操縱木材，是最足表現那些經過磨練的工人，最勇邁、豪放的工作態度，阿舜好幾次感嘆着，恨不生爲男兒身啊！

阿舜沿着一塊塊的踏石，從內院跳上走廊，正想回房去時，有個掌櫃喚住她說：

「哎！小姐原來在家，剛才老闆還在問您呢！」

「什麼！爸爸已經回來了。」

阿舜把繃帶和黑布包在一個小包袱裏，抱在胸前，叫來一個下女說：

「把這些東西交給阿松。」

交待好後，就走進父親的房間。阿松就是那個替千四郎煎藥，專門服侍阿舜的老實下女。

奈良屋茂左衞門瞥見女兒進來，稍微挪起視線，隨即埋首看了看送貨單。才又抬起臉來，滿懷猜疑的表情，重新審視女兒。

「看妳的眼神，似乎有什麼喜悅的事。」

「討厭，我才不像爸爸……」

阿舜仍是乖柔的跪坐在父親的面前。

「檜材嗎？」

阿舜瞄了一眼送貨單，再跟父親打招呼說：

「爸爸你回來了。」

然後低頭行個禮。

「那個受傷的人，怎麼樣啦？」

茂左衞門又垂下視線，嘀嘀嗒嗒的撥動算盤珠子。

阿舜回道：

「爸爸，那個傢伙叫我替他辦件差事。」

「——做什麼？」

「他說有一個人，叫我一定要把他帶來。」

一定是心不在焉的聽着，茂左衞門並沒有回答，阿舜也並不期待父親的准許。現在正是奈良茂不可一世的時候，如果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顧忌的話。他的對手，絕對不是將軍，也不是奉行，而是從幼年貧困時代，就眼看着自己利用日光用材的機會，使得柏木屋破產、沒落，具有聰穎才智而長大的這個唯一的掌上明珠。

阿舜把父親喝了一半的茶杯，抓過來，變不在乎的一飲而盡。

宏偉的屋宇，到了這個時刻，四處靜寂無聲，好像被世界遺忘了一般。只有屋後的木材場，不時傳來工人划木歌的嘹喨歌聲。

「噯喲嗯嗬！」

「啊喲——昨天哪——好呀喲。」

「是噯！是噯！好呀喲。」

「噯——唷過來啊！」

「撐過來噯！」

「噯嗬！」

「三尺啊！退、退、退。」

「啊！噯呀！噯、噯、噯，好了呀！好嘍。」

「帶人來？……帶誰？」

「他說是帶個乞丐來。」

「乞丐？」

茂左衛門停止了打算盤的手指頭，抬起眼來。

「武士嗎？」

「我怎麼知道！……他只說長得跟他一模一樣，爸爸你說你是在什麼地方救起那傢伙。」

阿舜滿面的笑容，一直沒有消失過。

「他沒有告訴你嗎？」

阿舜點頭。

「阿舜——」

茂左衛門表情頂認眞的說：

「你也早就知道，我不喜歡和武士打交道。那個受傷的人，有人追他，有個不知道是那藩的武士拼命追他。我之所以會救他，只是想表現一下男子氣慨，你是個女兒家，不要學我奈良茂。」

「我並沒有學爸爸，……我只是想表現一下女孩的行爲而已。」

「——」

「我只是想把那個人帶到這裏，——不行嗎？」

父女兩個眼對着眼。

茂左衛門說：「沒有意見。——我堂堂奈良茂，還管得了女孩子的事嗎？」

日薄西山時，阿舜才出發往淺草去。

淺草米倉一幢幢的並排在面臨淺草河的岸邊。隔着濠溝，右邊是本多內記的別墅，左邊是馬房，後面隔着河岸就是管理米倉的官員們所住的長屋。他們要到米倉來的時候，是沒有橋可通行的，一定要靠船隻來往。

米倉官員的長屋，靠近僻處的一個角落邊，有一條小路延伸着，架有一座橋，這便是馬越橋。周圍一帶，幾乎都是田園，在四週的草叢和樹木之間，零星散置着農家。

阿舜很緊張的從土橋上，往下看。眞的！橋下一個小茅屋裏，好像有人住着。當做屋頂的草棚，還沒有褪色，可見此人住在這裏，還沒經過多少日子。

阿舜下了決心，走下去。看見小屋裏的地上，坐着一個面貌消瘦、蓬首垢面，宛如丐仙的男子，眞的愈看愈像，可說兩人毫無二樣。

丐仙模樣的人，聽到脚步聲，有氣無力的撐開眼睛。

「你就是多三郎嗎？」

阿舜皺着眉頭走過去。

看樣子，對方似乎毫無準備有人會指出他的姓名。

「你是？」

兩個大眼睛，烱烱發光。

「有人託我來，跟我一起走吧！」

「？」

「我說千四郎，你該明白了吧？」

男人高聳的喉結，動了一下，好像是嚥下一口痰。

「你、你知道千四郎的所在？他、他在哪裏？」

「所以嘛——我叫你跟我來呀。」

阿舜回視着對方強烈的視線，正看着、看着，心裏不免一楞，原來這個男子也受了傷。

聲調忍不住溫柔起來，這總是人之常情吧！

「你能走路嗎？」

「能走，到那裏？」

「靈岸島。」

「你的家嗎？」

多三郎抓起長劍，站起身來。

「勞請小姐帶路。——」

雖然天色有一點黑了，可是多三郎怪異的容貌，還是非常的顯眼。阿舜想着，不要因此而拖累了自己的父親。

「你就跟在我後面走吧！走在一起，太惹眼了……」

多三郎瞄了阿舜一眼，站住了脚。阿舜快步的向前走去，一直走到靈岸島的橋頭，其間沒有回過一次頭。

正當要走進木材場的時候，天色已漆黑如墨了。街上的商店和百姓的家裏，都點上燈了。左思右想，還是不要讓工人們看到得好。

「在這裏等着吧！……我一定會再來叫你。」

「請敎小姐芳名？」

「——」

「問你的芳名是禮貌。」

「阿舜。」

阿舜說着，扭頭便走。拐到通到後院，沿着濠溝那條狹窄的巷路去了。

因爲倉庫若有燈光洩出，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同時，千四郎也說過他的眼睛很習慣於黑暗，所以晚上一直沒有點過燈。阿舜心想，現在要帶多三郎來，總不能沒有燈吧！因此阿舜就假裝要到倉庫的衣櫃裏，拿衣服出來，先回房去，讓下女點了一支大燭，順便向下女打聽父親在做什麼？

「老闆出去了。」

「哼！又是去尋花問柳了。」

阿舜不屑的說着。

「啊！你不用跟我來了。」

說完，就直接從走廊走下了後院。

阿舜打開了後門，向剛才小巷的拐角處，搖幌她手裏蠟燭，招呼多三郎。令她驚訝的是，那個乞丐已經站到她面前了。

「偎裏偎氣的，不要太靠近燈火，別人會看到。離開一點，隨我來。——在倉庫裏。」

阿舜沒有表現那種東張西望的畏縮樣，不過她也屏住氣息，側耳傾聽一下周圍的動靜。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阿舜，也不免大吃一驚。應該遠落在她身後的男子，當她打開倉庫大門的時候，竟然已經站到她身旁，這是一個不發出脚步聲就能走路的人。

「你、你原來是忍者嗎？」

阿舜想問，但是忍住沒有出聲。

「千四郎就在這倉庫裏嗎？」

阿舜一點頭，乞丐已像一陣風般飄逝進裏面的黑暗裏了。

「千四郎。……千四郎。多三郎來了——」

慈悲

「你終於來了。」

千四郎聽見有人登上樓梯的脚步聲，轉過頭來。

「——千四郎嗎？」

倉庫裏沒有點燈，黑黝黝的，多三郎在樓梯盡頭不能動彈，要等他習慣於黑暗。

「傷勢如何？」

多三郎察覺出千四郎是躺着的，起不了身。

「已經好多了。」

「是來接我的那個女人，照顧你的嗎？」

「——是。」

「傷在何處？」

「左腿。」

「？」

「無妨，只要治癒後，就能走路了。」

「……」

「多三郎。」

「？」

「那一卷還在老中土井大炊頭手中。」

「噓！……有人來了。」

眼睛可能已經習慣於黑暗了，多三郎彎下腰，看看脚底的樓梯。

不錯！倉庫外面傳來對話聲。因爲女人的聲音是阿舜的，千四郎鬆了一口氣，把枕頭塞進頭下。又有另外一個人走進倉庫，對先前和阿舜講話的人，說了些什麼。

「不是告訴你，我知道了嗎？怎麼這樣嚕囌！」

阿舜故意的提高聲音，一定是想要警告千四郎。

據推測，可能是店裏的伙計，或者是什麼人，看見阿舜在黑暗的院子裏徘徊四顧，才說了些話。

不久，有兩個人把阿舜夾在中間，走回主屋去了。由他們的脚步聲可以辨認清楚，再也沒有人的聲息了。

多三郎從樓梯口，走到千四郎的枕邊來。

「眞難得！這樣費心的照顧你。」

多三郎說着，靜靜的坐下來。接着問：

「你說在土井大炊頭的手中嗎？」

又言歸正傳了。

「對！跟我在大久保府邸裏拿到的那一卷接起來，才

成爲完整的一册。」

「……」

「多三郎。」

千四郎仍然仰臥着，從下面看着多三郎的臉說：

「你曾經說過，不管什麼秘笈。只想純粹較量武技，跟十兵衞一決雌雄，我現在完全瞭解了……」

「？……這麼說，腿上的傷是十兵衞幹的囉！」

「不，這是但馬守。我躲在天花板上的時候，長矛由下面刺上來，手法眞是快速、凌厲。」

千四郎把大致的經過情形，向多三郎說明一番。

那個時候，已經把十兵衞制壓住了。所以，先受到兵庫長矛一刺的，當然是十兵衞，千四郎逃過一刼。可是爲了防備兵庫的凌空第二刺，遂鬆開了騎在十兵衞胸上的跨姿。

十兵衞被兵庫的長矛刺中以後，暫時昏死過去，躺在那裏。

「——千四郎，看是人算不如天算，以爲會被你刺死，沒想到却遭了叔父的暗算。」

十兵衞說着，吐出一口長氣。

千四郎與十兵衞當然沒有什麼私怨。

以生命爲賭注，意欲殺死對方，完全在於爲奪取秘笈。

可是，秘笈却隔着一層天花板，在下面房間裏的人的手上。那個時候，千四郎實在沒有任何理由，非置十兵衞於死地不可。

「眞想刺死你的，應該是多三郎，我這就走了。滴到下面的鮮血，是你的。你要留在這裏等待盤查，或是自己報出名號到下面應訊，都隨你意。」

千四郎說完，正想爬着移到屋梁上的那一個瞬間，銳利的一刺，刺上了千四郎的大腿。這和賀源太攀上押條，貼在天花板那當兒的一刺，完全是兩碼子事。

傷口很深，達到大腿的深處。激烈的痛楚，只是一剎那的感受，馬上會麻痺。對一個忍者來說，最可怕的就是隨之而來的麻痺。千四郎雖勇，還是忍不住哼了一聲，十兵衞聽到了說：

「怎麼啦？……」十兵衞伸長了手脚，形成一個大字形，躺在天花板上。

「不只是你，連我也被刺了。」

千四郎沒好氣的回道。

「這是家父。」

「？……」

「兵庫是刺不到你的。」

十兵衞接着似乎像嘲笑自己一般的說：

「這麼一來，我們彼此等於不分勝負了，眞是時運不濟。」

不久，友矩緊張的爬上來了。當然友矩是想殺死千四郎的，十兵衞阻止了他。

「友矩，你幫忙讓千四郎逃掉。不管怎麼說，他總是和你哥哥十兵衞空手搏鬪的勇士，不要殺死受傷的人，給柳生一門添上恥辱。」「可是，哥哥——」

在友矩的立場來說，這個地方正是尾州藩邸，由但馬守親自下令，叫他上來抓人。這也是在土井利勝等大官、諸侯面前，所下達的命令。

要是讓千四郎逃掉了，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哥哥十兵衞，當做是名刺客逮下來。不然，柳生一門無顏在江湖立足。可是，怎麼說也不能把自己的哥哥綁去交差，要是千四郎逃掉，他也就只好空手而回了。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現在怎麼能回到下面的房間呢？友矩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十兵衞，十兵衞回答道：

「友矩，你猜不到父親心中的想法嗎？刺傷千四郎的是父親，父親當然也知道千四郎傷勢的輕重。也就是說，他一定已經判斷出千四郎已經不良於行了。爲了抓住這個千四郎，何必叫你上來呢？隨便派個人便可，他命你上來，眞意就是叫你放他一馬。——你下去說，只看到血漬，沒有見到人影。」

十兵衞這樣分析後，把友矩趕下去，讓千四郎有了從天花板上逃出去的機會。

聽完這段敍述後，多三郎好一會都啞口無言，也不知道他腦子裏想些什麼。

千四郎察覺，多三郎所想的並不是十兵衞的事。

不久，多三郎說：

「想通了。——也許你還不知道，據說柳生但馬守最近奉令歸封大和國的領地。這是昨天浮月齋師所說的……表面上說是就封的恩典，說得多好聽，其實說不定是一種軟禁呢！」

「……他什麼時候離開江戶？」

「這就不得而知了，也許他會組織一隊空行列，假裝是回到大和去了。趁此機會，一舉解決秘笈的糾紛。」

「但是，多三郎，能這麼簡單嗎？」

這時，倉庫外面突然有許多人的嘈雜聲，不像是只有一、兩個人。從來沒有這麼晚的時候，還有大堆的木材場工人到這裏來。他們行動的目的，毫無疑問是針對這間倉庫而來的。

多三郎站起來了。

「你不能走吧？」

多三郎問。

「不行，眞的走不動。」

「也罷！既然走不動，你就不要離開這個地方。」

「你到哪裏去？」

「下面有個女人躲在那裏，我想是照顧你的那個女人。」

多三郎說完，已經把佩劍插到腰際了。

「知道吧！不管有什麼變故，你都不要離開這裏一步。」

多三郎像隻猴子似的，穿下黑暗的樓梯。

突然，從黑暗中跳出一個女人，撞上了多三郎。是阿舜！

阿舜故意的碰撞多三郎，又發出刺耳的驚叫聲。

「哎呀！來人啊！……救命喲。」

叫完後，拉了多三郎的手，掩住自己的嘴巴。

多三郎不懂得阿舜的用意，不過他可以看出她絕對沒惡意。多三郎也放聲大嚷：

「住口！要命就不要掙扎。」

說着，騰出一隻手由後面勒住阿舜的脖子，走到外面去。

「他媽的！原來是個小偸。」

「喂！乞丐武士，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木材場，你知道嗎？這是奈良茂！」

多三郎知道，只要自己扮演一個小偸就沒事了。鬆了一口氣，又大聲叫道：

「不要過來，不管你們有多少人，也打不過我鼎鼎有名的野盜黎左衞門。閃開！」

多三郎拖着阿舜，從倉庫旁的石階走下來，沿着牆壁移向後門。這羣人多半是在水上操縱木材的工人，具有當時流行的遊俠作風，都是些愛管閒事、喜愛打架、講義氣的人。

多三郎用掩住紅唇的手指尖，在阿舜的面頰上打着暗號。

就這樣拉着她，一直的逃走好呢？還是只要把他們的注意力，從躺在牀上的千四郎的身上，移開過來就够了呢？阿舜是不是還有別的意圖，才出此下策呢？

多三郎完全猜不透。

除了跟着阿舜巧妙的引導而移動外，別無他法。

若拉到錯誤方向的時候，阿舜就會用全身的力量，拼命抵抗；如果照着阿舜意圖的方向行去的話，阿舜則會靠

近肩膀，往那個方向推過去。

奈良茂的工人們，手上都拿着木棒，甚至大圓木，但是都不敢輕易下手，深怕打到阿舜，只是大聲的亂叫着。如果多三郎熟悉這木材場的情況，一定早就發覺，在這個時刻，應該不會有這麼多人聚集在這裏。坦白說，在多三郎還沒有來到倉庫以前，就有人告訴他們，有盜賊潛入，他們早就在此等候多時了。只要深究到底是誰通風報信，也就能明白阿舜的這種奇怪的舉動。

多三郎仍不明白，只是一直的被趕往後門的方向。

奈良茂左衞門這時候，正站着主屋的走廊上，看着這個騷亂的場面，回過頭說：

「可以罷手了！」

鵜鰈像

兩個包着頭巾的武士從紙門裏走出來。

其中一個高個子的武士，穿着「竹圓舞雀」家徽的上衣，另一個看起來年事相當高的武士，身材矮小，穿着「上藤圓大文字」家徽的上衣。從老武士走下庭院來穿草履的動作，可知他內心的焦急。

「逃得了嗎？」

「看情形，應該沒什麼危險，阿舜是個聰明伶俐的女孩……。」

茂左衞門走在後頭，用提燈照着武士腳邊的路，往倉庫方向走去，掘河工人們的叫喊聲沿着後門外的溝濠逐漸消逝。

「老先生，」

跟在奈良茂左衞門後面的高個子武士，走到倉庫前轉過頭來問：

「如果正是那個人的話，要如何處置呢？」

「隨便你怎麼做都可以。」

老武士不經意地說。

「小聲點！」

奈良茂提出警告，老武士却說：

「無妨，對方是個忍者，應該知道我們來了。」

遠處傳來了物體掉落水中的聲音，同時夾雜着諠譁聲，聽到工人們在喊着：

「他媽的！這傢伙……」

「好像打得很厲害。」

奈良茂喃喃自語着，接着又說：

「就在這裏——是不是直接上去呢？」

「老先生。」

高個子武士再度轉過頭來，湊在老武士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老人無言，只是點點頭。

「提燈借我一下。」

武士接過奈良茂手上的提燈，說：

「你就在這裏看守着，不要讓任何人上來。」

然後，用提燈照亮前路，說句：

「我先上去——」

就扶着梯子一級一級地爬上了倉庫的二樓。

千四郎躺在那裏

天花板上映出一個搖幌的影子，接着探進來覆着頭巾的臉。

「——在那裏的是霞千四郎吧！」

由於拿着提燈的手還在下面，因此看不清問話人的上半身。

「你是？……」

「——是千四郎嗎？打擾了，有點事情與你商談。」

扶梯嚮起咯咯的踩踏聲，蒙面人走上去後，將提燈移到另一隻手，說：

「梯子很窄，小心點！」

舉高了提燈替老人照亮

老人從扶梯上伸進頭來，看到臥在那裏的千四郎，說道：

「對，就是這個人。」

千四郎抬起頭來

「我……我不認識你們。」

「也難怪你會懷疑，不過，別擔心，我們不是來抓你的，本官是町奉行加加爪民部的忠澄。」

「？……」

「有點事想與你商談。」

武士和老人並坐在千四郎枕邊，武士放下提燈，伸手除去頭巾。

武士的外表看來約四十二，三歲，比實際年齡還蒼老，膚色微黑，眼尾略有皺紋，舉止溫文，在左耳下到頸子邊有一道長長的槍傷疤痕。

不錯，來人確是町奉行加加爪民部少輔忠澄，食俸九千五百石，也是紀伊藩的家老安藤帶刀直次的女婿，忠澄是家康的侍衞，加加爪隼人正政尙的嫡子，慶長四年十四歲時，在秀忠御前舉行成人儀式，賜諱字改名爲甚十郎忠澄。

大阪冬之役時，任家康的傳令官。夏之役時，在秀忠御前，代傳旨分配各軍先鋒人數，後來在防禦大阪軍的攻擊時，頸子邊被刺了一槍，正當敵人要刺出第二槍時，武術家柳生宗矩趕來救了他，爲此，對宗矩感激不盡。

夏之役後，坂崎出羽守爲了家康孫女千姬的婚事，意圖造反，宗矩被派爲宣撫使者，忠澄唯恐宗矩此去會有危險，請求同行，旋卽出任目付之職，又晉陞爲普請奉行，町奉行。

——忠澄說：

「想跟你商量，你有沒有離開江戶的意思？」

「？」

「我民部少輔跟這裏的主人奈良茂頗有交情，我深知他向來是不歡迎武士，如今他會解你危難，又將你藏匿在

此——你千萬不可懷疑是他到奉行所去密告的。」

「那麼你何以知道我在此地？」

「住口！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旁邊的老人大聲喝叱，他還是蒙面，沒有除去頭巾，喝斥完，便緊閉雙唇，不再出聲。

「也難怪你會起疑心，只是我現在無法詳細告訴你，——你自己想想看，無論你是什麼動機，你畢竟是個潛入尾張官邸的可疑人物，按理說，應該立刻逮捕你，可是我不但沒有採取行動，還親自來此跟你商議。怎麼樣，能不能離開江戶呢？就算不爲你自己着想，事情公開後，一定引起許多麻煩，你身受奈良茂的大恩，該不致於想牽累到他吧！」

口氣溫和，帶着循循規勸的意味，爲什麼身爲一個町奉行要親自微服來游說千四郎？

千四郎注視着忠澄，良久才說：

「是柳生宗矩託你來的？」

「閉嘴！」

老人又在一旁喝叱。

「算了，算了。」

忠澄制止老人發言，接着說：

「再拖延的話，恐怕那些工人們要回來了，這麼一來，會增加許多困擾，而且你現在也無法像平常人一樣步行，千四郎，如果我說你一向敬爲師父的山田浮月齋已離開江戶，你會聽我勸告嗎？」

「我師父浮月齋……你聽誰說？」

「不是聽說的。你大概也知道了，常年幽禁在寬永寺的中院大納言通村卿，已經獲得赦免，就要回到京師來，根據巡邏的官員報告，有一個行跡怪異的乞丐跟蹤在後面。」

「什麼時候的事？」

「今天早上。」

千四郎轉過身來，說：

「請問老先生，神矢悠之丞是否也和中院同行？」

「我不清楚，你說的神矢悠之丞是什麼人？」

「……」

「你不要岔開話題，要想想你自己的處境，老中有令，江戶市區的每個要衝，近日來戒備嚴密，只要大喊一聲，你馬上就被逮捕。如今奉行親自夜訪，想網開一面，讓你逃走，你居然還不領情？如果眞的追查起來，不但奈良茂會受牢獄之災，還會送往外島，就是奉行也勢必要切腹自盡了，你這樣只顧自己，不爲別人着想，未免也太自私了。」

老人大聲地說着，毫不顧慮四周是否有人，致於他爲何仍蒙面，不免令人費解，其實老人是有他的用意，他是故意要讓在下面看守的奈良茂聽見的，老人——便是大久保彥左衞門，千四郎在他家寄居過，他此刻的心情是既痛憤又感謝，而如此說法，便是對庇護千四郎的奈良茂表示感謝之意。

「如果我遵命離開江戶後，又該如何做？」

沈思片刻，千四郎有氣無力地問老人。

加加爪民部便走下倉庫的扶梯，彥左衞門跟在後面也走下來。

茂左衞門苦笑着說：

「幸好工人們還沒回來。」

彥左衞門沒有理他，逕自走在前頭，回到房裏。

「一切事情都已按原計劃進行，你可以放心了。」

加加爪民部在奈良茂的耳旁低聲說着。

「小民並不擔心什麼，只是一旦要他離開倉庫，恐怕小女會不依。」

「小女？那個叫阿舜的是令千金？」

「是的，你不要看她文文靜靜的，脾氣可是很倔強，如果不跟她說明原因，即使我這做父親的責罵她，她也不會諒解的，她等一下就會到這裏來，還請奉行大人直接告訴她，好嗎？」

「她會有什麼問題呢？」

「唉！這個孩子向來是討厭男人的，這一次却有點反常的樣子。」

加加爪聽了皺起眉頭。

彥左衞門沒有聽到這番對話，自己一個人走進房間，正要端起冷茶，茂左衞門和加加爪跟着也走進來。

「啊！馬上叫下人來換熱茶。」

奈良茂拍拍手掌喚下人來。

「老先生。」

忠澄坐在彥左衞門對面，說：

「可能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由於婢女們沒有應聲，奈良茂便走到長廊去，忠澄仍然皺着眉頭，彥左衞門在確定奈良茂的脚步聲遠去後，才問道：

「什麼事？」

「就是這一家的千金。」

「——那個不太把人看在眼裏的女孩？又怎麼了？」

「現在還不太確定，不過聽奈良茂的口氣，似乎比千四郎還難纏。」

「什麼？」

「我曾告訴過你，奈良茂雖是個商人，却很講義氣，一旦需要他幫忙，就是傾家盪產也在所不惜，或許他會爲了庇護千四郎，反抗旗本也說不定。」

「等一等，我聽不太懂你的意思，千四郎本人都已經答應了，他還反抗什麼？如果他再囉嗦的話，把他抓起來就是了。」

「事情若眞如你說的那麼簡單，我也不必在如此深夜特地跑來……好了，我有自己的打算，等那女孩來了再說吧——。」

「那個女孩到底不服氣什麼？」

「不是什麼服氣不服氣，問題是她跟千四郎的關係似乎不比尋常。」

「不比尋常！竟有此事？」

彥左衞說著，更提高了聲音。

「替他們做一對鵜鰈像就行了。」

「鵜鰈像……」

麝香(一)

自古以來，相愛的男女，爲情殉身後，同葬一穴，穴上築一塚，是爲比翼塚。比翼鳥是傳說中的鳥，釋地篇中說「南方有比翼鳥，不比翼不飛，色青赤如鳧，僅一目一翼，故必相得乃飛。」用比翼鳥來比喻夫妻情深，是衆所週知的，而今，替一對男女刻造鵜鰈像，便表示立下誓約，願生生世世爲夫妻。

「這樣做會不會太……」

「如果不這樣做，依她那脾氣，恐怕是不會答應的。」

正說著，茂左衞門吩咐好下人們後走回房來。

「你們在談什麼？」

茂左衞門坐在下座後，說：

「下人們回報說，工人們好像已經到了河岸邊……小女不久也要回來了。」

「我們所談的正是有關令千金的事，我們打算替她做個鵜鰈像，如何？」

忠澄心裏覺得好笑，却不露聲色，使得茂左衞門以爲是忠澄的一番好意。

「什麼鵜鰈像？」

「沒什麼，只是刻下令嫒和千四郎的石像而已。」

「？」

「你也許也聽說過，千四郎是九州霞里的忍者，當然不能讓他眞的和令嫒成親，不過這個人數月前潛入尾張藩的府邸裏，想偷一件東西沒成功，結果受了傷，正逃走時爲你所救，雖然你是不了解事情的原委才救了他，要是讓人家知道你窩藏要犯，你勢必也脫不了關係——。」

「……」

「幸好至今還沒有其他人看到潛入尾張藩官邸的歹徒的眞面目，只要你表面上將他們結成夫妻，誰也不會懷疑奈良茂的女婿會潛入諸侯官邸的，這樣，千四郎便能順利逃離，你也可以藉此撫慰令千金。」

「原來你要請他離開我的倉庫，並不是爲了逮捕他？——」

「你以爲我加加爪民部是玩這種技倆的卑鄙武士嗎？」

一名婢女端著茶盤恭恭敬敬地走進房裏，不敢抬起頭來，茂左衞門親手將茶盤推到兩人面前，問：

「他究竟要偷什麼？」

「是一件你毫不感興趣的東西。」

「？」

「實在沒有必要告訴你，就算你能得到那件東西，也只會替你帶來厄運的。」

過了很久，阿舜才走進房裏來。

一聽到做鵪鰈像的事，阿舜愣住了，只是望著父親和兩位武士，忠澄又重覆說了一次，才開口：

「還不知道那個男的答不答應呢？」

第一句話就表示出對千四郎的關懷，忠澄和彥左衞門都忍不住苦笑著。

「這件事是還沒問過千四郎，不過，我想只要你答應了，就沒問題的。」

彥左衞門緊接着說：

「如果你們找不到適當人選，我倒認識一個住在佐內町的石匠，脾氣是有些怪異，不過很能守密，他一定會替你和千四郎刻出栩栩如生的石像，做爲永久留念，是否可以交由我去辦？」

茂左衞門斜眼看到阿舜羞紅的面頰，聳聳肩膀，笑着說：

「事到如今，一切就請你們安排了。」

彥左衞門所說的那位石匠，名叫栖輕藤吉，住在吳服橋御門外——木材木町二丁目入堀的佐內町。

栖輕藤吉原是承造石疊、石橋的石匠，有一次在自家庭院中，隨便造了一座石燈籠，小堀遠州的諸侯看到後，大爲讚賞，立刻問他訂做石燈籠，消息不脛而走，各諸侯都來請他做石燈籠，如今已是專刻石像的名匠。

藤吉的個性原就怪異，近幾年來更是變本加厲，如果不是他感興趣的工作，他說不做就是不做，硬逼他做，他乾脆連別的工作也停下來不做了，因此幾乎是一種不成文的規律：凡是被他拒絕的人，都不敢再說第二句話，以免影響其他客戶的工作。

藤吉的住處正如大久保彥左衞門所說的，過了海賊橋，沿着濠溝走上新場橋，在一條巷子裏的轉角地便是，屋簷下放着巨塊天然花岡岩，面對巷道的泥地，似乎就是工作場。

可能彥左衞門早就聯絡好了，有一個徒弟一聽說是從奈良茂府邸來的，便說：

「請稍等一下。」

說完就走進去通報。

千四郎被放在門板上抬去，面上覆者白布，茂左衞門沒有跟去，阿舜陪在門板邊。

「請到內屋來。」

徒弟面無表情地走出來，低聲說道。

工人們便抬起門板走進去，通過泥地間，是個十多坪大的內院，從內院又走到一個屋裏，屋裏並沒有天窗，因此充滿了濕氣，一走進屋裏，還可聞到石塊的氣息。

視覺逐漸適應屋內的黑暗後，發現栖輕藤吉彷彿老僧入定般動也不動地坐着，面前放一盆火爐，炭火正燒得旺盛。

阿舜毫不忸怩地走上前去，說：

「我是奈良茂的阿舜，請替我們刻石像，好嗎？」

藤吉雙眼微睜，眼神昏濁，似乎仍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中，良久才說：

「妳今年幾歲了？」

「二十三歲。」

「肖虎嗎？」

「是五黃之寅。」

藤吉滿是皺紋的面容還是毫無表情。

「另一個人呢？」

「帶他進來吧！」

阿舜回過頭向工人們點頭示意，工人們很小心地抬着門板進到屋裏。

藤吉正想伸手去移開千四郎臉上的白布時，阿舜「啪」的一聲打在藤吉的手，說道：

「請等一下，不想讓旁人看到。」

然後對工人們說：「你們先到外面去。」

說着急忙把四個工人往外推去。

「我，我們……」工人們還想說什麼，由於深知阿舜的脾氣，也就閉上嘴，向藤吉鞠個躬後退出去。

「你看，就是這個人。」阿舜掀起千四郎面上的白布。

傍晚，工作場傳出了敲擊石塊的聲音，藤吉自看了千四郎的面孔後，只說了一句：

「馬上開始，你準備一下。」

說完就吩咐徒弟將屋外的花岡岩搬進來，那是一塊叫「稻田御岡」的上等石，岩石搬進來後，阿舜扶起千四郎的上半身，背靠板牆坐着。

「先刻男的。」藤吉又說了一句話，就此至工作結束之間，始終默默地刻着石像，先刻枱座，然後逐漸刻出腰部、肩部、頸部、頭部等輪廓。

雕刻石像的期間裏，阿舜寸步不離地照料在千四郎身邊，任誰看了，都會覺得眞正的夫妻也不過如此。

麝香(二)

到了十一月底，千四郎的石像才大致完成，阿舜望着栩栩如生的石像，眼底充滿了情意，但是藤吉總還說：

「腰部沒有生氣。」

却是怎麼修改都不滿意。

阿舜都是趁着藤吉休息的時間，替千四郎換藥治療腿傷。每次藤吉走回工作場，再度拿起工具時，總是用他那昏濁的眼神凝視着千四郎，良久，才又繼續刻下去，如此又經過了一個多月，藤吉說：

「腰部還是沒有生氣。」

然後走進內屋，足足兩天沒有到工作場來。

阿舜走進內屋，問：

「爲什麼不再刻了？」

藤吉枕着自己的手肘，側臥着，有氣無力地說：

「我實在搞不懂……不過我不會就此罷休的。」

此刻，阿舜才眞正感受到藤吉工作的慾望事實上比他們都還強烈。

第三天中午時分，藤吉又走進工作場，再度拿起工具，自此便一口氣完成了。

刻阿舜的石像就比較順利，臉上的表情刻得跟眞人一樣生動，藤吉自己也很滿意。

「恐怕要十年之後，才能成爲夫妻吧！」

藤吉邊刻邊喃喃自語

「啊！你說什麼？」

阿舜聽到了，問：

「我們眞的能做夫妻嗎？」

藤吉在刻阿舜的石像時，就和刻千四郎石像截然不同，常常會自言自語。

「奇怪，這塊石頭好像有鬼魂附着，我的錘子總是趕不走它。」

在石像完成前，奈良茂時常派奴僕們送來飯盒，自己却一次也沒來過，大久保彥左衞門似乎也曾派人來問候，可是由於藤吉不准自己徒弟以外的閒人進入工作場，因此阿舜也只是從徒弟口中聽到這些。

石像終於全部完成後，千四郎對阿舜說：

「在我二十八年的生涯裏，從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女人，藤吉師不愧爲名匠，從這座石像，你可以看出我對你的

情意，離開江戶後生死難料，若能生還，一定前來接你，只是也不知是幾年後了，你，就等着吧！」

阿舜悲悽地望着他：

「……你就要走了？」

千四郎點點頭，男女石像被安置在石柏上，藤吉失神地望着剛完成的石像，毫不理會身旁的兩個人。

阿舜哀怨地問：「請你告訴我，你要到何處去？」

「京——」

千四郎吐出一個字，旋即轉過身去，拖着艱難的步履，逐漸消逝在漆黑的道路上。

從江戶到京都，一般行程需要十五天。

中院大納言的轎子在千四郎被抬進藤吉家裏時，就從江戶出發，照理說十二月就應該到達京都了。

可是大納言爲了避免遇到箱根的關卡，以大雪阻路爲由，改走小田原到伊豆的路，在伊豆溫鄉停留了半個月，然後經過中大見，沿著狩野河，橫過伊豆半島，從長岡走出沼津。

離開沼津快到原宿的途中，就發現零零落落的一些人跟蹤在轎子後面，彼此間隔着一定距離，而且裝着互不認識的樣子。有虛無僧打扮的，有喬裝成女人的，還有一羣戴着深斗笠的武士。

從江戶出發時，悠之丞原是坐在父親後面的轎子裏，過了伊豆後，就回復他武士的裝束，徒步殿後，讓轎夫抬着空轎子前進。

在原宿的松蔭寺小憩時（百隱禪師就是在此地做過住持）。

「這些人跟蹤了這麼久，還不死心。」

悠之丞苦笑着說。

「你知道麝香的故事吧！就是如此。」

中院大納言冷然說道。

麝是鹿一種，擅於疾走，非常懼怕人類，一里外有人的聲響，就會驚慌逃走，因此沒有人眞正看過牠生活動態，除非有時麝掉入沼澤中，由沼澤中流出的河水散出一股異香，獵人們循着香味，溯流而上，才能發現麝屍體。

中院大納言所謂的麝香，是指他自己呢？還是指柳生秘笈呢？

從松蔭寺走過幹道分叉路，爬到一個小崗上，能俯瞰遙遠的駿河灣，同時，街道的景色也一覽無遺。跟蹤的一行武士很可能是在鎭上的茶館歇脚，因此不見蹤影，遠處的松林下有一個虛無僧，再隔一段距離，隱約可見六十六部正兀立寒風中。

悠之丞將交待和尙燒好的石頭裝入錦袋中，然後放在轎子裏給父親取唆禦寒，令悠之丞百思不解的是，三卷秘笈的所在處應該都已經很明朗了，爲什麼還有那些人跟蹤在父親的背後？他僅能確知：柳生宗矩並不在跟蹤者的行列中。

到達手兒呼坡道時，大納言命轎夫停下來，打開轎門，望一眼四周的風景，不禁吟道：

「四方豪傑來相會
　纖纖弱質難通行」

正是紫式部的歌謠。

「兒子也吟一首吧！」

悠之丞走近轎旁，帶着微笑順口就吟出藤原光俊卿的詩歌，邊吟就邊偸偸扯掉佩劍的繫絲。

一首和詩還未吟完，七名旅人裝扮的武士就包圍住轎子，每個人都用斗笠掩着臉孔。

其中一人開口：

「恕我冒昧，請問轎中的是不是六條三位的公主？」

「六條三位？」

悠之丞聞言，大驚失色：

「卿的公主怎麼了？」

六條三位的公主就是曾受將軍家光寵愛的那個尼姑，也就是神矢悠之丞（中院道長）的未婚妻，這些人如果是爲秘笈跟蹤前來，猶有話說，如今這麼多武士從江戶千里迢迢爲追蹤一個將軍的侍妾，所爲何來？致於虛無僧，六十六部等人是否也是爲此而來？

「請問諸位姓氏？」悠之丞問道。

對方無意中透露了一則內幕，在說這件事前，必需先提一提朝鮮使者前來時，千代田城發生的事。

寬永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這一天江戶下大雪，幕府在千代田城款待携有朝鮮國王書簡來訪的使節團，正使是任絖，副使金世廉，從事官黃，此外有上上官二人，判事三人，上官四十六人，中官一百五十七人，下官二百六十七人。巳時時分，韓使由住宿處本誓寺走出大手門，再登上城門，『實記』中記載：

『到了大手門時，上官都下馬，留下旗鉾等器械，到中門時，三使也下轎留守。草席從中門一直舖到玄關前，宗對馬守義成，安藤右京進、脇坂淡路守及土井、酒井等老中在大手門前引導來使，秋山修理亮、井上筑後守政重在玄關上迎接三使及上上官到殿上，中官陪侍在板廊上，下官陪侍在庭上。……』

垂髮

款待使節的饗宴過後，正使和副使二人以及井伊直孝、松平忠明、土井利勝、酒井忠勝四位老中，在孔雀之間裏享用茶菓點心，暢談甚歡。

這一天老中們的裝扮是束帶，其餘諸大夫以上都是衣冠帶劍，大蕃士著束襖，排列在鴈之間守候，書院蕃士也著束襖，此外，在大手門、二丸門等要衝地有旗本久世三四郎屬下的警衛，以及町奉行所派遣來充當護衛的與力和同心。

家光和使節們一番酬酢後，便走進中殿，正在換衣裳時，平御側走進來通報，說老中大炊頭有急事求見。

家光心想：此刻，大炊頭應該是在「孔雀之間」和韓使晤談才是，難道會是發生了什麼意外之事？

「宣他進來吧！」

家光跟使者見面時的打扮是白衣和風折烏帽，內穿家居服的八丈下著，再罩上黑色縮紋布的外衣，現在已換上舖有深棉的半袖。

利勝走進來覲見，還是穿着束帶。

「有什麼緊急事件？」

「請主公摒退左右。」

家光見利勝面露憂容，立即斥退隨從御納戶役，御用取次總及其他官員。

利勝稟道：

「聽說這一次的通譯官是主公特准臨時充任的，是否確實？」

「如果是眞的，就有一件很令人納悶的事。」

「什麼事？」

宗對馬守三人和通譯官一同前來江戶，確實是由家光直接委派的，其中名叫玄祥的人，正是在此次款待宴中擔任翻譯的。

利勝望着家光，又說：

「前天主公到麻生狩獵，歸途中是否到過柳生但馬守的別館？請問爲的何事？」

問的問題似乎又是另一回事。

家光沈吟了片刻，回答：

「你說的不錯，我確是在歸途中到但馬守府邸休息過——大炊，老實告訴你，就是那一天經由但馬守的推薦，我接見了玄祥，然後委派他充任今天的翻譯，是不是他有什麼不合禮數的行爲？」

家光也很坦然地相告。

「正是。」

利勝肅容道：

「雙方正在孔雀之間交談時，我方向正使提出婦女侍候的項目，這原是早已預定的，此時，玄祥翻譯說：『正使大人對日本女人中最感興趣的是在朝鮮罕見的比丘尼，如果可能的話，請爲他找一位比丘尼。』屬下有點意外，立刻回答：『比丘尼是侍佛的，這個要求不能答應。』可是玄祥又翻譯使者的意思說：『據聞貴國大將軍家光，在衆多愛妾中就有一位貌美的比丘尼，是否只准將軍寵愛淨身的比丘尼？』雖然言之有理，可是一國的使節乃是相當人物，爲何會如此執意於一個比丘尼？再說，一個外國人何以會知道將軍內宮的事？是否玄祥故意曲解對方的意思？種種的疑念，屬下遂特來求見。」

——利勝這麼說着，家光面色驟變。

家光到麻生狩獵的歸途中，曾在柳生府邸中停留約一個時辰，但馬守向家光推薦擅於說韓語的玄祥，家光接見玄祥後才知道他是個道地的日本人，問他：

「你從何處學會韓語？」

但馬守代爲回答說：

「尾張柳生兵庫的姊夫是韓國人，就是跟他學的。」

柳生兵庫的姊姊嫁給韓國人，這還是家光第一次聽到的，家光就問但馬守此人現在從事何種行業？但馬守說是現在以教授武術爲生。家光頗感興趣，又問：

「是屬於韓國派的武術？」

「是的。」

「那倒很有趣，玄祥，如果你會的話，現在就比劃幾招讓我看看。」

「遵命。」

玄祥很恭謹地答應。

隨後以柳生友矩爲對手，展露他的功夫，這是一種棍術，家光過去也曾學過，因此能發現出與柳生新陰派的表太刀法有許多類似之處。

玄祥年約二十七、八歲，額頭很高，身強力壯，一根棍棒在他手中舞得像長矛般虎虎生風，加上他穿着韓服，更令人感到他的武術莫測高深。

對家光而言，在韓國的矛術功夫中加上柳生派的劍法，倒是很意外的發現。等到玄祥表演完畢，但馬守向家光進言，說是朝鮮使節團裏必定也有武藝高強的隨從人員，如果任命會說韓語又會武功的玄祥爲翻譯，對於本國武術

的提高必有助益。

家光接受此項建議，而答應任用玄祥。

可是如今玄祥竟提到比丘尼（就是業已還俗的於萬姬）的姿色，不僅利勝感到奇怪，連家光也起了疑心。

「你如何回答？」

沈默片刻，家光才又開口。在家光的心裏，仍然一點也不懷疑到柳生但馬守，因爲他會去柳生的府邸，完全是臨時決定的，而且任用玄祥一事，也是出於家光自己的意思，絕非宗矩事先能干預的。

「不管怎樣，這件事情關係重大。」

利勝欲言又止地回答。

「你是指玄祥故意做不實的翻譯？但是除了他以外，應該也有其他翻譯在座吧！」

「偏就在提到這件事時，只有他一個人在場。」

利勝是認爲，如果只是翻譯不實的話，倒還沒什要緊，如果眞是對方的意思，爲何韓使會曉得於萬姬，且言外之意似乎希望跟於萬姬見面。按理說，韓使是不致於對將軍的寵妾有何企圖的，也許只是單純的好奇心而已。可是利勝仍然認爲，要了解事情的眞相，不如進入內宮直接詢問於萬姬。利勝之所以懷疑，當然有他的理由，這點我們在後面章節會提到。不過，家光倒也聽從利勝的請求，進了內宮去。

在內宮裏，除了家光進去吃中餐外，其餘時間裏，住在內宮的姬妾侍女都可以自由行動，並不一定要待在個人的房裏，因此當家光走進去時，看大門的守衞急忙拉起警告鈴，一些在走廊外面嬉戲的侍女便驚慌地躲進房裏，因爲在內宮裏，能見到將軍的人只限於姬妾和隨身的侍女，其他的人一律要廻避。

於萬姬正在跟侍女們下圍棋，鼻子上因爲輸棋被塗上紅紅白白的粉末，看到家光突然走進來，一時羞窘得背對家光，走到房間角落去。

「萬，到寢室來，我有話跟妳說。」

家光說着，先走進寢室去。

於萬姬連忙命侍女爲她梳洗，焚香，裝扮妥當便走到家光面前。

「你們都退下。」

家光摒退侍女們，開口就問：

「妳認不認識一個叫玄祥的人？」

家光目不轉睛地望着於萬姬。

因爲於萬姬未到江戶時，是伊勢內宮的女僧，也曾任慶光院住持，或許她認識尾張兵庫介的韓籍姊夫，間接也

認識玄祥本人。

於萬姬美麗的臉龐上綻出笑容，緩緩地搖着頭。

「爲什麼問這個？」

「你不認識？」

「嗯，不認識。」

「你住在六條三位的府邸時，有沒有見過什麼韓國人呢？」

於萬姬收斂起笑容，還是搖搖頭。

「眞的嗎？」

「我何曾向將軍撒過謊？」

「這麼看來，是玄祥的翻譯不實了。」

可是玄祥爲什麼要做不實的翻譯？但馬守宗矩又爲什麼會推薦玄祥呢？

「萬。」

家光執起她冰冷的手，問：

「妳再回答我一個問題，妳以前是否見過但馬守柳生宗矩？」

間諜

土井利勝之所以對正使任統起疑，是唯恐朝鮮使節團裏有中國（寬永十三年四月，清太宗正式改國號爲清）的嚴密組織派出的間諜。

在豐臣秀吉發動征韓之役以前，有個名叫朱均旺的人，原是中國江西撫州府臨州縣出生的貿易商人，明萬曆五年五月（日本天正五年），他從交趾航行到廣南的途中，跟同行的應一官等六人被拐持到日本薩摩，由於朱均旺識字，便被賣到福昌寺做抄寫經文的工作。

有一位江西州吉安縣的許儀後，同樣也是被拐持到薩摩，後來在島津義久家做家臣。天正六年正月，許儀後到福昌寺參拜時，聽到未均旺的口音，認出是同鄉子弟，遂要求義久爲朱均旺贖身，帶回去幫忙抄寫藥書。

天正十八年，關白秀吉草擬征韓策略，且有攻打中國的計畫，許儀後急於想將此事傳報回去，經過一番處心積慮後，決定利用做白麻生意的漳州商人林紹岐的船正要啓航之際，讓朱均旺偷渡回國。

可是義久之弟兵庫（兵庫頭義弘）唯恐征伐的機密洩露，不准任何船隻出港。

許儀後大爲著急，不知如何是好，硬着頭皮去說服義弘，說是如果扣留這些商船不准歸航的話，以後一切的對外貿易可能就此中斷，影響重大，終於說動了義弘。文祿元年正月十六日（正是日本部署征韓主將時），朱均旺逃離薩摩，二月二十八日商船停泊在大岬港，朱均旺謝別林紹岐，登陸向福建軍門張某人報告此項機密。

由於明朝在獲悉此項機密後，一直沒有接到朝鮮方面的任何報告，遂疑心朝鮮有二志，一時議論紛紛，朝廷便去函責問朝鮮國王，朝鮮王大感恐慌，急忙派遣應南等使者前來解釋，保證絕無傾於日人之意圖，這才平息了明朝的廷議。

致於許儀後的結果如何，無從查考。

在征韓之役時，秀吉對於明朝及朝鮮的國情了解到何種程度，我們無從得知，不過，反觀明朝對日本國了解的詳盡，却是值得稱讚的。

大致說來，自有史實記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爲止，有三個時期，中國對研究日本感到特別興趣。

第一次是明朝嘉靖到萬曆年間，日本倭寇拟掠中國沿海各省的時期，在日本正是大永年間，也就是日本戰國時

期到豐臣秀吉統一天下的那段時間。

第二次是日俄戰爭之後。

第三次是日本發動東北事件時期。

每一時期，都有中國人翻譯各類的日文書籍，也出版了許多有關日本的圖書，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了解比秀吉門下的諸侯都更勝一籌。

舉例說明，有一本書名叫「日本風土紀」，這是明朝人在深受倭寇之害後，爲了對日本作進一步的認識，所編纂的書。內容分爲日本國地圖、倭國事略、文辭、藝能遊戲等多項，其中對於各州的地理位置、歷史、風俗、工具器械天文、醫藥等等都有詳細的記載。

茲抄錄一段爲證：

象棋

「象棋，在日本國稱爲『正棋』，又叫『少棋』，橫九行，直亦九行，行走格子間，雙方各有主將棋，一稱王將，一稱玉將，各馬主（步兵以外的棋子）的次序是一爲金將、次爲銀將，再其次爲桂馬，最後是香車，並排在九行的邊上，左邊桂馬之前放一個角行，右邊桂馬前放一飛車，鄰河界的一行各放九個步兵。

「般走法是先動步兵，然後依次動角行和飛車，桂馬斜行，只進不退，香車直行，角行也可以斜走，飛車四路直沖（中略）。

過河後，王將、玉將、金將不變，其餘桂馬、香車、步兵皆升格爲金將、角行升爲龍馬，飛車升爲龍王，走法和金將一樣。……」

此外對棋子的造形也有詳細敍述，甚至連對奕者當時的對白也記錄下來，譬如贏家將勝時，所喊的『將軍』等等。

書中也列舉和詩的例子

秋田曉露

音爲「秋（阿氣）、田（塔）、我（黃俺）、衣（過木路）、露（紫油）、」

讀法「阿氣那塔那革里復那一屋那禿麻和阿賴……以下略」。

意爲：

秋田收稻　結舍看守

蓋薦稀疎　我衣濕透

所舉的和詩計四十首，此外還蒐錄了不少俗謠。

像這種書籍可說是不勝枚舉，可見得著者確是下過一番苦心去查證。

家光從內宮走出來時，土井利勝正靜坐在「楓之間」

看到家光，急忙問：

「怎麼樣？」

「她說她不認識。」

家光急躁得連坐下都不耐煩，又說：

「萬說她什麼都不知道，也沒見過叫玄祥的人，我想萬是不會對我撒謊的。」

利勝接着問：

「那麼跟但馬守呢？」

「於萬跟但馬守是毫無關連的，你會起疑是難免的，可是，我信任但馬守和於萬絕不會騙我，致於你要如何去查辦，我倒也不阻攔你。」

意思是說利勝不妨去調查一下宗矩和玄祥以及使者任絖之間的關係。

「遵命。」

利勝低着頭退出來。

如果眞是由於但馬守宗矩有何企圖，而故意讓玄祥做不實的翻譯，這還比較好處理，可是冷靜一想，這是絕不可能。難道說純粹只是正使任絖的好奇心而已，跟宗矩及玄祥毫無關連？那麼，究竟是誰把江戶城內宮的近況告知朝鮮使者呢？利勝身爲幕府宿老，所最關心的也正是此點。

——利勝思索半天，仍然毫無頭緒，最後決定先從審問玄祥着手，不過，總要等到朝鮮使者都回到本誓寺的住宿處後，才可以去責問玄祥。

此時，內宮却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比丘尼於萬失踪了。

內宮

在千代田城內宮裏，將軍家光寵愛的侍妾忽然失蹤了，按常理來說，簡直令人難以想像，若不是有人一手導演的話，就是居住內宮的總管春日局的陰謀策動。而後者，也得有被他唆使的隨身侍婢的共謀才能進行。

因此爲了預防萬一，首先檢查厠所，當時把屍體隱藏在厠所裏是一種習慣手段。一般而言，將軍家的夫人是每個人一輩子使用一個，貴族們的厠所是不隨便淘糞的，一直放着，直到死後，便把那厠所封閉起來，因此糞池總是挖得非常深，這種又暗又深的糞坑，投進屍體也絕不會被人發現，而且，從來沒人被允准去做淘糞工作，所以是最好的藏屍處。對家臣而言，不管身份怎麼高，從來沒機會看到厠所，因此他們最先注意到的問題也是檢查厠所；結果還是沒找到屍體。（但是意外地從本殿長局的厠所中淘出了個嬰兒，引起了場大騷動，經過嚴密的追查，檢驗了裏面所有侍妾、婢女的乳房，發現是一侍妾數天前生下的，她被處以重罪。）

最後，因沒有發現屍體，只好判爲是失蹤，將軍就追查得更嚴了，並且由於朝鮮使者任絖透露了比丘尼的事，更加秘密的在追查此事。同時也沒放鬆嚴格的追究可以任意左右將軍家內宮事情的春日局，她在嚴厲的追問下，臉色蒼白地辨詰着，家光由於她那種更年期女人最常有的歇斯底裏式的激動辨明，因此減少了對她的懷疑，可是究竟誰來誘拐走了這比丘尼呢？內宮充滿了一片猜疑的恐怖氣氛。

無論如何，既成將軍家的偏宮就絕沒有單獨行動的時候，即使到厠所或睡覺時，也有侍候的內宮婢女跟隨在側，說不好聽的，連在厠所裏都要婢女擦拭呢！這種養在深閨裏的愛妾突然失蹤，絕非一、兩個人能作到的，一定需要大規模的計畫，至少需要五、六個婢女參加，否則跟本行不通，而一個寵妾的房間至少有三、四個婢女隨身侍候着，隨便一踏出房門也有隨身侍婢跟着，如果要誘拐她，一定得連婢女一起收買，而且還須外面把風的協助，若是平平常常的方法，她不會突然失蹤的。

但是，事實就是如此。

就結果而言，經追查發現——當天，家光聽從土井利勝的話到內宮去問她，到底和翻譯的玄祥和柳生但馬守有沒有過一面之緣，家光相信她說的不認識他們的那些話，

待家光回到前殿後，她回自己房間，在桌上用白紙練了會字，寫了些東西，還把寫壞的紙張揉成一團丟掉，寫好的文件收入文案箱，並且放到有棋盤、骰子的櫃台上，起居生活也跟平常一模一樣。

因爲家光當晚沒來，入夜時，她在「宇治間」旁，跟值夜的隨身女婢一起睡，但是第二天早晨，她就失蹤了。

話雖這麼說，也沒理由忽然間失蹤。在內宮裏，得將軍寵愛的侍妾晚上不會走走廊的，她應該由特別的通道進入自己的房間，只有厠所在走廊對面，除非要到厠所才會走過走廊，但這時也會有婢女先在走廊上叫「到厠所了」，無論誰聽到這種聲音都必須即時停止鞠躬的。侍妾在此時大都是穿着布拖鞋，於萬姬穿的布拖鞋有五層布，然而找遍內宮的每一角落，都沒找着這一雙五層的布拖鞋。

就算值夜的婢女熟睡不醒，也該有兩個值夜的粗婢，凌晨兩點就要起身打掃；假如於萬姬要自她睡房脫逃，應該是凌晨兩天以前的事，但當天晚上值夜的宮女流着眼淚說她的確醒着作值夜的工作，一直到兩點才開始打掃，當時能够作到將軍家侍女的，只限於是旗本組的女兒，而且還得經過一番嚴格的身家調查才被錄用的，因此，也不會輕易說謊，果眞如此，於萬姬是有計劃地，沒發出一點聲響，躲過了打掃女婢的眼睛，獨自一人偷偷溜掉的。

但她爲什麼會拒絕家光將軍的寵愛呢？

——自另一方面看來，這種單獨一人溜走的推測是一種非常大膽的假設。土井利勝的看法却是：只要能够潛入內宮，誘拐於萬姬失蹤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他也有他的理由的。

因爲內宮裏一到了夜晚，就非常冷清，只有金網的燈籠發出模糊的燈光，院子裏尤其是一片黑暗，走廊上掛有鐵製燈籠，但上面覆蓋着布，因此沒有光亮的地方，到處可說是一片黑暗，三更半夜以後一個人影也沒有，附近的狐狸還會跑到本殿上去。

作過十三代將軍家光夫人隨身婢女的大岡凌子，就在她的回憶錄裏說過。

「我十四歲第一次上殿工作時，就被派上清掃工作，清掃工作也有一定規矩，要從離侍妾最遠的地方開始，在她醒來之後方能打掃睡房，要很小心，不能發出聲音，清掃時天還沒亮，一片黑暗，我們必須要在金網燈籠裏點蠟燭才開始打掃。有一次，一隻很大的狐狸就睡在走廊欄杆上，張口發出呼呼睡聲，雖然看了叫人害怕，但因被嚴格吩咐過不能發出一點聲音，只能很小聲音叫『畜生，快走！』而用雜布打過去，但這隻大狐狸還是慢吞吞爬下走廊

跑進房子底下，還好這些狐狸雖然經常使新來的人吃一驚，却不會傷害他們。

並且在本殿御佛間隔壁另有一宇治間，宇治間的天花板及牆壁都貼上了在宇治山上的摘茶圖樣，整個房間都有畫，不常用的日用品都放宇治間，它是個陰森森的房間，雖然修改了好幾次，但從房間走過，還是會感到有一種襲人的恐怖氣氛，並且還流傳着鬼怪的傳說，使人不敢輕易走到這裏來。」

回憶錄是記載嘉永六年的事，因此到三代將軍家光時，傳言內宮走廊再度出現狐狸，拐跑了一個侍妾，似乎就不足爲怪。只是有些人根本不相信這種妖怪拐跑人類的傳說。土井利勝第一個就不信，可是一個愛妾不留任何痕跡，一夜之間失蹤的事實，任誰也無法解釋，利勝把它連想到柳生但馬守喜歡用的隱身術上，除了這種說法，利勝也想不出別的解釋來。

於萬姬失蹤的翌日，翻譯者玄祥便受到奉行所的殘苛追究，但玄祥因爲跟着朝鮮使者任絖和他下面的三百多人，被接待在旅館誓願寺裏，並且有不在現場證明，他的嫌疑就減少了，況且還有宗對馬守帶過去的三個翻譯也證明他不在場，替他洗刷清白；當然這些追查都是秘密進行的，利勝對於玄祥說的「當晚沒跨出宿舍一步」的話，雖然懷疑，但也無可奈何。

但被查詢的柳生但馬守，倒託其次男友矩向將軍進言說明如何去追究。但馬守的這種作法雖表示他的確高明些，但是若單爲了探測利勝的想法就有些無法解釋。所以讓我們先排開秘笈不談來推測看看，會發覺極有意思，原來但馬守宗矩是這麼說的：「玄祥是我向主公推薦而受錄用的翻譯，如果因於萬姬的事而被懷疑，迫根究底也是我但馬守推薦的人物，爲了打消這種疑慮，何不下令讓玄祥去追查於萬姬的下落，他會是最好的人選，如果怕玄祥逃走的話，就派人跟蹤他好了，若再找不出於萬姬便把他處以極刑。」

利勝把這些話轉告玄祥，玄祥回答說：

「好！既然要這樣作，我也要以我的生命爲賭注，找出萬姬來證明我的清白。」

利勝看到玄祥認眞的臉孔，忽然間內心有所感，他想到兵庫介的姐姐嫁給朝鮮人，而懷疑宗矩是親朝鮮派，但說不定但馬守也跟自己一樣，心上懷疑着而要逼玄祥出面來尋找於萬姬，如果正使任絖想得到比丘尼是事實的話，誘拐於萬姬的人就是朝鮮人，說不定這其中也有類似隱身術功夫的人。若果如此，那麼柳生但馬守命令玄祥以生命爲條件來尋找於萬姬，是否因這女人若爲外國人誘拐有

傷於國家體面，他是基於愛國心腸所致，利勝想到這裏，又看到玄祥臉上出現那既誠摯又平和的面容，他受到感動便赦免了玄祥，派出松平伊豆守的兩名心腹和家臣五人作保衞，陪玄祥出發。

——話又說回來。

玄祥叫住了神矢悠之丞，他一路上守衞中院通村的轎子，正要回來。

玄祥頭帶斗笠，但他沒有把斗笠脫下來就問悠之丞，坐在轎子裏的是不是六條三位有純卿的公主（於萬姬）呢？但悠之丞對他說：

「先把斗笠拿下來。」

對方退一步說：

「我再一次問你，轎子裏面的人如果是有純卿的女兒，就把簾子拉上去，不然的話，我就要用劍了！」

玄祥把手放在劍柄上，擺好架勢。

圍在悠之丞四周的其他武士都仍戴着斗笠，同時拔出劍來。

「道長。」

從轎子裏傳出聲音說。

「不要反抗他。」

他的父親大納言下令說。

「是！可是……」

他對於對方不脫下斗笠的不禮貌態度感到不滿意，悠之丞早就對那些以幕府爲中心的武士階級對朝廷公卿的粗暴態度不滿了，在一對一的時候還可以打馬虎眼過去，但現在這許多抬着轎子的雜役面前，他如果輕易放過他的無禮，以後旅途的指揮可就難了。

因此他想掀開對方斗笠看他面孔，一下子卽出手揮劍，對方跳開。

「你是新陰流派嗎？」

他這麼問着，也同時拔劍，瞬眼之際已擺出相同的招式。

「啊！」

玄祥突然叫出聲來，敵人的劍竟是一把直劍，沒有弧度，劍招也是劍尖橫擺突出來。

這一種招式是練過單手斬招的人才擺得出來。

「你是朝鮮人嗎？」

悠之丞使劍，劍尖向上，一換，換到右手，向後一步一步退，用力太大，他的背撞上了轎子的橫樑。

很意外的，玄祥竟也着慌了，問說：

「你也知道矛術的奇異，你到底向誰學的？」

悠之丞沒回答，玄祥繼續問：

「你是不是威穆道士留在日本的弟子呢？」

……悠之丞的臉頓失血色。

「我說得沒錯吧！」

「你又知道這事了，你究竟是誰？」

「陳玄祥。」

「啊！」

「知道了吧！」

他把直劍尖橫側，一步步逼進，悠之丞背後爲轎子所擋，再也無法後退，於是他垂下劍，只是雙眼炯然地瞪着對方奇異的招式，向右側一步一步旋轉。

這一條路是面臨海濱，這一來，悠之丞便漸漸背對海面了，他聽到身後海水衝擊岩石的浪濤聲。

玄祥後面的那些人，雖拔了劍，但對這種怪異的對峙，一時也不知道如何辨別究竟幫助玄祥或幫助悠之丞，個個呆呆地站着。這些人都是土井利勝選拔出來監視玄祥行動的人，他們的武功不差，但頭一次看到這種直劍招式，又看到悠之丞擺着雙手展開的奇怪動作，感到十分疑惑。

「怎麼辦？」

「沒有法子可想，只好等看出雙方優劣再說。」

「可是萬一玄祥有什麼事，我們也承受不起的。」

「那也沒辦法。」

一個人剛剛這樣回答時，直劍在陰暗的天色下左右搖動，好像還閃着亮光，一劍揮過，玄祥沒兩下就把悠之丞逼到海邊了。

「薩多！」

發出一個奇怪的聲音。兩個人的奇怪劍招，無非是要刺對方頭部，兩支劍在半空交叉，悠之丞的身子一下沉，玄祥的身體便躍上半空，這空間裏，兩道白刃的交錯劃出一個圓圈。

玄祥單脚旋身。

直劍，本是藏在拐杖裏使用的，原屬中國劍招，在日本只有濃州關住的兼重製造這種劍，皆屬一種沒有弧度的名劍。

劍之所以要有弧度的原因，其重要理由有二；第一是，在實際作戰時，如果用直劍刺殺對方，自己的手掌因受到的震盪大動作就不俐落；又野戰時，用劍尖刺對方比用劍的根部來得多，因此劍都製成有弧度的樣子。第二是使用直劍通常也同時使用盾牌，一面單劍刺敵，也是爲了便於單手使劍，但是若用雙手握劍，劍就需有個弧度，刺殺對方時，受的震盪才會因弧度的關係變小。而且直劍的招式也往往會影響劍招的進步，直劍的招式算是比較古老，

開始出現彎曲的刀劍以後，經過發展，便有了所謂日本劍，而在戰場上，騎馬馳騁時，直劍揮起來氣勢也沒彎劍利害。

製刀劍常發生兩個互相矛盾的問題，一是要求銳利，一是要不折斷。爲了銳利，劍本身需要具有相當的硬度，又爲了不折則硬度不能太高。以鋼材而言，要同時滿足這兩項要求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劍匠便發明了使用硬的金屬包於外層，裏住裡面蕊心的輭金屬，在打劍製造過程上，刀匠必需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劍燒紅，拿出，再插入冷水裏，如此反覆着，而在這個打造過程中，刀劍會自然彎曲過來，造成一個所要的弧度，而且因爲比打直劍的方法要容易，可以製造更多刀劍，但若說用來刺人的功夫上，的確是直劍的招式比較多，彎劍就使不出什麼刺人招式來。

在中國劍法上，直劍劍法與日本劍法比較起來，中國直劍的確比較優異，尤其在拔劍的時候，一般而言，日本劍術是需要用雙手拿劍的，進退之際，腰部的移動比脚步移動重要，但單手便可使招的中國劍法，只要一伸手便可達到目的，因此兩個武功同樣高強的人互相對峙，只須看雙方進退的速度就可猜測勝負。

玄祥剛剛轉身，海邊跑過來一個帶着斗笠的武士，大聲叫着：

「且慢！請等一下！」

一邊喊一邊跑到悠之丞身邊說：

「你倒像個小孩了，威穆道士教你這樣使用劍的嗎？」

他說着，就用他的鐵扇去打悠之丞正要揮劍的手，又轉過身來對玄祥說：

「玄祥，趕快停手，你不是他的對手！」

「好，……你是誰？」

「你聽不出聲音嗎？」

「？」

「既聽不出來，更沒資格跟人家比功夫了，你的任務是尋找於萬姬，如果被白白殺掉，但馬守的面子就被你毀了。」

雖然他是壓低聲調說，但却有一般逼人就犯的力量，玄祥拿高斗笠，張大眼想看清楚對方的臉孔，向後退了好幾步。

「你！你是？」

玄祥謹愼地說。

這武士也不管玄祥，回過頭來說：

「你也一樣，就算殺掉玄祥，對方還有七個人留下，

你能保證不受一點傷嗎？你的任務應該是護送大納言平安地回到京都去才是，你沒認錯自己的任務吧？」

他一說完便拔出腰上的劍說：

「不要浪費時間了，我來斷後好了，你們趕緊抬轎子去吧！」

想不到這調停的人不但知道對方姓名，而且還拔出劍來對付旁邊的七個人，便緊張地喝道：

「你想管閒事？」

他們七個人叫着把武士圍在中間。

「不是！」

武士平靜地說，叫雜役退開後，大步走向轎子，拿起長劍一下子刺入轎內，拔出又刺。

「你們看，這是一個空轎子！」

武士向玄祥和其他七個武士這麼說。

「你怎麼知道我們在尋找於萬姬呢？」

有一個土井利勝的心腹武士站出來問。

「以後告訴你！」

「不，我們現在就要知道，你既知我們在尋找於萬姬，那麼一定也曉得我們是總管派出來的人了。」

「總管！這是什麼意思呢？」

武士平靜地把長劍再放回劍鞘內，對那些害怕的雜役說：

「趕快抬走吧！」

這個轎子既是空的，那另一轎子應該坐着大納言通村，因此武士們也無法阻止他們抬走。

可是其中一個較小心的武士說：

「等一下，爲了愼重起見，讓我們再看一下。」

他說着，走近轎子，想打開它。

「你太囂張了！」

帶斗笠的武士說，鐵扇一點就點到他肩頭。

「唉啊！」

他雖然挺直身體，想撲過去，但馬上頓住，發出痛苦的叫聲，一下子倒地昏厥過去。

可怕的點穴功夫。

「想不到你作得這麼漂亮，我蓮眞實在佩服佩服。」

保衛中院大納言的轎子平安渡過川合橋而進入吉原客棧，看着跟從在後的玄祥一班人遠離後，蓮眞趕到這管閒事的武士旁就向他搖着手說。

帶笠武士也沒說什麼，只是平穩地繼續走他的路，蓮眞後面還跟着一大堆像和尙打扮的女旅客，旅遊的老武士和商人打扮的普通人，他們像被轎子裏發出的麝香迷住而

跟在後面走着。

雖然他們裝着互相不認識的樣子，但都在跟著中院大納言的轎子後面是沒錯的。也許有人是想得到中院所携帶的柳生秘笈，也許有人是想殺掉走在中院前面的武士，也許每個人目的不一樣，各懷鬼胎地跟着轎子走。

看看各個位置，照理他們也看到剛才玄祥及戴笠武士的緊張場面，或有人知道戴笠武士故意慢慢一步一步地走着，是爲了拉長他們跟轎子間的距離，不管原因怎樣，他們還是保持一定距離，以避免短兵相接的場面。

走在最前面的是戴笠的武士和蓮眞，後是和尙，再後面是女人，再後是老武士，殿後的是一個商人打扮的。

「你什麼時候知道於萬姬失蹤的呢？」

過了片刻後，蓮眞又問說。

戴笠武士並沒回頭看，平視着前面說：

「跟你一樣。」

「眞的，不是剛剛才曉得的嗎？」

戴笠武士點了點頭。

「你知不知道六條三位的女兒就是於萬姬呢？」

這一次他沒回答。

「你與威穆道士相識嗎？」

「他是我殺死的。」

「？……」

「我也無法再隱瞞你，我殺了他以後，道士回明國的消息就傳開來了。」

「在什麼地方？」

「京都宮殿的仙洞御所橫。」

「什時候？」

「……」

「是不是寬永五年，年幼的太子夭折時？」

戴笠武士搖了搖頭說：

「——是兩年後的事。」

「你就是？」日夏蓮眞才意外地發現。

「你把道士殺掉後，就把自己姐姐嫁給韓國人嗎？」

白酒

吉原一帶的房子，時常會遭受到海嘯的侵蝕，海嘯一來，整個房子都會漂流到海上去，所以現在這個小鎮已經末落了，一點也不熱鬧，只有零星的小店，在屋簷下吊着賣給旅客的草鞋，顯示這兒曾經是旅客們投宿之地——岩淵。

穿着六十六部服裝的日夏蓮眞和用深草笠掩住面孔的柳生兵庫邊談邊走，後面有個手上拿着洞簫，把斗笠壓得低低的，脚上有新綁腿的虛無僧走過去，有個女人在背後喚住了他。

「請問要走出大宮口，現在到叉路了沒？」

剛剛走出鎭來，到此地，富士靈峰已在背後。

「我很少出來旅行，所以也不大清楚。」

虛無僧停下來，從斗笠裏窺視對方，皙白的手指推了推斗笠，把它推上一點。

「妳想到大宮口嗎？」

女人搖頭，她的旅行裝束非常齊備，但看來有種無依的愁侷之色。

「請問……如果我認錯人，請原諒，請問方丈是奈良三條坂的御杖師玄齋嗎？」

「御杖師？」

虛無僧左右搖了搖斗笠。

「我不認識他。」

女人面孔浮起了後悔之色。

「……眞冒昧了，對不起！」

女人行過一禮，便想再度走出去。

「請稍等。」

虛無僧叫住了她。

「你既這樣問我，貧僧也想冒昧請教一下，請問妳是否是柳生家的人？」

就在這時候，後邊的老武士擦身走過兩人身旁，虛無僧瞥了他一眼，馬上又回頭看着眼前的女人。

她大約有二十三、四歲，但看她的體態似乎已不是處女，眉毛細細的，面頰上有無法形容的美艷，肌膚純白，幾近透明，可以判斷大約是個生活在深窗裏的夫人，可是這也不對，要是夫人應該是剃掉眉毛的，而且貴爲夫人也不會連個隨從都沒有，就跑出來旅行。

虛無僧說：

「你也看到了剛才轎邊的爭執吧？」

「——是的。」

「那時你爲什麼躲到松樹後面去？」

「你不也一樣嗎？」

「我的情況不同——你是不是中院大納言卿的親戚？」

「……」

「我問得不對嗎？」

虛無僧有些意外。因爲女人聽到了中院大納言的名字，表情並沒有變化，也沒顯出任何的異樣。

「——」

有一個關東口音的商人走過去，低聲不知說了些什麼，只聽到沉重的聲音，行李一前一後用繩子連着，放在肩膀上，戴着斗笠，身材矮矮胖胖的，乍看之下很像個木材商人。

商人還順便提醒了女人，她的肩膀上附着了松子。

「站着說話也不是辦法，如果妳不是急着要到大宮口去的話，我們還是走吧！」

虛無僧把洞簫拿好，慢慢轉過身，邊走邊問着說：

「你問我是不是三條坂的御杖師？」

女人沒有說話。

「他是多大年紀的人，你見過他嗎？」

女人搖頭。

「這不是太離譜了嗎？妳連他的長相都不知道，怎麼還問我呢？」

「因爲我看你拿洞簫的樣子不像虛無僧。」

「……」

「所以我才順口請教一下。」

高高的松樹梢吹過了一陣海風……。

「你是一位奇特的婦人。」

虛無僧說。

「原以爲你是個出身高貴的人，竟也懂得洞簫的拿法。」

虛無僧邊走邊想着，再問：

「你爲什麼到東海道來找奈良三條坂的杖師呢？」

「我聽說他到了江戶。」

「誰說的。」

「留守的徒弟說的。」

虛無僧的脚步好像有些亂了，又從斗笠裏凝視着女人的側面問：

「你是從奈良來的嗎？」

「是的！」

「……」

「你到底是誰呢？」

這次輪到女人滿腹狐疑地看着虛無僧。

「如果你不是玄齋大人，爲什麼如此地追問呢？」

「這，這是……」

虛無僧答不出話來，女人說：

「請你脫下斗笠好嗎？」

「你看我面孔作什麼？」

「當然有我的用意。」

「你是誰？」

「伊勢新田的女兒五百。」

「唉啊！武士大人。」

有個商人跟老武士並坐在富士沼的沼澤岸邊的茶館裏喝着酒，面上帶着笑，和老武士搭訕起來。

「從剛才聽您發表的高見，可知大人實在是學識淵博，請問您到底修習了那一方面的學問呢？」

茶館的老板正好和老闆娘在說，他們最喜歡的山茶花，今天開得有些怪樣，武士便告訴他們：

「將開之花，結而未開，催風之兆也，也許夜半會有暴風雨，還是小心地好。」

因爲老武士不答話，商人又再次問：

「是不是學問之外，還修過什麼兵法呢？」

「你爲什麼這樣問呢？」

「其實是小的以前曾照顧過一個武士，雖然年紀輕輕，但懂得可多了，看看老鼠的屎就能辨別老鼠的雌雄來。」

老武士突然轉過臉來，原先他們是前後對坐在兩張長凳子上。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老武士問。

「有兩個月了吧！當我們照顧他時，他受了很重的傷。」

老武士斗笠下的眼睛發光。

「你是江戶人嗎？」

「是的，你看也知道，小的是個作買賣的。」

「到那裏去呢？」

「到尾州公的領地裏。」

「？」

「小的是作木材生意的，想到尾州領地去買木曾山的木材……」

老武士看着外面那虛無僧和女人邊談邊走過去。

兩人已過去很久了，老武士才問：

「你照顧的那個武士後來怎麼了？」

「完全治癒了。」

「還在江戶嗎？」

「沒有……」

商人態度模稜地笑着。

「跟我家女兒訂了親事，這也沒什麼不對，可是後來又跑掉了。」

「——到那裏？」

「這就……也許現正走在這東海道上也說不定，我總有這麼個感覺。」

老武士把錢丟在長凳上就站起身來。

「啊，該出發了。」

店主人從裏面搓着手走出來。

「多謝照顧，請再來！」

商人同時站起來，所留下的茶水錢，數目之大超乎店主人的預料之外，因此店東衷心地感謝。

兩人很自然地並肩走在大路上。

「木曾山的木材容不容易買得到？」

老武士問。

「唉！小的是作買賣的，當然心裏有個準備，也早估計好了的。」

商人回答說。

「你是不是認識藩中的那個武士呢？」

「沒有，那是以後的事。」

「你有把握嗎？」

「當然有。這是項買賣啊！」商人溫和地笑着反問：

「武士大人有沒有認識的人——如果有的話。」

商人看着老武士的臉，武士說：

「有，倒有一個。」

「？」

「爲了謝謝你曾幫助一個受傷的武士——你現在看，前面有個跟六十六部走在一起，戴斗笠的武士，你跟他說一聲，也許他就會幫忙。」

「……」

「記住，他若問起我的事時，就說我是九州宮津的老人，你再告訴他你曾經照顧了老人的徒弟，但是不要說我的徒弟在什麼地方受傷，因爲這關係到武士家的榮譽，你只要告訴他一聲，他定會替你辦到——」

道路漸漸上坡向左拐過去，虛無僧和女人離開了約有大路那麼寬的距離，在他們前面是六十六部和柳生兵庫，道路盡頭是號稱第一湍流的富士川。

有一艘渡船載着一乘轎子和隨從，慢慢滑到急流中央去。

悠之丞站立在船首，望着玄祥和他率領的一行人，正坐在將要離岸的船上，這一邊岸上還有一、兩艘船未開，船伕大聲喊着，舉着手招呼六十六部和虛無僧等人。

「快來坐啊！船快開了！」

岸上的人不約而同注視載有轎子的那艘船，它在駛向急流中央，船被急流推下來，在河中打了個旋轉，洶湧的急流不斷注入大海中，遙遠處有一圈逐漸擴大的暗流，正以加速度逼近來，船伕又高喊：

「快來哪！船要開了。」聲音漸漸變小而消逝了。

（全文完）

武俠經典名著本社推出

佐佐木小次郎	定價75元
丹下左膳（上·下）	定價140元
柳生英雄傳（上·下）	定價170元
德川家康	定價75元
秘劍血宴	定價69元
里見八犬傳	定價99元
柳生一族的陰謀	定價50元
幕末英雄傳	定價65元
鞍馬天狗	定價80元
眠狂四郎	定價65元

以上全省書局地攤均售

本書已申請版權、翻印依法追究

愛書文庫A071

柳生英雄傳（下）

原作者 五味康祐
譯者 安紀芳
出版者 武陵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社址 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路180巷5弄9之3號
辦事處 臺北市士林華僑新村9巷6號
電話 8321681・5619394・7694541
郵政劃撥 1 0 5 0 6 3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地址 臺北市懷寧街17號四樓
印刷者 現太印刷廠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76巷2弄30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
特價10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